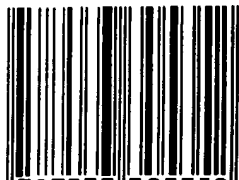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一九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清〕曹溶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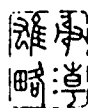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蹟，凡六篇，前有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其行事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黜陟易退不收，安用次篇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戶相承，邪正雖殊植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傳雖分列五十人之大者，其成基命以下十四人但敘官閥，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略，蓋以為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略各補之，非溶意矣。此書據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為傳六卷，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所載行事與明史詳略相參，亦可互資考證焉。

同治壬申五月八日于學使紹周科試杭州府屬童生出圖之日
適閱是書檢錄　提要心有所繫諸字輒有舛誤
日日閱古藏宋史且悅宗光實錄首列　宏光大臣月表益
可嘆矣　田國敬入識

倦圃老人重訂

宰相年表序

人臣至宰相。極矣。君道之盛衰。由於相業之隆替。史記以來。班班可考也。雖其間世代不同。氣數亦異。要不得曰下不能獲乎上。人不能勝乎天。為相臣者。亦將如之何哉。若乃君擇臣。臣亦擇君。此區區座來之末。非所語于相臣也。以十七年之帝祚。而相者至五十人。此五十人者。不可謂非天地之貽以楨幹。祖宗之滋以培養也。歷三百載以來。拔之乎千萬人之上。而富貴利達。功烈泯焉。無以副當宁之勤求。即無以厭海内之想望。遂使感時傷事者。痛心疾首。無所用其責備。不得已咨嗟歎息。徒歸咎於人主。以為求治太急。輕于用人。始則失之不明。繼且失之不慎。破格而終于痼。推誠而伏以奸。用舍進退之間。幾幾乎惟日之不足。迨煬竈燎原之後。國破家亡。同歸于盡。君不任受過。臣亦不任受罪。是非不章。本末罔究。悠悠千古。誰寔辨之。嗟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帝不專為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凡倫碩問。歷歿闇者。一一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觀覧云爾。

宰相年表

天啟七年丁卯是爲即位之歲以明年改元

十一月左柱國少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黃立極。馳驛回里。 十二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左侍郎楊景辰入閣辦事 起陞禮部侍郎李標周道登。吏部侍郎錢龍錫諭德劉鴻訓俱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崇禎元年戊辰

三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施鳳來。爲太傅。張瑞圖爲太保。俱馳驛回里 起復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韓爌。 五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國𣚴。馳驛回里。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馳驛回里 加李標周道登錢龍錫劉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十二月劉鴻訓革職。 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

正月周道登致仕。 黃立極被察 施鳳來楊景辰閑住。 張瑞圖來宗道議處 十月陞吏部侍郎成基命。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錢龍錫回里 十一月起復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宗。督師出鎮通州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何如寵錢象坤。侍郎周延儒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

加成基命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韓爌李標回里 錢龍錫削籍 加孫承宗太傅回里 加何如寵錢象坤周延儒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六月以詹事府礼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入閣辦事 七月加溫體仁吳宗達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九月成基命回里。 十一月加何如寵周延儒少保。進武英殿

四年辛未

何如寵錢象坤回里。 李國𣚴卒。

五年壬申

加協理尚書鄭以偉太子少保。入閣辦事。 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東閣大學士 加周延儒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 溫體仁吳宗達少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周道登卒。

六年癸酉。

周延儒。馳驛回里。　鄭以偉卒　加溫體仁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吳宗達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徐光啟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召何如寵不至　陞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為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召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入閣辦事

七年甲戌

加溫體仁吳宗達少師。進中極殿。王應熊何吾騶錢士升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八年乙亥

王應熊。馳驛回里。　七月陞少詹事文震孟。改刑部左侍郎。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回里。　吳宗達。回里。

九年丙子

錢士升。馳驛回里。　欽取禮部尚書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禮部左侍郎林釬。入閣辦事　陞張至發礼部尚書。　五月林釬卒　十一月加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吳宗達文震孟卒

十年丁丑

六月。溫體仁。馳驛回里。　黃士俊回里。　八月陞吏部侍郎劉宇亮。詹事傅冠為禮部尚書右僉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侍郎。同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

張至發賀逢聖回里。　孔貞運回里　陞薛國觀為禮部尚書。　改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升協理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陞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侍郎。入閣辦事。　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　溫體仁卒　改劉宇亮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察各鎮兵馬。　傅冠方逢年回里。

十二年己卯

程國祥回里。　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　劉宇亮回里。　八月楊嗣昌。賜尚方劍督師。欽進禮部右侍郎姚明恭協理侍郎。張四知戎政侍郎。魏炤乘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程國祥卒。　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少保吏部尚書。

進武英殿。加姚明恭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
張四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魏炤乘太子太保。

十三年庚辰

蔡國用卒。姚明恭回里。欽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禮部左侍郎。陳演兼東閣大學士。加楊嗣昌太子太保。加謝陞少傅。進建極殿。薛國觀閑住。

十四年辛巳

范復粹回里。楊嗣昌卒於任。四月召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八月薛國觀賜死。何如寵卒。十月周延儒賀逢聖入朝。張至發不至。加周延儒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張四知少傅吏部尚書。進武英殿。魏炤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演禮部尚書。俱進文淵閣。

十五年壬午

正月召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上降拜。四月謝陞削籍。命周延儒視師。累加太師。賀逢聖張四知魏炤乘馳驛回里。陞陳演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六月以禮部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戎政尚書。吳甡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召王應熊入朝。賜金幣還。

十六年癸未

加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太子少保。五月以侍讀魏藻德入閣辦事。周延儒回里。六月陞魏藻德禮部侍郎。八月徵周延儒聽勘。九月欽進少詹事李建泰為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禮部右侍郎。入閣辦事。十二月周延儒賜死。吳甡遣戍。

十七年甲申

正月以禮部尚書丘瑜工部尚書范景文入閣辦事改李建泰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督師。二月蔣德璟致仕。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河道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漕運屯練。三月許陳演乞休。李建泰被執。京師陷。范景文死之。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皆以拷掠死。

論曰。甚哉遇合之難也。古有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若之何有其時而非其人乎。倘所謂遇合。抑亦僥倖焉。非若厲天受錄夢卜載車而求也者。須以莫之致而委之也哉。余昔從諸君子將先後出處。知之甚詳。竊嘆諸臣。類皆一時大有為之才。視庸流萬輩。相去甚遠。而旋登攻地。不免。持

祿。固寵。無能。為主。上晝。一辭。以至人事盡乖。天意莫挽。或及身而隳。或旋踵而敗。功名喪失。家國淪亡。至今回憶往事。宛如白首宮人。細數開元天寶間遺事。不僅為君臣傷遇合也。豈不惜哉。

宰相列傳序

余既序相臣年表。年表之義。紀時不紀事也。雖出。處。之。次第。固。詳。而。進。退。之。始。末。未。顯。恐無以槩生平。以示後世。于是考之國史。參之見聞。畧舉其大端。著為列傳。分為六則。而系之以臆斷焉。

宰相列傳一

韓爌　錢龍錫　文震孟　賀逢聖　孫承宗　劉鴻訓　張至發　范景文　李標　何如寵　周道登　錢士升

韓爌。蒲州籍。泰州人。壬辰進士。以庶吉士官禮部侍郎。庚申陞尚書。入東閣。知經筵。累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孤。介。靜。直。清。修。無。欲。當紅丸議起。禮部尚書孫慎行以包藏禍心。參舊輔方從哲。爌以耳目聞見深明其不然。既秉正以嫉邪。又不為黨同伐異。時論韙之。甲子六月。副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羣起攻擊。忠賢懼。懇爌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爌曰。我不能也。尊向爾作兩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爌。假以票擬不當。降諭切責。爌疏引咎求去。畧曰。臣以謗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當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尚擠。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去。諭旨中出之變。在理世紙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還之戇。此皆罪狀之大且重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疏入。忠賢益恚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着馳驛回籍。時璫逆

顯著。熿獨持闕。可謂先幾之哲。李魯生復恭論之。謂三年莫展一籌。坐削奪。且捕及家奴。追贓究擬。幾罹大禍。崇禎改元。欽召復相。正人多所倚重。表崇煥東江一案。錢龍錫罹。熿以閣務既同。分宜引罪。連章乞休。大用未竟。天下惜之。

孫承宗。高陽人。甲辰榜眼。官少宗伯。以該兵拜輔府。兼閣學。累加少師。乙丑。楊維垣疏糾柳河之役。蘇兆先從劾之。皆璫意也。遂回籍。已巳起家督師。鎮通州。庚午加太傅

李標。高邑人。錢龍錫。華亭人。俱丁未進士。周道登。吳江人。戊戌進士。劉鴻訓。長山人。癸丑進士。皆以館選。游歷翰林。天啟中。同遺璫錮。丁卯即位之初。以人望起田間。同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歷奉召對。向用頗隆。戊辰冬。御史吳玉。奏劾樞臣王在晉。因及張慶臻改勅事。以主使中鴻訓。上諭標等曰。卿如何不奏。祖宗有法。朕不敢私也。標等再三申辨。以國體為重。且曰臣等四人。事同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於是鴻訓革職。而道登得請。既而欽定逆案告成。黨人嗾龍錫。至其事。標贊成之。偕言東江失事。龍錫定授計袁崇煥。又嘗薦之甚力。故崇煥處以極刑。而龍錫鶴秩。更遣戍。標亦去位。

何如寵。桐城人。乙未舉進士。未廷試。戊戌選入中秘。旋歸養。登籍後。強半林下。戊辰官禮部尚書。台對稱旨。因大拜。周延儒當國。權勢日盛。如寵以座主門生。引退回里。迨延儒放歸。上念如寵清慎。復召入閣。辭不出。天下高之。

錢士升。嘉善人。丙辰狀元。以南京禮部侍郎召入閣。蓋異數也。丙子四月。武生李璡。請搜括巨室助餉。士升擬下之法司。上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璡乃倡為借紳豪右輸官。藉沒之法。此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至此。且所患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而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時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又經歷吳化鯤。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士升性和易。與物不忤。而嚴正之氣。自在。故璫餘灼天之日。家食數年。及登政府。又恬淡不久于位。

文震孟。長州人。壬戌狀元。清。標。絶。世。有先祖徵仲之風焉。為哲廟三十年。名聞海内。國已物望咸歸矣。及第後。首疏斥璫。幾中危法。輔臣韓爌力救之。僅落職。尋以璫修前隙。廢熱偏祇。隱居吳下。戊辰環名。累官少詹。乙亥七月以進講春秋稱旨。特簡入閣。一時士大夫相慶得人。然非溫體仁意也。會給事許譽卿補南太常。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遂疏糾譽卿。震孟擬旨止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震孟竟罷。何吾騶嘆息于閣中。亦同去國。論者謂朝陽之端一鳴驚人。騶亦為之扼其吭。可慨也夫。

張至發。淄川人。辛丑進士。由知縣官刑部侍郎。己亥。讞獄得上意。改禮部。辦事東閣。戊寅回里。辛巳同周延儒賀逢聖復召。辭不出。至發性平恕。中立不倚。終其身不樹黨。、人亦相與安之。東山不起。時為之。亦志為之也。

賀逢聖。江夏人。丙辰榜眼。為人清介不競。進以資敘官禮部尚書。丙子欽取入閣。戊寅回里。辛巳復召入朝。同周延儒謝陞。蒙上降拜。逢聖感南北之倥偬。無以報稱君父。又與延儒不合。以病告歸。、未从。賊陷武昌。逢聖死之。

范景文。吳橋人。癸丑進士。清貞端亮。内行醇脩。自其束髮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筮仕東昌司李。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山東書大饑。景文條荒政。全活億萬人。徵入為吏部。獎恬抑競。海内翕然稱之。乙丑典選。疏請清仕路。養士氣。以勵廉恥。杜請託。奸人耽耽側目之。時相魏廣微以鄉曲多方招致。將美除異己者。景文侃侃爭執。義不為狥。李魯生薦同邑兒女親王建泰。同年張九賢。魏忠賢許以部屬起用。景文謂二臣一以不謹。一以貪察處。力持職掌。不肯下停之。汪慶百例擢副使。璫下部以吏科起。又有添註小卿之旨。景文曰。職掌無此。推竟以副使登啟事。二魏恚甚。盛氣待之。會景文病歸。却軌永錮不出。而其父官南儀部郎。強項不拜逆祠。禍且不測。未幾崇禎御極。起家太常。開府中州。以勤王功。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再晉南京右都御史兵部尚書。獻賊蹂躪江北。賴景文調護。陵京無恙。己卯疏救御史成勇。坐私黨削職。壬午召為刑部尚書。癸未改工部。甲申正月。進東閣辦事。闖賊逼京師。景文請駕南遷。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廷議未果。都城陷。景文死之。

宰相列傳二

徐光啟　謝陞　李建泰　方岳貢
何吾騶　魏炤乘
劉宇亮　吳甡
方逢年　魏藻德

徐光啟。上海人、甲戌進士。生而穎秀、有敏悟、書精天文曆數之學。因星變陳言、裨益政治。上心識之、官翰林。壬申入閣。有崇禎曆書行世、未久、卒於位

何吾騶、香山人。己未進士、由庶常官禮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入東閣。與溫體仁不甚合、乙亥致仕

劉宇亮、綿竹人。己未進士、丁丑以吏部侍郎進東閣。戊寅請纓。改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師。時大帥左良玉敗河南賊于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切責之、宇亮不自安、因告病回籍。

方逢年。遂安人。壬戌進士。歷官少詹、戊寅陞禮部尚書。入東閣。嘗以偏倚典試湖廣。策問數千言、皆切時政。魏忠賢深怒之。遂削奪。蓋嚴氣正性、如此、入閣後。不合時宜。數月即罷相。

謝陞。德州人。丁未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官郎中。不附時局。累至尚書。有清譽。獨與何吾騶、文震。孟相、忤、時。論為之。不平。丙子冬。上命指奏數年銓政大弊。覆奏不稱旨。因詰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云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反稱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宣心體國之道。於是陞罷職。己卯春、上以保舉考選。奉行不宜、復召陞。一切條用新法。卓異則蘇州知府陳洪謐、以逋賦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以逋賦奪官。考選則請命貢士併歲貢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以及推知、上是之。遂進東閣辦事。壬午元旦、召入殿廷。觀承降拜。四月給事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謁閣臣、言及兵餉。陞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魏炤乘。滑縣人。丙辰進士。由知縣歷官兵部侍郎。己卯入東閣。天啟中。疏薦周士樸。以件織監。宜用士樸一事、揚璉所引為魏忠賢罪者也。璫意大拂。以為市恩、勒令回籍。遇潘士良于德安。士良戲顧曰。予已為官察而來、如婦失身、不可贖矣。炤乘曰何不早退、士良有慚色、炤乘果矯矯以潔白稱。

吳甡。興化人。癸丑進士。由知縣行取御史。辛未。奉命賚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七千餘人、授官兵部侍郎。壬午枚

卜。上震悼。處分李日宣等。乃以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既而闖賊猖獗。上命姓督師辦賊。久之以逗留遣戍。
魏藻德。通州人。庚辰狀元。召見于文華殿。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先後娓娓數百言。更自陳戊寅城守功。上心識之。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十間。其下遞減下部議。藻德爭之。遂寢。辛巳十月。請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上然之。隨諭朝臣。咨訪徵辟。以稱破格旁求之意。十一月。請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侍漏者俱露之。毋敢入直舍。癸未五月。以侍讀學士入閣辦事。請命勳臣子弟。親騎射。六月召見諸生蔣臣于中左門。陳言鈔法。曰行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責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馬嘉植糾正之。藻德力寢其議。甲申二月。進禮部尚書。總督河道屯練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即潛逃。遂止不遣。京師陷後。賊迫齊獻金。自勸而死。藻德以書生新進。受知甚殷。國朝文臣早達。無出其右者。
李建泰。曲沃人。乙丑進士。歷官少詹。癸未入東閣。甲申正月。李自成僭號改元。授偽牒于兵部。約戰。上憂之。臨朝而嘆曰。諸臣無能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魁立功名。否亦內守西河。扼控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傚古推輪行之。閱數日。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不利行師。建泰府輿不數武杆折。識者危之。既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貲財無以佐軍。進退失措。逗留畿內。二月。師過東光不韓。士民閉城自守。建泰怒。攻三日。破之。三月。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廷臣議。撫軍江南給事光時亨。大聲止之。廷臣遂不敢復言。賊至保定。建泰已病卧中軍。郭中傑縋城而降。賊入城。守御史金毓峒。全家死難。而建泰被執。
方岳貢。谷城人。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為松江知府。有政聲。在郡十五年。以逋賦奪官。壬午起陞漕運副使。癸未入覲。上諭各官薦將材稱旨。擢副都御史。因上言四事。請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材於

部伍。上納之。尋拜東閣大學士。甲申二月。進戶部尚書兼兵部總督漕運屯練濟寧。未果。京師陷。被刑不食死。

宰相列傳三

成基命 錢象坤 鄭以偉 孔貞運 黃士俊 林釬 傅冠 程國祥 范復粹 姚明恭 張四知 已上十 蔣德璟 黃景昉 丘瑜 四人合

成基命。大名人。丁未進士。錢象坤。會稽籍山陰人。辛丑進士。並己巳入閣。鄭以偉。上饒人。辛丑進士。壬申入閣。以上皆由庶吉士。孔貞運。句容人。己未榜眼。黃士俊。順德人。丁未狀元。林釬。同安籍龍溪人。丙辰探花。並丙子入閣。傅冠。進賢人。壬戌榜眼。丁丑入閣。程國祥。上元籍歙縣人。甲辰進士。由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范復粹。黃縣人。己未進士。由推官歷任大理寺少卿。並戊寅入閣。姚明恭。蘄州人。己未進士。張四知。費縣人。壬戌進士。並己卯入閣。蔣德璟。壬戌進士。黃景昉。乙丑進士。並晉江人。壬午入閣。丘瑜。宜城人。乙丑進士。甲申入閣。已上皆由庶吉士。其生平仕宦。烜赫一時。無關大節者。不悉書。

宰相列傳四 黃立極 李國𣚴 施鳳來 來宗道 張瑞圖 楊景辰

黃立極。元城人。甲辰進士。天啟中。以禮部侍郎入東閣。與施鳳來張瑞圖等同。附魏忠賢。尸位養奸。為正人君子所恥。丁卯。錦州奏捷。三殿告成。各敘功立極實首倡之。致忠賢子弟。俾安平東平之爵。而封王。及兩功並封之議。獨未已也。朝臣增級賜金。濫觴無紀。宮保尚書都憲常僕幾於車載斗量。而錦衣無坐處矣。且二功謝恩之日。即鼎湖攀髯之日也。崇禎登極後。立極知罪無所容。因乞骸骨。朝廷仍以元輔隆重之。予告加太保。廕子一人尚寶司丞。又明年。京察被處。

施鳳來。平湖人。丁未。榜眼。張瑞圖。晉江人。丁未。探花。李國𣚴。高陽人。癸丑進士。同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大工成。並加少保兼太子太師。璫敗後。鳳來瑞圖。俱被察典。列名逆案。而國𣚴倖免。

來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楊景辰。晉江人。癸未進士。同官翰林院學士。錦州捷報。疏稱魏忠賢功德。揄揚鋪張。惟呼舞蹈。以為朝臣倡。崇禎初。循資入閣。旋以公論漸彰。各得間住。

宰相列傳五 周延儒 溫體仁 薛國觀 楊嗣昌

周延儒。宜興人。癸丑狀元。歷任禮部侍郎。崇禎初召對廷臣。上目視之曰。常時召對。卿等當面別無一言。只有這官。奏了幾句。令自奏職名。已已冬。入閣辦事。癸酉正月。宣府巡視太監王坤。奏劾延儒。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監。不宜侵輔臣。上召群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何議論之多也。志道奏曰坤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惜。非為諸臣惜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坤疏要挾。誠巧佞也。復詰至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脩。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退志道。延儒遂放歸。辛巳四月。復召延儒入朝。初丹陽監生盛順。及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輿秉閣圖延儒再起。禮部主事吳昌時。力謀之。果得再相。壬午元旦。召延儒及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帝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延儒愧謝。四月命延儒督師。會天氣漸炎。兵不戰而退。延儒乃奏捷班師。加太師。時人譏之曰。出關一月無消息。

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延儒受賄縱敵。上頷之。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變色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延儒為之汗下。癸未五月。科道郝絅蔣拱宸何倫。劾論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附延儒。行私納賄。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延儒罷。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面質總督范志完縱兵行賄。演祚因奏延儒招權納賄諸狀。上怒。即逮其幕客董廷獻。尋誅志完。徹延儒聽勘。延儒當中外交訌之日。不能為上畫一籌。然受眷特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甚易。諸璫日夜伺隙媒孼。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行邊之後。上意稍移。諸璫乃盡發其蒙蔽。至是聖怒不可回。延儒遂賜死。方延儒之再召也。門生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盡反前轍。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而延儒左右皆昌時仲璉輩。以至於敗。

溫體仁。烏程人。戊戌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與侍郎錢謙益門戶不同。會戊辰枚卜。謙益名列第二。而體仁不與。因疏前御史陳以瑞嘗參謙益與任文言繆昌期相表裏。其典試浙江。有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關節得售。今枚卜大典。豈容濫竽。上乃召對文華殿。廷臣皆不直體仁。體仁指廷臣為黨。以激上怒。於是攻者四起。上俱不聞。庚午入東閣。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時上英明。恨廷臣黨比狀。獨信任體仁。久之。希寵用事。專私黨。排異己。日與士大夫為難。攻者竟無虛日。至滋陽知縣成德盡發其奸。逮錦衣衛獄。其母張氏伺體仁輿出。攔道詬之。至不堪。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為察。竊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千戶楊光先亦再疏參論。昇指向隨。既而撫寧侯朱國弼劾體仁私唐世濟。受霍維華金。上奪國弼爵。而世濟戍邊。體仁不安其位。未幾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薛國觀。韓城人。己未進士。由推官行取給事。側身門戶。嘗參番允祚滕士任熊明遇。正人多側目之。歷官僉都御史。

丁丑以溫體仁枝入東閣。上頗向用之。已卯考選科道。吳昌時首擬吏科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得礼部主事。謂國觀所為。恨之。庚辰六月。擬諭失旨。勒令閑住。上書語國觀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日偵其陰事。既而被參削籍。給事袁愷再疏劾之。併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俱下鎮撫司訊之。下都御史葉有聲於獄。皆以通賄國觀也。株連甚衆。國觀疏辨。袁愷証劾出吳昌賢之意。上不聽。辛巳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急於功名。自僉憲。驟登政府。欲自結於上。會上憂國匱。因導以借餉。曰外則搢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徼。以李武清為言。遂索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適皇子病。衆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大悔懼。國觀又忤化民。遂敗國觀事。發於東廠。而昌時實啟其機。昌時甥王陞彥。以通賄籍沒。臨刑。呼此舅氏所致。我若有言。恐累名教。其後昌時坐敗。亦伏於此。

楊嗣昌。武陵人。庚戌進士。由教授歷官宣大總督。丙子奪情。起復為兵部尚書。丁丑十一月。疏請限勦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俞當上旨。戊寅四月。熒惑星見。嗣昌上言。月食火星。猶幸在星。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灾而不害者。戶部主事李鳳鳴。和其說。給事何楷解學尹。互糾其謬。上不聞。六月。召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上命大禮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其朝講召見如常。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叙。上命併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致謀者。而必非常破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召見群臣於平臺。道周極詆嗣昌。嗣昌謂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但明旨迫切。不敢有違。乃道周自言不如鄭鄤。鄤以杖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之。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叱其朋比。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而劾嗣昌。俱謫調有差。已卯六月。張獻忠降而復叛。羅汝才九營。俱起應之。左良玉追及。大敗而還。失其符節事聞。良玉戴罪殺賊。革督師熊文燦職。初文燦與

嗣昌。深相結納。嗣昌與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是時方借鄭鄤以傾道周。讞駁愈重。遂磔鄤於市。而賜嗣昌尚方劍并銀印金牌。蟒紵緋絹無算。九月嗣昌陛辭。上賜宴後殿。手觴三爵。賦詩崇行。出師之隆。莫過於此。十月。嗣昌至襄陽。入文燦軍中。逮文燦入京師。論死棄西市。以塞人口。謂良玉可倚以滅賊。請拜為平賊將軍。復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監紀。庚辰二月。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海騮、棗騮馬各一。金鞍二。嗣昌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軍次荊門。立大勦營。五月。羅汝才七股盡入蜀。嗣昌檄元吉扼夔門。與石砫女帥秦良玉兵合。嗣昌又以左兵進止。多不從節制。乃密疏於朝。請以副將軍賀人龍易之。人龍所扶陝兵。驍勇善戰。以多擁降兵。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慫嗣昌。嗣昌已諾。後因中制不果。人龍怨而良玉疑。自是兵勢日離。嗣昌憤事不可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守將李萬慶死之。嗣昌亦以病卒關。

宰相列傳六　吳宗達　蔡國用　王應熊　陳演

吳宗達。武進籍。宜興人。甲辰探花。庚午入閣。與溫體仁同相。六年多所依順。庶吉士鄭鄤。鄤係母。為宗達女弟。鄤負才名氣節。傳於事勇。宗達恨之。因揭其杖母蔡妾。賛體仁入達。遂鄤下獄。仕路皆為不平。故宗達畏人言以告。

王應熊。巴縣人。癸丑進士。由庶常官少宗伯。癸酉為周延儒溫體仁引薦入閣。人望未孚。明年御史吳履中劾監視內臣。併糾應熊。因求去。不允。又明年。言路相狎以為攘援後身。應熊遂免。壬午。周延儒與廷臣異議。復薦以自代。資為援也。已而陛見。上覺之。應熊請老。賜金幣還。癸未召至。上不見。因辭還。

蔡國用。金谿人。庚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考選御史。天啟中。嘗以條議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又薦趙興邦。興邦亦疏稱之曰名臣。頗為仕途所非笑。後官工部侍郎。上方欲枚卜大典。僅屬詞林。因及國用等以示破格。既入閣。優無表見。惟庸庸養福而已。未幾卒於位。

陳演。井研人。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庚辰進東閣。壬午六月。召羣臣於中左門。詰問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會推大典。自

當矢公矢慎。昨枚卜監舉徇情。如房可仕張三謨宗玫等。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又責吏部章正宸。河南道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尋戍邊削籍有差。初演為所親廖惟一。試御史考核。託可仕為之地。不納。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幸西苑演從容奏之。故有是譴。演庸碌無能。見上憂秦寇。謂不足慮。甲申二月賊勢漸逼京師。演不自安。乃求去。三月京師陷。李自成榜朝臣獻金。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仍受刑不可忍以斃。

論曰。黨人之禍。自古已然。漢固已。唐次之。而宋為甚。跡其所為。雖諸臣賢奸較異。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則不然。臣非甚惡。君又至賢。無亡國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則黨禍之中於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久之成痼。一旦殞絶。不可復甦。其積漸使然也。蓋自四明當國。其時東林諸君子。以道學名於世。浙人起而爭之。而黨以立。齊楚四方之士。趨風捕影。轉相含射。而黨以盛。其根原則國本也。其發端則挺擊也。紅丸也。移宮也。是為三大案。借三案者。為察典。為年例。為封疆。而總之以東林浙黨為紀。分之而不欲其合者。德清也。合之而不能不分者。福清也。皆攻地也。攻地不足恃。乃求與援。與援成。而攻地若援之柄焉。然則。熵禍者。瑞也。而使之熵禍者。則攻地也。丁卯以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户相承。衣鉢相禪。邪正雜糅。其為植黨則一。是故蒲州韓爌。高陽孫承宗。繼福清葉向高去。而崑山顧秉謙。南樂魏廣微進矣。元城黃立極。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棓附魏者也。反正之初。未及去。接及蕭山來宗道。晉江楊景辰矣。高邑李標。吳江周道登。華亭錢龍錫。長山劉鴻訓起自田間。讓蒲州當國。以光贊中興。逆案定。而黨人側目。借袁崇煥以饒舌。而華亭得嚴譴。蒲州不安其位矣。高陽出鎮。得匯虛拘手。文華召對。宜興周延儒實左袒。烏程溫體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幾而相繼進用。人皆疑之。疑則猜忌生而釁隙見。然宜興得桐城何如寵調劑。人樂其易。烏程以武進吳宗達依傍人。畏其忍。樂其易者。姑且安之。不過欲其去。畏其忍者。羣起而攻之。惟恐其不去而竟不去。彼大名成基命。山陰錢象坤。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不使伴食。反為得利之漁人。桐城之再召也。宜興所以善

後而引高不出固知黨惡之必復也嘉善錢士升以破格
召於南與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異地而同拜冷眼者
從壁上觀以為上意誠不測抑由東國者立中道焉追長
洲文震孟以經筵受知正人君子彈冠相慶稱主上聖明
而一言不合于烏程不難併香山並驅而駕人言可畏何
王且危之況嘉善乎獨是同一去也長洲為可惜嘉善則
有名矣淄川張至發以讞獄稱旨句容孔貞運順德黃士
俊江夏賀逢聖龍溪林釬以科名樹望先後同升而烏程
旋罷或謂上意漸移已非一日黨之不終禍也天實為之
何意韓城薛國觀借援須信主知當南北倥傯之際轍開
羅織之機奔走士大夫使之數過不給即同時輔弼如進
賢傅冠上元程國祥遂安方逢年金谿蔡國用黃縣范文
粹無從見一長參一議而天下大勢壞如土崩綿竹劉宇
亮以不得已請纓我則不武何濟于事武陵楊嗣昌之奪
情有自來也白馬清流幾乎再見上即不推轂亦安能晏
然處之以謝當世哉蘄州姚明恭費縣張四知井研陳演
以資敘滑縣魏炤乘以知兵進德州謝陞以舊銓再起上
頗自謂得人又稍稍失意于韓城若將罵焉而黨人以蹟

貨中之上方切齒通賄遂不預一韓城示警而武陵以任
事不終告是內外無人也思惟舊人可以明無罪於朝廷
惟張至發與賀逢聖而最受主知則莫如周召或弗至至
或弗久肯為朕竭股肱力者不惜腹心寄之天子無常師
師保傅何庸不拜赫赫明明維大師之功厥惟欽哉汝毋
貳予一人也而不然也下之結黨者日以多而上之伺黨
者日以密黨不足以自固也昔之黨異者攻異已今之黨
同者攻同類黨適足以戕身耳晉江蔣德璟黃景昉可以
並登通州魏藻德可以驟進興化吳甡可以分拮据之任
巴縣王應熊可以資胼胝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
言路之嘵張孟至是而法網愈密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勢
已不可為主上之英明亦無所用辟如病入膏肓形體雖
具藥餌有餘而元氣索然僅延時刻縱有盧扁何以云救
哉其後曲沃李建泰谷城方岳貢宜城丘瑜之拜黨人已
不及衡若吳橋范景文者固黨人所須得而甘心焉而獨
以一死殉社稷其得力於東林道學之旨豈其微哉而謂
黨云乎哉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戸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迹凡六篇前有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其行事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實用溶篇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戸相承邪正雖殊植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矣傳雖分列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之大者其成基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閥黄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畧蓋以爲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畧補之非溶意矣此書檇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爲傳六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

古人幾部六卷

〔清〕陳允衡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朱之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人幾部六卷》提要

幾部序

文太青先生曰開眼看世眄不如閉門著書剥落今人面皮不如剖出古人胸臆此絶論也陳伯璣姑山

名也劉西佩館爲快埽戴初古引爲石交余宿敬畏之別十三年藥陰再邂讀其所編幾部与西極見同獨是上下數千年中一代

擔不數人。弌人一生。擔不一弌事。而此一二事。遂足盡其人之生。乎就一二事。贊。而明也。使其人之全傳記皆可廢。此固伯璣之善

尚論也。至其立旨略著尊徵設危心。若從伏弩視發。毅然以先事。引決為神。凡吉凶禍福之來。見已然。失未然者。兕適然。失不必然

者。雀。瞽夕矣。聰。瞽晝矣。象龍。瞽昧旦矣。皆可反映而彰。巧瞽乎。智不反。明不逮。孺子。啻三年。三北。尤取譏焉。人。乃有篤世名流疑事

疑。行背負參易。究不敵一龜之哲。是豈古人之所收世。是書成。水邑朱公袠而公之同社。如景周崑銅伯宗。諸君子。又爭相啖傳其

以此為予世以目。抑予桂乎。則余終問之伯璣可也。
匡山社弟黄國琦題於衆住閣中

叢錄　四

敘

陳伯璣西州名士。兒亨咸。託交有年。今春舟過鳩茲。讀其書。纔半豹也。歲暮。乃得見其人。讀其全書。知伯璣之稱天下士不虛。而立言之旨。淵乎其莫可一端既矣。伯璣年

序

方少。於制舉秇登壇坫。詩文皆纍纍盈奚囊。上下古今。不止此書。即此書以探其上下古今之

序二

意。第欲以立言見乎易曰。知幾其神。所謂變之動之微而先也。千百世而下。識力才情。所不克

窮殫之事。騖黎駭俗。乃千百世以上之人。或言而符。或不言而意符。六若無可驚无可駭。而歸

序三

于自然者。幾之為言乎也。猶淺之乎言幾也。伯璣盱衡既久。閱歷復深。岍然不可一世之胷臆。

而識能御其才。遇能下其氣。宜其穆穆然而有得於幾之微。且先且神耳。昔中郎論衡一書。遂命為帳中秘。衛官是書。能无下拜。窺伯琓者。此政其半豹乎。吾兒每兄事伯璣。曰才十倍兒子

今乃益信。丙戌冬季。鐵蕤老人方拱乾題於鳩茲江上。

幾部敘

貲池盟弟劉　城譔

陳學伯璣作幾部，訖陶唐、訖元、宋。上下三千年，古人察微知著之用，約略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讀卒業，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伊

甲與幾，並論也。機以發矢，是弦括弩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尚乎機。而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彰剛柔之介也。故會通觀變，得先焉。意不苟觸吉，而其用必吉。聖人之論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

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生術矣。故貞、不畏禍，而脩懿行焉，禁禍始矣。故曰其用必吉，所云吉之先見者也。世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謂如石之貞。推之，先守文、先學。夫堯、舜、周孔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有堯舜周

孔之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非邪。是故堯之禪，父子、兄弟世及爲君，至堯、而始有與舜之事。其非畀舜，不敢以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欲殺之，即不可得，又安肯爲它人欸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之卤

蹤孔不入趨。入、以爲鳳翔千仞。動與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愼於積日。乃明決於當機。斷可知矣。即如伯璣。非韶然行遯。不易節於存亡。不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攷古今得失之林。日新富有。其德、抑亦安得

涉世之末流。而身全名潔。遺信而物無迕、如此哉。有伯璣之守、與學。可以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必繇如石之貞矣。吾、讀幾部至卷末。益未嘗取許衡劉秉忠之知興。而第尊金仁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學問也。不得已。而又、許顧仲英、倪元鎮之以詩、畫放廢也。伯璣之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之指也、夫、是爲序。

幾部序

伯璣隱於深山旣久今年暮春偶命輕舟顧余抱關擊柝中相見悲喜宛然麻姑過蔡經時伯璣蕭然澹泊無復曩昔豪蕩感激詠嘲笑謔之懷卽余對之如在深山也客

數月余有安邑主道而伯璣高閑仲叔之風酌酒論文他無所及余益爽然自失曩昔僅知其才情豪邁而已一日過旅次見所著幾部有心哉進退存亾之際其旨遠其詞文伯璣自擬山中之書豈山中之書哉以爲函關五千言可也以爲圯上一編亦可也萍聚諸君爭相傳寫余乃授梓亦強爲我著書之意而不使黃石微言子房而外無復聞者余不文不足序是書聊述授梓所以伯璣當不謂安邑主

人不知已乎丙戌新秋年家社弟

吉州朱之瑤題於宜園之星亭

古人幾部敘

陳允衡自撰

乙酉暮春嘉禾沈摩青先生授余一編曰古人幾部平湖陸叔度氏所著也始於管夷吾終於史天澤凡八十一人人係以贊合爲四卷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在驟旦爲天下治亂皆決於機如是者成否則敗如是者定否則潰有味乎其言之也余小子嘗誦讀之曾幾何時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余乃攜家將欲終隱黄山白岳之間庶幾逢子慶管幼安吾師乎止於

初陽五閱月雖險阻艱難亦時時手是編也忽自念既爲山中之人則有山中之書顧何能對此終日咄咄哉且此八十人之中夫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毁至者守是不變無以語權余因更集古人類曰幾部大抵非明哲保身之士則急流勇退中人也一切譎詭不欲多錄即與許者流亦非所尚也於叔度氏所謂機者或足以發明旅次載籍不多未能廣引一二評論卒皆偶然所見無當通人之目益貴乎智者見微而知著舉一以類百耳

古人幾部卷之一目錄

幾部卷之一目録終

古人幾部卷之一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唐

帝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秦始隋文以其身經營天下數十年及其子遂喪之亦可悲矣夫一再傳而滅者豈盡不知子孫之不肖乎抑知其不肖而不欲與人也使昭烈慨然舉蜀以授武侯禪即庸何至辱於魏卯金之祀豈竟斬哉唐虞之際行之不疑而朱均常得以其不肖爲天子客矣故放勳知幾之祖也然後世且有有象賢而故遲之以爲嗣致變生禁庭釀天下之病或國本既定臣民推戴而反不豫者

虞

帝舜

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

一 使瞽瞍無殺聖子之名、則帝知幾之神也

商

微子

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欲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微子遂去。

太史公推箕子之意如此、與書詞異、而箕子之意益明、余讀書至微子、未嘗不嘆其心之苦慮之深也、使三人皆死、則國祀絕、三人皆去、則臣道喪、微子更端而問救亂之策、死與去有不忍言、而我與父師少師罔知所處、至比干自期以死、無復可言、箕子不顧行遯、反覆微子之宜去、微子亦遂去不敢留、如是而後全乎君臣人已之間、而有商之祀庶幾與周咸永也、非處變亂之則乎、若方正學之死、豈不與日月爭光、然及於十族、則令人悼傷其過烈耳。

周

太伯虞仲

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奔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如是而讓、厥讓乃大、許由務光、獨善其身、季札子噲、反禍其國。

散宜生閎夭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謀救其君、乃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良馬、因殷嬖臣費仲而獻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此役也、脫主於難、而因去淫刑、雖謂西伯未必知而本謀出於太公可也、余且謂紂廉而直、許

西伯之諸又尊寵焉有非後世失道之君之所能及

周公

武王既崩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畔王室必搖乃作鴟鴞詩以貽王其末章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之事執書以泣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以成王畢召不能不致疑於周公崇高之地聖人所難居也公繫爻辭於三四之間憂深思遠誠後世大臣以惕勵者可謂至矣藉非風雷告譴公心事未必遽白於當日而天可常恃乎居東之時公亦盡其在我者庶幾流言之漸止耳

管仲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

太公夜衣就封夷吾行歌返國齊故多智哉

鄭太子忽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信陵君使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亦自可觀

虞叔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害亦有質不質何害

姜氏僖負羈妻

重耳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寔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晋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得志於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微二婦人則重耳必及四公子難再罹五鹿之饑肰各爲其主見微知著可以丈夫而不如妾婦乎

甯嬴

晋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後晋殺其大夫陽處父

深於易者

范文子

晋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杜工部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前而范文子後而馮公孫有足多者以宋義冠項羽軍而

飮酒高會下令驁者其能久乎○文子使其祝宗祈死以免厲公之難亦可謂知幾而死矣○余嘗言好之所動即貪名之所歸即私如子產辭邑申包胥逃賞有名心焉惟介推文子則逃名者也

季札

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

之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休咎禍福有不必筮龜而見者即恒理推之如明鏡藏萬形也然自處既愼欲以觀人其誰信焉季子非身至輕慮至瀓擧天下之物不足動其心安能洞矚至此乎〇春秋時識盛衰興廢如季孔卜偃者頗多余獨采季子蓋以殷勤朋友之間異乎矢口時事而幸其言之中者也

孔子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遽伯玉家

孔子晚而好易於進退存亡之際三致意焉此不足盡聖人以見從人未可妄耳禰衡郭璞良堪悲矣

聶政

嚴仲子告政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洩語洩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刺客而不知幾徒殺身耳荊卿之事不能不使人惜劍術之疏也夫秦以詐食諸侯久矣卽生刼秦王約反侵地顧安得信如齊桓管仲乎此太子可不言而卿可不聽也用是適王不中使

窮困之樊將軍淪沈之田先生與已同死而適以速秦伐燕求太子也不亦左乎聶政為仲子慮之深行之決至死而不使其國知殺俠累者何人也可謂刺客之雄矣

列禦寇

鄭人子陽為相或告曰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其妻不悅禦寇曰子陽非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無何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而禦寇獨全

列子辭粟之意不在知與不知也已見子陽殺機假此自脫耳

伍員

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來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員至呉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太史公稱子胥不從奢死能棄小義雪大讐吾獨喜子胥退耕於鄙無亟亟雪讐之意而七年乃雪讐也使胥徒知已之欲報其父而不知人之欲圖其君嘵嘵然惟伐楚是謀則光必且厭胥而疑胥爲楚誅胥矣讐得雪哉其後夫差敗越益疏子胥而信用伯嚭胥知不免屬子於齊斯昔也胥不可與去乎則以爲向已俗人國而報

吾父今復適他國而負吾君被此名也以出亡誰納我非父兄也又覆楚哉此其志有非儀泰之流之所能及也已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懐其重寶間行至於陶又自謂陶朱公蠡去自齊遺書大夫種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蠡能全其身而不能全其子要是財多之累耳

○坡公謂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余謂少伯孟談皆師介之推而不及者

公儀休

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夫人以嗜而投我以嗜而納相引爲無窮則無所不至矣徇嗜之極必喪其嗜善游者溺也公儀子以嗜不受深於嗜者生平積之終朝禍之亦何益哉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爲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众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七國時儒者出處之正惟孔子順不失家法

孟嘗君

孟嘗君少時嘗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

此一問足以醒千百世爲子孫積聚者孟嘗好客當是達觀豈以爲名哉

藺相如

相如奉璧奏秦王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

璧入王手不可復出王即授璧何有於輒授而輒奪也且案圖目後愚者猶獻之懷褐而出追者或及之璧亦危矣而完相如智勇舉秦庭之

人不及也寧獨玩物秦王哉

魯仲連

魯連既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圖趙軍却五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讒之燕孝王燕

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戰國之士立功名者往往不得其死季子商君功最著禍最慘貪已之爵位而樂人之傾危雖天道且重疾焉若魯連者誠戰國巨擘一人而

已

秦

范雎

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吾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

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雎未入秦其意固已在穰侯矣獸惟穰侯者能還索車中而雎既在秦待命歲餘卒不能驅之使去豈王稽輸匿乎何見事遲至此也觀雎召至離宮未嘗接昭王言國事即佯傾穰侯不少緩蓋既已見王而不能圖將必反為所圖矣其後欣然推舉蔡澤夫亦自鑒於處穰侯者豈真

讓德哉始終一下車之智耳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荊始皇自送至覇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旣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

坐而疑我邪

始皇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蒙氏兄弟遇誅王翦挾持浮說以苟免太史公責之建德何哉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

恰佀後世丹客脫身之法然其言曲盡秦弊雖長沙三篇不是過也且亡秦之讖得自兩生豈兩生亦有道者流耶兩生不足言以處徂詐之秦王甚當司馬仲達不足言以處雄黠之魏武亦宜卓老云己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

下於己若此其易亦可爲二君酸鼻矣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便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

讀項羽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讀者項羽傳也楊素與語奇之而嬰母一則至老不解盡生平之力爲人驅除窮而歸焉可以已矣猶薄公封叛唐取戮悲夫○濟大業者大都是謹信一流張子房諸葛孔明生平無潤略之語近世好談兵者孰不自謂過之而爛熟是嬰母所云敗易以亡四字耳

田橫

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人入居海島中高帝乃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召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來人馬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橫之死與項羽同讀史者往往壯橫而惜羽何哉羽蓋有可爲之幾而自失者也垓下之役羽氣亦已餒矣八千人渡而西無一還者何如橫蕭然二從從容自決乎彼島中五百人且又非箕踞謾罵所得加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若夫懷懟徼欲則又不可與羽同日而語矣

蒯通安期生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

義帝可弑何有於此兩人若已事之可亾去乎增之疽自取也始皇不奈侯生盧生何項王不奈蒯通安期生何方士之横久矣

幾部卷之一終

古人幾部卷之二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西漢

漢高祖

沛公已破咸陽以兵守函谷關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羽遂入至戲卥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嘗從沛公項伯亱㠯語良良與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㠯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㠯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㠯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㠯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它盗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衛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

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是役也沛公張良樊噲皆能見幾而作者也惟范增爲至愚夫項王無意殺沛公是英雄之槩也獨項伯者與張良私相往來爲沛公游說其

動色啓口之際宜有以測之何待舞劍而後見其翼蔽沛公哉徒能舉玦者三以示玉而不早去一但此增之所以愚也○樊將軍於瞋目指髮之時對項王語字字精細雖子房辭命無以加而淮陰乃羞與爲伍亦過矣然數語出之子房反令項王疑出之噲則聳然動其聽或者沛公初欲用其拙乎且項王使陳平召沛公未嘗一言拘留翩翩而去可以知其左右皆沛公之人也亞父項莊但見其庸耳

蕭何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酇侯從鮑生邵平之計遣子弟悉詣軍所以家財佐軍及賤貰貸自污此居功之妙所以善全其身也至師儉兩言身以後計及之則不獨百世功臣所當鑑而凡富貴者田宅之念亦可爽然自消矣

張良

留侯佐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乃辭三萬戶願封留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及招四皓既安太子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留侯蓋得范蠡之意哉辟穀道引且非逐利累貲所能及也若韓彭風斯下矣○子房俗漢爲韓報秦秦亡而責塞托神僊之說以遂不欲事

漢之心余竊謂非然博浪之後即從沛公拜廐將矣至封萬戶位列侯猶曰不臣漢此荀文若所得藉口於魏武也且子房道引雖以爲遠名勢避疑忌而亦非盡然也蓋深見乎高帝守天下之心非復取天下之心而呂后護太子之意即廢少帝之意耳以百戰甫定之山河遽欲授愛夫人少子臥疾禁中拒羣臣獸挑一宦者尚得爲劇留之主乎至呂后鴆子彘女親有產祿雖有食其勢不至臨朝稱制不已口舌有所不

能爭。而徵漸有所不得退。則亦惟杜門不出。辟
谷導引而已。豈如後世國事日壞。君心日非。益
優於高其爵厚其祿哉。故先儒以爲此子房之
智謀節義也。而余獨以爲此子房之廉恥也。

陳平

項王欲誅定殷者。將吏陳平乃間行仗劒亡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
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

曲逆以奇計顯。其著者間楚君臣。出高帝於平
城。定諸呂。難也。然非斯時見幾。一榜人制之。有
餘而後之奇計卒無所用。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
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强鷙。果於擊
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
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留侯辟穀。曹相國日夜飮醇酒。英雄自藏。固有
相反而相爲用者。使兩人同出一道。必有以來
嗣君悍后之疑矣。

酈食其

酈生。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
業。爲里監門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
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

自藏匿。

士之貧者。輕於從人。而狂者簡於自審。使酈生
不善藏匿。惡能從高帝建奇功哉。

叔孫通

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何如。博士諸生前曰。人
臣無將。將卽反。願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毁郡縣城。鑠其兵。示
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安敢有反者

此特羣盜鼠竊狗偸耳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喜迺
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
口乃亾去之薛後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
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
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
皆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
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
子共起朝儀儀成帝喜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
也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
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生誠
聖人知當世之要務

通知終一儒者而不以儒見大儒也其處二世
不如李斯之愚從項梁從懷王從項羽皆若無所
短長者即遇高帝亦非復酈生陸賈驟取謾罵
也故不言禮而禮自興不進一士士人人爲郎
即高帝且在通術中而不悟腐儒安足道哉○
魯兩生責通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幸是矣
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則迂也當醉呼擊柱之
時君不君臣不臣即兩生處此能一日安乎然
通以委蛇爲道使其後無太子之爭則生平學

問皆巧於取富貴者吾又寧從兩生之迂也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
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餓無久恩公爲也

賈益達生者也經數十年兵發間關稍得自息尚可逐逐名位乎然諸呂擅權欲劫少主智如陳平方深念莫可奈何賴賈計始安社稷誰謂閒暇中人可忽哉

張摯

摯字長公廷尉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取容於世而終身仕宦者小人也不能取容於

世而終身蟄中者亦小人也廷尉之子抑何閒閒與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吉之微動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醴即設嗣王之意亦未必如先王之誠也況忘設乎申公白生不免胥靡所以報先王之德者豈遂止此耶

金日磾

日磾子二人皆爲武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

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以子孟謹小輔昭帝猶有告非常者矧日磾胡人事武帝英武而可或肆乎且日磾所以不來當時之忌者以不受封也使誣光者誣日磾日磾必無幸矣吁日磾抑嘗學問而明於大理哉

○日磾不殺弄兒安祿山已見於漢

雋不疑

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

霍子孟建伊周之功偉矣而增顛覆者輕信陰妻立女爲后也厥後子孟之壻鄧廣漢范明友皆坐霍氏誅則不疑辭誂可不謂智乎○宗正劉德妻死光欲以女妻之德亦辭大將軍女竟有逕冪之嘆漢代人心猶爲近古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爲大將軍歲餘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郎已而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安世翼翼小心固不待禹之既誅而始然也子孫世興良有以夫後世一二權相豈無事業而擅朝據位不知反顧身歿之後家亦旋沒誠麗公所謂避之以危耶

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郡邸獄昔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保護後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是爲宣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

事是時掖廷宮婢自陳常有保阿之功上親見問狀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益大賢之封吉爲博陵侯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我不至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遂伏劍而死夫廢立之際功不過侯罪則族矣丙吉不伐深遠哉余益撫卷而益扼腕歎息於于忠肅也

龔遂

遂爲渤海太守數年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生願從功曹自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言循吏必先龔黃而黃霸之聲損於作相柰覇爲張敞所奏天子嘉敞言矣是時覇宜免冠求退也至且薦史高可太尉又蒙切責而後已抑何愚乎王生之能戒遂遂之能用王生均有足多者宜遂以官壽令名終也

疏廣疏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並爲太子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

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昌閒暇時爲廣
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故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
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昌
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昌壽終

元帝儒弱不可輔故二疏去之蕭長倩遺訶
至再卒爲佞嬖佞幸所圖至於殺身亦何有師
傳之恩乎二疏旣歸與親舊相娛里閈所昌爲
子孫計者嚴而有體庶幾於道矣又非何曾日
食萬錢所可比也

梅福

福居家嘗昌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僊其後人有見福於會
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安知門卒非僊也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徵
不詣隱藏田埜終述之世

當時不事莽者甚多余獨取玄事未及終縱使
者車而變名竄歸爲能決也少閒卽莽繡衣矣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昔王莽
殺其子宇萌謂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
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
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瑯琊勞山養志脩道後
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昌徵
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
時卽駕歸連徵不起昌壽終

史稱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堯師友歸仁而逢子慶業已知其三綱絕矣夫所以稱述之者豈盡爲其詐耀哉或深知其僞而附權希進彼僞爲之吾僞譽之耶故有知人之明無自處之介明與闇同矣子慶氏匪獸高於孔光楊雄而連徵不起覺咄咄子陵亦多事也

嚴遵

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

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蜀有富人羅沖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具車馬人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於蜀

子雲投閣何如君平閉肆乎眞獄之賊不自引退猶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後世卽因其文章而病之以三世不徙官者而竟儕之張禹劉

歆安在其成名哉○龍城覃長白先生嘗辨投閣美新之誣其言曰楊子雲古目此垂詬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育覺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媮裬妄可知矣按雄

鄆縣人鄆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攷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益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又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

爲實録也〇子雲二千年後得賀先生雪其枉而賀先生未斷斷也

任永

任永字君業僰道人好學博古公孫述累徵托以目肓不赴及述敗笑曰世幸平目即清光武聞而旌之

古人處此形骸可捐猶非化碧之時姑徐徐目俟之耳

幾部卷之二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目録

東漢

幾部卷之三目録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東漢

光武

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諳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

成大事者必大屈而大伸，雖屢困辱何傷乎。項羽生平無不快意事，適以積垓下之泣，然沛公爲義帝縞素，文叔不敢服伯升喪，其用不同，皆因以成帝業，夫亦所見之賢愚哉。

馮異

劉秀徇潁川也，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異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叉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徐元直蚤識此點，方寸不至亂矣，論功者未嘗有加，而今日尚知大樹將軍也。

鄧禹

禹內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灋，帝益重之。

但此覺留侯有未及處，何論郭汾陽，然人各有當，歸潔其身而已矣。○禹從光武二十四，封酇侯，定天下，運籌決勝，一代元功，而赤眉之戰數出失利，可以知用師之道，雖老臣名將，難叉萬全也，若夫烏合之兵，跋扈之將，禦方張之寇，而

貿貿然推一資格之人督之及請錢糧題贊畫
辭朝拜客祖餞出都而寇已不能久待破數十
城去矣故邇季用師不獸求一勝不可得即求
一敗亦不可得也

馬援

隗囂使馬援進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
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曰天下雌雄
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

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
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
奉書雒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祖幘坐迎笑謂
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
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至蜀述陛戟而後
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

千古英雄未有不識人者援游二帝間而歸光
武尤異於馮鄧也後世臣不擇君君亦不擇臣
上下不相知一以文具相蒙幸則官達家肥不
幸則身死國事日壞無可救藥矣

陰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
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夫外戚之家苦不知

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爲宗親求
位

光武親見新莽之篡猶欲大封外戚厥後竇憲
專權梁冀弑主至順沖質桓將二十年天下幾
歸梁氏未必非世祖有以啓之也作法於涼其
敝猶貪而況作法於貪乎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

多故以丈第爲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
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
載鹽往來大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
道上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
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當亂世而能全鮮不以躬行之篤自處之深也
我與於衆人有時能勤衆人之事衆人嘗依於

我有時不能測我之友如第五倫者善矣至後
世謂蘇張隱於游說韓白隱於兵間遂有以旌
旗壁壘爲桃花源而峽中之隱者愈多天下之
亂愈甚蒜意不在隱初欲糊其口耳乃卽以口
亂天下也○第五倫不敢妄過人家一飯亦是
知幾處寧有許多黃金謝無數漂母乎

荀恁

荀恁字君大脩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
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
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
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
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於
家

出處可觀

鄭衆

鄭衆季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曆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荊因

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
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
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
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

後人求曳裾不可得及其既得則驕矜之氣弗
克自禁古人堅忍固如是也然驕矜者有時化
而爲黠然銷魂矣將誰咎乎彼伍被賢者終然
淮南之獄況貪於權利者乎

閔貢
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
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勑吏給之、仲叔問故、嘆曰、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移去、
游客爲主人厭絶、致典衣丐食而歸者、對此亦
孺子之歌也、而此風不衰、轉令人悵、臨卭令佁
俩僕殺、後來幾許司馬相如耳、
吳祐
祐父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圖經、祐時十餘歲、諫

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吾恐馬援以薏苡得謗、王
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所當愼也、恢喜曰、吳氏代
不乏季子矣、
後人車載黃金、亦復無虞、其杪用固有過於古
人者、祐之智未尚足也、○祐爲梁冀長史、冀誣
奏李固、祐爭之不聽、出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
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益徐鄙之流也、
夏門亭長
李固被害、梁冀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詣闕上書、
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
亭長呵之、亮曰、亮含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
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
嗚呼、亭長之意、其哀李固而愛郭亮者、可謂深
矣、世固有忼慨激烈、不能回奸邪之聽、而咨嗟
感歎、遂有以動婦孺之仁者、斯言是也、

李固女文姬
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
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
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
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
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
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
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
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

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
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
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覆梁冀肆
虐令吾宗將絕今幸而得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知三子不宜同處知六尺可託王生知一言勿
加梁氏父兄有非及焉於是益信正人之必昌
其後也程嬰文姬可以合傳○觀文姬蓋深於
古人之書者託語王生文而有體激其義任不

復辭讓及燮獲全唏噓悼痛一以欲報先人於
地下者至曰幸而得濟則姬十餘年之心未嘗
一日安也惟玆遠謀出之至性故事優於救父
而孝過於徇身若孟博貽憂及母張儉徧累所
親聞文姬之風安少愧哉

周勰

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
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
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餘年
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
終而勰卒

開門延客以在可已然守正而終樂亦宜也

徐穉　徐胤

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
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
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必赴
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
藉飯以雞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邟鄉侯黃

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
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因問國家事不
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穉
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
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
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
茅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
栖不遑寧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太守華歆禮請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

禮龐轉相約敕不犯其閭

阮嗣宗棄蔑禮典母死圍棋不止而哭隣女盡哀非惟千古笑端一時固已疾之若讐矣徐孺子遜言危行貞不絕俗隱之時者夫遠衰亂而放情任欲以名高蹈豈臣子之分則然哉故躬耕隴畝非力不食孺子蓋甚有所不得已而姑以刻苦自盡云耶

姜肱

肱字伯淮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共被臥起以孝

友聞桓帝嘗命工圖其像徵之不起曰方今政在閹豎何等時耶竄伏青州界中賣卜自給年七十七乃還

世知姜肱而不知非僅曰孝友傳也賣卜之流其不傳者可勝道哉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飮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目爲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

今以爲狂而賊不以爲狂愧此賊多矣然今之賊亦遂不及古之賊也可發一笑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

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
長何罪康因道遁逃卒以壽終

武侯每太息於桓靈事後之感也韓徵君晦迹
三十年抑何所見之蚤歟當時不獨李元禮龍
門太峻郎郎林宗同舟稱仙角巾見慕亦幾履
曹節王甫之尾矣至後人目山林爲仕宦捷徑
如种明逸晚節盛飾輿服强市良田不能避名
而反敗之其視與牛翁學問何如也

魏桓

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
桓生行必死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籌度固是未若無言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
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
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公
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
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
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
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當局者以爲節義事外者以爲功名至於債事

而節義者反蒙不韙焉是亦尚論之失寔也太
學諸生動至數千人相聚一二中官視若蟣蝨
夫何益哉益烈縉紳之禍耳至未嘗有孟博滂
徑而僥倖乃公事卒之自全其身此其人即見
侯覽曹節亦且傾倒平生矣

郭泰

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
不及焉

林宗奬訓士類欿然自下有非同時諸君所能

及瞻烏爰止孰爲之慟吉人辭寡林宗有焉○
史稱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將以道周性全
不得而稱乎不知惟無所傳聞所以高於俊顧
而叔鸞林宗嘆爲不可量也歟荀淑陳蕃諸君
能尊師憲不能自反其危言覈論之非豈天性
剛直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歟抑勢既已激事既
已蹉雖欲藏全而不可歟不則漢祚將亾非憂
國忠公之人駢首就戮而亂不作歟當此之時
如憲者誠不可及也已

陳寔

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
所全宥

文範先生高行不勝書書此者何人所難能也
當時名士豈惟無逆且有以不從爲名者然又
如先生可謂名士矣○先生歿海內赴弔者三
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自余觀之至德所感
固多而以衰麻備名亦不少也

荀爽

李膺下獄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
稱號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名歟荀爽恐
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
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神無
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

孔子繫否象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豈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哉蓋斯時也非人力所

能爭君子爭之小人甚焉否之剝矣嘗恣元禮
得免乃宦官恩而請赦孟博解桎梏亦王甫愍
而改容小人何嘗必欲殺君子乎使諸君子者
引退伏斂不矯空名漸移其柄而誅其尤亦何
至舉朝野之君子相繼淪滅哉

士孫瑞

董卓還長安錄入門之功封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
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
董太師竝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

其言乃受

允不受封卓必忌忌而見圖誰誅卓者和光之言旨哉朕卓既殲滅允自謂無復患難不循權宜卒為李傕所害斯時也瑞無一言何也豈其智僅用之周身乎

許卲

許卲避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卲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内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河曲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避地因人良亦難矣使盡作白眼何傷惟青眼中淺深誠偽當自量也子美幾不免於嚴武憐才好士果可恃哉

幾部卷之三終

古人幾部卷之四目錄

幾部卷之四目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四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三國

昭烈

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値雷霆失匙箸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老瞞之志豈在三分哉數置袁紹不問而亟擊備有以也備兩歸操如入虎穴示操以弱操不及圖後雖屢爲操敗終成鼎足之勢操亦甚悔其始之未精也已

諸葛亮

亮遺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言

昭烈病篤謂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斯言也武侯雖忠盡不見疑後主乎魏

乘間而貳蜀君臣如項羽之疎范增騎刼之代樂毅則蜀亦何待鍾鄧乃亾哉武侯斤斤儉約盖亦蕭相國留侯之意矣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荊且不能保況天下乎龐公之言所以箴表也表遺二子者何如而緦緦然為他人慮之良可悲也

管寧

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於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纂位徵寧遂將家屬

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已寧盡封還之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為光祿勳寧稱艸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四史書管寧卒於魏劉友益曰布衣也何以書卒錄賢也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

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凡徵命十至不起即在洙泗亦顏曾

之流也程朱而後羅文恭似之○王彥方終於遼東不復返視管幼安亦省幾番蘆刻並辭謝疏矣

焦先

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常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燕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傭作人以衣衣之乃

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踐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埜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

駟馬高蓋抵掌雄談而求免於亂世難矣哉○時有扈累者字伯重京兆人年四十餘有婦無子從青牛先生號正方者學星曆風角鳥情之術盡得之建安十六年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甓爲障施一牀廚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年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

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供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敝縕故後二年病亡此君比焦先多一師多一婦多內書術數多飲食牀廚然便有相失之苦中喪之傷轉徙頓置之勞潛思仰視吟咏之事五者不足之憂而取病以終○憶甲申秋讀書東湖之泛宅一時尚論逍遙在隱逸予嘗以皇甫士安稱焦先爲羲皇以來一人爲太過然歷數周秦隱者上自蒙莊下逮鹿門彭澤於飲食言詞何能勅斷至唐宋間號爲

高蹈及效詩歌章奏之勞交遊山水之樂乃有以終南爲捷徑者益卑鄙不足道惟遜國之際如河西傭補鍋匠雪菴和尚塞馬先生有焦先遺風焉而不僅此四人也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荀彧

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彧年二十九後李傕郭汜掠潁川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彧不許操九錫以死不負初見操奉迎天子之意終彧之身操未篡也且弑伏后鴆皇子稱王居鄴皆彧死後事則雖謂漢祚苟延於彧亦可議者責彧有浮詞焉吒使當時無獻帝彧又以從操者從昭烈矣是亦彧所遇之不幸也

郭嘉

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

袁紹每爲才士所棄事安得濟夫用人之機豈易言哉沛公而後惟操當時孫劉皆不及也士以此多歸之

賈詡

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去李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

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又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

詡勸繡歸曹操數爲操決計詡自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愳見猜嫌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孔融楊脩操皆殺之曾以舊怨操德詡者當在勸繡之歸耶然詡所自處何地不宜

徐幹

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治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管幼安高矣、徐常長遊於二曹之間、而不亂同、優於丁儀楊脩、恃才貪得也。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樂親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當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又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如孫登者、所謂目擊道存者也。嵇生從登三年、將別而必求之、其言既言而終愧之、即所以處登識亦寡矣。○中散嗣宗、睥睨一世、孫公和直以嬰孺與之、而嵇阮兩公、亦竟唯唯無所逆、古人高致、邈然不可及也。

阮籍

曹爽輔政、召籍爲參軍、籍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繇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嗣宗爲靑白眼、自是習氣未除、然口不臧否、即

白眼睨或者尚可以醉相解邪若中散之對鍾會則已甚耳

司馬懿

懿猜忌多權變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繇是操意遂安

魏明帝時曹爽輔政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

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爽晏謂懿果疾歟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宮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從收爽晏颺等俱夷三族

操自謂多智而為懿所愚蓋有操自不可無懿耳○何進名外將誅宦官幾事不密未濟身隕遂起袁曹之亂每令人歎息於君子之不智也仲達臥疾而斐曹爽若翊風振稿葉非知幾善藏能與此從之遠宦寺權奸者不跡懿而踵進悲夫○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時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

詞義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晏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卦當至三公否輅曰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謂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足畏耶至何鄧敗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

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
木此爲鬼幽土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然此可
以觀人

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鍾會爲鎮西將軍將
伐蜀憲英謂耽從子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御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
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
於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

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思在義思其
所立惟毋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
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大有父風○鍾鄧能亡蜀蜀亡而身亦與之俱
亡其智不及辛氏遠矣說者以爲北地王之靈
也

晉

羊祜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
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
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
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
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
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
舉杜預自代

孫皓不幸而卒一語可謂知幾之至即所以爲
吳謀者亦至矣而皓固幸而不卒也則吳蜀之

亡非鍾鄧羊杜亡之乃其主與黃皓陳祇峻綝
兄弟亡之耳嗟乎方其盛也則劍閣關只足守
南北長江足限也及其既衰雖高山深谷可畏
環以下鎮鎖長錐可然炬以絕矣豈獨吳蜀也
哉然魏取蜀蜀亡而晉滅魏弒髦廢奐欲求爲
後主不可得晉取吳吳亡而賈后諸王相繼作
亂至懷愍二帝行酒執蓋欲求爲孫皓亦不可
得平陂往復之際雖智者有所不能測矣○羊
祜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淮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夜、以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及期有十年之積、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以此才略、蓋孔明敵手也、宜惟陸抗、郎仲達亦避三舍、而乃一心司馬氏、何哉、豈時有所不可而志有所未遂耶、抑歷職二朝、自極與廢、視此坐亦不足貪耶、吾於是而益覺王導謝安、無足多、陶士行非忠於晉室者矣、

杜預

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羊叔子建平吳之議、當時深贊者、獨張茂先耶、叔子舉元凱自代、元凱至軍、士心未孚、內疑復起、則兵不得交、而羊太傅十餘年經營之功、一旦隳矣、故調劑貴要、以成顯功、與夫交結近倖、專圖進化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韋忠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淵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安仁之藻翰、夷甫之麈識、趨勢游利、匪獸喪其生、平而七尺亦不可保、至張茂先與裴逸民同死、安見閎覽博物之足尚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韋忠有焉、

張翰

翰少有雋才、媚辭賦、任達不羈、人號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遂命駕歸、又嘗言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膰肉不至、孔子行、蓴鱸將熟、張翰去、古人豈徇口腹乎、養其小者、全其大者、有非後人所知也、

○宗室爭權、自相魚肉、而一時名士如潘陸輩為之殉、甚似亦可已、嗚、蓴鱸之味、古今知之者

有幾人哉○時皇甫謐以母病不仕李密以祖
母老不仕王裒以痛父非命不仕常忠以避張
裴不仕張翰以思蓴鱸不仕蓋見晉武付天下
於騃孺又以悍女爲后加之二十五王之兄弟
雖愚夫亦爲寒心謂是賢者而不高舉乎

荀邃

荀邃爲陳留相懷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
思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祖諮祭
酒邃爲侍中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

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惟邃
以疎協獲免

不妨且爲吏部尚書王敦到時再作商量或曰
何商曰渡江渡江

王允之

允之從王敦宿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皆汚鳳出敦果炤
視見允之臥吐中乃不復疑

鄭小同未嘗見司馬師密奏徑爲所酖王允之
悉王敦逆謀又免於禍夫固有幸不幸存焉然
小同之死太無謂耳○溫太眞處錢鳳亦妙正
奪敦之魄也

王導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
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
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
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茂弘嘗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此其
生平全軀保妻子之術而江左偸安不振亦坐
於此兩言決之至蘇峻之逆不敢加害豈元規
塵所能汚耶○周伯仁繇王導而死然自處初
亦未善矣疾呼而不應固自此古大臣之風深
於救導至語左右殺賊取金印是亦不可以已
乎若伯仁者與幾反者也然藉伯仁之家籠中
有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斛似此亦三宿者之
所忌也將又不盡繇於自處之善不善矣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一旦忽求去結廬臨安弱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獲全

弱谷中覓安箕踞臨安獲全偶然耶

顏含

含官光祿勳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

識時務者大率是佞耳王謝尚清談而一時之人不敢不爭趨之則清言之中有佞存焉如顏光祿與逸少懷祖之流耿介坦直指未易屈光祿以問佞飄然而去誠有見乎斯位也非脇有諂笑難乎其獨處也不佞而不去反為佞者笑矣然久之佞者亦不得不去則不佞者笑人乎

佞者笑人乎○王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為掾屬既見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謝萬為豫州都

督羲之遺書誡之曰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弘達耳願君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繫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安萬皆不能用○後人能為此清談不

謝安

桓溫憤怨簡文帝遺詔不令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

愍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
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遂笑語移日

謝安既破符堅於肥水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
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
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
軍事加黃鉞於是荊江二州幷缺物論以玄勳望宜
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

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江州石虔爲豫州既
吕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始處一桓攝之吕龍既處三桓授之以械維彼
全身是能全國維彼存人是能存已()溫病篤
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繇是
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以爲謝文靖御溫紗
乎而不知亦無可如何之計溫不死將聲罪討
之乎抑行九錫乎不得中處也溫將死其弟沖
問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爲汝所處
分慘矣斯言生平雄武專朝窺覦非望今安在
哉故王謝不足制也卽蕭狐亦不足動也惟有
閻羅老子能攝服之耳

汜騰

汜騰字無忌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
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吕免悉散
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逸刺史張閟徵爲司
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者徇名利也
視若嚼蠟則兀然一室已遊六合外矣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
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吕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
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
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

江州刺史鎭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就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乃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秫既不熟秫亦不收也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埜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

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

淵明詩晉所作者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

陶隱居非不超然而齊梁之際修言圖讖山中宰相終不若五柳先生羲皇上人也○朱晦翁云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眞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惠遠結白蓮社秘書丞謝靈運求入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跡放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

立朝爲權貴諸忌出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
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淵明與惠遠雅
然密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
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古者同社之嚴如此或
招之不來或投之不納若以今人言之則謝康
樂之官高於彭澤令也得罪權貴左遷之老范
又何益於社中兄弟而又少此一人乎古人結
社先原其心後人結社更不論文文日襍而心
日不可問至於握社權而以高下市利者有之

矣假社名而已只舌得官者有之矣或佐社之
人而反噬乎執耶以取富貴者又有之矣此與
歐陽子所謂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疏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者何以異哉

宗炳

炳字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輒
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蓮
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初禪迄元嘉徵辟累至皆
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栖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

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遘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覩惟應澄懷觀道臥以
遊之因取所遊履盡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
衆山皆響

如此乃眞晉人未宜列之南北朝也○阮嗣宗
車迹所窮慟哭而反謝康樂伐木開徑驚爲山
賊清遠之意索然矣夫慕游覽之名而流浪於
反豈騁目怡情以外別無事事乎臥游者近於
心齋不然遠師亦擯者也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
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符堅末年祅星見緯知堅將
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
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己難遭是以忻
思交懷耶符堅嘗與語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
儔而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以
立功立事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
胡廣之徒濟隆隨俗也後爲姚萇佐命

夫人一日之中忻悲無窮而不知何所忻懼也
或者忻其所悲懼其所忻顚倒於七情而弗止
亦足悲矣至人無忻無懼豪杰忻悲以時如尹
景亮者乘時也然亦不免爲至人所悲也〇王
猛初欲從桓温而南其師止之夫温不足從從
而南可也觀猛將革之言猶然初心乎人臣冀
其君之感悟常要之永訣之際迺其君卒皆以
爲不擇音也而置之及其旣悔則已晩矣雖其
君寔甚良繇積之不於其素耳管仲語桓公公

叔座語魏惠王王猛語符堅是也然猛在堅又
不亾猛亦人傑哉

慕容盛

符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沖沖稱尊號頗驕溢盛時
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知不先衆才不出下而
輒自驕鮮不覆敗俄而沖見殺復謂柔曰吾輩崎嶇
鋒刃間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擧萬里無坐待
網罟也遂間出東歸慕容垂
柔以爲安而盛以爲危盛年十二故所戀者少
戀少則身輕所思者精思精則眼爽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
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滿瞻驚
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
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
及宋主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晦嘗

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以絶其言也
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骨歸山足亦何所
恨弟思自勉力爲國爲家
瞻文章之美與叔混弟靈運齊名靈運父煥才拙早
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
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旦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混
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
秘書亾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黙然自是雌黃稍衰
止

晦之紲逆聽於賓客輻輳中見之可謂智矣遺
言慨慷足見生平〇嗣宗之不臧否覺一時無
足當其高下霧運之好臧否又覺一時皆可任
其高下均之過也夫淫渭自有清濁豈得過爲
異論若涸然處之則亦鄉愿之衣鉢矣

顏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
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屛在道側嘗語竣
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

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
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
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爲宋主所殺

延年當日有任私而所以處竣者俏也然自竣
視之亦必目父爲狂矣父且不能得之矧當貴
於人甚哉

褚賁

褚賁堅栖退之志入齊稱疾不出讓爵居墓下會疾
篤其子霽載睎及病問知非故處大怒遂併內外閑
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謝瀹往候排闥不可開爲拙
破入見曰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賁曰吾少無人間心
何身名之可慕但願歸全舊隴而見輩未達余懷是
可恨耳

余嘗哀王裒之孝訝嵇紹之忠及觀褚賁居墓
塞戶何地不容而自命若是於忠孝有不敢稱
者夫旣不得於父而復失之其子余益以悲賁
之遇矣

沈顗

顗字處默性淸靜生平慕尙惟黃叔度徐孺子嘗獸
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
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歎曰吾
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
人并日而食或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荇根
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齊梁代謝曾不一瞬其間朝綰一綬夕更一綬
固無足多卽沈約任昉之流窮極文詞競爲靡
麗而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亦其風尙使然

也處默蓬門蔬食身隱無文豈非淪翳濁世之
佳士哉何氏三隱世多知之吕故不論

虞寄

寄字次安自幼慧辯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入謂其父曰文舉不是過也梁大同中嘗雨雜色寶珠於殿前寄爲佳瑞雨頌帝見之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是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吾以寄擊壤之情耶豈買名求仕者乎輒閉門

稱疾侯景之亂寄客閩陳寶應所已知寶應有逆謀慮禍及遂製居士服隱東山稱脚疾不復出也其致書寶應也自稱東山居士

寶應出兵沙門慧標者爲詩餞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還炤紫微宮寶應得詩甚喜他日以標詩示寄寄一覽默然無言退謂所親曰標公旣已此始必以此終未幾寶應敗標與賓客皆誅惟寄得免尋奉勅還朝文帝迎謂曰管寧無恙授之官辭疾不拜朝廷每有疑議輒就訪或出遊閭里則老幼羅拜道左有言誓者但指寄便以爲不欺云

長門之賦千金說者以爲鄙卽後世文章攻士亦寖失三代之意矣彼其叩閽一言驟持顯位固一時之榮也然豈能終保知遇哉

高允

魏眞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嘆曰皐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於凡人能無咎乎

允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

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允與崔浩同撰魏史浩誅而允免其忠厚長者之意足以感人也平刑數言酷吏可爲而不可爲矣○管公明不壽京房郭璞見殺能言吉凶禍福而不能自救患於當身跡其抵掌不厭固已蹈漏泄之病矣允以不言近於百歲今之無知而妄言者雖百歲可也

崔浩

夌耽書嗜飲浩狀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夌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數日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諂書於夌懷夌亦不開口浩慮夌還乃取夌驢內之廄中藁相維絷夌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知而歎曰夌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遺之馬爲書以謝夌竝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

誰能更容肆夌遂爲作朋友篇

崔浩自比張子房而文采更謂過之驕氣已足殺身不待盡誅沙門暴揚國惡而後知其非也夌雖莫逆拒之至嚴異于高允幾陷誅戮然徒惜之於其死而不能正之於其生安在見朋友乎

邢邵

邵藏書極多而不甚讐校每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校此惟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耳或曰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不得誤處便不勞讀書性脫略恒坐臥一小齋有果餌則懸之梁上賓至則下共噉之或時對客解衣覓蝨風味瀟灑如也與婦甚疏未嘗內宿嘗自云一月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大智若愚邢子才之謂也其風度不可學而至惟嵇後鄭五性情近之以當亂世徉狂者尚亦有利哉

王晞

晞齊并州司馬孝昭帝欲拜侍中晞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天性閒淡嘯咏遨遊登山臨水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陽與同志遊周旋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作三公矣

觀翟公之門官之不可一日不熱也久矣他人熱急不得者而晞獨湛冥自喜蓋惟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所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可反耳班氏以爲二者各有所短誇哉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著中說學者擬之象論謚文中子

莢泥庭艸斯有何罪而至殺身則釋氏綺語之戒亦從好生中來也王先生處其時惟養晦始能自全敝廬薄田非讀書譚道鮮見其有餘

幾部卷之四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目錄

唐

幾部卷之五目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唐

唐高祖

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埜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

爾時密方盛唐初起兵勢足相呑而疆大者反命於弱小則高祖之洞幾耳翟讓憒憒爲密所殺

太子憲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後玄宗以寧王讓天下非大遜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已棄餘竇中帝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時侍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臨淄討韋氏初不白相王及既誅始從容迎入

說者謂臨淄斯時已有自取之意矣憲窺其微以嫡長而讓有功其智固有過於建成元吉者且飲食宴樂之時見憂盛危明之色友愛益篤帝號終歸豈偶然哉

房玄齡

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恃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公貽謀臧矣二子未免誅竄況不臧者乎

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爲右肅政臺侍御史有功嘗辭曰臣聞
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
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有功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
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未必非幸斯言之在前
也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
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此囚

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因終無死法兩狀並讞
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
謀於家及治行妻訾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
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
足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晚年昧於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
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卽其去亦鄙之也是
無厭足之期耶乃知日知善厭足者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
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
王從封中嶽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
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
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
障癭栝麈尾皆塵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耕佀自
潤於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
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名攸緒於嵩山勑禮官
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

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
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韋誅武
氏連禍惟攸緒不及
外戚中未易得此或曰后不許辭奈何曰求之
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辭而不獲免者也知
中宗之時無異於武后之時惟攸緒與楊元琰
而已老成如張柬之亦復茫然定亂之後尚其
愼哉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歲荒散粟萬斛以賑饑趙明
經擢第值武后臨朝遂山栖谷飲不復出
無狄梁公學問而峩冠傳帶於牝雞之朝良可
恥也時有武甄亦能高蹈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
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
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
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五

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討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
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以故刺不
得殺

大臣所以愛其身者愛國也使賀然爲小人甘
心身不足惜謂國事何顏魯公死希烈之難魯
公不畏死者而快盧杞之心令人憤歎不能已
已耳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柬之
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
柬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
敬暉等爲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輒詭請祝髮事
浮屠悉還官封暉時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退懼
禍及我不容詭暉感之然已無及矣暉等死元琰獨
全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
誅產祿猶在劉幽求亦言三思尚存公輩終無
葬地而張敬以爲机上肉耳而忽之至三思與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韋后雙陸中宗自爲點籌則入幕之賓矣尚得
食其肉乎楊元琰既踐江中之言超然高蹈有
足多者甚乎哉變淫幾再亡國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說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
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其陳
吾平生所存寶帶重器張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
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礱石到便鐫刻
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彼不顧則吾族無

無類矣崇死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哀
誄時謂極筆數日後說悔遣使索原本欲加刪改諸
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嘆曰死姚
崇能算生張說後諸不行

如此〇合如此處〇并州公以賈画貽分空致
司馬公不免姚元之傳習矣而不察

盧懷慎

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
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

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
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甌菜數杯而已臨別執
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
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懷慎與姚崇同居宰相自以才
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
朝隱盧從愿帝嘉歎之

處同官難而政府尤難且以清介處才華幾見
其不相軋乎公讓崇爲璟不自有其清而清名
益著至執手數語天寶以後若親覩之則公固
非僅僅以清名者爲公愈難矣噫公伴食奚一
時媢崇者之言也

張嘉貞

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
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産猶不能有也

細人憂饑終日皇皇至有居台鼎而憂饑愈甚
者豈真饑憂哉夫亦兆之不祥也

張彖

楊國忠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懾或

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
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
隱居嵩山

國忠激祿山反以幸其言之中及反揚揚得意
當時豈無舉張曲江以譽之者乎匪僅僅曰太
師國舅已也惟彖況之冰山亦所謂得一知己
而足耶皎日見於馬嵬君輩與國忠交失所倚
矣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潁陽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廣平王俶同郭子儀收復西京肅宗命泌艸表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因請去曰臣今報德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

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豈朕而辦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建寧王冤死欲帝感悟於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

子可殺西内可不朝況布衣交乎泌既歸山四五年間未聞徵召而惟張良娣李輔國魚朝恩之爲朝夕如肅宗何敢望勾踐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朝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

大恐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人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鎭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妝命持帨汲水役之不異僕隷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内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内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闢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伏

汾陽有震主之功立衆毀中終能自全而與唐室以數十年之安所全者非獨身也其温恭蕩

夷之風武人閹豎皆可感悟況人主乎若夫岳忠武不惟見忌於檜卽張德遠亦以言事枘鑿則航體守經之至而未講乎權也爲忠武者無歉矣獨恨忠武死而宋不振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將又不得不惜乎忠武之權之未可耳

權臯

權臯爲臨淸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兗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蓍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目疾亟召蓍蓍至臯示已喑聵蓍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瘞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

以死律人談何容易能以詐死可以生矣

李揆

揆門弟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德宗時爲盧杞所忌用兗入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死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至蕃問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遂得還

以一言得全節歸覺蘇武常惠輩十九年乃有雁足之紿爲見事遲也

蔡廷玉

朱泚謀不軌廷玉在幕下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叛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繫之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殺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

如是可以保身其晏嬰季札之流乎

何蕃

蕃和州人爲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高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同舍將往附蕃正色叱之故六館無受汚者

雖有何蕃其能止之

陸贄

宣公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

宣公諤諤既放不敢著書豈剛柔頓易耶抑逐臣之道則然也此裴延齡輩所以不得殺公也若稍稍觖望安能再賴陽城而免小人之讒搆乎屈子行吟未可浪述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閹竪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具燠館涼臺號綠埜堂激波其下沿石林叢岑繚幽勝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讙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雒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强起河東節度尋乞歸

晉公德業威望比郭汾陽以身繫國家輕重者二十餘年公之才力何不可爲而當昔宦官公若不加之意者何哉深痛乎勢未可圖惟宦官能弑人主而人主必不能誅宦官更何論宰相羣臣也且王璠李訓之徒貪汚庸鄙適足以殺其身而貽國辱耳寧足與討大事惟栖遲林泉尚留一晉公在或者小人猶有所憚也甘露之變晉公即知事亦敗若使晉公與訓注元輿同謀豈不益令人嗟唐室無人而長宦官之焰後

雖鄭畋又安能稍抑其氣熊振紀綱哉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讒忌不盡展晩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閹寺高張朋黨互戰在唐敬文之世亦云極矣

乃能醉吟於山水之間豈盡權變使然哉抑其性情有獸至者武宗欲相居易而德裕沮之是或所以全其高也○樂天旣得風疾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咏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恭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耶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閒吟咏興來亦不能遏病愈八年始卒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詞人老少鮮有如樂天之解脫者元微之瀆貨苟容朝登輕笑及兼節度未幾以暴疾一日而卒於鎭賢不肖之相去如此余所贊乎明哲者豈僅委蛇殉血肉哉正於此際啓體幸全偷然無礙斯爲保身耳

鄭綮

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

渡頭風滑稽皆類此也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祭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恢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

致仕

漢時三公有傅粉者作歌後詩豈遨不可爲宰相乎察之自晒盍晒世也吾故論著之毋令獨蒙惡聲焉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

爲耐辱居士豫爲棺塚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也生一致也吾豈暫遊此中耶嘗爲人作碑贈絹數千圖寘鄉市心恣鄉人取之一日而盡時寇盜犇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

絹既已盡賊豈枉顧一入塚中何處得酒

五代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有問術之心雖隱亦不能終也〇歐陽公於五代史作一行傳所以求潔身自負沈淪泯沒之士可謂殷矣僅得四五人焉遨其一也盍以爲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者也

古人幾部卷之六目錄

目終

古人幾部卷之六

宋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宋太祖

太祖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如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罷軍權上許之皆

以散官就第
上下之際皆能識幾。主、臣相全。即國運不傷也
漢高帝心察疑忌。口不欲言。一時勲伐舊臣且
無措足之地。激而生變。夷戮殆盡。致大風之歌
追思猛士。諸呂作難。劉氏將危而後乃知。宋祖
之度量遠矣

英宗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
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

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宋太祖之三五昧幾者也。如英宗。可謂善處骨
肉間矣。景泰天順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曹彬曹瑋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
時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
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
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
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
遽詰所以。美白實對。上亦大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
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從王全斌伐蜀。諸將多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
書數卷、衣數襲。橐中別無長物。先在周顯德中。常奉
命使吳越。既致命即還。私覿禮絕不受。王遣輕舟追
及。遺之。猶不受。已往返數四。則曰。不可以吾故。疑遠
人心。乃受而籍之。悉歸諸朝。世宗強還之。彬始拜受
悉用遺親故而已。不留一錢也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

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元昊逆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
謂公儀曰。璣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
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州。璣至
定軍治畢。瑋謂璣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
留一日。欲有所言。璣既愛其雄才。又聞欲有言。遂為

謂明臣具饌甚簡儉食罷屛左右曰公滿目權骨不爲樞府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不然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安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已應卒譏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幾曹曰瑋寔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陜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傅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一死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

牙市中瑋欲一識覺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旣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譏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言乃元昊也皆如其言

　金帛子如當世則榮寵然著賢將之聲古今亦有間矣觀瑋之用心擧固未易易也

竇儀

開寶中儀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鎭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鎭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普多端以負太祖則報復其所甚工者多遜忌譎竄亦其宜而坐呂交通秦王弁秦王害之普

之罪可勝誅哉

李沆

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頹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

治第流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槖裝亦可治但念
内典以此世界爲鈌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栖息安事豐
屋爲其素尚如此

王子明相業方之寇萊公不相上下而擬李文
靖則不及矣葢生平易直簡朴之意少耳當天
書之時旦能奉身而退豈不成完名哉武侯云
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文靖以之

王旦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爲
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
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
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
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
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毁人者但師德薄待
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僭進

王公之言可抑奔競否則兩詣不見恐是書怕
未到也

張詠

詠未第時常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詠卽負之
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奥人煙疎濶可候徒伴
偕行詠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
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直始分其二子呼
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卽推戶詠先以牀拒
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旣呼不應徑排闥詠忽退立
其子閃身入詠撻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
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

人併命於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
曰前店失火擧家被焚也

詠知成都時李繼恩新破賊恃功驕恣軍不戢民有
訴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之縋城亘遁
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
佯逃走投井申來是日羣黨洶洶聞自投井故不復
生變

人皆知寶建德連殺數盗爲勇孰知乖崖先生
不動聲色且無殺盗名之爲智乎若漫呼而漫

應之。短劍不足支矣。兵卒剽奪冠文冠者
莫能制。嚴之生變。寬之長亂。豈兵必不可戢而
將皆不足言耶。抑文冠者之懦且闇也。○唐安
史既平。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
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
獨請行。比回紇將至。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
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
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皆拱
手遵約束。○先賂渠帥。故斬死囚。當與張詠事

參看。

邵雍

富弼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
日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
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

雍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縧褐。見卿相不易
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
人之服。

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而
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
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
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間出游城中。風雨卽
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
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家先
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好事者爲別
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南陽薦吳康齋初授宮寮。康齋不就。不就是矣。
意在受立則非也。歸里之後。稍稍尊大。羅念菴

過訪。欲得三及門。乃見。念菴投詩而去。一時縉
紳遂加詆刺。而康齋人品學術。至今莫白。是亦
自處不善耶。康節先生辭鄭公。於未舉之先。及
呂誨吳充諸公交薦。亦受命。徐徐引疾。司馬公
欲儕之古人之上。謙讓未遑。坐醉行吟。眞舞雩
陋巷之風。知動而無斁。謗豈隨之。

程顥

神宗方親幸王安石行新法。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
事。安石適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頗不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惧垂文一日因論
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
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
道亦忠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
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㠯爲俗學不通世務小
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通變君子既去所
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
子未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
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

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
須兩分其罪可也

匪獨平恕可與語幾

程頤

崇寧二年言者論頤本因姦黨論薦雖嘗明正罪罰
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
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察伺頤於是遷居
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
必及吾門也

前輩講學之風斌斌盛矣後來林下諸老無不
㠯招致門生爲事一似澆磊磈之酒杯然而未
嘗不以之賈敗李范可傷伊川先生可思矣

張載

嘉祐中横渠在京師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
二程至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學
問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耶

横渠徹坐少留卽平原之客未必不半歸信陵

也豈論學問之事乎

崔唐臣

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交兼二君登第唐臣遂
罷舉一日檥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㠯別後事曰初
檢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
湖間貿易自給愈於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
中還見崔留刺亟訪之則莫可蹤跡矣視其刺末一
絶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
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寒酸潦倒。逢人道某甲同研席、某甲同里閈者、
空書此一通、置之座右。○袁粲領丹陽時、嘗步
游白楊郊墅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謂
被知顧、明日到門求謁。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作伴耳。竟不復出接。如此人豈不掃興。

方惟深

惟深字子通、其先泉州人也。寓於吳、平居視之、猶木
雞耳。及論議古今、則娓娓不倦。雅有詩名、每一篇出、
人爭傳誦。王安石謂清淳警絶、元白皮陸有未及處。

惟深雖受知安石、略無迎合意。杜門陋巷、而孝友耿
介之風、隱然推重吳下。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呂惠卿、王
安石是也。安石追悔固晚、然惠卿則已分其過。
亦所不可少之人矣。方惟深獨介然自持、始終
爲安石重、可不謂賢乎。安石又甚稱呂晦叔、嘗
言悔吝不自勝、一聞長者論、即廓然。而反所謂
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安石執拗、藉無惠
卿、未必不可堅也。謂惠卿悞安石宜乎哉。

杜孟

杜孟、晉州人、讀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
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
寶田杜氏。

惟幡然而歸、爲能有其寶田也。是寶與田、不待
價而人得有之者。歸之杜氏、豈當世遂無爭心
乎。其爭也君子。

張常

蔡京延常爲子弟師。京子弟貴、倨。常曰、汝曹學善

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而翁壞盡矣。且冬亂、且作賊
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逃死。諸生駭奔告於京。乃
就常請計。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
矣。

教子弟走、則先生之走从矣。不履危機、即縮地
法也。

南宋

潘良貴

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亢禁以爵祿釣知名

士歟不能致良貴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絶之高宗嘗問顧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又非良貴所能爲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他日立朝何以展布即日乞補外

一踏權門牢不可出失身敗名即純灰十斛難滌除也蹤辨之不蚤耳

韓世忠

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威名大著和議定命徙屯鎭江又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當局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素喜釋老自號淸涼居士

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帝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岳氏父子死吳劉諸將不足憂所忌者韓良臣也且岳死韓即欲恢復亦難出萬全況有中撓乎至莫須有三字可以殺人爲虎臣者寧有瞧類此時固非汾陽舊譜所得脫惟蕭然簡澹自儕於野人逸士之間庶幾彌讒慝之口耳故蘄王笑傲湖山其爲憂危也甚矣

張浚史浩

孝宗即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鎭江等處

軍馬浚旣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耶今惟當固守要害且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聲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旣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都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時李椿陳敏唐文若陳俊卿俱以爲不若養威

覘釁伺隙全而後動浚皆不聽遂表請帝卽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功成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浙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辨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

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又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數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不可得幸同事而議論不同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寔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仇之名耳誠如是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寔可用者六萬浚遣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

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金攻宿州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無復鬭志顯忠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自李忠定與宗岳死韓良臣以湖山自娛宋復仇之事已矣張德遠成孝宗之志銳意用兵忠義凜烈至師潰符離舉可以復仇之具一旦喪之不重足嘆乎史浩與德遠有隙遂沮規畫及觀其主棄陝西三路撓虞允文成功非端人也

然與德遠論難亹亹可聽且義感觀歎嘗時不
獨浩言之也使德遠采擇是役者不至大潰則
主和之人亦安得藉爲口寔自此遂不用兵哉
余非敢過取史浩而深惜夫德遠云耳

胡宏

胡文定三子寅寗宏宏字仁仲能傳父學優游衡山
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
調秦檜當國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問故寗
作書略叙寒暄而宏書詞甚厲或謂曰將用汝

何乃爾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
殷深源荅桓溫書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溫以是
絕之豈意僧嵇遂惑於令僕至此或亦仁仲之
志耶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鄰
曲盡有恩禮目故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
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荊畚礫爲圃藝樹耘
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艸凍圃不
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
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是以薪
米不乏溉圃之餘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
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漕
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
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
以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
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

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
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叩其鄉
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
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
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他未便了得二客起
而言曰張公命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
置几上翁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訟者二客力請與
之共載辭不獲乃期以詰朝及旦遣使伺迎則扃戶

肯然矣排撻入書房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竟不
知所之

張魏公殺曲將軍黜岳忠武卽知君子亦有長
也然山河之氣百折不回誠足以當賢人之目
蘇翁悠然自遠居幽圃肥卽爲大將軍掛客有
所不屑焉葢深得武侯淡泊寧靜之旨者如蘇
翁余雖爲之荷簣抱甕所欣慕焉

楊萬里

楊文節自號誠齋吉水人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

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
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裝者韓侂冑嘗築南園
屬公記許以掖垣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遂隱居
杜門十五年聞侂冑開邊釁謂必誤國幽憤不食而
死

趙丞相論定策功加韓侂冑防禦使未飽其欲
彼然思逞偾矣朱文公抗聲逐之不可以爲非
然惟誠齋先生隱居杜門得時揩之宜也○夫
人葢身誅難平其爲君矣不揩百年之身而全
千古之節其愚不可及也人孰無死一死而有不
死者在焉其爲明哲豈不遠哉

孟珙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
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
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
隱几危坐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
係四語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壯繆侯善待卒伍驕於士大夫桓侯愛敬君子
不恤小人均以此取害雖史氏傅會之辭亦將
門易踐之迹也孟璞玉舉止風度居然儒者大
臣矣宋之將亡尚見斯人哉

江萬里

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
莫喻其意及元兵攻饒州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
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
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卽

萬里疑獄浮出從者歛萃之
褻槩陷公鑿止水而賈似道方倚半閒堂日肆
淫樂度量之相越一至此哉至公從屈平之邀
則從容自得似道放循州鄭虎臣請為監押時
似道寓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
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昇轎夫唱杭州歌謔
之窘辱備至至漳州木棉菴虎臣諷令自殺佀
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
殺之所謂半閒堂者今安在哉誤國者國不足

惜其如身何其如姬妾閫林玩好何○高景逸
先生不辱於逆閹視一時忠烈諸公學力更到

元

姚樞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
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解欲盡坑士
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以
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
始知經學而樞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
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州總制
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壘置
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
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忽必烈遣使召之樞
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
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
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

理因宣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
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為之師至
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專敎民耕
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答兒行
省事於京兆鉤攷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
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
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
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謝疊山、忠程嬰、厮養卒、後人又思疊山信國矣。

至疊山信國、有所不忍見、其見斯人乎。

金履祥、許謙、杜本

履祥、蘭谿人、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謙、金華人、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已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履祥既沒、謙益肆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身在艸萊而心存當世、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受業、其敎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不敎人㠯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材分各有所得、達官貴人之于

望、簡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其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邑遵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諡文懿。

杜本、清江人、武宗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中、文宗徵之不起、順帝至正三年、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稱疾固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敏、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武侯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於君臣之

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各有以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季四十三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寔正以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

因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命敎學因即時應命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山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癯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朞功之

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日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命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力氣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憐曲為保全因寔疏遠

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亦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覽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進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因所著號丁亥集

詞旨悽惋不為過高之論以視稀生絕交書良悔見矣

顧阿瑛倪瓚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許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苕溪㘨曰玉山佳處日宴
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
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游其園亭圖史及飯館聲
伎並甲一時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
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瓚字元鎮無錫人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貲一旦
捨去曰天下多事矣乃放舟五湖三泖間以淸吟自
適

言經濟者鄙詩書問勲業者輕禪寂詎知高人
逸士有所託而逃哉似此兩君幾可與留侯之
儔淵明之酒並傳也

幾部卷之六終

古人幾部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允衡撰允衡字伯璣南昌人是書所錄皆明
哲保身之士與急流勇退之人允衡自序云平湖
陸叔度著古人幾部始管夷吾終史天澤凡八十
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而其人亦有
功成而身死名立而毀至者定是不變無以語幾
因更集古人顏曰幾部然其書首載堯舜以堯之
傳舜舜之逃象皆目爲知幾亦淺之乎窺聖人矣
豈姑以寓防患之意不規規於品題之當否耶

孔庭神在錄八卷

〔清〕胡時忠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裒古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庭神在
錄八卷》提要

孔庭神在錄題詞

韓愈氏謂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
子始夏謂議尊孔子之禮者亦當
自孟子始何言之觀水有瀾也觀
日月有明也觀射者之中以巧也
孟子所以觀道也若夫舍堯尹羣
聖獨願學孔子而以宰我子貢有
若[illegible]子之言決之謂賢於堯舜遠
謂生民以來未有而其論定矣蓋
古者四代之學虞庠以舜夏校以
禹殷序以湯周學以文王與後儒
之欲繞宗伏羲並聖周公者自不

得不更位而崇至我孔子謂聊論
非萬世崇祀之權輿哉且其言心
悅誠服者七十子是兩廡之成數
也言具體而微者有聖一體又配
位哲位之序也至於先賢之下爲
先儒於漢取廣川於唐取昌黎於
隋節取龍門於宋則取周程張邵
五子又當以朱子之言爲斷備夫
以孟子之言爲斷云爾然而嚴廟
別宮之制沿數代而遞增矣論者
更以經師爲重自左丘明以下前
後諸儒且雜進矣歷元至大而備

隆得明嘉靖而釐正因革損益若
卅乘除然安得孟朱復生而折其
衷也耶吾邑氏慎三胡先生向理
洪都與司訓杜君希中纂聖學源
流一書爲泮宮考禮後居林下而
病其未備也爰撫考極傳子史自
在聖而下若先賢若先儒各爲著
傳其無考者僅書生里封爵以附
於闕疑之例或見聞異辭亦並存
不廢其支視舊增十之八顏曰孔
庭神在錄一則欲使世之學聖賢
者執卷而求知有所觀感興起焉

辭不厭繁一則欲使世之承祭祀者入廟而問不苟循故事虛文故於不厭核覈如是以勸學如是以守典則亦得矣草野無議禮之譽君子守不倍之義則其書固遂而不作者也先生旣沒而仲子鴻儀紹聞衣言學行並著年來勤勤拳章史書不下數十種會

聖天子方親幸闕里禮祭有加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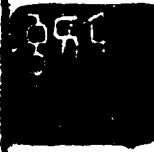
賜詩示衍聖公濟內傳之又

御書為世師表四百偏頒天下學宮所以申廣聖教者甚至一時內外儒

臣莫不各抒訐謨條上廟學事宜章滿公車大宗伯將取而裁定之於是仲子慨然興曰先人之遺其待是乎遂出是錄屬余共事校讐鋟之梓以公當世工旣竣將命稱數言固辭弗獲爰自早歲以縣學幸沐教函丈當甲午乙未間獲從於東林講堂者數四備聆緒論繼身服膺迄今職是錄載講之學攷聞旁採三傳史記家語孔叢子之言與雜引諸子百家有司掌故以備考驗而廣發明要其宗歸固魯

考亭之大指不可得而掩也蕭先
生少孤賴節母慈教力學登仕遂
卓然為名臣為碩儒覩孟子朱子
之賢由於仉母覩母者無以異其
其立言一軌前賢有如此使讀者
能因錄中之言而繹其言中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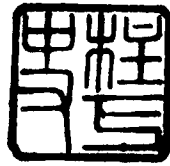
本

未必不如安定先生蘇湖教法特
取為太學程式矣夏不文[illegible][illegible]
末簡尚有望於大君子之發揮焉
康熙丙寅日南至錫山末學[illegible][illegible]
拜題

孔庭神在錄序

洪荒以前典籍所載多虛渺不經
儒者罕言之自堯舜以十六字心
傳立千古道灋之宗歷聖相傳未
之或改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有以
也夫然唐虞言心不言性孔子言
性兼言習孔子言性不言情孟子
言情且言才孔子專言仁孟子言
仁即言義引而伸觸類而長而大
備之在宇宙遂如日月之麗天江
河之經地其為說易明而為教易
行也獨是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衰傳以孔子之道之大使無七十子講習誦說於當季周程張朱諸大儒鼓吹表揚於後世曲學異端之害何代無之將斯道或有時乎息已爾邪說而衞正學豈不重賴吾徒哉雖其間如顏子之好學曾子之守身仲弓之居敬端木之行恕卜商之篤信言偃之菁華若非一致流及後儒而因爲鹿洞鵝湖之異同幾於自相牴牾然譬若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即枝分派晰而其爲源與本則可溯而求也學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自非知言窮理探衘悳之指歸晰經史之源流何以彰明絶業識所由來乎無錫蔣侍御慎三胡先生風慝名臣理學尊宿生平著述富有海內僉仰余釐宰寧陽適長君燕貽司鐸是邑交甚歡得悉先生梗概茲抵淅過吳訪仲君鴻儀時方需次家食偕其中表張君秋紹討論古今發揚道與將取先生遺書次第表章之先以孔庭神在錄

一編問序於余余受而卒業見其
訂詳明凡聖賢諸儒出處本末莫
不畢載有功聖學良非淺鮮憶先
兄驄御作繹史內載孔門諸子言
行甚悉倘可與此編互相發明耶
信乎此心此理之同千里猶一堂
亦千載猶一日云爾謹序
康熙丙寅冬仲濟南馬光拜譔

孔庭神在錄參補凡例

一是錄以祀典爲主故首正位次配位次十
哲殿上之序也又次先賢次先儒兩廡從
祀之序也其名宦鄉賢則不與曰孔庭神
在錄蓋謹之也

一啟聖祠之制至後世始設且爲尊至聖而
作故又次之弗嫌於先子後父也其丁祭
行禮則當同時見不先父食之義說具本
條下

一聖賢諸儒各著其傳雖據廿一史四書人
物考分省人物志等書纂入然如莊子稱
顏子心齋坐忘博物志載澹臺氏棄子不
葬之類俱不錄筆削去取間頗寓微意讀
者詳之

一先賢七十子中向無事實可考者止據史
記其姓名及唐宋祀典列其封爵循史法

之闕文也近見圖像係本每人懸掛黃帝
此無足言矣
兩廡賢儒牌位次第緣向來遷祔紛紜東
西不均乃仍還本廡以致前後失序明之
會典仍誤未改今查江南郡邑學宮又各
不同姑依江右杜氏刻本列書之竢
本朝會典頒行自有成式茲亦定序也
先賢姓名有因避諱而改者有以篆隸而
訛者有複姓單姓爲說不同者亦有史記
家語等書互異者不能聽斷姑兩存之
漢唐諸儒類以經學祀宋儒類以理學祀
及近世增祀有及文學心學者所謂殊塗
同歸也謹按籍而書之
末卷附華書參按以備考論大抵取之馬
氏文獻通考章氏山堂考索故明會典及
浙西李氏頖宮禮樂考疏二書居多而畫

東張氏經濟全書琴川黃氏禮樂合編亦
附攷焉其泛及儀注禮器樂章者不能盡
錄
闕學志係京師覺菴之制闕里志似孔氏
家之書俱不敢參入諸如華川從祀議
篁墩聖裔考等篇雖極博與終屬野議尤
不敢竊取一字
嘉靖間撤塑像易木主至
皇清用儒臣議復出之是冕旒衮圭儼然王服又
補錄賢儒後人等事俱度越前代已見於
錄中若明儒從祀參䕫延臣屢疏請補置
後本
旨下禮部部覆俟修明史完後議行其疏稿皆
未定之論概不敢遽列置虛左簡以俟

錫山末學　張　夏
胡承禮　仝識

孔庭神在錄目次

卷一

聖殿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卷二

聖殿

配享

復聖顏子　東配一位

宗聖曾子　西配一位

述聖子思子　東配二位

亞聖孟子　西配二位

卷三

聖殿

十哲

先賢閔子　名損　東哲一位

先賢冉子　名耕　西哲一位

先賢冉子　名雍　東哲二位

先賢宰子　名予　西哲二位

先賢端木子　名賜　東哲三位

先賢冉子　名求　西哲三位

先賢仲子　名由　東哲四位

先賢言子　名偃　西哲四位

先賢卜子　名商　東哲五位

先賢顓孫子　名師　西哲五位

卷四

兩廡

從祀

先賢澹臺子　名滅明　東廡一位

先賢宓子　名不齊　西廡一位

先賢原子　名憲　東廡二位

先賢公冶子　名長　西廡二位

先賢南宮子　名适　東廡三位

先賢公晳子　名哀　西廡三位

先賢商子　名瞿　東廡四位

先賢高子　名柴　西廡四位

先賢漆雕子 名開 東廡五位

先賢司馬子 名耕 西廡五位

先賢樊子 名須 東廡六位

先賢有子 名若 西廡六位

先賢公西子 名赤 東廡七位

先賢巫馬子 名施 西廡七位

先賢梁子 名鱣 東廡八位

先賢顏子 名辛 西廡八位

先賢冉子 名孺 東廡九位

先賢曹子 名卹 西廡九位

先賢伯子 名虔 東廡十位

先賢公孫子 名龍 西廡十位

先賢冉子 名季 東廡十一位

先賢秦子 名祖 西廡十一位

先賢漆雕子 名哆 東廡十二位

先賢顏子 名高 西廡十二位

先賢漆雕子 名徒父 東廡十三位

先賢壤駟子 名赤 西廡十三位

先賢商子 名澤 東廡十四位

先賢石作子 名蜀 西廡十四位

先賢任子 名不齊 東廡十五位

先賢公夏子 名首 西廡十五位

先賢公良子 名孺 東廡十六位

先賢后子 名處 西廡十六位

先賢奚子 名容蒧 東廡十七位

先賢公子 名肩定 西廡十七位

先賢顏子 名祖 東廡十八位

先賢鄡子 名單 西廡十八位

先賢句子 名井疆 東廡十九位

先賢罕父子 名黑 西廡十九位

先賢秦子 名商 東廡二十位

先賢容子 名箴 西廡二十位

先賢公祖子 名句茲 東廡二十一位

先賢左人子 名郢 西廡二十一位

先賢燕子 名伋 東廡二十二位

先賢鄭子 名邦 西廡二十二位

先賢燕子 名伋 東廡二十三位
先賢原子 名亢 西廡二十三位
先賢顏子 名之僕 東廡二十四位
先賢廉子 名潔 西廡二十四位
先賢樂子 名欬 東廡二十五位
先賢叔仲子 名會 西廡二十五位
先賢邽子 名巽 東廡二十六位
先賢狄子 名黑 西廡二十六位
先賢公西子 名輿如 東廡二十七位

先賢孔子 名忠 西廡二十七位
先賢公西子 名蒧 東廡二十八位
先賢施子 名之常 西廡二十八位
先賢陳子 名亢 東廡二十九位
先賢秦子 名冉 名弃 西廡二十九位
先賢琴子 名牢 東廡三十位
先賢申子 名棖 西廡三十位
先賢步叔子 名乘 東廡三十一位
先賢顏子 名噲 西廡三十一位

卷五

兩廡二

從祀

先儒左氏 名丘明 東廡三十二位
先儒公羊氏 名高 西廡三十二位
先儒穀梁氏 名赤 東廡三十三位
先儒伏氏 名勝 西廡三十三位
先儒高堂氏 名生 東廡三十四位
先儒孔氏 名安國 西廡三十四位

先儒毛氏 名萇 東廡三十五位
先儒董氏 名仲舒 西廡三十五位
先儒杜氏 名子春 東廡三十六位
先儒后氏 名蒼 西廡三十六位
先儒王氏 名通 東廡三十七位
先儒韓氏 名愈 西廡三十七位
先儒歐陽氏 名脩 東廡三十八位
先儒胡氏 名瑗 西廡三十八位
先儒周氏 名敦頤 東廡三十九位

先儒程氏 名頤　西廡三十九位

先儒程氏 名顥　東廡四十位

先儒邵氏 名雍　西廡四十位

先儒張氏 名載　東廡四十一位

先儒司馬氏 名光　西廡四十一位

卷六

兩廡 三

從祀

先儒楊氏 名時　東廡四十二位

孔庭神在錄

先儒胡氏 名安國　西廡四十二位

先儒羅氏 名從彥　東廡四十三位

先儒李氏 名侗　西廡四十三位

先儒朱氏 名熹　東廡四十四位

先儒呂氏 名祖謙　西廡四十四位

先儒陸氏 名九淵　東廡四十五位

先儒張氏 名栻　西廡四十五位

先儒蔡氏 名沈　東廡四十六位

先儒真氏 名德秀　西廡四十六位

先儒許氏 名衡　東廡四十七位

先儒薛氏 名瑄　西廡四十七位

先儒陳氏 名獻章　東廡四十八位

先儒胡氏 名居仁　西廡四十八位

先儒王氏 名守仁　東廡四十九位

卷七

啓聖公祠

正位

啓聖公孔氏叔梁 諱乙字

孔庭神在錄

配享

先賢顏氏 名無繇　東配一位

先賢曾子 名點字　西配一位

先賢孔子 名鯉　東配二位

先賢孟孫氏 名激字公宜　西配二位

從祀

先儒周氏 名輔成　東第一位

先儒程氏 名珦　西第一位

先儒朱氏 名松　東第二位

孔庭神在錄目次 終

孔庭神在錄卷之十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甥張夏參補　男永祚　男永禔　男[illegible] 仝校

聖殿一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諱丘，字仲尼。宋大夫孔父六世孫，魯鄹大夫叔梁紇仲子。按史記，帝嚳生契。十四世生湯。又十九世生微子啓（微國名，子爵）。商帝乙之元子，帝紂庶兄，嚳為

王卿士。殷亡，入周。武庚亂平之後，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殷後，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嘗嗣而讓國於其弟鮒公何，遂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父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生睪音皋夷。睪夷生防叔。辟華督之難而奔魯。故孔
氏爲魯人。按春秋魯桓公二年。書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又書會于稷以成
宋亂。又文公十五年。又書宋司馬華孫來盟。皆不見其所以使世爲宋卿。皆族眾之也。防叔爲孔父
曾孫。其奔魯時。未必卽在魯。狀之日今其嗣以仍雅者當亦爲華孫見迫而來耶。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
生孟皮。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illegible][illegible]
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
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
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
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
遂以妻之。徵在禱於尼丘之山。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甲申時。周正建子。冬十月建酉。依今曆是爲八月。生孔子於魯昌平
鄉鄹邑。聖而首上圩頂。圩音吾。頂上窊也。頂如反宇。因名曰丘
字仲尼。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
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
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而生。生之夕。有二龍
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
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
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脅。修肱。參膺。圩頂。山
臍。林背。翼臂。洼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
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十字。身長九尺七寸。
大十圍。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生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
山。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孔子
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
昭公五年甲子。十五歲。適聞孟丙仲壬之子。[illegible]

牛於塞關之外。乃慨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
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年十七歲。九月。公至
自楚。魯大夫孟釐音僖子病不能相禮。及病且死。誡
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
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兹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僂傴俯低也。傴則又加屈矣。俯則身至地矣。由一命而再命。由再命而三命。位以漸而尊。則恭以漸
而至。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循牆莫余敢侮。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

蔑謂之書有猶人饋於君嬖於是於是嬖中以僞
公門在朝言也　爲僞飛
余曰。其恭如是。吾聞臧叔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達於道者今孔丘年少好
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後釐子卒。懿子與
其弟南宫敬叔往學禮焉。孔子稱之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亓音堅一歲而生伯魚。魚
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
字伯魚。魯昭公十年己巳。孔子年二十歲。任於魯
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畜蕃息。二十

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曾參學焉。二十四歲
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徵在笄年適叔梁紇未幾紇死則少
寡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其墓處史遷以爲母諱之而不敬孔子非也及母卒殯於
五父之衢。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殯葉殯於外者今乃在衢蓋欲致人疑問故有如
者告之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爲引去聲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輤葬則殯引郰人輓父之母誨孔
子父墓處。然後得合葬於防。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是少孤
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身不求父葬乎。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死
而殯於衢。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也。豈聖人禮法之宗而忍爲之乎。蓋記事出於

後儒。其間附會者多矣。君子弗從焉可也。又檀弓
曰。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
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
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
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斯記也。余亦竊疑之。聖人之
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豈
無所不致。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耶。孔子
之泫然而流涕也。其將自痛自罪乎。抑將罪門人
乎。人情于此。豈能自已。墓既崩矣。如之何其弗修
古不修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爲
墓必完以堅。纔復事修焉耳。豈有孔子送親之墓
而不能堅完其墓者耶。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琴而成笙歌亦不能成聲矣餘哀未忘也。二十七
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郯子而

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乃信之也
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問師襄善
琴。往學焉。史記襄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歷聘紀年記此庶幾近之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
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

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
景公與晏嬰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
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
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羖（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
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景公悅三十一歲齊有一足之鳥飛
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名作災）也昔有兒童屈腳
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

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
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
敗三十一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
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祿今說齊君
齊君未之能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
辭而行三十二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
景公造焉釐王之使既後而左右白曰周使至言
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
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

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景
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
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既而
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
矣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
十四歲自衛反魯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
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柱下史老聃而問禮

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之所告子者若是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
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私已歸而求

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欲受教既而訪樂於周大夫萇弘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敗

傷倨者不親利者必斃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伺之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淮雖左水以右為尊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夫子自周反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魯昭公二十六年乙酉孔子年三十六歲季平子竊知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叔孫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於是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與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孔子謂韶曰趣騶之趣□之節樂方作至刪簡意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一云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此則尼谿之沮成者以其不見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三十九歲。在魯。昭公三十二年辛卯。孔子年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曰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家語作魍魎山精也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怪龍。神獸非常見故曰怪罔象能食人名沐腫土之怪羵羊。雌雄未成者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一節其長專車也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山川之君為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封山嵎山皆屬湖州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滅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焦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魯。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

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為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

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魯定公五年丙申孔子年四十七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其後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事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魯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

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魯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歲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將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犁鉏言於景公曰。孔丘
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
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
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
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
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
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
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

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
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
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
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
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為
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illegible]而韠。投

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誦者
沈猶氏者。旦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踰法。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價。孔
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不豫價。布正以
待之也。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
衣。惠我無私。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年五十四
歲。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
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不狃與叔孫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夫（成宰）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不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

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膰俎於大夫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遂適衛過曾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魯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以其出入脅之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去宋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與陽貨入匡所攻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貌類陽虎拘焉五日甲者

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魯哀公元年戊申孔子年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能用孔子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
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
頸似舜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
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
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

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
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
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
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
孔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

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
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
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

四五人（言伐其與公叔同叛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魯哀公
五年辛亥孔子年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
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於丘哉乃還息乎鄒鄉作爲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余道窮哀彼無辜翱翔

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於衛主遽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六十三歲在陳夏桓釐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

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歎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立大大之功惟君爾陳侯赦所執吏

遂罷築臺之役夫子自陳適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明年孔子如葉葉公問政（沈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反乎蔡自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迎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任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
爾宰時子貢說衛曰　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
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　折肱
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不幸也　子從丘者
皆幸人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耳於是使子貢
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
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
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據土
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

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聵不得立諸侯數以
爲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夫子
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帥師與
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
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哉對曰用之有名播諸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

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
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冬衛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簠
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
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作
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
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太山鬱
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

忠滋變延惟以永嘆涕霣溽漫孔子至魯哀公館爲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又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角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

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

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

辛。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七十一歲。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吾道窮矣。孔子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麏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然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為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泣沾洏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行事。據魯親周。

故殷。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孔子年七十二歲。因

魯子問而述孝經。既成。孔子齋戒。簪縹筆。著絳衣。望北斗再拜。曰告備於天。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作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深野名氏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謂夫子之辭存論語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四月己丑卒。壽七十三。按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字相近故誤者耳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魯哀公

於堯舜子貢有若謂生民以來未有盛也惟知屢不
知豈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豈不
可知而勉乎其教竟名之

孔庭神在錄卷之一終

孔庭神在錄卷之二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襄夏　男秉祚
男秉稷　秉謙　男喬　同校

聖殿一

配享　漢唐惟以顏子配享宋始進孟子至元併進曾子子思定為四配之位

復聖顏子　東配　名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子。邾子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子為魯附庸子孫因以先字為氏世世仕魯為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姜氏生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少孔子十八歲孔子嘗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

回皆其至乎孔子居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
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
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
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
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夫
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
野兩壘相望塵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

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
淵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
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
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
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
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
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
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子貢[illegible]

御製[illegible]行不[illegible]
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
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淵
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一貧易不傳而卒孔子曰
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喪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葬魯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墓宋[illegible]
氏生子歆漢章帝元和二年配祀孔子廟唐高宗
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兖
國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仍封兖國公元文宗

至順二年封復聖公為四配之首明嘉靖九年改
今號

張栻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其得而
班焉考得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
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
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
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高氏舉說贊曰簞瓢陋巷是何廟次博文約禮是
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illegible]仁
者當識顏子
所以為仁
魏齋介曰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資
淳淑殆近於生知而其於道也惡之最真而守之
最固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為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由此觀之子淵之所以爲學者固有得吾夫子仁德之體而其所以治國者固已有斟酌四代之用此其所以稱其好學而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用行舍藏獨許其與爾有是也嗚呼夫子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顏子誠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使天假之年則見其進而不見其止必至發入聖域而思勉之俱化渾然至誠如夫子之從心不踰矩不幸天弱以死然則論語所記考之其氣象之深遠心性之含弘固不人以希學之未倪而其餘子之所可及矣乃橫渠張子謂顏子未到聖人猶是心粗而治宋陳氏謂未免有些窒塞處故謂之心粗其亦不知顏子者矣王氏曰顏子後而聖人之半廣夫豈了了思皆聖學也顏子較敬耳體也什也難爲二之誰爲遷之則謂顏子亞聖人之

覺其心在今作可比學顏子者學其擇善張將則不違仁可服膺矣者喚頭[illegible]無實指呰回也知恐不遷怒不[illegible]只會怒爲[illegible]之所以爲[illegible]之不幸顏子之所以爲顏子[illegible]其爲顏子[illegible]好高之病及門中但有貫而天[illegible]何如今求做了顏子如賜興[illegible]學人毫髮二千年來[illegible]出於標榜未敢[illegible]作顏子[illegible]則[illegible]可發一笑者也

宗聖曾子　西配

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曾點之子鄫子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春秋襄公時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公奔魯去邑而

爲曾氏巫公三傳生點點生參曾子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心動即歸至問母曰曾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嚮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待暴怒殪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曾子曰參罪

大矣遂避孔子謝[illegible]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
乎吾凡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
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
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
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
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
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
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

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
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
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
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
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曾
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
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
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
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

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
天下之民和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
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其在小戴
禮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
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墓
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
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
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
轉轂百乘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

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旨曾子
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
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況大
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
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公明宣學
於曾子曾子曰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
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
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

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
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已曾子寢疾病
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止童）
（子如 曰）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
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又述孔子所傳作大學傳
十章卒葬南武山西簗前有廟（在今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里）子
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總章元年追封太子少保
太極元年進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郕伯宋
大中祥符元年進瑕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
聖諱改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二年

封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今號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陸賈曰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
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祖廟之上而美德重於
後世
宋濂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
朱熹高氏贊曰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
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
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栢鄉魏氏曰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乾之九
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夫乾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
終之忠恕之爲道一以貫之無疑矣觀其事親之
孝守身之義容貌辭氣之間交友傳習之際惟篤
不懈至於易簀而沒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生不

足以易其心孝經之授大學之作夫子以一貫之
道相授受由知其眞積力久直接乎格物止至善
之傳者
偶然也
述聖子思子（史記）孔氏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
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
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
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於進膳
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
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而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不廢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

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說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

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先師之意撰中庸四十九篇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穆公默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務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

己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居貧行交餽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

安也夕之於食而乃飫宴非義也吾世以爲介龍度衆而行也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

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

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

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反於[illegible]衛子上（子思之子）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爲者非惟志乎成其大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暖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雖所習肅於子思子[illegible]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訓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
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
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所
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
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
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子思
之母死於衛柳若（衛人）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
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
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
昔者子之先君子（伯魚）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
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故孔子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
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
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
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
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
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
行事也將葬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illegible]媚女

（以其內子故曰媚女）復也　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
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穆公將相
子思老萊子聞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
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
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
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
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

故不能專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書於廣
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六十二葬先
聖墓南數十步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史記云孟
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焉遷去周未遠其言可據
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傅會而司馬氏
編入通鑑誤矣稽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
不能相逮且使果師子思何以七篇中無明文以自
證云吾私淑諸人也又按孔子至曾子大賢以
待晚年著書今云子思年十六作中庸以先聖志
學之歲遽成千古傳心之書詎可信耶謂厄於宋
作中庸可也謂年十六作中庸不可也姑仍前說
而錄存之。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元封述聖公明嘉
靖九年改今號。

景邁高氏贊曰昔仲尼時堯舜之道不傳孝子居
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木曾一
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寔錄也
之謂知性後此之謂後性盡此之謂盡性
析鄭襲氏曰子思之學蓋之於中庸而中庸之學
即五經之精蘊論語大學之合長也中庸之
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肇自堯舜以來相
傳而其義解之者或有未盡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
然之中。衆理畢具不偏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易
之謂庸常行之理一刻不能離所以謂天下之
達道蓋天人合一凡聖同源於是書見賢可學聖
人可學天亦於是書見程子曰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皆實學也學者
沉潛以思身體而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教於是
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雖不見於[illegible]
庭相傳必有記載故錄之以爲傳而所謂中庸四
十九篇者與今三十三章不合其亦有所[illegible]

方山薛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始
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
則直造大原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魯三家
孟孫之後也。父激公宜。母仉音掌氏。夢神人乘雲攀
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
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自幼教之嚴。世傳其三遷斷
機市肉等事。故孟子勤學。卒成大賢。天下稱之曰
孟母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道既通。仕梁
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不能用也。周慎靚王二
年壬寅。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見其不足與有爲。去
魏適齊。見宣王。因問霸功。而以保民啟之。宣王以
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
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
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
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五飯五飲之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

之像而鑄塊外之有鼻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卦又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小雅斯干篇以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少年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今依通鑑書之然未知先後孰是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孟子嘗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又曰圖形矣形聲由氏生子名仲子年八十四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也塟鄒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詔配享位次顏子元封亞聖公列於曾子子思之下明嘉靖九年改今號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〇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〇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〇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作處天地懸隔

析斯魏氏曰孟子自序去聖世未遠近聖居又甚蓋將自以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而知之望人下後世之人行仁義之澤於無窮而後世之學旨背曰聖人未書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要於人前無師可循後無與衆可謀見無所見聞無

所聞故曰無有乎爾[illegible]傳心要典又[illegible]
放而不自知也哀哉奈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孔庭神在錄卷之二終

孔庭神在錄卷之三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甥張夏參補

男承禔 男承祚 男[illegible] 同校

聖殿三

十哲

先聖閔子一 東哲 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惟是不仕大夫不

食汙君之祿。季氏□閔子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墓在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　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琅琊公。改費公。明嘉靖九年改定今號。餘子倣此。

閔子不臣季氏事見魯論。乃東萊載其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可疑也。姑故闕之。

先賢冉子一西哲　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以德行著稱。孔子為魯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墓在汶上縣西城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鄆侯。宋加封東平公。改鄆公。

先師問疾自牖。執其手而外問。今之張修祿楠兩內通其中和為疾。幾令願與冉又不得。判斧探門願回歐其哀禱所拜欽其共治。

先賢冉子二東哲　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不以貧累也。使其臣如借。不以貴居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在孔門列德行科。墓在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塚。一任范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

先賢宰子一西哲　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孔子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孔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竊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

下[illegible]而行之[illegible]有德治之禮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違尊君之旣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李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

史遷謂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呂氏春秋及劉向說苑則又皆言陳恒子宰我相攻而宰我遇害其說不同史記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據此則無論助亂相攻絕非宰予事矣使果然孔子以爲亂臣亦惡人何以有知聖之智能爲人予賢於堯舜之論致使孟子述之與子貢有若並稱哉恐故悉删緣記而併辨之

先賢端木子 東哲三 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爲說辭孔子嘗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嘗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毋太甚乎子貢曰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又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泰山林也百姓各足以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猶一累壤也以一累相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不識誰之罪也又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子貢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是年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

子服景伯謂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爲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哀公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秋吳徵會於衛（吳在橐皐使人召衛來會）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至是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衛季辭與盟吳人藩衛侯

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子貢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但因語而及之）太宰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

乃舍衛侯哀公十四年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illegible]
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
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
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子石公孫龍孔
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
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
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
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
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
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
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
破國以尊臣國書等帥師伐魯若魯破則有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
成大事驕措役君亂之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

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
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
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
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
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
齊而私千乘之魯伐魯以為己私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
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

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
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
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
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
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
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
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
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

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
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
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
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
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
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
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
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
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
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墟莽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
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
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
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
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
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
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
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
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

勝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疆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矣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有詩傳十篇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公改黎公

朱子曰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孝感熊氏曰太史公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則未免設損其真矣愚按子貢說五國是戰國游士假託之詞借此誇衒其智術而附於聖門以自解免云爾學者當辨之惟辭吳召康子徵百牢及辭宰嚭尋盟解衛侯藩舍三事左氏有明文載在春秋會卿會御會象車之下是則可信也

先賢冉子（西哲）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仲弓同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一子季孫二子孟孫叔孫）二子從公禦諸竟（竟音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居使二子境內）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黨音掌）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召公之子公為也）見保者（守城人）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逆右師孟之側字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魯人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君子曰爵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illegible]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

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同儒行[illegible]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名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子貢曰[illegible]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illegible]

子之行也[illegible]三冉雍仲弓伯牛之族已名有[illegible]冉求無所考或曰滕縣南伯塚社是也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徐公。

愚按求聚歛子短喪夫子皆深絕之然其後[illegible]鼓之攻者必改爲忠臣彼不仁之責者必化爲孝子矣不然使二子皆守汝吾何以爲孔門之徒何貴有聖人之教且記四科者必賢人皆以言語政事輕許之乎後人泥孔子一時之言爲二子終身成案謂求子不當列十哲欲以有若南容易之此所謂逐影而失形者已。

先賢仲子東哲四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

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

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存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

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形於體乃所以為亂之風也昔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女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

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新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射其（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之語助辭裘名也序姓點名）揚觶（音至）而語（揚舉也射則使主人之贊者一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其詞云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於是去者半[illegible]）射既闋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為司馬何如

孔子曰能用命矣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使子路為季氏宰欲墮三都叔孫氏先
墮郈季氏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
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遂走二子而墮
費由子路為宰之助也小邾射音亦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

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
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
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有事於室堂事有事於堂也
交戶曰內外交階曰上下也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
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
人拜謝之以牛子路受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
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
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遺魯君

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
行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
治然吾語子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
恭正以靜可以親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
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
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
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
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

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
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
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
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
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
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
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

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
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君子
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
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
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於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
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
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子路彈
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国人進辭曰：以[illegible]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於孔子曰：負
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
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
之外。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細而坐，列陽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
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
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
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季孫相
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
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
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國有民，子
奚爲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
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與天
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
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
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爲愛之
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
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
子侵也，不以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
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初，衛靈公之夫人曰南
子。太子蒯聵得罪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
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
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

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蒯聵臣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冠纓也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哭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衛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貢曰不畏藏鬻不懈於藝其言備作其器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年六十二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叔仲西答或人之問則子路者有曾子所畏也常備員外郎劉巳衛瓜子路人皆之列有過則喜聞

此□足以爲百世師矣觀孔子稱之曰仲尼曰

聞過令名無窮焉然則夫子所謂升堂門已升堂夫人之字去人者亦不違耳豈可以其內死而產棄之義死者之難見謂非忠結纓之事尤難於易簀母萬步向趨於仁者故夫子聞衛亂即曰公死及問使者而命覆醢亦之也

先賢言子內西皆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子游退而學禮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鰥寡孤疾皆有所養故外戶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

宋之知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禮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偃爲習於禮也出禮記右記見檀弓篇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者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illegible]

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邑人皆弦歌稱思至今今吳稱有子游冢云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改吳公。

方山薛氏曰宋子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遠隔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廢矣乎而獨從游於夫子之門得聞聖人之道者惟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

先賢卜子東首五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過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爲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彈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貢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君子[illegible]此三無仍五猶起發其義）子貢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子孫子夏曰三王之德參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

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履天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虛也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歲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又嘗自言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臞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未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illegible]

華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說苑作大填）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說苑作尹壽）舜學乎尹壽（說苑作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說苑作威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說苑作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說苑作郭叔）周公學乎虢叔（說苑作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者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所問者樂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其子喪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子貢曰遊過必徵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受易春秋詩禮於孔

子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禮文春秋傳一百二歲卒墓曹州西二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卜墓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

[illegible]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

勿發失言勿循不善勿遂行事勿…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乎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之謂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亡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激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與與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子貢曰美功不

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四隅殷士也（學於孔子做殷禮）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以友義見服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改封潁川侯咸淳三年再封陳國公升十哲末位以補顏子之缺數

方山薛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惡也及觀曾子齊衰在焉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illegible]謂其終不可並為仁焉。

孔庭神在錄卷之三 終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錫山胡時化編次　男毓夏 參補　男承祚
　　　　　　　　男承禎　男 尚　同校

兩廡一

從祀

先賢澹臺子 東廡 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君之不喜殺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璧於河河伯躍出而歸之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依意今進賢縣進賢門是其南游遺跡也又吳地東南有澹臺滅明湖云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曹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

投博彼者謂子孫子瀕死於江賴子欲救至之若
行曰蠅蠅何哉魚躍何哭遂不救葬是忘文子之
恩廢喪葬之禮也誰謂賢者而有是耶當本與渡
河事並載寫可斬吏投舊莊似近而無大害若棄
子不葬不可
謂父故删之

先賢宓子 西廡

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勿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

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于至）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是士附矣猶未足也曰

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贈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按漢初濟南伏生，後尚書即子賤之後，蓋古字伏作宓也。所謂宓子十六篇，或亦伏生所作而後人託之子賤歟。

先賢原子 東廡 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憲居魯，環堵之室，茨（蓋也）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以桑木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

先賢公冶子 西廡 名長，字子長，齊人。一云魯人。長爲人能忍恥，孔子嘗稱之曰：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遂以其子妻之，賢可知矣。唐贈莒父伯，宋封高密侯。

先賢南宮子 東廡 名适，又名縚，字子容，亦曰南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氏焉，又曰南宮敬叔。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容，何忌即懿子，夫子，孔子也），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敬叔從孔子

適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
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
叔獲與閎之遂三復白圭云孔子以兄子妻之唐
贈郯伯宋封龔丘侯改封汝陽侯
讀史記疑門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
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子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
也而索隱註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
遂云適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適
兄家語一名稻若适已有二名矣而在左傳孟僖子
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家語又云仲孫閱是又
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
在魯族姓顯敬叔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達從孔子

時定已發於世家矣世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
也索記物乃取南宮敬叔反必載貢而歸孔子
同我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向人豈能抑權力百
仲有德以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國可及四也
懸川焉南宮敬叔之
與南容敬然二人矣

先賢公晳子 二 西廡 名哀字季次齊人家語作公晳克
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未嘗屈節爲人
臣夫子貴之唐贈郯伯宋封北海侯
按通志齊有公晳氏蓋姓衛公子黑背
晳之後也晳亦作皙索此當作公皙氏

先賢商子 四 東廡 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受易於孔子述文言八十三章年三十八無子
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弗往孔子曰無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唐贈蒙
伯宋封須昌侯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
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
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
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先賢高子 四 西廡 名柴字子羔檀弓作子皐家語作季
羔衛人一云齊人敬仲傒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
長不盈五尺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
禮足不履影不蹵人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無笑容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爲衰者聞柴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羔名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
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
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吾以
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爲邑宰而買
道而葬則後必爲例而葬乎爲衞者矣爲衛士師
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

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刖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者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昔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羔乎衛之亂也子路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在己政不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唐贈其伯宋封其城侯

先賢漆雕子東廡五 名開字子開魯人一云字子若蔡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大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唐贈滕伯宋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子西廡五 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家語作司馬黎耕魯哀公十四年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illegible]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之丘輿[illegible]唐贈向伯宋封楚丘侯政和間改睢陽侯

先賢樊子東廡六 名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冉求帥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

先賢有子六 [illegible]名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十三歲
人强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
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
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
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而欲速朽爲桓司
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

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
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
弟子思慕之有若狀似孔子弟子欲共事爲師曾
子不可遂已之其後[illegible][illegible]公予爲子游[illegible]錄左
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 方山薛氏曰按有若舉不 見以此孔子[illegible]孔門之徒

稱尚一時傳錄有若此咸淳三年升從祀以備十
哲衆議必有若也祭因爲書力試有若不當升而
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illegible]孟
子書則子張正欲事行若濟也子張之未能爲有
昔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由心頓悟不欲人從
事學問故容斥有子學問之說爲支離奈何世其
說者不察因攻於下[illegible]飛之見即江漢秋陽之寶曾
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非他人可擬而暴象山
之學者往往摹取以爲新神之說本吉必不如此
學者宜辨之 愚按魯論首載孔子之言次一章
即及有子且篇中惟曾有稱子而有子亦稱子至
記者固以亞聖目之矣象山乃舉曾子尊師之辭
遂其妄論至於陽明又取象之用信近於義而辭
併皆之其附會可笑不足辨也嗟乎有子容貌事
公行徽而中君民一體之義尊夫子爲聖而倡生
民未有之言非深明而體直達聖眞者夫何以及
且居今日雖不必比梨[illegible]黙彼陟此而反淳
外務之失爲學派[illegible]至今令人有[illegible][illegible]焉

先賢公西子七 [illegible]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
歲習於禮容應對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
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
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
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
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
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
也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公西華之[illegible]親[illegible]
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illegible]一

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
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贈卲伯。宋封鉅
野侯。
先賢巫馬子 七 西廡 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少孔
子三十歲。常與子路薪於緼丘之下。陳之富人有
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緼丘之上。子路謂巫馬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
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

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
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
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
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耶。使汝願者嘗乎。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
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曉之。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
贈鄫伯。宋封東阿侯。
先賢梁子 八 東廡 名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
先賢顏子 八 西廡 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贈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冉子 九 東廡 名孺。字子魯。魯人。家語作冉需。少孔
子五十五歲。唐贈紀伯。宋封臨沂侯。
先賢曹子 九 西廡 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
贈豐伯。宋封上蔡侯。
先賢伯子 十 東廡 名虔。字子楷。一字子析。蔡人。少孔子
五十歲。唐贈鄒伯。宋封沐陽侯。

先賢公孫子 十 西廡 名寵。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一云
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封枝江侯。
時有公孫龍。姓名同而時地異。史記注乃誤作一人。以彼堅白異同之辨。混贊孔門。抑又大謬矣。
先賢冉子 十 東廡 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封太
中祥符加封諸城侯。
先賢秦子 十一 西廡 名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封
鄄城侯。
先賢漆雕子 十二 東廡 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贈
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先賢顏子 十二 西廡 名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魯之有力

人也孔子去衛過陳過匡高為僕得其微言唐贈

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漆雕子 十三 東廡 名徒。一作徒父。字子文。一字子有

魯人唐贈須句伯宋封高宛侯。

先賢壤駟子 十三 西廡 名赤字子徒秦人長於詩書唐贈

北徵伯宋封上邽侯 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稱壤子者誤

先賢商子 十四 東廡 名澤字子秀。一曰子季魯人唐贈睢

陽伯宋封鄒平侯。

先賢石作子 十四 西廡 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

又文獻通考云石邑伯宋封成紀侯 按氏族略載有石作氏又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誤

先賢任子 十五 東廡 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

封當陽侯。

先賢公夏子 十五 西廡 名首字子乘家語首作守字子乘

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

先賢公良子 十六 東廡 名孺字子正。一字子然陳人孔子

去陳過蒲會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孺以私車

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

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乃適衛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 按通志略作公良以字為氏者也如公伯公羊之類稱公子者誤

先賢后子 十六 西廡 名處字子里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

之唐贈榮丘伯宋封膠東侯。

先賢奚子 十七 東廡 名容蒧。一作點字子晳魯人唐贈下

邳伯宋封濟陽侯 按奚容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稱奚子者誤

先賢[illegible]子 十七 西廡 名肩定。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定字

子仲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

先賢顏子 十八 東廡 名祖。一名相字子襄。一字襄魯人

唐贈臨沂伯宋封富陽侯。

先賢鄡子 十八 西廡 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封聊城

侯 鄡音梟單音善 按沈氏文獻通考云鄡單鉅鹿有鄡人。

先賢句子 十九 東廡 名井疆字子孟衛人唐贈淇伯宋封

滏陽侯 句音鉤

先賢罕父子 十九 西廡 名黑字子索史記作子索魯人唐

贈乘丘伯，宋封祁鄉侯。考氏族略黑字父氏作宰父氏，註云孔子弟子仕
乘父黑，不知孰是。□氏曰乘疑作宰。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一 名商，字丕茲，魯人。父堇，與孔子父以
力並稱。唐贈上雒伯，宋封馮翊侯。按秦商字子丕，其文獻通考唐封上雒伯，而追叙唐封則不同。上雒而曰少梁，其宋封曰郿城侯。攄聖學源流曰馮翊侯。秦祖字子南，攄聖學源流唐封少梁伯，宋封郿城侯。擴文獻通考則有唐封而無宋封，其闕誤有文獻之誤。今日諸賢爵位既大，則封號亦不必拘求於此等異同之間矣。

先賢容子 西廡二十 名蒧，字子祺，魯人。唐贈雩婁伯，宋封
厭次侯。蒧一作箴。

孔庭祀在錄 卷附

先賢公祖子 東廡十一 名句，句音鉤。茲，字子之，魯人。宋賜[illegible]
公祖茲，唐贈期思伯，宋封即墨侯。

先賢左人子 西廡十一 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
宋封南華侯。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者也，楊左子者誤。

先賢縣子 東廡十二 名成，字子祺，一字子橫，魯人。唐[illegible]
通作縣成父。唐贈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先賢鄡子 西廡十二 名邦，字子徒，魯人。唐贈朱陽伯，宋
封朐山侯。史記邦作單，避高祖諱也。家語云字子從，弟乃鄡單之訛，補亦漢人避諱耳。

先賢燕子 東廡十三 名伋，一名級，字子思，秦人。唐贈漁
陽伯，宋封汧源侯。

先賢原子 西廡十三 名亢，正義曰亢作亢。字子籍，一字子抗，魯
人。唐贈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先賢顏子 東廡十四 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
宋封宛句侯。

先賢廉子 西廡十四 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曹，衛人。唐贈
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先賢樂子 東廡十五 名欬，一作欵，字子聲，秦人。唐贈昌
平伯，宋封建成侯。

孔庭祀在錄 卷附

先賢叔仲子 西廡十五 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叔
牙之後也。公孫茲二子，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
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子五十四歲。唐贈瑕丘伯，宋
封博平侯。博一作叔，子者誤。

先賢邽子 東廡十六 名巽，字子斂。家語作邽選，字子斂。
史記斂作斂，魯人。文翁圖作國選，疑為避漢諱故
之。今從闕里志定為邽巽。唐贈平陸伯，宋封高唐
侯。又萬姓譜云濟陰侯。

先賢狄子 西廡十六 名黑，字晳之，史記作晳之，一字子

蔵。衛人。唐贈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 名輿，一名輿如，字子之。魯人。唐贈重丘伯，宋封臨朐侯。

先賢孔子 西廡二十七 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伯皮之子。魯人。與子賤皆仕。唐贈汶陽伯，宋封鄆城侯。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 名蔵，字子上。一作子尚。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 名之常，字子恆。魯人。唐贈乘氏伯，

宋封臨濮侯。

先賢陳子 東廡十九 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子車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唐贈潁伯，宋封南頓侯。

先賢秦子 西廡十九 名祖，一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汧陽伯，宋封華亭侯。又聖學源流云丹陽侯。萬姓譜又云華陽侯。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 名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子桑戶、孟之反、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唐贈南陵伯，宋封頓丘侯。或封陽

平侯。

愚按考諸賢言行者，自當以論語為正，次則家語、孔叢子，雖不足盡信，然或家傳有自，猶存一二，宜若無害。至於莊列，多假寓言，節可疑入，以誣孔門，如述顏子而有隨體黜聰、心齋坐忘等語，不惟失顏子面目，殊戾仲尼宗旨。愚故刪其詞不載。且茲後來誣孔顏者之端，有微意存焉。琴張則所謂狂者，其臨喪而歌，未當有之。愚亦附存之，其莊子所載子貢以告孔子問答數言，使不敢錄，以其詆斥聖人之訓也。嗟嗟華則琴張一人，可以例其餘矣。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名棖，字子周。魯人。唐贈魯伯，宋封文登侯。按家語、史記尚有申黨，而宋俱封爵。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謂申棖、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棖去黨。至嘉靖九年，輔臣張璁乃採其說行之。

先賢步叔乘 [illegible]三 名乘字子車齊人家語作步叔乘 唐贈淳于伯宋封博昌侯。又鄭[illegible]亦子[illegible]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名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文獻通考宋封濟陰侯。家語史記闕里志俱朱虛伯作噲會典作噲者誤。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終

孔庭神在錄卷五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甥張夏 男承祚
男承從 赤[illegible] 男[illegible] 同校

兩廡二

從祀

先儒左氏 東廡三十三 名丘明周末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於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為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又釆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瑕丘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盧植曰丘明之傳本舉春秋博物盡變枯古今大夫人事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

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并

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亦一證也

許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稍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許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朱子又謂其說多誣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誇乃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變亦陰陽之數也士事有傳疑者狀所許只是爲浮誕而并疑夫子之所傳過矣鄭夾漈志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氏者今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余考其說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本自州子有乎及觀楚紀何了元起撫雲南時有古於滇何禱於神勝祇石契滇人至今能言之也可證也往見余太史于華歷證左丘明仰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先儒公羊氏十二 西廡二 名高子夏弟子周末齊人作春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臨淄伯。

先儒穀梁氏十三 東廡二 名赤一名淑字元始周末魯人作春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龔丘伯改睢陵侯

先儒伏氏十三 西廡三 名勝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將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初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墓在鄒平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乘氏伯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伏生所授者勝蓋宓不齊之後或即以勝爲字子賤者非按宓伏同一字古今文異耳

先儒高堂氏十四 東廡二 名生字伯平魯人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萊蕪伯

按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先儒孔氏十四 西廡三 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漢

入先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云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曲阜伯

先儒毛氏十五 東廡三 名萇趙人治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河武令授徐敖敖授九

江陳俠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樂壽伯

先儒董氏西廡三十五名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擢第一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王嘗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

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

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
祀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先儒杜氏東廡三十六 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明
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於南山鄭興鄭衆馬融
賈徽賈逵皆受業焉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緱氏
伯

先儒后氏西廡三十六 名蒼字近君漢東海郯人事夏侯
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宣帝時爲博士至
少府嘗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后氏

曲臺記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等傳業最盛後世言
禮者宗焉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王氏東廡三十七 名通字仲淹隋龍門人少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
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
遊長安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
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
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

州徵之不至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通
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
饘粥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
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
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四年帝崩大業元年
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
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

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
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
焉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文
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
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私諡曰文中

子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韓氏 十七 西廡三 名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
讀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
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惠愛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元和初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
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
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與宰相議不合愈奏言

賊可滅但朝廷斷與不斷耳及度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切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力救乃貶
潮州刺史帝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改袁州
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
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檄文以祭而驅之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
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

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
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
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
之甲士陳廷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
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廷湊麾衆變疾麾使去因
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
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

潰圍出廷湊不追愈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其後宰相以臺府不協請罷愈爲兵部侍郎既而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
女而鄭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封昌黎伯

先儒歐陽氏 東廡二十八 名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
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舉
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入為館閣
校勘坐貶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
其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時
朋黨之禍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且疏薦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於是忌者因其孫甥張氏獄傳致
以罪左遷知滁州數徙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奉使
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
文號太學體修嘗學唐韓愈所為文追與之並
是乃文體為之一變痛排抑之既由樞密副使拜
叅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修與
琦力解之帝將追崇濮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
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有禮無加尊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於是御史呂誨等劾
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之
奇即劾修及守青州又論青苗為安石所詆故求
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明嘉靖九年稱臣以其
濮議先有合於典獻大禮遂得詔從祀。

先儒胡氏 西廡二十八 名瑗字翼之宋安定海
陵人初與孫覆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
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
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既而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
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校鐘律授試
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教授湖州瑗教
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置經義治事二齋使學者分
居其中各習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皆一人以為
體用之學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皇祐中更鑄太常鐘
磬驛召瑗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

事。嘉祐初，權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以治太學。上書請興武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瑗居太學，其徒甚衆，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後頤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爲首。二程皆出其門，後世稱爲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朱子曰。安定先生。關洛道齊。亦非偏只理會這些所謂頭容直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大服其規模謂疎邪爲人有實。又曰。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人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切當。然復深矣。

先儒周氏 東廡十九　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

南昌，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因號爲濂溪先生。抃再鎭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氏。

先儒程子 西廡三十九　名顥，字伯淳，宋雒陽人。第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

中書取一。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去。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斬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偕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改著作佐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有因人主宜防未萌之慾。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為帝言者，數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改僉書鎮寧軍判官。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陵轢州郡，

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閥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類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赴而卒。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自秦漢以來，斯文久湮，顥慨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開聖學之機。卒後，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詔賜謚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詔從祀，後追封豫國公。

先儒程氏 宋十四 名頤，字正叔，宋雒陽人，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論，[illegible]以為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呂希哲曾以師禮事頤會惠進士舉值廷試報
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頤力學好
古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
然而成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
而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
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
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
以俳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
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諸學甚
生論不合遂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遂出
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初追貶元祐諸臣目爲姦
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
峽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
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
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頤晚
年著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文廟後追封洛國
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氏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是踐中人故能深藏聖
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
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
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先儒邵氏 上西四 名雍字堯夫宋西洛人始爲學即堅
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已而歎
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
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從受河圖洛書伏羲
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留
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
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
其居曰安樂窩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
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
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司馬光兄事雍熙
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
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聽中謐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天
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
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
詔從祀封新安伯
先儒張氏（東廡 四）名載字子厚宋大梁人父迪殿中
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鳳載少喜談兵欲結客
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
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
論易明日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
信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
善俗為先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
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
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

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而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
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
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
為法最後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
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
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東西二銘嘉
諡曰明淳祐元年封郿伯詔從祀文廟明嘉靖九

年改稱先儒張氏
先儒司馬氏（西廡 四）名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
中衆兒驚散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
不通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
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枝籍為
鄆州從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既沒升堂拜其
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稍遷至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
立人不敢言諫院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
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遺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
復爲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
感悟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
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
光獻太后同聽政光皆上疏又上疏英宗言漢宣
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
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illegible]時詔
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光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
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
降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即位爲翰林學士遷
史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陛下獨不見
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
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
學士上問光可爲諫官者光薦呂誨王安石行新
法光上疏逆論其利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

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且
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
書諭安石曰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
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光求補外
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辭朝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錢移知許州不
赴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
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
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宜先罷光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
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
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之光懼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
勞光問所當先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
闕拜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
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
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興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

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口毋拜光懼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虐已以聽光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生平篤學力行清修苦節爲人敬信毅然以天下自任　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書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咸淳間詔從祀

孔庭神在錄卷五終

孔庭神在錄卷六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甥張夏參補　男禾祚　男禾捉　男禹同校

兩廡二

從祀

先儒楊氏（東廡四）名時，字中立，宋南劍州將樂人，居龜山下。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　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除左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與敏乞用時以綏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斥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從之，猶降

列從祀。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新經，排靖康和議，爭三鎮不可去，雪宣仁太后謗冤，復元祐皇后位，致使邪說不得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由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明弘治間祭酒費誾、閣臣楊溥屢言其有傳道衛道之功，得旨從祀，封將樂伯。（按楊氏當元至正末已同胡安國等五人詔從）

祀各封公爵時以遺亂未及頒天下舉行而修元史者亦遺之至明中葉始得補祀固萬世公論之不可泯沒者也

先儒胡氏（西廡四）名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處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所請託蔡京素惡安國除名未幾復官父沒遂稱疾不仕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每臣僚

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除中書舍人何㮚奏之詔知通州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權密要渡為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引疾還紹興元年遣使齎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詔入復除給事中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專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

滅三綱時呂頤浩再相諷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之不報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復予嗣爵

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諡文定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元年詔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

先儒羅氏（東廡四）名從彥字仲素宋南劍州沙縣人從家南平以累舉恩為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徒步往學焉退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嘗與時講易至乾九五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還歸卒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

鎮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
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
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
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
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
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明萬曆四十
二年福建督學熊尚文議請朱熹師李侗侗師從

彥是爲伊雒的派從彥與侗皆當祀詔祀東廡
先儒李氏 西廡門 名侗字愿中宋劍浦人年二十四
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好靜
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絶
世故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
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侗既閒居若無意於世而傷時論事
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

於此留意宋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卒年七十
一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
刑皆爲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侗卒謚文靖
世號延平先生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明萬曆
四十二年從福建督學熊尚文議詔同羅從彥祀
文廟
先儒朱氏 十四 東廡四 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
源人父韋齋公松先寓閩生熹於南劍之尤溪館
舍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
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嬉沙上獨端坐以指
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
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婦女之爲僧
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
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熹
淳熙元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
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除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熹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
任人之說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遷
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
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
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
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
賈為監察御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
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遂奉[illegible][illegible]為處之[illegible]者

五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進[illegible][illegible]
入奏行或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
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
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illegible]
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
熹遂上疏與栗辨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
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

制侍講學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
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
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初趙汝愚既相中
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數以手書啓汝愚
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
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
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
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
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從之

卒年七十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
朝纔四十日嘉定二年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
始熹以父遺命師事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後
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遂得道統之傳焉乃作晦庵於廬山之雲谷
學者稱晦庵先生其為學在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後
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實先
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

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以周程張朱五子。同從祀文廟。

先儒呂氏 十四 西廡四 名祖謙。字伯恭。東萊。爾六世孫。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不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修徽宗實錄。書

成。進秩。常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卒年四十五。賜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宋景定元年。詔從祀。封開封伯。

先儒陸氏 十五 東廡四 名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勅令所刪定

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讐之志。因輪對遂陳五論。論讐恥未復。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稱象山先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何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遂請於朝而城之。丞相周必大嘗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运一日。九淵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

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
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鵝
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
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所著
有易學綱諸經雜說、象山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
人薛侃議進從祀。

先儒張氏 西廡四十五 名栻，字敬夫，宋綿竹人，浚之子。穎

悟夙成，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
告之，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
位，浚起論務，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皆自
以爲不及也。問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
宗社之仇恥，下憫中原之塗炭。孝宗異其言，遂定
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
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
之仇。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明
年召爲吏部侍郎，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

事，栻夜草疏諫，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宦
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
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
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家居累年，孝宗念
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
盜，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
馬。治行聞，進秩，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
吏十四人。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祐觀。病
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理。卒年四十八。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
辨，有所爲而爲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
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紀
年等書，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景定二年詔從
祀，追封華陽伯。

先儒蔡氏 東廡四十六 名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
與兄淵皆不仕。沈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與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沈。沈潛反覆數十年，
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始從元定謫道州，

跋涉數千里，追趁學所停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
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
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
絕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
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
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
先儒真氏 西廡西十六 名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宋浦城
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
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

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急引去，使廟
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
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皆
守憲司。大講荒政，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
衄，親受方略擒之。知隆興府，母喪除，知潭州，惠政
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
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
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
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
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心。上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
明甚。上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
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給
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而繳，殿
中侍御史莫澤劾之，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監
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罷歸，修西山讀書記。紹定
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

端平改元，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
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越
下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疾亟，冠帶
起坐，迄謝世，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禁。德秀立
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
自侂胄立僞學之名，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
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諡文忠。明正統，詔從祀。
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
先儒許氏 東廡四十七 名衡，字仲平，元河內人，世爲農。父

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世祖出王秦中以樞為勸農使召衡為京兆提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言五事帝悉
帝嘉納之以多病歸尋召還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再命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俄除左丞從幸上京極論平章阿合馬專權罔上

議政事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乃以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擇蒙古弟子俾教之由是凡為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將許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因命以原官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居五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卒年七十三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進太傅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按仲平生於金仕於元一為學臣一為大司成未嘗服他官也伐宋不與謀告老不受祿薛文清稱其心量弘毅朱子之後一人而已信哉

先儒薛氏（西廡四十七）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七歲通語孟十二能詩賦既習性理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求理學至忘寢食隨父任鄢陵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視學山東首明理學人稱為薛夫子大璫王振問

於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此舉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而銜之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先生獨不屈振益不悅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益觸振怒其黨誣先生受賄棄律出人罪嗾言官劾奏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

會振家一老僕死於厨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意動而止尋大臣申救又家人乞代死有詔赦歸田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邃久之薦起大理寺丞景泰改元督川雲糧餉貴州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居竄匿湖中朝廷遣都御史王文往案坐謀叛連五百家先生抗章力辨獲免父謝人曰此老倔强猶昔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英宗復位擢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始命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之說及出上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與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答曰平生所學惟此事以晉禮侍左會欽遣使徵衛西番先生持不可弗聽又見曹石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歸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晚歲涵養純熟至卒之日作詩曰土牀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壽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淸學者稱敬軒先生得程朱嫡傳學極醇正有讀書錄續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隆慶五年詔從祀稱明儒薛一

先儒陳氏 東廡四十八 名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幼奉青倍讀書一覽輒記暢冠中正德丁卯鄉試再上禮

部不第歸而嘆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居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其教人以主靜爲先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冊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舉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

許親終疾食仍求供職上表辭不許而去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或輸之著書不答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卒年七十三著有白沙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文恭

先儒胡氏 西廡四十八 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鄉家所遺物即還之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儼成人年十七八聞吳聘君講學崇仁遂棄舉業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無知者

專用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illegible]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家居日以悅親為事及父卒廬[illegible]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歸卷處家庭肅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踐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愷悌因友士樂從之游生徒既眾乃築書屋以居之諸生[illegible]日惟為己則所從不謬諸治則日惟王道則能使[illegible]萬物各得其所至其用功大旨原本程朱未能[illegible]

其精微而未會蘊所好於佛老之說尤復闢蠡而深闢之南康太守何濬延禮聘請主白鹿洞書院教其後提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城繼之又其後弋陽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為師表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待以賓師之禮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大率皆躬行之言嘗謂陳白沙偶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莠而莊定山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為敬

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謚文敬從祀孔廟

先生嘗言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胸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六載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公甫亦窺見些些道理本原用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敬齋與白沙同師吳康齋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先儒王氏 東廡四十九 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少有才名年十八始志於學弱冠舉鄉試成弘治癸丑進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部主事與湛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杖闕

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謫居力學。悟中夜大悟
格物致知之旨。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
合。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
中。明年。移廬陵知縣。尋遷主事。歷升郎中。擢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寧王宸濠舉兵反。守仁
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
文定謀起兵討賊。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間
進兵擊破南昌。遂擒宸濠。捷聞。有詔命守仁兼巡
撫江西。嗣是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大會諸門

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廟登極。始錄擒濠
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居者益
之。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諸門人立陽明書院於
越城。學者因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命
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征思田。冠行至梧州。奉勑
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岑猛遺目盧
蘇王受等自縛來降。乃溥示懲罰。遣令歸農。郎用
蘇等與永順保靖土兵。進自嶺南者。督師討斷藤
平八寨。僨表以聞。提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遂

卒。年五十七。值嗣議日晚。蓋停卹典。隆慶初。追贈
新建侯。諡文成。賜祭葬。補給誥券。許子孫世襲。所
著有陽明全集。居夷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
及門人所記傳習錄。則言等書。行於世。萬曆初。廷
議從祀。可否互異。神宗一言折衷之。議始定。詔稱
廡末。

孔庭神在錄卷六　終

孔庭神在錄卷七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甥張夏　男承祚　同校
男承禔　參補　男　尚

啟聖公祠

自唐宋以來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其父無繇點鯉並列廡下子先父食越次而坐揆之義理俱爲不順宋朝熊禾曾建此議而洪邁姚燧皆遵其說明朝宋濂解縉程敏政魯鐸亦嘗言之嘉靖九年少傅大學士張孚敬歷申前議上從之勅工部建祠於大學并詔南京各府州縣皆建爲正堂中祀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蓋顏孔曾三賢之子皆生游孔門沒坐聖廡故改祀於此以全其尊而孟孫氏則倣啟聖之例而廣端者也又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至萬曆二十三年復議祀周輔成此倣孟孫氏例而降焉者也每歲以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

此儀注固不當從祭啟聖人不先父食之心亦不可先孫失父子分理合享之禮論者謂宜同時別官分獻庶免得之

正位

啟聖公孔氏　名叔梁紇魯人世系詳見孔子下娶於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以幼女徵在歸焉禱於尼丘而生孔子紇嘗爲鄹邑大夫魯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帥師圍偪陽孟獻子往會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音斯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及臧偪陽師[illegible]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後生秦丕茲事仲尼云紇卒葬於魯東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二十里宋封齊國公元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止祀於闕里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題木主稱今號

配享

先賢顏氏一位東配　名無繇字路魯人自其祖求以上四

孫以勢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夫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恐爲國也恐其外不恐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肅何傷貫而欲親而惡戳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阜即點之父夫即點之祖也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季武子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瑞失俗也 及其喪也曾點

倚其門而歌 然蒙強囚之者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故孔子謂之狂 一日同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各言志畢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得見耳故曰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

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 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生子參事夫子傳大學受孝經得一貫之傳點與有家教焉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 東廡位 名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伋之父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生鯉時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命名字曰伯魚既長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夫子又嘗以詩之二南教之哀公十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宣聖墓東宋封泗水侯

先賢孟孫氏 西廡位 名激公宜魯三家孟孫氏之後鄒人娶仉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早卒所居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

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懷娠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以胎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母方績誦輟然中止母知其諠也呼而問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而今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長不乏食哉孟子懼自是旦夕勤學不息其妻田氏女也孟子將入室其妻袒而在內孟子不悅去不入妻見於姑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吾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不備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

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自責留其妻故說者曰孟軻大賢由親教也宋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詔配享啓聖公祠定今號

桂希中曰孟孫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兄承父命學禮於仲尼即論語稱孟懿子問孝者也思按孟子父激公宜會三家孟氏之後雖生大賢之子大者其賢也而桂氏乃以為懿子竟以孟子先人當之若謂此亦孔門高弟本宜與南宮适同在兩廡而有孟軻為之孫已附祀參從升配殿上故亦與路皙伯魚並列以今其尊耶然考史記孟軻孟子鄒人而漢趙岐注乃云魯公族孟孫之後其語亦沈矣豈可以懿子懸坐之定為祖系耶况賢有靈未必安於其位而於亞聖尊親之心反覺有歉則謂之何獨謂當仍是宅子於廡間而設孟孫氏位於啟聖之旁指為孟子父其亦可也董孟子之賢成於母教則仉氏之賢必由刑于賢可知矣奚必其稱孔子弟子而後列之也且路皙伯魚皆以參役之父而出子稱舍其父面象其不可知之祖尤為大何是不可不警正發據洋宮嘲衆難諸書而以激公宜者之說曰懿子非真一祖激公宜不必賢弟虛設是位為孟子追稱是或一道乎愚愚之曰象靖時議禮嘲廷皆相所自出之帝何人有議當祧皇初祖帝者終不若顓頊與嚳祖之真也抑必有其主必有名而何以虛設為哉

從祀

先儒周氏東第位名輔成敦頤之後宋真宗朝進士任桂嶺令萬曆二十二年以湖廣撫按郭維賢等上言增祀

張朝瑜贊曰周茂叔繁衍嘗遺烏臺見友聯綿臚
獨受六學成名花封試政蔦生碩儒祖豆欽聖蒞
今位次在啟聖公祠從祀西二位弟以入祠之先
後爲序而反出於濂下非禮也瑜其世數源流必
當位程氏
上爲是

先儒程氏（東第位）名珦字伯溫宋雒陽人適之子二程
子顥頤之父初通令黃陂而卒珦年始冠諸父繼
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
奉養諸母教撫諸幼弟妹後數年仁宗錄舊臣後
郎以珦爲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留家焉生
顥頤後歸洛中時長弟從弟俱得官娶婦二妹既
嫁矣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改大理寺丞知
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
爲稱首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
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珦善告諭之鄉人化
焉江西俗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
甚旁邑有爭徧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珦根
連證佐釐然盈庭珦徧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
盡得其情遂皆服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
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于

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珦
使人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
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曰試再投之越
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珦杖不奉命者及投
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遷太子中舍
明堂恩改殿中丞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珦謂俟
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
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
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
遺金錢珦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
歸監在京內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
鳳當川蜀之衝郵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
務爲厨傳主吏多至破產珦裁減幾半曰是足以
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
出珦教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
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
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邇僻子所築

東南隅水泉惡濁，灌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發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珦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滁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汴河以北城壘皆圮。珦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請於朝者三，不報。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珦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為。珦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役數月，始畢。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則自秋成則為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傚先已畢工，民得復督河役之用。又築於春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滁水上，冰澌盡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為嘉瑞，請以上聞。珦曰：召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淫，而珦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翼日，上謝表，倚圖中取竹為筒，衆吏持筒走白發，齊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珦知其僞。不應更懼而避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遍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上者無不厚藏而歸。珦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為之喜。珦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施行新法，州縣翕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命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珦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廷勢，凌蔑州郡，沮之以為妄議。珦奏請不俟報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曾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前都軍，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人皆服其勇決。珦官南安時，與濂溪周子同游，因命二子顥頤受學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後人名其地為傳道堂云。卒年八十有五。宋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

先儒朱氏（東第二位）名松，字喬年，宋婺源人，熹之父。事[illegible]

士爲尤深擢監司兼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人講
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
出知饒州未上卒松少有俊才爲文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
之變從羅豫章先生游與李愿中爲同門友聞河
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讀大學中庸以力
於致知誠意自謂福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以韋
名齋臨卒命子熹師事胡憲字原仲劉勉之字致中劉
子翬字彥沖三賢卒集群儒之大成焉謚曰獻靖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
先儒蔡氏 西第位 名元定字季通宋建陽人發之子。發
之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
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登
西山絕頂忍饑啖薺於書無所不讀聞朱子名往
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
列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召對以疾辭時韓侂
胄禁僞學其黨沈繼祖劉三傑連疏攻朱子併及
元定遂竄道州編管元定聞命就道朱子與

從游數百人餞之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朱子徐
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在道州貽書訓諸子曰獨
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竟卒
於貶所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謚文節學者稱西山
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
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子爲之
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默
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
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其後卒成
書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以子沈既祀文
廡故也

黃榦曰榦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
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
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嚮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
之氣極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
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予上英言行錄凡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
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默解尤長於
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
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

十六人不且增其四乎。茲者唐宋禮臣姑蓋舉耆所據七十餘賢姓氏入祀其間稱引繁雜未暇參互歸一。至於旁溢有不止於申黨之複申棖者乎然三原公之辨棖黨核矣。而蘧章杜氏猶謂唐宋封爵殊位次異明歸兩人家語史記俱載必非無稽切切然疑之況又可議去乎。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然則尊復無漏亦後世對越之誠所必出焉耳。

唐從祀采通典八十二賢宋從祀采石室七十二賢當以宋爲正今以申黨複申棖以顏何複顏剋其之尚存七十六人視宋餘四人視唐減六人矣然家語所載七十四賢史記則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又載七十七賢此人數之所以難定也

文獻通考云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二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爲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 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夫子其尊之有如此然則蘧瑗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泮宮禮樂疏云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其孰爲賢子貢歷叙顏回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赤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絺高柴十二人以告之詳見列傳中 又史記令尹子西謂楚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他訐隱大抵散在論語而其顯有年

名事跡者自遷史所記三十五人而外亦不多見也又考孔叢子載孔子四友顏回胥附端木賜奔奏顓孫師先後仲由禦侮尸子云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則皆功資聖學所謂七十子輔孔子者殆非虛誣而諸賢其尤為表表者歟所以十哲之祀視之兩廡稍存差別然而宰我冉求與夫補入子張之祀世譏得而議焉南宋咸淳升躋顏子議者欲晉有若以補十哲祭酒某獨持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稱子

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故令張也升堂而避羸所欲北面之有若少在廡下於義或不安乎蔡氏清亦云然且謂晉子張抑有若崇冉求未厭萬世士人之心而鄭氏曉王氏世貞亦不滿於宰我堂上之祀鄭謂宜晉有若及公西赤王謂宜晉有若及南宮适其言各有所據雖然十哲亦何為者是乃陳蔡共難一時之目非聖門定評也聖門定評則家語子貢之論稍廢矣焉而開元君臣初不深考第祀所謂十哲旋附曾子位於十哲之次以與二

十一賢並祀其餘弟子有擯無祀五代因之逮宋通祀諸賢於兩廡而十哲名目似可無設乃復因仍其貫堂廡區分晉哲於配晉廡於哲欲取盈於十八之數夫唐贈曾子既已溢為十一宋躋顏子何妨額儉九人要之據禮案詳哲廡不須強別並延千古師儒欽崇秩祀而後學更評優劣衆尊其之神其歆此否乎惟是弟子闕遺有可議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

也論語註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是悲亦弟子無疑而家語懸亶張氏朝瑞謂即史記之鄡單一字子家一字子象字亦相類宜從家語祀亶而去單理或宜然秦冉顏何以不見於家語故歟然顏裔之推與卿俱稱孔門顏氏登堂有八若去顏何則孫回欲辛噲侯祖儻得七人不滿八人之數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注引家語字稱此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明也其秦冉顏何疑為宋蠹相訛亦屬臆度不可為據至於公孫尼子作樂記

綿蕝儀業已[illegible]禮樂而[illegible]祀未嘗是可不謂[illegible]
典乎哉又鄉飲禮有序點公罔之裘與子路比肩
揚觶或亦弟子之列并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
子所述牧皮似皆及門之士而歷代封祀率未詳
及其近世儒先屢議未決者在唐有孔穎達宋有
范仲淹游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宏魏了翁王伯何
基元有劉因金履祥許謙明有方孝孺曹端吳與
弼陳與成章懋蔡清魏校鄒[illegible]呂柟羅欽順羅洪
先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若而人大都倘論公議

未敢以私臆擬也又有謂諸葛亮文天祥亦當
從祀者夫文山成仁取義不愧孔孟武侯淡泊寧
靜學術無疵但於承先啓後之功未知何若且武
侯之輔蜀也戎馬倥傯未遑儒術曾不若黃初一
詔猶知崇祀設令侑祀孔庭竊恐其心尚有所未
安在史稱文山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則其不可先
范文正而躋也又明矣

啓聖祠祀儀疏

聖父叔梁紇氏之封爵自祥符封禪幸宅始其後金

而王而稱啓聖也自元人始其尊祀偏天下而祀
也則自明朝嘉靖始尊聖師並尊聖師之父蓋報
本錫類莫盛乎此矣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師
也而君而相能追王上祀而不能俾後世爲之祀
其所生而吾夫子之父獨天下萬世祀於乎盛矣
其木主暨陳設祀四配其以顏路曾晳伯魚孟孫
氏配也儀視十哲程朱蔡三氏之從祀也儀視配
而少殺有程朱蔡則不得不躋周氏錫類之道則
然乎而張氏何以獨闕也主祭或司成或郡守大

抵以所在官長之次或學博充之期臨春秋丁祭
了俊行禮取不先父食之義云

從祀先賢辯

仲尼之弟子子貢擬於辯士聯亂齊覇越之謀宰我
溷於闞止衆作亂見誅之說以彼誣存宗國忠衛
其君乃受厚誣若此抑或者賜不受命予晝何誅
聖人固豫卜其後而教勅之若所擬於行行之由
省乎然才辯所使義激之過固當與於中行觀過
知仁不足深辯前人亦曾言之其姓名承誤者以

薛邦爲鄭國以邦遷爲鄭異考之家語薛邦字徒
邦選字子斂紀載甚明而司馬貞史記索隱亦爲
之辨曰漢人諱邦爲國也又曰文翁圖作國選亦
避諱也以字稀之說薛爲鄭錄以左自作右邑雜
文之譌今兩廡未改俯稱鄭邦兼有知其誤者亦
不足辨獨是公孫子石家語稱公孫寵衛人史記
則稱公孫龍俱不詳其事實然俱載少孔子五十
三歲史記孟軻傳附及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
之辨而繼之云或曰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則堅

白異同之公孫龍亦不敢信謂受業孔氏之公孫
龍也王索隱則直以爲仲尼弟子矣而又曰此云
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康成云楚人各不能知其
真似猶有傳疑之意焉乃宋人不復置疑大加譏
詆近儒尊朱遂謂當黜其祀以理論之堅白異同
僞說不倫盜名惑世允爲吾道之賊但子石易事
聖人身通六藝不應任誕乃爾循循善誘求世其
無所取裁置不屑教以至於是師承淵源不同如
吳起初事曾子荀卿派出子夏微不可知然亦重

遠言湮壞於再傳數傳之後未有身親受業而未
路皈衰誠淫呼遺如白馬非馬之説者又孔子之
七世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不能屈既與七
世孫同時其去孔子必遠何緣得及門牆而與游
夏之徒並稱弟子乎於稽其年龍少孔子五十三
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則龍生敬王
二十二年癸卯距周赧王之立已一百八十四年
而能爲趙公子平原君之客平原君以赧王五十
七年合楚魏之師以存邯鄲而龍於是時阻虞卿

之請封犬使其爲仲尼弟子子石也者蓋有二百
四十餘歲恐無是理家語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當
可信所祀公孫寵衛人者見是寵與龍其名既異
衛楚又異春秋戰國之異明係先後兩人而以遷
史一字之譌[illegible]因合爲一人以誤後學事之可
哂莫過於此即云子石少事孔子晚年及與穿游
然孔子殁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距是時亦二百
餘年子思孔子同答儒者尚疑未信而況穿又七
世之孫哉抑或彼子石者是齡久祀有出曾參之

外邪矣[illegible]僞鍾學舉之年而尙史遷侯門與後生
推較其齒吻若商子石實說非觀家語錄載繇古
今人同名者亦自不乏漫焉譏以傳訛正如兩曾
參之殺於陶唐說殺人之參於曾母疑叩馬之伯
夷復與齧缺虞延稱堯命之義和經史笑於黃憲
流言止於智者此之謂矣獨幸歲月不磨史册可
稽如法言之揚雄畢竟非劇秦美新之揚雄士人
忽考究軀識識又易蹈誣附會遂使吾孔氏之後
與衍與尸恢慎刂淬於兒之流同類而衆棄者一
千六百餘年豈不悲哉衆守節正義公孫龍子十
四篇顏師古云所爲堅白之辯者似亦未取執爲
仲尼弟子也蓋其誕自小司馬始

考定兩廡位次議 孝之瀾

按四配十哲兩廡其配分爲三則似以道德爲之甲
乙夫十哲之必賢於兩廡也非永學所敢深論矣
至於同在兩廡考其次序固宜德同論世世同論
齒然而亦不盡然夷記所載有子少孔子十三歲
蓋自顏路而下年似最長乃在東第七位居其上

者尙有十二人公孫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年似
最少乃在東第十一位居其下者尙有四十人此
猶云史有年歲者僅三十五人其餘不可得而考
也澹臺子羽東第一位少孔子三十九歲宓子賤
西第一位少孔子四十九歲其年皆少次東二位
原思西二位公冶長東三位南宮子适西三位公
晳哀史不載年始置弗論至東四位高子柴則少
孔子二十九歲西四位高子羔則少孔子三十歲
其年固皆長於第一人也而倒置乃爾此類甚多
是又未盡論齒不審位次終奚為也如以為據家
語七十二子之序則家語首子羽次子羔子賤次
遲有了子華原思如以爲遵闕里誌則其志首子
羽次子賤南宮公冶原思公晳如以爲循史記則
自子羽至子關同者不過九人此後亦復更置且
史記所載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國見
於書傳者爲一列自冉子產以後不見書傳者四
十二人又爲一列固未可據其先後即以定諸賢
之位次如謂稍以德兼差序則尙論二千年以上

載籍湮滅無言懿行大率無徵並自開元從祀之
初原未加意考定亦不係於何書淺入前次遂至
歷代相沿今則載之會典又經嘉靖重修爲下不
倍闕貴闕疑惟有前尊兼將蓮取意爲更正但以
兩廡會同校其朝代先後之異則其序置舛錯者
亦有不安於心者如公羊乃周末齊人而居西三
十一則與東三十二之申棖伏勝秦人而居西三
十二則與東三十三之顏噲孔安國仕於漢武西
在周末穀梁之前董仲舒亦仕武帝而在漢初高

堂生之上文中子隋人也而與毛萇周茂叔與[illegible]
承叔皆宋儒也而周與后蒼歐陽杜子春是西[illegible]
降於隋宋矣橫渠又與韓昌黎是唐降於宋矣秦
叔爲安定作墓表稱爲先生而越居其上者六位
康侯生於熙寧距安定之卒十五年而禮樂志[illegible]
定位次安定之主反下康侯七位又承叔乃濂溪
前輩而濂溪之位會與先歐二位禮樂考先歐十
一位君實亦二程前輩而會與乃反過程四位又
伊川之越明道則以弟先兄元晦之越司馬則以

前宋先沈宋儒羣釋生於洪武而越宋軍府之陳
子靜陽明生當嘉靖而越勝國之許平仲近年廣
祀羅仲素李愿中部議位次亦不滿意遂云列楊
將下頗使朱元晦呂伯恭蔡仲默皆以後學與羅
其上而朱則親受業於李者也其他稍稍倒置尚
不具論今諸先生在廟之靈幸或陟降而生則歷
附其訓發乃借與其祀能晏然於此否耶大都禮
祀典者初既鮮所考訂後皆習於因循凡有移祀
改祀革祀增祀第以原列東西兩廡爲定東則昇

東西則躋西而不考世論年東西遷至非耕故東
廡二十八位之顏何點即以其次秋累居之不復
移西二十八位之叔仲會以補其位西廡第六位
之公伯寮點即以其次樊遲居之不復移東七位
之司馬牛以補其位東廡之移祀改祀革祀者僅
曾晳顏何荀況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
人而西廡則顏路蘧伯玉林放秦冉申棖公伯寮
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寧吳澄凡十四
人多寡之數既懸東西之列一定循次魚貫即古

今世代之變異亦不復記蓋泥於殷周宗廟之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南北遞遷以爲嫌煩則亂遵古爲簡不知諸儒從祀率皆隔世參違初無祖孫父子之親尊拘昭穆即以昭穆論明道伊川兄弟亦何不同昭同穆而東西相向又復長幼易序吾不知於古禮有合否也古禮先聖東嚮先師一位配之南嚮三獻官皆西嚮開元王祀孔子始改其位南嚮而以顏子西嚮獻官序立東廡前行禮至宋漸增孟子及曾子子思爲四配然而四配

亦皆東坐西嚮也宋子蒼洲精舍釋奠儀亦然蓋西爲先聖舊位避不敢居今四配東西對列非其舊矣禮時爲大則兩廡亦以對列爲序而尊卑從此定焉東西遞互遷轉復又何疑今既不可輕量爵秩以傷尚德之雅又不敢斬輕德行以忽月旦之評獨有論世論齒於義爲允秦漢隋唐其世可考宋元以來著傳更詳不論稍爲較正以待將來誼存齒學或亦可行惟七十二子之齒載籍舊多遺脫即載在家語史記者彼此亦有互異如子游

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世年有乎差二十年模糊遂七年人抵難據自施子以上廡姑仍舊但改祀典者東西迭融移補其東三十一位之秦宜等二十九位而以申顏次之使列秦漢諸儒之前位[illegible]從後此本頖宮禮樂疏李之藻所考定也其說甚是至於明會典所載東廡先賢三十三人先儒十六人共四十九人西廡先賢二十九人先儒十九人共四十八人其數亦畧等但東先賢比西多四人東先儒又比西少三人蓋嘉靖更定時

東廡則賢位點少而儒位點多西廡則賢位點多而儒位點少乃不暇計其時位之失倫而惟約其人數之相近竟仍其故廡而遷彝之於是前後叅序甚且以儒僭賢矣後人亦回護未敢即或知其誤而稱草野者何敢輕爲更定今此書惟視常郡學宮序列與杜氏聖學嫡派所載江右學宮位次相符遂遵照書之其間位次或禮樂疏等書不合者先賢丙秦祖秦商或同姓同名異誤前後互移餘賢則惟東西多有不[illegible]

然非大儒先儒內胡安定應在歐陽之前司馬氏應在二程之前李論最確餘儒亦兼大儒卷合源流與郡庠雖有成例可循將冀以應說據為定論必當詳考國學且俟
新頒會典遵奉庶乎其可也併附明會典位次及對列位圖於左以備參攷

兩廡從祀位次 兩廡位次明朝會典及闕里志所列參差不一此遵嘉靖祀典

東廡 先賢二十三位 先儒十六位

澹臺子滅明位第一　原子憲位第二　南宮子适位第三

商子瞿位第四　漆雕子開位第五　司馬子耕位第六
有子若位第七　巫馬子期位第八　顏子辛位第九
曹子卹位第十　公孫子龍位十一　秦子商位十二
顏子高位十三　壤駟子赤位十四　石作子蜀位十五
公夏子首位十六　后子處位十七　奚容子蒧位十八
顏子祖位十九　句子井疆位二十　秦子祖位二十一
公祖子句茲位二十二　縣子成位二十三　燕子伋位二十四
顏子之僕位二十五　樂子欬位二十六　狄子黑位二十七
孔子忠位二十八　公西子蒧位二十九　施子之常位三十
秦子非位三十一　申子棖位三十二　顏子噲位三十三
穀梁氏赤位三十四　高堂氏生位三十五　毛氏萇位三十六
后氏蒼位三十七　杜氏子春位三十八　韓氏愈位三十九
程氏顥位四十　邵氏雍位四十一　司馬氏光位四十二
胡氏安國位四十三　楊氏時位四十四　李氏侗位四十五
張氏栻位四十六　陸氏九淵位四十七　許氏衡位四十八
胡氏居仁位四十九

右東廡元朝之祀凡五十三位其十三壇明四十九位分十六壇舊有顏何荀况劉向王肅杜預嘉

靖間黜其鄭衆盧植服虔改祀於鄉曾戴孔[illegible]遵入故要祠從祀凡損十人增杜子春胡安國楊時李侗陸九淵胡居仁六人。

西廡 先賢二十九位 先儒十九位

宓子不齊位第一　公冶子長位第二　公晳子哀位第三
高子柴位第四　樊子須位第五　公西子赤位第六
梁子鱣位第七　冉子孺位第八　伯子虔位第九
冉子季位第十　漆雕子哆位十一　漆雕子徒位十二
商子澤位十三　任子不齊位十四　公良子孺位十五

公子肩定位十六　鄡子單位十七　罕父子黑位十八

榮子旂位十九　左人子郢位二十　鄭子邦位二十一

原子亢位二十二　廉子潔位二十三　叔仲子會位二十四

邦子巽位二十五　公西子輿如位二十六　陳子亢位二十七

琴子牢位二十八　步叔子乘位二十九　左氏丘明位三十

公羊氏高位三十一　伏氏勝位三十二　孔氏安國位三十三

董氏仲舒位三十四　王氏通位三十五　周氏敦頤位三十六

歐陽氏修位三十七　張氏載位三十八　程氏頤位三十九

胡氏瑗位四十　朱氏熹位四十一　呂氏祖謙位四十二

蔡氏沈位四十三　羅氏從彥位四十四　真氏德秀位四十五

薛氏瑄位四十六　王氏守仁位四十七　陳氏獻章位四十八

右西廡元朝之祀凡五十二位其十三壇明四十八位分十六壇為有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馬融何休王弼後俱黜而蘧瑗林放鄭玄范寧及宣德間增祀吳澄俱改祀於鄉薛瑄以入啟聖祠配享又去申黨其損十四人益董仲舒歐陽修胡瑗羅從彥呂祖謙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九人

兩廡對列位圖　此係李之藻考定與此書及各學位牌互有異同

東廡先賢　東廡先儒　西廡先賢　西廡先儒

木主制度

明洪武年間定式成至聖文宣王神位長二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四配式同正位而尺寸殺之木主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十哲木主各長一尺九寸濶四寸連座共二尺五寸兩廡諸賢木主各長一尺七寸濶三寸連座共二尺一寸啟聖神主與四配同

嘉靖九年用大學士張孚敬等議撤去塑像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共二尺七寸七分朱地金書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木主高一尺五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至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其主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濶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一尺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赤地墨書十一月奉詔行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等官通行改正以稱崇儒重道之意於是車駕重幸太學仍行南京致祭焉是年勅在京太學并各府州縣廟學別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木主如四配之制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某氏之位木主如十哲之制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之

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之制至萬曆二十三年以周輔成補從祀稱先儒（按古制惟孔子書神位其餘皆書之位今有混書神位者後人失之耳凡從祀賢儒木主皆當書姓名位次以防混亂）

釋奠

夫奠者陳而奠之也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疏云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或施於學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

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者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必釋奠於先聖先賢若周公孔子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儀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山川廟社之釋奠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

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一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一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

春秋二仲月俱諏上丁日釋奠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故以奠文廟

釋菜

釋菜者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舍菜即釋菜禮先師也舍菜始以其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學正習舞釋菜又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當作釁器釁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以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然則釋菜之禮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類此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菫入學釋菜蓋

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之事史冊有菫菹故有是說也釋菜視釋奠爲簡所謂蘋蘩蘊藻可薦於鬼神貴明信也故國學每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公侯伯子男始入學亦各釋菜進士放榜之五日亦行釋菜禮

孔廟手植檜

孔廟在曲阜縣闕里聖故宅也中爲大成殿高[illegible]豐履廟扁[illegible]金鋪作[illegible]碣石爲基不下王者高初塑聖賢像今易木主左爲伯魚殿右爲子思殿

後爲故聖公殿。夫人顏氏殿。毓聖公殿門爲齋宮
碑刻之盛不可勝紀其最古者。祭中郎陳思王書
也自階至門檜栢多漢唐植種植奇怪其倚門左
紋左紐子立者爲夫子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
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
孫守之不敢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
五十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
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
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火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是

爲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明洪武二十二
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被
木枝榮發雲而盛興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光五
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於乾封丁
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明皇幸蜀亂亡相繼以
及五代再榮於康定兆有宋三百餘年大儒之興
罹於貞祐之火重發於至元甲午。遂開有明洪武
之治廟中古檜數多異色參天惟此本異於參會
萬萬聖人手植蓋有係綱常名教。茈覆斯文。驗南
萬品國運污隆如此

孔林

曲阜城西八里許爲孔林即夫子墓左昭爲伯魚墓
而爲子思墓正直上胸前形家謂祖抱孫不妨相
直也相傳爲子貢所定三墓皆東南向而墓碑南
向立林圍十里樹木萬種不能盡識蓋夫子初葬
時弟子各將其方樹以種者獨林內一枯樹立
五十尺未仆相傳子貢所植楷木也林中不生荊
棘及刺人草週十里內烏雀蛇鼠不敢遺穢焉孔

子塚墓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
尺塚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塋中樹皆異種魯
人世世無能名者今塚前所有壇石爽遺石桂石
獸石翁仲之類及後人之所增耳。

兩漢褒崇備考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過魯以太牢
祀孔子。元帝時。孔霸以帝師錫爵號褒成君奉孔
子後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相
齊爲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

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
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
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
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
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
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
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

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
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
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
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
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
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
法也後聖人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
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
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

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
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
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
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以不守其
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
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
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

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
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
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
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
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遂封孔均
為褒成侯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
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十三

嘉靖九年罷從祀改祀於其鄉七人

申黨 淄川侯。復申棖。 公伯寮 壽張侯。愬子路於季孫。 顏何 堂邑侯。復顏甚。

荀況 蘭陵伯。言性惡。 戴聖 考城伯。以賍敗。 劉向 彭城伯。作列仙傳。

秦冉 新息侯。 賈逵 岐陽伯。忽細行。 馬融 扶風伯。附勢家。

何休 任城伯。說春秋多郯說。 王肅 司空。附纂逆。 王弼 偃師伯。尚老莊。宋

杜預 司徒。短喪。 吳澄 臨川郡公。先從楊士奇言。封臨川郡公。從祀。後議者斥其忘宋事元。傳綸爭之。祀如故。至是罷。以上十二人竟罷從祀。

林放 長山侯。魯人。非門人。 蘧瑗 內黃侯。同使日夫子何為。友而非弟子可知。

鄭衆 中牟伯。 盧植 良鄉伯。 鄭玄 高密侯。 服虔 榮陽伯。以上漢人。

范甯 新野伯。晉人。自鄭衆以下。不過一經之儒。無大功而行亦可議。以上七人雖罷從祀。改祀於其鄉。

謹按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祀至二十人。要皆可罷而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則未必盡合也。夫從祀典亦隆矣。必真聖賢如孟子雖以明祖怒去之不久必復。不然天下萬世豈無公論耶。

宋徽宗政和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雱從祀。封臨川伯。

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奠。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顏孟安石配享。俱東坐西向。殿上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並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參並東向。東廡顓孫師以下至揚雄四十九人。西廡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

政和五年春。詔樂正子克配享孟廟。公孫丑至子叔十七人從祀。各加封爵。 封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豊成伯。子叔承陽伯。

按此皆出蔡卞等之意議禮局所為也。然止在孟廟。後來濫列孔廟。不知始於何年。夫以樂正子之善信。固猶孔門之顏子。萬章公孫丑二子亦當在答問之科。豈反不及漢唐宋諸儒不能占廡間一席。而紛紛論性。未嘗知義之告子。以至小有才未其鄉之盆成括亦得列焉。何為者乎。甚至援引其

孔庭神在錄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時忠撰時忠原名時亨字愼三無錫人崇禎丙子舉人是錄以祀典爲主故先列位次而於聖賢諸儒各爲著錄其第八卷則考證辨論之詞凡十五篇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提要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爲首善之區王化所自出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蔚爲國楨藹藹濟濟鸞翔虎變曰地靈豈非敎澤積累而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爲志略自洪永以訖啓

禎三百季間名臣將相文章事功粲然可考彙著者如李文正戚文穆之相業王忠毅王襄敏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之勳名趙忠毅之忼直孫相國李司馬之壯略先少保之忠勤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范相國葷之殉國宋文恪石文介之文學弈弈乎瑰瑋卓絕照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子好

修獨行之士幽光潛德靡不表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稱多慷慨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宣猷樹伐冠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職而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非鄙固淆雜則輙以愛憎爲褒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徵信與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

位不列史官無從紬金匱石室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譌乃以其夙所嚮慕而鬱積于中者特肖著之纖內以待他日有史遷其人者出經羅放失勒爲一代

之書斯亦庶幾世本之類乎吾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才之生或淹抑不用身老巖穴即用矣直道莫容時勢多迕君臣之交不固讒邪之口日興以致功立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往往有之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弘正以前號稱平治顧以岳文肅之受知特達卒爲讒構不究其用

襄敏勳庸赫然爲國虎臣而屢用屢躓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消奄寺竊柄羣小啓釁禍中清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祇狂瀾于旣倒與一木之能支

具卒為胥入所囷也必矣余每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欷歔也雖然成敗利鈍蓋有數焉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則退谷翁之為此不獨闡揚前

哲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之際微矣昔歐陽公作五代史敘次謀臣戰將風神如畫迺鹿門猶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人物猥鄙不足揚搉為公惜今

畿內人物淵藪藹光爛然而退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見老成舊德聆其微言緒論又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博稽閱歷久而睹記眞乃能晥

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者不知視歐陽公所作為何如也余不敏竊嘆鄉里人才之盛而又有感于翁之志也輙為論著之若此

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

梁清標謹序

梁序八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北海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告予告歸第閉門著書擁萬卷書搜討古今予時一過之與堂蘿徑之宅几榻蕭然圖書在列未嘗不相對忘反復營退谷于西山當松粒巖新柿林霜老先生攜笈其間輒經時月數年如一日也撰述既多已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卒業所

王序一

嘆曰此非先生閒居旨適之作
學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幾
輔以其征而易稽斷自明初不
事久遠而不可考其言書者不
書不已所不知而失實也昝離

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
老云云或稱予于其鄉故得聞
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
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昝者也
生出宰大邑入為諫官留心也

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
賢否是非之實與夫耆指流風
遺事之在人耳目者皆日屬月
累而識之合復博綜前也所載
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

昆遺裔之所傳說詳論約取俾
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賢顯而穢
稱不已錄者一言之行之可傳
即山澤布衣之倫汲汲焉採之
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昝之也

得與燬譽之而不傳或傳而譌
易世之後浸已零落前不能知
其姓字者況乎是非之隱邪正
之微乎記事之書蓋甲出乎哉
先生之勤勤斯志亦懼其久而

失實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于
甲申之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
百寮不得與聞獨二三閹人恫
喝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宋生
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歔

欷太息而三致意者焉予以為
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
鐙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前世搜立
一代之史窮羅遺乘取其因人

而可以知其事因事而可以論
其世聞見真而鑒識正者莫善
于此矣昔之簡纂述庶幾史所
益固不大哉豈獨為先生閒居
論著以自適之書歟

旨

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譔

畿輔人物志序

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金匱石室之秘無所不紬覽當脩光廟實錄成志欲有所推廣嘗傾余而命曰汝不長貧賤無忘我所

欲論著矣已而奉藉遺教步武史館自以為太史公之志當不至終廢值方今海內初定

天子宵衣人臣奉職夙夜在公欲於退思之暇網羅舊聞未易得

也噫此志未逮即謂之重綸扉而遺庭訓夫復何辭今讀退谷孫公所著畿輔人物志不覺嘆祖生之先鞭也夫畿輔首善地天府之國黄帝舊都東至海西

至於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形勝甲天下而生其間者往往多駿偉非常之人豈直夷齊百世師廉藺千載有生氣云爾我自永樂中佐命諸臣若忠武忠

烈華感奮風雲固已不煩贊述矣嗣是累朝休養代有名哲碩命則李文正將相則孫高陽武功則王靖遠王威寧李襄毅銓衡則王忠肅趙忠毅直諫則岳

文肅楊忠愍操行則耿清惠軒總憲朱恭簡殉節則侯司寇茅副憲范閣學朱中丞孟侍郎父子申太僕金成兩職方吳長安奉使則楊興濟吏治則王蘇州

何武涉其餘文士亨功班班可致者不勝指數詩稱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歟孫公纂而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

卷先文穆行蹟載其中其序事也覈其是非也正其垂鑒也遠洵乎古良史哉蓋自公居諫垣留心當世之故凡累朝實錄罔不徵六曹奏章罔不輯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罔不旁蒐而博采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是書成殆與畿輔並雄矣然畿輔為海內所朝宗而是書亦非一隅之文獻也國家大事無過數端

殉節若壬午若甲申璫禍若振若瑾若忠賢車駕若北狩若南巡國是若建儲若禦邊若門戶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後有作者能勿以是為蓍鑑哉雖然

公嘗語余曰自屬章以來歷七寒暑而始竟則欲因是書而更為推廣以仰承先文穆之志抑未知何日矣是不能不掩卷而長太息也

順治己亥秋七月大名成克鞏撰

男光書

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今既急流勇退倡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

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藏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屑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

宗廟百官之美富矣彼都人士
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闥與海内
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
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黄水火
黨錮鈎鉅之禍又嘗痛心疾首

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
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
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
其惡舉其大而不綴其細無嫌
可稱者雖宰執不録有節可紀

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
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
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
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
倒無事蹟之損益無遠近之棄

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
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
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
表揚襃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
學非是義也不列姱脩人才若

此可謂渢渢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其天

性所近地居東北爲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典型來遠景行不息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之人物即係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

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順治己亥嘉平月栢鄉魏裔介

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

自序

嘗見古今載籍遠如汝南先賢諸傳近如吳中往哲諸紀皆以表其鄉之人物孜孜揚扢惟恐不備非直爲邦國侈盛美也蓋賢士大夫國之元氣鄉之坊表

也或潛或見皆自敬其身不敢爲鄉里戮而鄉之人觀感興起相即於善於是朝多正人里多君子實嘉賴之傳曰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正其人也今夫燕趙之區是爲兩輔其地山高土厚滹沱桑乾滙於渤溟其氣又自石晉後勃鬱垂四百餘年明鼎北遷風氣大闡名賢蔚起或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代不乏人惟是世代變遷誌銘殘缺其人既往實行漸湮桑梓至有昧

其姓名傳聞多有失眞者則後生何仰焉姑舉一二事如大司農梁端肅眞才眞品立正嘉兩朝著有偉績李西涯稱其文章崔後渠贊其經濟然公生於近郊而人多不知及讀徐宗伯識

餘録始知為大城令丞行諮詢僅得梗槩所著文集奏議業不復存霸州王繼津大司馬英毅卓犖一代偉人初為部郎與楊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聶司馬講良知之學冒大儒之名者阿

附賊嵩殺忠愍王公以屬官面斥之累官至大司馬卒忤時相大璫以去此在古人中亦不多見今求其麗牲片石久已亡矣又向年坐固安楊都尉齋出其縣蘇中丞所著益智録數百卷

錯綜宏博為有用之書竝言其宦蹟卓然至今書帙灰燼姓名亦復惘然諸如此者不知凡幾矣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及在揆席知畧不足而誠慤有餘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非其

質矣至紅丸一案當時不究誤藥之崔文昇而但究紅丸又不究李可灼何由上聞而但究不嘗藥為弑君此諸君子之過也故韓蒲州出疏爭之倪鴻寶先生曰孫愼行君子也韓爌尚不

附會之益深許蒲州之言爲然也乃黄宗伯著野紀矇搜謂方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何其誣也又如李淮撫脩吾天生正骨倜儻非常以部郎疏糾時宰在淮力陳稅璫之禍措一方于

袵席扶正抑邪功在世道當羣小攢攻之日顧涇陽先生獨昌言扶翼之所謂君子哉若人也乃南方有記近事者謂其以建逆祠遣戍不知建祠遣戍者同名之孝陵衛指揮而乃指之爲

公何其誣也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所見前人事畧輯爲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纖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

端在此矣集中隱疵德而著孅行以身在林泉董狐非其事也所錄嚴四朝而寬纖輔是父母之邦也道宜然也至於急行誼而緩功伐詳幽潛而畧通顯則區區僻見未盡泯也然因是有

感焉當有明初禩諸君子乘運遇主隨在自見進退雍容身名俱泰何其幸也迨其晚季值一二柄臣褻亡漢弱宋之黨論以惑主聽萬曆而後畿輔多正人君子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

或困死譎戍或終老罷閑或憂讒畏譏一籌莫展馴至束手殉義亦可哀矣然北闈開科首得王忠肅爲當代名臣之冠至運衰氣竭爰有偉人吳橋相國伏節於北宛平司馬畢志於南以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其人俱生畿輔間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賢諸編而已乎

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於谷中之烟霞窩

畿輔人物志目録

畿輔人物志目録終

畿輔人物志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著

董學士倫

董倫字彀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閒布褐藜藿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川因稱貝川先生元末政紕民困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侍懿文東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爲河南左參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

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遽擢爲陝西左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公行至成都蜀獻王深敬之賦詩八章以導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於仁義道德故雖蠻僮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薦公者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内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賜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公上表謝略曰桓榮被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喧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人傳誦之庚辰會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精於去取所收如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稱得人焉其試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致大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雕之徒衆而危亂作世尤以爲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於上召還以縉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燕王即位後倫年八十餘

致仕每念革除事悒悒吁嘆數日卒歸塟宛平公敦大醇厚行如古人至于不仕于昏亂之時而能委身於休明之世不以内外夷險易其操可謂賢也矣

宋文恪訥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入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

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之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斅薦之召至當上意授國子助教擯經發難擊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勑文十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斅執經祭酒吳顒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為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上每觀書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誥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為比益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上製文警諭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皇恐謝明年祭酒吳顒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勑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廟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領監事由是貴冑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

生獻茶踣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不意為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康蠻夷奉貢惟沙漠　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為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如充國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為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大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亭泰廷
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譔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
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㳀吏部尚
書余熂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
圖形暴罪勑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材之所師者模範
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
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
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
通吏部賓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賕餓死生員趙落師

生廪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弟
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殽厚禮於師此賢父兄
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賕也生員有疾存問飲
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
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
巳乃云餓死生員又云趙落師生廪膳以卑誣尊飭
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位二十二年命譔帝王
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
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

男女情多况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
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
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
無給葬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
爲司業其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
酒訓廸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上每舉
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譚克忠署祭酒司
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
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訥善終朕禮送回鄉塟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
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令年少
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枷沒頭帖謗師長者首
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
南三里即鄒子堤忠肅搆亭曰西隱公更築曰雲芋
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夫國學儲才之
地措治之本也國初人才彬彬率出於此師道立則
善人多詎不信乎且屯田一議建軍國之大計可謂
一代名臣矣

崔宗伯亮

崔亮藁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爲禮部尚書時承元之後禮制久廢人安簡陋上命公定官員冠服之禮公于內外官員及隷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公取歷代郊祀之禮斟酌損益以上從以我國家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公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相答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重其議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省府臺俱就拜前道上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謂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墩之制參酌宋與各爲等差又請旗纛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之夫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王者所以法天地也公當禮制紊亂之後酌古準今不繁不僿卓然定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無弊可謂有功於世道矣

秦侍讀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楊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侍一日言

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戀後由是刁風始息二年降侍御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過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過攻城戰野捐軀狥國豈可謂貪貪過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劉侍郎敏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家貧每暮以小車市江上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瞷下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没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茂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

刑否則決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
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愼之哉司
寇起身掾吏而約身以廉事親以孝夫孝則必慈廉
則必明維慈與明聽訟之本也厥時詞善用人哉世
乃謂明初用重典妄矣

開司寇濟

開濟北平人博學不仕見元末主昏臣懦天下將亂
乃携家移居洛陽明太祖訪求遺逸擧爲府學訓導
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謫徙亞中洪武

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行召試刑部尚書
未幾爲眞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
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
式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擧以賢良方正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
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
行脩達于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
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
司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黜覈去留上

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
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濟殿延訪秀才以
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
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
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
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
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
經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濟得上信任益奮厲
効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

事謗言遂起竟暴卒開國之始用人爲第一義廣以
求之精以擇之斯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矣六科之制
雖百世行之可也

蘇太守恭讓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擧聰明正直任漢陽知
府恭讓豈弟愼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
怨密迩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
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
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

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覬免巳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茅副憲大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爲

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其子扶柩瘞北平城西茅公慷慨磊落殆謝翱龔開之儔也讀其詩十載有生氣矣

侯司冦泰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進抗禦之策壬午督餉山東屢進言于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隳沒還京建文復令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當靖難師起從龍者多北方之人乘時建功如張河間王者比比焉而志中不載[illegible]公以及其隸則天下之所重者可知矣

杜文學奇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嗚乎王舉賢良方正而乃誅忠直之臣于是乎不仁矣若杜公者以諸生而持正義更難于方正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惜哉

何縣令翁

何翁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敦行教化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舉者於

滿民走闕留之吏部嘉其賢加通判仍署縣事蒞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揭風紀辯理冤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祖宗朝久任之法致有爲令十八年者天下安有不盡之才不善之政乎誠足紀也

趙太守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主簿擢兵部主事內艱起陞郎中知松江府時戍兵驕甚擇其甚者杖而配之衆遂帖服一

意撫循與民休息擇民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身率以儉遊燕皆絕奏減吏員十五巡撫周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延直儒術侍學官必以賓禮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二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傍數卒肅階下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名在上製詔燕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致仕去後配食文襄祠在郡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論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謔蓋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故又有趙老人之號昔元氏之末四方揭竿率以官貪刑急爲言明祖知其然簡拔循卓而久任之故建文之世幾致刑措焉嗟乎瘡痍徧海宇安得趙老人之太守而爲窮民起白骨哉

北平孫承澤著

黄御史潤玉

黄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收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官代父之對日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壘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閒傾貲給徭賦墾園藝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暇輒肆力于學以己心爲嚴師而蘄造于

賢聖擇然後爲罪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廑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日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若此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

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illegible]稿皆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嗚乎孟清之著作儼然有道之儒也鄉里之中得一功

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吾于孟清先生願執鞭爲

王忠肅翺

王翺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既而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爲重而開榜北士每後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歷監察御史十年歷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潘靖商巳之亂正統七年遼東兵變勅翺提督明

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邊功遷左都御
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夷蠻寇議置
總督羣臣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
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夏陞吏部尚書翺爲人剛
明果斷外强中寬論事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
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翺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
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
等諸番皆悦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
途謁翺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搶地自

伏請今願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
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
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
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
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賑邊矣且夫邊民固不
可以法一也以死救生未爲不可也翺前後貯金銀
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皆騰飽樂戰
遂出塞破敵屢有膚功邊外嘗猝至下令堅壘伺息
擊之皆遁去近邊請來鈔者去防老少男婦靡不畏

威召還時諸番詣闕乞留及至總督兩廣民望已若
蠻夷聞翺來皆恐謝曰蠻夷撫揷各有機宜今當安
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
爲吏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傑
官畿內翺妻愛女數使迎之傑恚不遣曰翁方長
銓援捉人加滕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
女言翺妻爲翺置酒長跪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
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
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

昻崔恭列位六卿翺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
黜補外任翺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上進
退大臣時時召翺便殿面質可否呼翺老王而不名
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翺
所求救賊并執翺翺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
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
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翺難其代
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叅仰孫以廕補國子不使
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

直可千金翔固辭不得賜貂珠衣領閒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翔曰非詔旨也悉拆去成化三年疾甚予告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李文達稱之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世稱信然

馬恭襄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明年計偕下

第入國學宣德中以儀容聲音選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裁凛然未幾行在刑部有刼獄之變上震怒下司冦于理乃陞公右侍郎適甘肅告警改副都叅贊軍務公抵任即劾都督王喜玩冦之罪軍聲大振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刼掠公率將士討之盡得王名臯示及擒其偽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大舉犯甘州公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敵開道去西邊恃公爲長城以偶病乞休上不悅謂爲委卸也乃命致仕未幾兩廣不靖時王忠肅翺召入爲冢宰上念繼翺無如昂者起公總督兩廣兼巡撫便宜行事公大布朝廷威德親帥將領土司兵民勦其爲暴害者生致渠魁周鐵盛盤馬蹄等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晉右都御史又親勦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威名日盛有側目者遂致仕去及入見復留命巡察山西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晉兵部尚書會陝西邊報押至上命懷寧侯孫鏜爲總兵公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

公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上寵眷無比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不可得公與賜焉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秘咨復調戸部尚書尋命同都御史林聰等察覈京營乃分精銳著爲十二營又黜陟其賢否營制一新時災異屢見力求避退允放賜勑以榮之歸八年始卒贈少保謚恭襄

冦莊愍深

冦深唐縣人永樂中爲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與政遣中貴陳保生往撫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德中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必屬焉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使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獄有冤抑悉錄山西諸郡大辟因察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見採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讋

伏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剷平之以便餽運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辛未召還番人扳轅甚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放甲戌北邊大舉入境深出奇斬七十餘級在邊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天順改元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

父子兄弟恣意妄爲率御史廷劾之欽等反首索深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胡司空瓚

胡瓚字伯珩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按遼東外艱起按關中逆瑾方横嫉瓚遼巳督諸未完事凡二年皆得罪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瑾誅陞大理寺丞胡端鏻疏逆濠事繫獄瓚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得戍邊宸寧矯言奪俸丙子陞左僉都撫大同宗室有爲

地方害者疏錮高墻上邊務六事嘉納庚辰武宗幸大同敵人入寇督官軍與戰却之璽書褒美賜蟒衣任子錦衣百戶上疏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辛巳起撫江甲申累陞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加右都提督軍務往討曰此首惡數人爾豈宜濫及無辜吾惟殲渠魁當自定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授方畧於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擒地方悉平乞休不允魏國孫光祚請山海權寧賜由瓚謂邇近邊塞奪之恐變生意外上卒不予戊子轉南工部尚書

致仕歸卒年五十九著有柴山稿

李襄敏賓

李賓字廷用順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丁卯按浙江己巳邊警從大同贊事九月敵大入從禦河南懷慶丁壯萬餘人操練以法軍威遂振敵遁去庚午陞大僕卿鸞華宿衛馬政爲之修舉癸酉晉副都理永平山海軍務大飭武備稍暇散兵歸農興屯田以足食英廟復位召爲大理卿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於寬平莫患於遊移寬平則人易信

服而法亦可恒遊移則難以奉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配楊氏卒終身不娶繼室己卯三月母憂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歸卒已起復視事曹欽反與寺丞董方率家人子弟出擊之大呼曰曹是反賊壯士來從我得數百人於長安右門撲火力戰時朝臣避難者多太僕卿韓定與焉事平謝曰此眞仁者之勇上亦卿之擢右都御史陞南兵部尚書道見餓莩奏發廩賑貸時盜徒巨艦張戢鳴弓夕出沒江上苦行旅嚴督將士搜捕略盡己丑滿九年入朝改左都掌院事

荆襄流民嘯聚建白撫治事宜賴以無虞癸巳加太子少保尋乞休林居凡十年乙巳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性嚴重簡默門達當訊抗辯不服見賓至曰惟公宜訊我遂抵法按明之設官一部分理一政而獨于法司設者三焉所以重刑獄也李公言法貴寬平而患遊移此誠至言不愧廷平矣至於憤擊逆賊人稱其爲仁者之勇信乎其爲仁者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著

耿清惠九疇

耿九疇束鹿人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愼重名行者往理推爲鹽運司同知革弊典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

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餞之二難時軒輗爲浙江廉使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特陞鹽運同知葉恩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爲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恩銘亦復官九疇餞而嘗之曰無因㷀而廢思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

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相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茭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增兵何益竟如其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

歛入從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從寇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優獎嘉甚至涖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尋陞四川布

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還之且以爲禮
部尚書既而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輗在刑部
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輗兩人操
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輗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
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
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
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温公之爲人也
岳正贊其像曰摧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
屢遷贈謚清惠

耿文恪裕

耿裕束鹿人祖綱爲盧氏教諭生父九疇南京刑部
尚書謚清惠九疇生裕皆自盧氏起家裕少慧嗜學
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
改工科天順丁丑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
改翰林院簡討清惠以建言斥爲江西布政使裕亦
判官泗州清惠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
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爲不平贊王州孜孜訪求民瘼
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
召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己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教嚴
明恩威並濟勳戚年幼入國學讀書裕患其難教取
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
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
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
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
入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冢宰裕蒞任同侍郎倪岳
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時艱上嘉納之崇王乞請京

師朝賀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
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
裕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
道宜卻之後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
薦尤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爲人坦夷公平常以闕輔
饑代祀嶽鎮所過撫督有司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
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議于朝必持正道不肯
徇人及舉人才一秉公論退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餽
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

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
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
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
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曹文襄鼐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
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問學令笑曰典史欲狀元
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

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
馬愉並以修撰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
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
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鼐學優詞贍典
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中大議咸復
推決于鼐十四年閣振挾上親征鼐以內閣重臣扈
從過　驛師土木　氛熾僞求和止且召鼐草勑與
和振急移營南奔　乘之上北狩鼐歿于難景帝即
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爲大理寺評事英廟復辟
加贈太傅改謚文忠蔭孫榮錦衣世百戶

黃御史綬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
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
綬疏言兵患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
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廕
子鑑爲國子生

張憲使天衢

張天衢字叔通高陽人弘治癸卯以禮經中順天第

四人明年成進士授封丘令機警有辨才事至即剖
無留牘即疑獄久不決一訊立得有布商失布莫可
按獨曰偶置石後覘而失也天衢即輦石後覘而梗
之闘門罰入觀者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狀人號斷
石公或殺人而匿其屍久不解公訊之適羊角風起
跡之得匿屍坐其人釋誣者吏號斷鬼公以弘治五
年入爲湖廣道御史九年以滿考授階賓疏泰寧侯
鶴齡憑寵不法狀上慰諭不問十年二月按山海關
舉核將吏飭諸邊備唯謹從兵戈中勸學興文人士

郁如也七月朶顏入掠上從部議專勅防禦雲丘曰以爾練達老成卓有識見明年四月勅同給事中尚衡盤邊儲是年復命會清寧宮災應詔陳言畧謂容直言寬民力罷傳奉恤冤抑飭織造定鹽法革漕運之濫陞且言都御史王越交結太監汪直變亂成法開邊起釁先帝已斷發爲民乃今以左都御史致仕近又貪緣太監李廣以至今職乞仍發爲民以杜姦邪之門且李廣罪惡貫盈業已敗死乃復賜之塟祭是褒善之典加于首惡之人何以勸戒將來近年以

來中外臣工或因言事得罪或因他事詿誤如湯鼐劉槩吉人丁言皆罪有可宥如楊茂元王雲鳳武衢何喬新劉大夏林俊曹璘皆才非可棄且謂祖宗以來親近大臣斥遠邪佞伏望取以爲法內府甲子庫及京通內外倉等處添設內官數多乞量爲裁革其鎭守太監如臨清李全江西董讓陝西劉琊四川房懋皆貪酷害民之尤者乞盡行取回以紓民困天下州縣入戶催役乞行巡撫等官詳審務使均平疏入上曰納忠言當自處王越旣用之邊方矣豈勿諭其

餘令所司斟酌以聞又奏請當時因㶴火而陞官如程通者十三人因建亭而陞官如康表者三十餘人又因五官司曆陞官如皇甫政者六七人及平日貧緣李廣傳陞者通行革罷併奏裁革弘治六年以後乞陞傳奉匠官六十八人及冠帶人匠一百二十人人疏入上令逮皇甫政刑部其餘姑置之而一時宦貴凜凜側目下何勅兩廣採辦圓眼木公疏請罷之十二年六月以鳴贊李通遲慢而公失面糾下獄釋之七月復以廷見失儀下獄復釋之尋丁艱歸以十

六年七月起復除山東道以明年八月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駐洮岷會虜入莊浪西寧道以諸將領狀呈御史李高而蘭州守姜閎許遊擊徐謙奸貪亦以狀呈俱屬天衢鞫之獄上謙奏辨亦許御史與天衢交通鍛鍊命刑部右侍郎陶琰錦衣衛指揮余寘往訊之奏上天衢與御史高知州閎俱戍肅州而諸弁重者幾降級葢奄人瑾欲右武而琰寘所上獄要承瑾風旨也正德五年八月以瑾敗有旨釋之按察使卒

梁端肅材

梁材字大用順天府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爲御史值逆瑾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舘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淛中淛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綸就謀於公公即察調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淛遂安世宗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

干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詗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嘗以意係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闒闒弗了也既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獄時論又大讞久不决四事命公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矣及勳翊國公郭勛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乃嘆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敭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筦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

北平孫承澤著

崔莊敏恭

崔恭廣平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戸部主事督延綏邊儲有能聲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府庫舊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丁卯登萊大旱飛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即

墨諸逃戸復根民賴全活巳巳北虜入冦逼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延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謡曰古之楊今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舊例及和市苗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酋卒効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遷江西按察使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巳比至江西理問寃獄釋陷盗良民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惡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爲改容二府由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廵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頼利別籍所遺田産自冐爲軍御史信之連坐歷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恭爲核其實事遂白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潦費少功成民至今

頼之天順庚辰召爲左侍郎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核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叅賛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巳爲人愷爽光霽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陳副使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戍交趾後移京師隸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實踐有用於巳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鼇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自是每有所見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立說直欲置國家于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

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躬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壟事畢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卯服闋儗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今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歸居鄉即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蹤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佽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岳文肅正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略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遽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

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
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
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
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
未爲晚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
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
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
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以呂原
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
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鎭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
陳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
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于何所其人不
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

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歛戢以此二人恕正日深
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
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
愬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
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鎭夷所正牿手行夜宿涿
州手牿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于解卒
不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乃爲去釘脫牿剗其中
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

如何更與其人金正乃得至戍所鎭廵而下素雅重
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嘆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
向者岳正因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
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臺諫請復官
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
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
薄被譏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
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淸理貼黃與都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敢諳遂皆補外正
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
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
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賑穀
與饑民食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
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于官者
一旦弗得騰爲謗書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辨
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
辰九月卒于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

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
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
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
未信而諫以爲謗己公犯茲戒矣正曰初上用我責
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
恐未然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
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櫽括上意寫照而
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
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

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寺卿
賜謚文肅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家京師公四
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上喜
甚抱置膝賜賚甚優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大
義命入順天府學肄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鄉試甲
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
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主考

順天鄉試其妻弟劉釗令回避不得入試尋丁憂弘
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四年辛亥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其妻弟
劉釗已中鄉試仍不得入試人稱其公甲寅擢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公曰春
秋王者不治[illegible]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
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
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郎閒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
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疏奏不報會武岡知
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公上疏救獲
釋十一年戊午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九月清寧宮
災公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
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
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禳災此
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
越二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以爲不可及清寧宮

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力言不可上俱
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上命公
覆試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
乙丑上不豫召入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元年丙寅上不親
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
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
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
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

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
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建
謝遷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
卒詗執荷校長安門公上疏救給事安奎御史張彧
忤瑾荷校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又力救
是夏蚤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錄瑾等罪狀
上退坐東角門召百官不放班葬傳旨令跪瑾等面
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

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公極力論救
乃得釋瑾于文臣凡有公錯詿誤各罰米輸邊多至
千五石公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開倉
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設預
備倉公遂言各官罰米即在原籍倉中交納未幾事
止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賜類如此四川鎮守
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
而不管錢根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

管科劾刑名而軍馬錢粮皆不管其權益分而不專
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
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復差內臣一
同鎮守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
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
旣革去巡撫若并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
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
敢一旦增添乃批出止便宜行餘如所議陳俊之得
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遂致大獄

公力爭瑾謂不宜姑息公曰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
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
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
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厮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
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
殺但因其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蕭何餽
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
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遂止革熊爵會寘

鐇之變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怫
然曰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
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
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
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
乃語塞未幾太監張永自寧夏回密奏瑾十七事上
夜執瑾使人送永疏至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
久矣援筆擬旨下瑾極刑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
家得諸交通者書狀公奏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

誅止其身今罪人已正典刑宜將一應文書并行燒
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
字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
爲尚寶司丞公上疏願皇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
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毋于朝奏講譚之暇
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
培植國本上褒嘉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王師
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
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

乃稱兵犯順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訂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嘆曰此眞老成長計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欲啓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兵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illegible]操制上遣內臣谷大用等至閣議公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公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而內意巳定司禮監文書官廹之票擬上坐乾淸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具疏極言其有十不便且曰今舉朝以爲不可臣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翊日內降行之公遂杜門乞休十一年卒于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公之祠在禁籞西大僕街公召對時彩服存焉公之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徵

麗牲之石無復存者楊公一淸稱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恂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嗚呼可謂知公者矣

賈司空俊

賈俊字廷傑束鹿人以乙榜就國學簡山西道御史凡五出巡所至奬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爲能歷山東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甫就緒遷左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蓋異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麾指任使惟所當數年敵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爲工部右侍郎飭村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饑勑俊往視悉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辛亥勑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上疏乞休歸三年卒俊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敝靴弊服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俊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

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懌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上書爲朕省費渠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俊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程司馬信

程信字彦實祖籍休寧移居河間府正統辛酉中順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巳正統帝北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　遂南侵

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也先引去景泰紀元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正統帝還居南宮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御史奏晉倉官吏卒盜糧幾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惜今故爲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藩夷人作亂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銳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爲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將海寧伯董興婣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

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論月輪籌凡百號令一新召陞刑部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憲宗即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掌蠻賊據大壩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鵞地又分四路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illegible]十

餘里又陰察九姓土遼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嘗大竊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游與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獎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詔下議多請貫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

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典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剿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典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舉繫國勢之强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關隘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七年南京欽恭贊機務大臣文章薦信及至南京適彗星現乃與六

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施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子敘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嘗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冤獄摘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擅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輒正色明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今遽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爲御史時巡視居庸關武廟欲出關北狩欽閉關三勸疏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遏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參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參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攺嘉定兩邑稱平徵拜御史秦中中州藩封爲虐大爲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胥緣爲奸而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儀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巡撫侯上其事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淆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沈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開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簪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代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儀策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曰可以夜半擊柎上長弓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冀寧·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背

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根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諜者謀知戒不敢犯項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罷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陞廕賜白金文綺晋右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報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　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為害儀計徙之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為死者詔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參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郎撫甘肅未及行適　擁衆犯京師移儀駐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為掠又何求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爲勳戚日詣管鸞盛氣以待儀日天子遣其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銜中儀會御史劾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汪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采蔚

然爲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楊學博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絶口不言人非既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著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爲海內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老修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而兩子俱占巍科入本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阜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爲勝於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爲著一傳了不得其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師乃入籍大興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頎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鴈爲光祿寺少卿會考嚴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
三踬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頽將雙膝屈三章乞得
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籞西偏多蓄道書手錄至盈
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丁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踬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
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益亦難矣其篤切
如此古云休官亦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堯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柟遊
旣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
未嘗廢遊觀南安爲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
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所著
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父儁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
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
世蕃受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斂跡自守不與通使

選同署生匃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爲故事文
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
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
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
甚悅即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
而已世蕃以爲誕已大恚屬早甚考察百司世蕃陰
令冢宰誣奏文輔遝蠕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
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稍稍稱之
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謁當事益廉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
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
于學無所不闚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
馬應乾爲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
得甚歡雖居朝市門堵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
稱之曰共臣之爲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巳依依自遠
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執
轍于古人宾心析理不膠結于胷臆養恬致知貫宗
廟之瑚璉幽摃之旃角也人以爲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濬卿涞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授檢討遷外內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明年同修大明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命諸生善遊並要京經之凡貴遊子弟關說求出者不聽時分宜父子勢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晉分念之哲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分宜懸則以爲

南京尚寶卿遷擢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輒留以爲常哲乃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賸金二千貯帑內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悉不問今召爲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直賈往往破產爲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僇人而不予直是豫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久之擢戶部侍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病疾言歸蓐蘂中裝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橐也可中分之某室設關日偃臥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棊對語倦則復臥平生所著述甚富一一日盡焚之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醬瓿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倜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爲論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廠得罷直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衣北伐奏博紀功險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彎弧馳突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懌以事來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寘酒毒殺之且死囑妻曰吾以扳直罷歸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馬役竟伏誅石公珤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爲寮寀珤

兄弟又嘗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風然處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傅文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己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從久不遣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辰闐然慮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言泉郵議罷上竟遣監

鐺諸內臣俄有旨令珤致仕去郎東裝就道旣歸清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闕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居間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郎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籍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生不事剞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塟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旣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塟祭公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駿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珤

石珤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禋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進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爲考察京官凡黷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勑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昔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勑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勳戚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既得旨民大騷公言于上仍還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輙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間人或請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文體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搆飛語訐輔臣者俾中傷之遂逮下獄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僦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年六十四卒于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石司農玠

石玠藁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瑄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瑄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勑嚴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脩德行務經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親老其父按察時嘗二十年入以爲世美嘗作瞻[illegible]堂以志感辛未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爲用邊境以寧入爲右司馬時邊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之僅以一半應命權寵錢寧等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件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搆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杜門却埽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輙朗誦之以當歌

曲所著有東濘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監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闢八罪王御史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彰德府嘉靖時吏部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副都御史治

洞齋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詬詈之怏怏暴卒七級開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厞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速句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謠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積之曰如水清儀殺倉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

至以爲鮪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帶寄一縑于其父鳳凰怒詬曰胡用此脅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雀銑志裳墓比之軒輗隆慶三年賜祭塋謚恭簡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辟陋寡見聞挾册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外歲歉見餓莩塞途還朝即上兇徵追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蒙賜罷歸上谷平生慎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髯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遠到而官止郎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恒因扶危古人不過匹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濬遺跡以從興和之城徙眾顏諸[illegible]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彷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灤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虜不敢窺井京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鄉後授工部主事督權濟寧諸閘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閘俱腴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賑玉河甚廹衆
僚皆悸焉莫敢應尚書雷公禮以屬之未幾河工成
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歎曰今之督學者弊在重文藝斯道化衰徇干請斯
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渺小也乃程業兼稽行
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發進黜罰惟執
之己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
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篋惟
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
惟重行誼故一時人物爲盛後乃止以文藝相尚士
無實修所以朝多秕政安得如達公者而衡量人士
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
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
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時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
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
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
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薄
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思馳身往當匈奴會
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
畏　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
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
者和親之別名也　蹂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
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
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太信二以堂
堂天朝而下與　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豪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逞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
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
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
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結之門六
伏莽之奸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
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昨深入嚮我無
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
輕慢中國之心八　彼猾叵測我竭財力而與之
今即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　馬數萬匹萬一
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
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
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　旣與
和矣即得馬安所用之又　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
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
者益大此其謬三　旣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
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
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試不若和以俯

之夫損國威而養　患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瘡疽癰
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
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
敢爲陛下盡言者懾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誤國不忠
外帽于　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
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還將練兵聲罪致討不
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藁街
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
唯仇鸞桃憤以客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鸞數
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
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武選時大學士嚴嵩用事公中夜慨然嘆曰
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容具
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眞
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
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
前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
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備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
丞相之權竊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
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天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
一己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
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兩人語曰上原
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
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令子世蕃代票

又何爲約諸義子趙文華等共票是嵩以臣而竊君
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奪父之柄此縱逆子之僭竊四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
臣陰爲壟斷之計欲使伊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
爲總督總兵于是嚴鵠效忠等各以乳臭之子冒斬
級功得爲錦衣而所親因得驟遷要秩是既竊陛下
之權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而頻拔私黨此冒朝廷
之軍功五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革矣嵩餌其
賄而薦爲大將及鸞勢出嵩上嵩不勝忿且恐陛下

有疑鸞心遂互相詆誹以泯其迹是勾　者逆鸞而
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　入
犯兵法擊其惰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曰　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
汝夔嵩僞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賣是
嵩以不戰誤國又以死紿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
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郎徐學
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豐罷之戶
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

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勵天下賊嵩竊之中
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
歸而嵩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問賄故將官日
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
臣恐患不在　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
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嵩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
於劉瑾時矣惟嵩好利故天下爭尚貪嵩好諛故天
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爲之使每章奏必預閱之故嵩得巧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盡嵩之鷹犬矣既已彌縫內外所畏者廠衛耳則又令子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廠衛既清又懼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私屬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與懊圓融者不得與行取

故臺省盡置私人寧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子世蕃采部屬有才望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爲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故得掩彼十罪五奸既破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詰之家閣臣得實重則誅僇輕則削罰　　聞之不戰而膽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恚繼盛甚而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誣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曰非二王孰不懾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具杖至百或遺以蚺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隆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廕其子賜謚忠愍

予祠額曰旌忠

王司馬遴

王遴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兇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手裁太若爲人側目者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爲不平吏部亟陞爲武選主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爲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託之公曰君
爲社稷計吾不能爲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
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
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
勢甚赫人人避匿楊疏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
奉旨查嚴效忠嚴鵠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
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
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況嚴未嘗
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功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鵠乳臭厮養子耳併陞
雖有事例皆奸人僞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面赤
但門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
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
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
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
嚴鵠本是冒功而今曰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
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
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救正且天下士大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熟
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爲君子豹爲小人矣聶知公
不可奪乃客報嵩嵩上疏辯冒功之官奉旨嚴鵠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公令
有窮弁聲冤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
之獄上論死公徬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
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illegible]
兗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至擒寘於法闔境
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　忠正

迫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　數犯皆却
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
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屬吏爲公
訴勞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嵐士民
爲公頌冤於新撫裁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
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
捷陝西按臣温如玉上疏劾其興防在內科道和之
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總督
以修城郤　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從三疏控辭不允然以允直
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
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
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壺盞立還
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
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中途
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
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改
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祀須以實踐爲主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
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
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有識乙酉改兵部尚
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璫
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會
申內閣將行託以奶子府管事指揮羅秀陞堂上僉
書公曰錦衣堂上僉書舊皆由南北鎮撫陞轉奶子
府經歷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滕
祥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之申大恚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誠遣御
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
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由司禮監於會
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抄出俱非政體遂具疏請
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僞于是內閣遂票擬
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
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
同知堂上僉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罷
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清同列名上點用

嚴清梅給事鵾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爲張
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爲王遴之續公家
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
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入
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爲考功郎先公而卒

厲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于修灤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
子柄政爲虐公上疏糾之謂嵩爲國大蠹子世蕃天
權納賄其勢方張董牛之牿宜禁于絳疏上嵩黨黃

璫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某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遍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忿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厲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爲樂安令以循卓著聞徵入爲御史按浙值倭寇倡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爲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不可竟置大辟朝論壯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兵僨事爲言者所糾與公勘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濟米六萬石以騾運意爲緩不及事俾此罰之耳公奏改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凡再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揮星鎮者犯事當革潛入邢臺以重賄祈免公發覺之竟坐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提官尅餉而叛公孤身馳諭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參政尋陞大理少卿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爲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內閣攝冢宰意氣昂昂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咄咄不合乃

遷公南冢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大察京官有爲張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杜門謝絕人事迨江陵歿中外交薦公消如也公立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爲古之遺直云

王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部城搏擊無所避會元夕一巨璫張燈邸第陳百戲邪入士女聚觀

有躁躐死者瑺倪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奏劾豪貴斂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洗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無筭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三萬二千有奇又用事近習提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即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爲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題之公在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如禘聖治止行幸肅戎政隆大典彰王德一政體飭禮儀勵新政謨郵興皇者

思陳時議勤聖學諸疏多見施行當是時王侍御之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少卿晉太僕累陞至南總憲轉大司農乞歸之疏屢上及入賀聖壽再請如初不允以滿上計邀四疏歷請穉休致公壯年好古自負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乎實發事苟難學貴定志勿爲利動公能踐其所言終身恬澹寡交遊雖位躋崇膴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宰之日家無餘貲平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今止有春照軒集行世

劉司農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爲給事中時盧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瀬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畢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革冗吏濟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蔭襲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選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除孤假倖舉尤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祿俸無筭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圖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
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日繁銀頭盡其
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撑數供
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進猶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
頓異者內官之滲漏門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
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為令與年終遣科道官查
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
患軍興之儲哉以黜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陞
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玉等項公執

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閑住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
渝其操人稱為有古大臣風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涞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
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
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
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為歲乙巳紳既賜休甚適
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
紳訪政理與馬相屬紳一切謝遣之乃於都城之南
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
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
號北泉書院偕朋儕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
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
太和都城人誦焉公起家戶曹歷鴻臚轉通政晉工
部皆非雄職故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干人以私居身
不喜為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一

楊中丞宜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
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微士一經其賞識無不
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
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
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
正直忠厚者必曰裁庵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
事中劾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瓊黨惡通賂世

宗立諭赦王瓊得減死使朝鮮爲副使遷山西僉事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旨史道拿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原官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刁民童源計諸貴弁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輦轂少安都御史汪鋐阿張孚敬意借監生唐際誣奏欲重治少宰徐縉力勸阻汪即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中鄭準言事謫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鋐遂署以逃道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撓坐罰俸半年孫謫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參議又以辭朝稍後閑住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楊道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碌砠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温修復五堡陞兵部侍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回部會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及往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却之以生母艱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督營盧溝橋以入衛旅數千隨之道始通即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開諭答使内潰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撫缺衆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遼學顏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屯置餉與夫保障撫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奇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岔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財賦内帑屢賦不支學顏爲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淸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未數年庫餘千萬粟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添進止庫監之皆
匱絶貢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將方選操内兵每週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間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座學顏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亟止之上謂演習在内人役原備啚篤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啚從事完猶未解
散學顏復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
持寸刄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邉衛充軍祖

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
半居皇城之内戈矛鋒利出入禁苑後或賞不滿望
領不得人漸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内則外臣不敢
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
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
傳奏要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驅之
不肯散捕之莫敢攖如正德中西城縛兵之事可鑒
也借曰今未必然則皇上已見其不戒於爓前安能
保其不變於日後哉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

貢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頒明詔將近
操内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殁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辈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塟此後邉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著

梁太宰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眞定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出爲兵科給事中既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時冢臣李默失厲行私黨權公由疏糾劾公論壯之當是時世宗頗崇壇祀學士袁煒偶爲上草青詞稱旨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揄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甚頼首揆徐華

亭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相已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郤者輙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其治河也考其誨鍤與卒同力晝不敢廬夜枕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擢叅藩關內當事又使當敵衝公治兵精嚴敵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穆宗二年于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薦公異才可爲邊大吏名上爲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責急農失其業探丸四起公爲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就耒先是世宗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登萊島嶼中者數千久之因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督然乘舫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權數萬鐘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畫行之稱便其疏畧謂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我朝成祖定鼎燕京轉大運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

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江淸浦尚書宋禮開會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會通儹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于海運也爲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于無事時遵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海瀕去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

利未見力行嗣是一遇淤塞大小諸工疏陳皴試數
百萬言皆以海運為請竟未力行正德迄嘉靖間河
患益劇且頻每當空濟寒築工程浩大刻期勒完晝
夜並力公縮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丁
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露經年手足潰爛枕
藉傳染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數聚久勞怨生啓
釁于和賜係非細夫歲邳河徙塞一百餘里今歲宿
遷濬傷無笑太倉空虛咽喉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
上採納忠獻簡差科臣胡檟會同臣等計處膠河則

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于此臣等勘
得原題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
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運及勘得中段自膠
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
十餘年運以一體行運自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
里風便兩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柔發之六
月以後更為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通
踏滂泊崖次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官民俱稱二十
年前傍海橫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淮人以

及島人做販魚蝦苧豆往來不絕其道益通未見險
阻臣等蚤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知然海而多濱
猶陸地多岐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
海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與三司各官再四
面審行海委官并水手等役俱稱今次踏由海道傍
海居多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
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避占候自無他虞較元
人殷明器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即丘濬所稱傍海
通運果為良便臣家于陸先年未至海上不能測識

濬議今待罪海邦親勘博訪幾八閱月始嘆服濬議
乃神京遠計請及今日以河道為正運益加綜理以
海為備運兼為規復萬一河道未易疏通則海運可
至蓄艾對證臨急無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濟築如
法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
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
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
遼東西通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真四海上遊形
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者有未然

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裨于地方疏入報可功成錫白金文綺加俸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巡中州中州盜賊蠭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公曰倖盜起獲之誣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扃臥也時神宗新即位張江陵居正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捷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巳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鎭軍所疾苦

爲剗除之因是以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愼擇將領以忠勇勸爲上無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軍勢大振當敵輒捷自公在薊遼先後奏大捷者九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錄一子讀書國子一子金吾百戶累千戶所錫章服銀幣無紀而其時昌鎭黃花路薊鎭古北口邊墻報成晉太子少保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久虛事䕺廢公入則樞帷改觀于是乎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旣以授民歲徵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驥壯然尙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賣種馬稍徵銀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條議士官襲替商人便宜諸事壬午以定浙兵變功加級推世襲值冢宰缺廷推議爲上曰梁夢龍先朝舊料兩家臣其爲冢臣必稱遂改吏部尚書時巳逾大計其所爲嚴吏治嚴[illegible]汰者詳若素稱癸未春以轄年例與內閣左累疏請告歸在銓僅三月而一時淸館爲八所憚其平准取拔士若楊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皆著功業于世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

不敢矯飾以乖法守則其大節可覩巳歸將年幾五十餘又十六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歷官表奏稿效忠錄要讀書目錄史要編海運新考若干卷公卒後保撫汪應蛟從按楊宏科爲請卹典輔臣沈公鯉以爲宜予適值科臣錢若臯黨沈四明一貫疏論沈公波及梁公遂至停閣及趙忠毅南星秉銓具言于上謂公軍功彰著在人耳目止論其爲江陵門人執延至今公嘗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瀆陳傳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

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事須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肝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裔賓服謂非其時仗鉞胥樞之臣蜀忠宣力之効不可也疏上而贈䘏與謚之典始備而公之昂論亦始曉然見于天下矣

李司馬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

俱下爲文操觚立就髫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賜谷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見公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若弗解者其輩遂駸偷公忽召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事某宜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恭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苞苴至京報政後僅遷南工部榷稅蕪湖差滿羨銀寄之庫中以備缺額無何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望其羽儀者以爲神仙中人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閱文甚速批評如飛而良窳一無遁情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鼓舞嘆起文運爲之一振已遷參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望益隆隆起擢河南參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尊人年高每欲歸養居長安常悒悒杜門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筭

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遼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笑曰西人衆數萬其鋒不可犯南關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既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遁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銳夜劫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晋兵部右侍郎世其一子于錦衣已而南關以鎮武之怨數數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于靖遠再敗之于高平又檄大帥出塞擣巢大敗之於十方寺堡自是遼烽罷警將士橐鼓臥矣捷上賜銀幣升俸二級公念

丙尊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予告未幾有擅酋楊應
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武弁没重賞首任驕
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命皇甫類上龍宗拜
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得將以下不用命
者比發則酋已破綦家綦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
之中外震動公携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恃以無恐
入綦江即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賊
死以寒死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孰
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一時將卒咸有喪元之

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
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
而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
自贖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
枝史朝貞等臨之破三硐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
公之計至詔公墨縗從事時賊逃綎而走上海龍囤
自保公寄授方略從囤後掛降上穴其龍虎關酋投
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
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
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闋即
家起總督河道時黄河横決凡前此有事於河者皆
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
之役也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
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黄河呂梁之險
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旣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
泇河便得俞旨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
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碍昔稱過洪今稱過

淮即爲巳至迄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循衙
壩方疏請爲分黄保泇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
之諱以歸禫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壓遷大約朝貴
有力者納其賄而取券于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於
部堂有鈇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龐恃與援多
羽翼者以爲蔦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
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
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雖幸而甦然遂衰羸髮俱
白以致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辛亥十二月廿五日年五十八以平播功及秩滿
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諡襄毅人稱
公才高天下其爲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
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爛
靡竭而奉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郊因之有畔尺寸
不越也遇事敢爲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
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新甲輩不猶嬰
孺之與叔隸哉昔人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
胡宗憲之平倭蓋宸濠辛鳥合亡命事同兒戲其攻

安慶已大敗于巡撫李充嗣都督袁鋭而陽明率南
吉之兵適遇湖中遂不戰而擒視胡總制時山戎君
大舉入犯而島王王直徐海爲之內應浙直閩廣在
在告急胡勒閩互用以致蕩平誠視王爲難然總不
若平播功之鉅也楊應龍素稱強鷙地遠而險諸土
司爲之犄應破城殺將西南勢已岌岌矣李公指顧
間取其地而郡縣之毫不鋪張以希封拜之典則其
功不可及也所以居功者尤不可及也

余宗伯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河間府交河人登萬曆丁丑科進士
改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由在
館局三十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纂修會典丁亥
會典成陞修撰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
于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證傳時政
以獻壬辰陞右諭德甲午陞少詹丙申大內火借講
官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時擢禮
部右侍郎戊戌轉左署部事自爲中允至今官皆兼
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替最多歲賜白鏹文幣延臣

無敢望焉己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
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
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于陛
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
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
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
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殊錯之狀
近歲未嘗有也天之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
苦於征調催權織造關梓各欲以情訴于上而不可

得計惟有律天而法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昔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伏願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斂政不便於民者疏入上温旨答焉播州酋楊應龍叛破綦江城徵諸路兵討之力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出崩湧留小山五徙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發疵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隕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山崩泉不

能生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麻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始以亞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疏凡九上及正

席南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在廷公疏署名者五即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草疏無諱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庚子春上將立東宮趣禮部具儀時已疾甚扶掖起視事已而病劇數乞歸不允卒於官訃聞予祭葬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即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所居茅屋數椽蓬蒿沒足古人所不及生

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罷楊夫人求爲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罷之終不肯爲一言家產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廪以食之不給又分俸以助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劉少宰元震

劉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河間府任丘人父勃官河南僉事弟元霖官大司空皆以賢著當公五歲隨父

令新建輙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晨與待所讀書上
先師前覆試如對整師整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
三才並立公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遂以
文名里中然好讀古文詞又好為詩多所寓旨是時
嚴嵩當國仕路貪穢公賦九月詩有云九日何須窮
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人已覘其品誼既齒邑校累
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爲之大籠
中使一意帖括未幾丙丁遂聯捷南宮選入爲庶常
歿試輙首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章奏修

會典世穆兩朝實錄上重其詞翰常命題畫扇及撰
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吮毫濡墨俄頃立辦實錄
成賜銀幣九年秩滿累陞左庶子皆充日講官戊子
陞國子祭酒故事日講官不典成均公恬然受事日
以罷勉率諸屬諸屬爲公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公謂
檢束士習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
益精課勤惰置彰善紀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
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籍
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輙肄而一時入文丕變嘗欵

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貲鼓篋其間若受餼者徒以需
次登而崦嵫景迫選人者慮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
國家用矣莫若倣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
儁者升於雍以待貤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
毋以格限郎擬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
自無所容因臚列奏聞上報可是時儲宮久虛并出
閣講學亦遲迴久之公乃上訓儲疏其畧曰臣備員
胄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
稱曰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豫教爲大

今諸臣疏陳明旨須示主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白
於天下矣顧冊禮尚閟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
臣聞皇太子天性英明睿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
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
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皇上宜及時下德
音舉隆典慎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疏
入不報久之陞南禮部侍郎改南吏部入爲禮部侍
郎改吏部以三品報滿未幾三殿災慷慨上疏其畧
曰舊歲乾清宮被燬今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

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燼飛塵即地呼天驚心慘目臣寧居事府也其官爲青宮而誰敢不明其職守伏念建儲爲萬世計上天祖宗垂訓最切故儲位久虛誰告疊至即今導迎善氣協和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官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國有忌之者故六年秩滿但准復職其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遷秩行公兩受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報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公不報乃決計歸適萬壽節以滿官蒙銀幣

之賜因註籍疏謝忽奉有供職之旨旨與疏不相蒙莫知所謂也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旨乃堅請歸公孝念純篤宦遊三十年每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後開當釋外艱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讌賀容鼓吹淘鏗閱月不輟入而問滫瀡命童子調孫度曲悔太夫人破顏一笑嘗自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厚愚吝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恕又嘗言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與結廣交詭遇捷趨巧取貪得嫉人害物

恥而不爲也其言如此故能於國家大政輒不避忌諱侃侃言之以南北侍郎九年清俸竟不得一温旨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易得於今之世哉獨怪建儲一事申公時行以鼎鉉重臣陽隨衆以進疏陰具揭而固寵至今爲人詬厲視公徑行其意者相去何如也人亦何必鼎鉉然後爲重哉公以萬曆庚申卒得壽八十有一

陳淮撫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阯其祖復宗當宣德將兵征有

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爲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絶口不道時事日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邊十事及詩文行世

戴司馬才

戴才字子需滄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擢給

事中庚戌之秋邊烽達于京師倉卒之軍興戶部請一切加諸逋賦公抗疏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兵騷驛不堪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又豫輸稅兵民快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累陞兵科都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其後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又以右部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三蒞西邊前練其利弊墾荒田興水利簡兵將飭烽堠邊外諸羌輕入輙遭創去朝廷倚

爲長城而其績最著者中衞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萬頃民苦邊騎不得田作公相度地形築墻建堡疏于朝且請以固原守備將兵營田以苑馬少卿兼僉事務靖　整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成巨鎮又俺答款關乞貢示報可而吉能者俺答支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公言邊外東西各爲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隨俺酋進入爲便互市第可行之宣大不可槩陝西也時內有重臣主其議者公拂之而不顧也當其爭互市時或有勸公稍徇貴人意者公正色曰市之利害籌之熟矣徇下而設上便身歷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卒不肯附和內意公竟去鎮卒開其肅之市令番夷交惡爲國家生一邊釁人嘆公之遠見及晉南本兵按江防緩急爲飭兵卒部署方畧有巡鹽御史奏改浦子口五衞隸御史公抗疏言南畿各衞分列六營以籓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使堂堂六師下同部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人謂公得大體萬曆丙戌卒年七十有三夫國家不能無事乃倘急則議

加增敵強則議撫欵國家卒受其敝蓋始于人臣便身謀而忘國恤也語云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言國不可無重臣也戴公殆其人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著

魏中丞允貞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弟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爲時論並推公爲諸生時一病幾殆公䦧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蘗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荊州府推官荊俗剽勁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廷鞫數語剖

決一無遁情荊州爲張相君梓里官其地視爲畏壘率以縮朒從事惟公與觀察馬文煒廉貞自矢民賴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相君聞之亟爲讚服致諭諸子毋輕舉動以撓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陵相殁遺表薦潘宗伯晟亂已而相爲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疏論潘輒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爲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時江陵没後諸執政陽示寬平陰擅威福私匿便利無所顧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愼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謂多使執政而張蒲州四維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之故事並及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爲許州判官戶部郎李公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公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橓少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

班之類悉宜革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謫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爲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變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獲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爲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秦藩餽遺約白鏹二百皆無所取公爲丞升少卿以太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郎家

拜順天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上
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考覈是效則軍情悅屯
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某朴不伐則
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駁汙官邪日甚山西文
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飭平陽守歲所節省
銀數萬兩以報公極其褒讚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
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選其奏曰非人
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銀千兩酒禮數千皆囊
橐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一無所取皆貯之司庫

又著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兩他絕無一函
至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
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西邊為鄰自款市之後武
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聚軍實建議整飭忻州
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甎石而黃龍池草垛山
河會水泉石菲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
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墻萬餘丈督造鎧甲戎
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
討又修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節省者一

時山西吏治幾於兩漢閭閻安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部
落不敢飲馬於河會宮殿災張新建位以開礦之說
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言人主王食萬國
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
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獲天譴之蠱以求
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榷稅之議起公
嵩目憂心寢食為廢乃陳君臣交警之義言張新建
位以嚴嵩夏言為戒趙蘭陵志皋以李本為戒又言
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

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
此也疏入奪五月俸先是癸巳京察冢宰餘姚孫公
鑨考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叙仕路一清執政
大為不悅奪冢宰俸逐考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
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每復侵及愈為側
目自榷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
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道其
意者逮繫纍纍於路而有司淺遇臺省久留京邸不
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閹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

而稅監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
公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
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韓氣奪見公
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韓大窘遂奏公沮格礦
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己上下
交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允貞
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叅內臣內臣亦叅之誣
讕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
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稅使之疏

既上公所與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
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鍰之外廩給乃
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
錢雇車馬不入傳舍於是衆益驚服周知魏公清非
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
鯁讜已也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
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
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
爲娛樂人皆艷稱之惟是爲執政所忌必不令其入

朝未及大宏其設施識者深爲世道惜未幾公歿逆
璫魏忠賢竊政公次子廣微以叔事之墮其家聲人
嘆清直如見泉乃有此子也

魏考功允中

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
遷吏部稽勳主事尋移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
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興意對
酒頌如澠及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于署戒閽吏
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

相與讙叫絕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允貞弟允孚
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廷蘭皆鄉試
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鏃礪志節以名世相期
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
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
卒允孚與廷蘭繼之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
臣

趙忠毅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爲諸生原以文章妙

天下問学者戸外趾相錯萬暦庚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初授汝寧推官冊𢈔平爲要人所齕僅擢戸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爲之建醮祈安公與二三同志戒勿往仍爲紀事詩云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没以物望移吏部尋乞歸後起至選司事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等皆一時人望旋丁艱服闋除稽勳郎選文選有剖露良心疏論切時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復引疾歸未幾再起考功司會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

少假坐是奪職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撈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筆乙之如都給事中王三餘乃其姻家吏部主事呂胤昌乃尚書鑨之甥俱在劣處中旨下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申救不報後二十八年光宗登極郎家擢太常少卿累遷右司空旋總西臺癸亥復内計公作四兇議以攻开詩教趙興邦等所鋤去畧與癸巳等亡何晉冢宰一以澄清爲己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

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憊倦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司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兼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又飭考功文選不得臯臯弛擔故事官許報部率以單冗及椎魯寡援者塞責使貪暴者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嚮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上力挽干進疏謂司選者每遇退朝羣輩遮留講歷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唇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則公書私書闐戸盈几應對不暇蟠本而稽

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面皮世界書帕長安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孰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狥一切請託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有給事中爲一貲郎求鹽司郎以貲郎置王府出給事於外謫人嘖嘖稱不便至其用人不以門墻引嫌則用高公攀龍爲御史大夫佐憲必揚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又從人望用鄒公維璉由樞

部謁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矜
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蜀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
不顧也而楊公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
瑺知公爲海內第一流傾意歸往囑其姻傅應星介
紹于公公麾去又嘗局坐閣門避通參公正語曰主
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瑺默然怨形于色又
內閣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父執
自居無少假廣微以同姓嚴事瑺倖致揆席公愈非
薄之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躡門請見門者曰

休矣將脫幘而寢魏怒詈而去一日廣微短李公三
才於公前公曰而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而翁耶
魏惝怳與瑺比而謀嚙公會高總憲發巡鹽御史崔
呈秀狠籍狀公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
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
譽推謝應祥廣微嗾私人上疏謂謝以吏垣師得之
于是詈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鄉遂公亦乞骸
行一時名賢僻吾明者項背相望踰年而國遂空諸
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狩擊者分布要地
作逆閹牙爪首用倪文煥言興詔獄周內掛網以賕
誣公行撫按鞫訊辱公訟庭子甥皆遭痛捶桁楊於
市觀者嗟痛太史錢公士升貽書知府蔡官治得護
持力坐賕一萬五千追呼甚急罄七世之業僅充十
一親知助之始克竣局讞上公謫戍代州子甥並發
遠衛公坐短轅携殘書一篋自隨至代僦居一小樓
顏曰吉祥又構除土室顏曰味蘖齋杜門讀書不輟
年餘崇禎改元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踰
三月卒戍所所著書多散失吳僑范質公先生搜錄

刻於南中戍所着史韻其稿在孫二如昌齡處兵火
後字多脫落余爲訂正託王雷臣㸑刻於杭州崇禎
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余之友有與公遊者言公
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
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余又讀其在銓奏疏曰
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
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敝何待嗚呼此忠
之所以爲忠毅之所以爲毅也

李淮撫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修吾其別號也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成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未幾允貞為御史時江陵初殁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嗣江陵羅織執政恨之出為許州判官公為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歷南吏部王學公歷南禮部主事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遷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

言事謫南刑部李公化龍為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每連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相國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為山東僉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奈何失之公獨謂人曰始不佞奉譴南出之官僅浹旬耳誠不意皇上遽寬赦其過有內召之命今若自維靡尺寸報塞又令褎然安處一方甚愧無當而人猶見以為淹何也詘淹也其遭以免於世矣人益服

之公轄車所至風行雷厲斗栽大著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璫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為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而且曰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于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失眾失國每誦

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願求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而御史史學遷之疏尤為篤切有云人謂皇上為陳增而去三才難於顯斥故託言去之昔管仲之告桓公曰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何有於君而鮑叔牙之告桓公亦曰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三才今之管夷吾也撫綏地方擔當國家大事

非三才誰可者可爲一增而去三才耶年來諸使横出海内如沸所賴以挽頹波力砥中流之柱者惟是二三賢人爲之特立于其間乃容悦者留强立者去依阿婣奄者留勇往任事者去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李誌之去亦以礦稅諸事而司府州縣之以忤璫去者又紊紊不可勝數夫朝無正人則群惡鴟張非以抑奸邪也賢人去國則豪傑觧體非以扶正氣也國有大事誰爲主持非以重邦國也脫有大難何人拯救非以備緩急也阿意而容拂

意而斥非以端趨向也罰其非罪去其無名非以示勸懲也賢者可去不肖可留非以風示海内也聞罷三才後淮揚軍民號泣不已皆欲甘心陳增增亦避不敢出一言以此思三才之賢可知也以此思陳增則三才不當去益可知也疏入不報公屢疏請代而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廟卒用其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僉人側目見其請代之疏一則諭令供事一則諭令管河及倉塲孫瑋漕河垂竭疏又

有李三才漕督久著勞績着即出料理之旨衆疑其與援更値詩論欲以外僚直内閣如祖宗朝故事衆又疑其推戴之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出疏糾劾謂其魁落陳增銀二十積諸事而科臣劉時俊又列其贓私數百萬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公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揑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今

挺身主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愼行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郭淐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荆州俊馬從聘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吕邦耀梅之煥孫振基麻禧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禎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

策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端吾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宗文張養才孫鼎相涂一榛李樸飽應鰲常澄丁元薦趙邦清麗時雍吳正志王士騏沈正宗賀烺劉宗周去矣偶正之言不過曰東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屏斥即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之即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即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自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飛章鈎黨傾動朝野未幾魏忠賢禍作以東林二字爲殺正人之案于是三百年培養之士氣爲之盡銷三百年相傳之宗社亦與之俱銷實始基於此矣公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不報遂題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公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舉薦衆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郎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

郎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木既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府書云其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欲置僕於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叠取通顯也當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其威福不下分宜其以一新進士官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職守苟忠憤所激彈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全不知有刃鋸鼎鑊識見所到自行吾是而已豈有

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歟其此番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傳聞當覆疏已上票擬已進相公始託故私寓思欲威福不自已出又誰信乎嘗慨慮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燈消火滅身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之富貴可慕也千萬人之指示又可畏也一人之私憤可洩也士大夫之清議又可畏也一日之行事可忽也史官之直書天下後世之公論又可畏其雖罪棄不忍見

絕於桑梓故敢一効狂瞽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之人
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嗟乎
修吾先生古之遺直也束髮登朝侃侃自命凡所以
尊主庇民扶正抑邪者惶惶不遺餘力夫子所謂剛
者殆其人歟卒以鋒稜太峻爲羣小所中賫其志以
死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
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
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誠恥錄諸書無一存者僅於
其甥張文學其澄得其遺疏二十餘篇詩文十餘首

合之平日所聞畧次其梗槩然公一生大節及時事
之得失可考而知也

傅太常好禮

傅好禮號約齋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
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白六事曰
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
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後宮之宴當
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寶杜漸諸疏曰勤講學
曰修實政曰禁興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輕出

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賍屆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
奉命按浙值大祲動帑銀二萬留漕糈萬石賑之先
發後聞曰俟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
內艱起補四夷館太常少卿時榷使四出海內騷動
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報更補牘跪闕下者三
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縣典史大小諸
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于屏示不得用
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屢起中格巡按[illegible]
請邮典吏部爲請謚廕得贈太常寺卿

張職方主敬

張主敬字林倩栢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爲長治令
長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賈囷篚壘金珠厥篚織文
貢于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即其地產煤往者
里民輸輸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
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公性
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
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衆黠
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役甚平

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而入諌雄
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
公聽訟不狥情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訟平遂民十
七人强刼當成公廉得其冤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
類公政聲甚著巳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
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覵見公入
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
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
幼空里恭出送夾路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

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晉節慎庫潸既而
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廩寮友謔之曰
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微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
武弁即具盛餞宥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剝削
而童僕吏卒無不㗇汁者公既不受餌其輩計遂塞
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
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
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
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國之説且往者

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
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
之説也勑諭一頒中宮斯重豈往者忘情于皇后而
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
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
葢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乙未以父
憂去巳亥起補職方時倭躪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
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躪未
巳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巳執其

咎首鼠莫肯决公獨以爲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
倭既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
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
任公曰誠便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
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酋楊應龍叛議者
或主撫或主勦未定公力主勦徵兵百餘萬八路並
進談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
一則指點入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入皆以直指
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

之益堅不兩月而提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榷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遼左鈌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壇顯條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擬雲臥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悟陽齋羅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哦其中及歿趙公南星題其墓曰正人張公之墓

王憲司嘉謨

王嘉謨字伯俞順天人父應祥以武舉官至署都督僉事素有善行以嘉靖已未七月生公先是同巷有張翁者疾革語其子曰吾閱鄉里爲善最篤者莫如王千兵家吾將受生矣若欲見盍往訪之張翁逝其子即都督公問狀適告兒生生而慧頴異常萬曆丙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列藩餽遺一無所受以才望授禮科給事中侃侃偉議一時稱爲朝陽鳴鳳其疏最有關係者如請建儲諸疏畧曰禮本緣情從衆則易行失時則難必影様之多姿態之變適觀古昔有足傷心如綠衣白華之詩青雀黃臺之事名號僭淋轉移甚易笑言涕泣瑕隙常開愛使勢移慈父不能保其子機從中制賢相不能必其君巧售一時恨貽千載又云元儲繼體必不可置于可帝可王之介天命難諶必不可稽于且行且止之間冊立大典必不可氖以或近或遠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如疑之跡如因災變上修省疏大臣以格君心爲要以燮理陰陽爲功以防微杜漸爲急務以責難陳善

爲恭敬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孟氏之明訓也臣觀近事淸論甚明羣臣咸奮所爭者常在于皮膚枝葉之間而受患者常在于元氣根本之內又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如唐玄宗號爲英王其相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盛治繼而荒于酒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宗明君也其相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克謹王旦輙非之及晚節侈肆身奉天書而後嘆其見之蚤也啓沃之功防閑之要于玆可覩如論用人諸

疏云忠言直道之士指斥稍過則逐放相隨汉丁稍加則禁錮益甚糟如鍾羽正輩大臣皆以爲言陛下亦常許之而卒不用豈以舊日矯激不足任使耶使過之仁容直之量蓋兩失之又云如南京吏部尚書會推沈鯉月餘不報冢宰人才之藻鏡也沈鯉雅望清修允堪簡擢何其宜用而不用此會推之當而未允者也又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首推呂坤用其次南京工部尚書首推王遴用其次保定巡撫首推曾乾亨用其次廷議先後諒必有見何其舍此而用彼

此會推之用而越次者也又云理安有同異人安有朋黨在上用之何如耳昔晏嬰論君臣之交如五音相和八音競奏然後可以成治宋仁宗時言事者輒指人爲黨仁宗不復記憶一切進用翕然稱治卒亦無黨在昔患君子之難用而當國者敢于播弄不準于理義此王安石之所以誤熙寧也知君子小人之相爭無道以處之而務爲調停此范純仁之所以誤元祐也又云人臣比肩事主孰無得失終日議事孰無可否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評議宋韓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詆其失包拯稱爲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疏遠而敢指摘時務者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猜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日消以乖僻觀群情則忠直自見又如貪儉官宦締黨行私一疏參推瑺田義八罪尤爲侃侃直聲震天下蓋卓然君子其人也萬曆甲午典試關中關未撤陞陝西參議未任改河南參議管河道未幾有播酋之變總督李公化龍疏請公以參政管上川南道寇平陞俸一級題留仍任川南陞按察使管川

西道以都督公告歸卒于家公生平好讀書手不釋卷雖家京師而狷介不妄交門庭闃寂有如山林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公沒未久鄉人至不能舉其姓氏余于敬哉王公處得見其遺集而志其槩如此

孫太僕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曹久節入寇逼朝臣往禦緒爲參謀以行事竣[illegible]勳復原官歷郎中遷理常盛繫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

緒由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當免懷金詣緒陵郤之轉太僕少卿晉正卿浙人胡濙者隸知印緒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舉乙酉鄉薦曹州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入無用上疏罷其役先是淮鳳諸郡代備馬俱小弱緒察與交充民不破產以故南畿承食殘爲權官張雄所詆緒繫御史臺褫爲民世宗初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所著有沙溪稿緒用聞談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陝東新論四書小說譜孟毛詩尚書經義卒年七十有四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一

壯平孫承澤著

賀給事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軍籍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探其旨要中順天鄉試以成化二年舉進士爲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言題於壁上數抗疏言事不從嘆曰人情如此吾行吾志而已四年旱災其疏條議并自劾求退不允陳白沙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上疏解官執弟子禮見白沙謂公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鋩要須和平沉深公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精思實踐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具疏四事一曰貧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報聞允辭正德四年劉瑾下括田令東人驚疑義州守臣更貪虐遂囂然聚變頗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因徃諭曰汝當悔禍未晚也弟不

殺人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且言大勦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誤語趨跪里門又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第不殺人必宥無恐衆遂定爲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化之與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鈞臺言行錄八卷啓荊川稍加校錄刻於遼東別有漫記一卷遼東地屬燕并公以順天鄉闈起家故載之畿輔

志中按醫閭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門踐履爲實及登進士與一峯楓山互相倡和以千秋自命迨見白沙遂北面事之病而告歸載其肖像以往尊奉不衰然其所以立教者每以東萊格言文公教條爲學之總括戒學者不讀小學無留舘下又謂陸子靜天資高有簡畧細微之病吳草廬聰明博學無躬行切實之思不全依傍白沙者也故胡敬齋之于康齋醫閭之于白沙謂有出藍之譽可也崔後渠先生曰蔡秀夫寄醫閭集讀之曰賀子篤志君子也然慕陳白沙也甚切嘗闢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謫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毅堅而安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者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其推尊先生如此先生又嘗柬羅一峯云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爲寧自猶靡其覲進而尸素者一間耳此千古名言余借之以自勉焉

蔡侍御璣

蔡璣字天章人稱浚濱先生眞定府寧晉人少穎悟

過人年九歲解文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郎能擬管作驚人語然以時文浮艷不好也繼從晉州張恒山學留心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自任嘉靖己丑中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口語時講學者推公爲領袖出使大同代藩及督鎮列有饋遺俱屏不納旋京言防邊事宜人稱其確見又出使東粵與倫氏昆仲講學數月見陳白沙後人式微爲置祭田大頃俄攺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

發勲戚不法數事禁約三院人與夏宗伯言往復辯
論不屈繼差査内庫勢太常卿陳道瀛與内監侵盜
奸弊光祿寺修費及山西大木廠胥吏之弊風釆凜
然上重之差往南直㮣巻發鎮守大璫王德留守王
桓諸人侵盜反弊帯管巡塩上疏塩法利弊請復飛
輓之法以實邊餉査覆武林宋武獲倖人岳清西河
祭田三項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佐祭田三項繼巡
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戚畹等占民田等
事禁約趙藩宗室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鈐束鄭府

盧江王務奏唐府宗室宇淙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
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武承光豪惡復佃户任世
連等田業並究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
行文脩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
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園始忠
節許遠祠墓表揚河内侍郎何瑭建立生祠脩復南
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
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稱得人
築雎州寧陵護水堤百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黄

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爲
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勑疏濬運河工完勅賜
金幣賞與捕獲尉氏及許州反賊高寵等擒開大豪
猾永城蔣輔粹壯盧氏杜田役人賄賂三十事河北
沙鹻地坐以潤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徴
米十餘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査理各府州縣
庫銀十餘萬各衛糧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
傷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察罷黜二百餘人一路風
清然而側目者亦多矣回道論事下獄尋釋又論吏

部汪尚書鋐革職回籍中外薦舉二十餘疏吏部許
尚書論疏請同御史楊爵浦鋐起用公以母憂未滿
辭逾三載内促之抵京改河南道巷奏内外官及劾
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歷京
堂公辭之復論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
復爲柄臣中傷革職回籍一時公論沸然不平中外
各官舉薦如向時公絶無出山之志矣家居閉戸教
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
乃建書院於滏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

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都守為建濂溪書院石坊
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
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
坊中丞李公建清朝著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道公
脩坊之資釁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
遂將祖産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戚有不足者量
為置田産收養孤貧為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
者亦量給田産贍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為脩建文
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贍田三十頃以助貧

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
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
學中拜聖諭教之為善百凡滿鄉去城市遠僻俗獷
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為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
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脩養濟院一所養濟田
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
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
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為建生祠以為報公

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共
備陳公所遺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敦聘
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
歲癸丑大荒公出家貲糴方羅穀以賑三族及主從
故舊壬戌復遭荒公力行不倦賴之生活甚衆復散
鄉民開澄陽河及浚河號田數千頃[illegible]官議立石
開泉辨券物力公[illegible]捐家資建閘三所復設藥市一
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者公自奉儉素不
嗜聲伎凡有積稍散之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

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
義為本鄉里有無賴者公不與校常曰但求在己無
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浚滇
文集語錄等書行世及公之歿遠近痛悼幾為罷市
撫按下檄府縣祠公正學書院稱先生學有淵源望
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
人文置贍地祭田惇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浚水接
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

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人以爲實錄云

孫閣部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曆左諭德司經局洗馬天啟元年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萬曆末兵事孔亟舉朝欲以戎務屬公至天啟二年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

洶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九日即命以閣臣襲掌部務疏請下熊廷弼王化貞于理人爲登然兵部尚書王在晉出爲經略欲築重關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閣門僚佐袁崇煥孫元化力爭不得援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朒爲失策及還面陳情形上召還在晉議代經略者難其人公自請往遂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津登等處軍務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抵關營壘一新躬親環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勩恤也旣而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請罷推願以身兼以省防撫之紛紜且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祖宗舊制原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兵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衆忌之言官爭以總督不可罷兵部附合之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內與公大相左矣遼撫張鳳翼恨公不用夷遼守關之說託人極詆馬世龍貪淫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壞遼事公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得謗之由並請罷斥薦兵部尚書

趙彥自代彥閉門而泣囑人告哀於公上促公理事未幾有榔河之挫乃堅請放還上允之加官廕子行人護送如例王在晉入爲本兵力言馬世龍茅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又囑言官交章詆公以沮其出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衆謂非起公不可詔起原官改兼兵部尚書抵京召對留守京師公乘夜出閱城隍得旨馳赴通州抵通未久又命移鎮山海公至關使人沿海入報內始知關門尚在及四城之復加太傅力辭不受時梁廷棟爲本兵不悅世龍劾之又謂復

城之功出自監軍丘禾嘉孫元化二人俱從優叙公連章求罷衆欲聽其去以遼事倚禾嘉上不可使中書詰闗門諭令視事旡幾有淩河之失公以十七疏求斥令馳驛還已而以長山之敗追論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可命冠帶閒住削世廕公具疏陳謝並奏薊遼事宜十六款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劒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臣願治臣不能制勝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里居七年及鹿太常之殁

賦詩六十章哭之後高陽破公亦死之奏聞復官予祭葬先是天啓中公在遼逆璫魏忠賢已用事上遣内侍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内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内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闗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内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貢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埸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愼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嘗無遽以觀兵爲威福上嘉公奏温旨報是時逆奄方用事刱内操所遣皆提督内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輔等至具稀茗而已輔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譁咋其後逆閹分遣諸閹監督闗薊海外必待還公而後發蓋閹之憚公深矣公常西巡薊昌諸闗監察遍京師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陳機宜内閣魏廣微急告忠賢曰

樞輔擁闗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内應宜亟備之忠賢大怖繞御床而哭上令内閣擬諭止之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半夜召兵部入分三道飛騎止公公見諭卽刻東行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内後車惟鹿善繼從實未有一甲士也忠賢之意少觧廣微乃嗾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遼章劾公至比之爲王敦李懷元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重臣不可輕去乃奉旨令公視事等亦

進諜謂樞輔擁兵市重宜削其兵柄兵科李魯生」簡汰之疏使兵銷將衰可以殺公也公遵旨汰大帥三四人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累疏求罷不得其疏有曰臣故孫愼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常薦引也義不當幸揹擿未及自爲譁啞以姑容於天下又先以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上疏曰兩臣之數數者去而臣幸留臣其有遺行有愧於兩臣使臣不蚤自裁決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人讀其疏爲之咋舌公常曰先帝以漢武卿唐晉國擬我我則何

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或竊比二公乎公有文集奏疏百餘卷范公景文刻之南中隨燬然公不以書傳也

鹿大理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興人爲諸生時岸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同社友切脯酹酒晞噓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絜令焉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須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難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官子

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倂催解貯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稍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官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牀膝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

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即主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謁恩入朝中官閣門不聽公出勸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公曰但執善繼前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

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遂移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無執持奈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受事誓天涕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其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群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賞行邊請用發弁坐賍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

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內閣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葉公得書初怒其剌已既而屈服焉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

心焉從孫公閱關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閱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虀暮塩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問廷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于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跅弛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閣部之甄錄公之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

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開門整頓一新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將渡河入奏魏廣徵詛以淸君側聳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蕃李魯生輩進謀於奄議省餉裁兵以陰撓之公貽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衬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愼重振刷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則愼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裁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抵復

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裁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糜前日之衬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忠臣義士有負戟長嘆而已未幾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家居四年起尚寶卿陞太常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其子解元化麟以毀瘠死於喪次公孫孫公爽之慟爲挽詩六十章又二年高陽陷孫公亦死之

北平孫承澤著

李文康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郞四年三月纂修獻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郞溫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宮災詔加脩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由禮抑於寃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以名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以袪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戸部左侍郞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鄕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

私聘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佶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參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參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深然之九月名爲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十二年帝幸南内召時敎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内召時敎時隨行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宣宗輿地圖時及御和詩十四年三月復召同遊南内時等各作奉制記聚賦以獻

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聚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召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謝表以爲自宣宗賜蹇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再見云九月以實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傅謚文康李公受事於張文忠孚敬才相之後無所表見於世然斥廣孝從祀一事侃侃正論矣

方文端從哲

方從哲字中涵順天人賦性惇厚不事脩飾爲司成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卽欲擬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愛官耶何此小事遽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廟倦勤中外隔絕朝臣水火公與葉福清同居揆地葉曲爲調劑時望歸之旣而葉去公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孫宗伯糾公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弑君當誅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公承宗乃宗伯

所舉士昌言于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傷人有罪況萬乘乎李可灼當論如律乎人父母疾華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恚以爲反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爲公論韓蒲州爌亦出揭謂不宜苛求公歸而杜門郄掃不問戶外事未幾逆璫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乘此以起公公不應至崇禎戊辰以疾歿祭葬從優諡文端

李文敏國𣚴

李國𣚴字元治高陽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公器度宏遠風格澄峻與孫剴陽先生同里少時卽師事之故品識恂相類剴陽先生每亟稱之當癸丑館選時剴陽先生謂公曰君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剴陽先生擊節其言是年入讀中秘書蔬食布衣意泊如也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値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上恭已注聽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次講尚書每借經發明時政上已目矚心嚮矣閣員枚卜名在第八上持

簡入閣辦事咸稱得人時璫患已張公慮切濡首兩疏控辭其辭疏云天災物異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璫方修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公不忌也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曠然立于四虛心欲廓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于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于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事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巽懊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啚罔恤國是侃侃正

論讀者爲之咋舌公在閣當逆璫以伯爵謬于公正票以指揮使又以廕謀刼三戚畹弖以劉司隸得不深及之又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刼張武淸特重恚以撼宮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武淸得不重譴而罷邑令唐紹堯以執法强項逮下司寇獄坐贓幾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婉爲解令得釋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有挾璫以請者公屏之不見璫欲建坊於里鐫忠臣印勒天下舉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效莽新試天

下其乾子義孫輩亦無一不效美新至令史臣撰述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名言假上傳得公持不可而寢有媚璫者獻廓淸之策欲殺御史方震孺等公力執之不得會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艮卿等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以上傳行之彼時毎歲敘功如皇極殿成如甘鎭捷如延鎭捷錦州捷三殿成虬蟒犀玉充斥班次公無不疏辭再四故趙夫人之喪終歲歸里而不一乞卹則公之介操凛如矣葢公雖不與璫顯相齟齬而處晦而

明卒不失其正公之見遠矣故逆璫既戮上命閣部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諸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閣揭媚某以會書爲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蹟而獨不及公葢上在藩邸時諸臣情狀察之甚悉而公固久鑒知于上矣然公不以自安也因國子生胡煥猷之疏公自訟曰昨年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忝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冤動借上傳以行今年五月

決意乞歸値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奄棄羣臣然引慝避位勝一日而九廻回思一年之內辨論與居虺蝎與處種種懲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溫旨諭留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中次之不能如望之死于弘恭陳蕃死于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窮妻奴經年歸骨下且絕不徼求卹典避遠權璫之私憐其情可知也上仍溫旨慰留元年二月以病乞骸者二三月乃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放遣行

人護送賜賚路費絲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米輿夫公益受知于上者深矣公在新朝獻納頗多而其最著無如十事之疏一曰勵必爲之志二曰務典學之益三曰執總攬之要四曰廣聽納之方五曰謹內侍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七曰嚴職掌之實八曰精用人之術九曰恤下民之苦十曰脩久任之法鑿鑿宏議古之名疏何以加焉惜未竟其用也歸時仍薦韓蒲州爌及孫對陽先生承宗尋俱詔用蓋從公之請也夫人臣不幸而值濁亂之時引去不能瓶就不

可惟在委蛇而不失其正斯可爲難矣晚世議論苛刻好舉人之短然如公者乘權秉政未行一敗事未害一正人回視同時諸輔何啻霄壤也而兩朝辭疏耿介自持去就之間毫不肯苟吾于李文正之後僅見公矣

劉司空遵憲

劉遵憲字可權大名人甫弱冠萬曆辛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令壽張調繁滋陽滋陽當汶泗之交民苦浸沒所謂歲脩止故事耳公儲粟以給夫役身處河于親爲經理九閱月而堤成迄今享其利戊申陞戶部主事未幾調兵部甲寅爲職方郎職方故弊藪也各弁率納賄於貴要而取償於方司公毅然杜絕有中貴人持私牘至門即據案草一疏奏聞大司馬知而力止之乃劣處其營求者而人卒不敢以一函相及也乙卯遷武德道旋以邊才改甘鎮西寧道攝凉州道其地沙漠不毛甘鎮則孤峙天末番族雜處笳吹馬嘶不絕於耳且軍食久匱戰士饑忿公嚴課衛官大脩屯田飭法風勵之三歲之中四奏大捷未幾

以內艱歸服闋起補大同左衛以敘甘鎮功加按察使又加左布政時素囊黃台吉恃其部落挾賞侵邊公陽示羈縻時時遣精銳小創之終不敢逞壬戌陞本鎮巡撫行邊至殺虎堡方值開市番漢雜沓公曰此撫順之續也亟移市於關外邊人便之往例市者售者皆有稅公聞而駭之以戎事需馬爲重猶將名之使來厚稅以奪其利可乎嚴爲禁革乙丑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時邊疆多事特設此以待制府經略之用者未幾遷左侍郎視戎政纂旋署部事部中有識

之者曰此昔年為名職方者於是請託苞苴悉為屏跡時値五載軍政逆奄魏忠賢姪魏良卿疏授世廕時例乞免考察奉旨下部看議公抗疏爭曰軍政大典祖制行之已久世廕時覽免一次以全吾有大勛故特徵此曠典若臣部所守者祖宗之法今恩自出自朝廷則可非臣部之職掌也旨下照舊考察逆閹卿之仲冬寧錦奏捷以公攝部勞晉大司馬管少司馬事公見逆璫虐燄日盛舉國如狂遂上疏以侍養請奉有顯係規避之旨或勸求同府相國迴意於上

公公怫然不顧復為力請始得予告歸省依依子舍杜門不出崇禎御極逆閹伏法庚午廷推大司空請疏控辭不赴乙亥再召視水衡復以疾請不允丙子二月再請三月力請皆不允七月大兵薄都城守戒嚴一切守具責辦項刻四司郎署奔走十六門很很不前公以一身支應工費稽察堅瑕食息於睥睨風露三月始解嚴十月冬復以病請不允前此司屬奉差無定序公痛絕營求之弊題定差規一以資俸為序至一切抵差報[illegible]諸[illegible]獻及監督營繕二八扣除

原缺第十葉

廢亭脩葺之與左右少司空賡和其中名曰友聲亭時枚卜清望屬公有相忌者遂臥不出章十餘上始得請陛辭之日行李蕭如也公自乙亥任冬官値時政峻刻諸臣以罪去者六卿中凡二十餘人亞卿中凡三十餘人內閣亦二十七人而公獨以清端受知前後八年奉身以退惟公一人而已昔宋臣蒲宗孟短司馬温公於神宗前神宗作色曰蒲宗孟不足司馬光耶無論別事朕即位來見辭職者惟光一人其餘逐之亦不去矣又錢公若水嘗言上待輔臣如

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即請罷若二公者可為百世師矣余嚮與劉大司空同朝相善見其宦況蕭然歸請之疏無月不上彼視一官如逆旅視其歸如久客之望廬舍也班之二公之間殆無作色哉所著有揮麈亭集雲西稿籌邊餘脉來鶴樓集會心錄惺心錄恕醉齋集友聲亭集歸田小紀

北平孫承澤著

李閣學標

李標字汝立別號建霞高邑人少時倜儻有大志而端厚凝重識者已知其爲鄗廟器萬曆丁未成進士讀書中秘布袍蔬食如諸生熹宗時見朝政日非大半託疾家居及崇禎初御極舊閣臣以枚卜請上允之令吏部會推吏部列名以聞上詔閣臣及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宫前殿上日內閣大臣倘得其人社稷

之福朕不敢自定敬求之於天命內臣設香案上躬拜之置名金瓶中拈得六人標與焉乃由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上初攬大政銳意太平凡禮樂兵農大政悉於召對時究極其原委公條奏詳明悉當上意未幾舊輔爲言者論列先後罷免公巋然爲首益以天下爲已任時同官劉鴻訓以增勑書事爲御史吳玉所糾上震怒欲寘鴻訓於重典增勑一事公先有疏叅中書田佳璧於鴻訓實無與也上威嚴同列不敢申救公乃上揭謂頃蒙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勑書一節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閣會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輒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遇之隆身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爲堯舜之君每自謂逢唐虞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摘剖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霈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蹐沐翹首爲鴻訓跂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輙憑臆擬更瀆尊檟之大罪乎上意少解鴻訓得謫戍去又值烏程溫體仁以會推閣臣不得與出一疏糾與推者之錢謙益仍執已結浙闈事爲詞上召對體仁又力言諸臣結黨行私吏科章允儒面糾之謂從來小人爲公論

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為黨錮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上大怒竟令錦衣衛逮繫金諤益將有不可測之事矣公上密揭謂人臣非有事君誰肯以此朋黨私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乘以好勝之念遂至曹分各立漸成門戶之歧途惟上有堯舜之聖執中建極蕩蕩平平明昔戒以啟之復[illegible][illegible]德以化之是非非不能辨也而聖明即出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賞罰非不全用也而事過即諒常有有餘不盡之意用能合異為同渙群為大朝端極師

濟之隆海宇受平康之福此惟我皇上乘龍御天乾體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裁分錢謙益章允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去則一番剖晰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敢借此更為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為垂仁於謙益式念其事經恩詔姑著回籍於允儒念其困橫稍久仍許自新使諸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惟安體仁之身實以安體仁之心所豫於一道同氣之盛治者匪淺渺矣錢與章亦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議紛紜枚卜之事亦罷適韓蒲州名至公辭首輔已巳二月皇長子誕生恩加太子太保庚午正月仍為首輔二月以冊立東宮加少保時以罪督袁崇煥為題諸瑄小借之翻局甚至錢華亭下獄公乃以病請木幾烏程柄用而國事日非矣

成文穆靖之

成基命字靖之後以內閣謝事家居始題改字為名避廟諱也公大名人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公在詞林歷十三年而陞中允又歷十年而陞吏

部侍郎始由侍郎而推內閣於進退得失之間蓋漠如也當其為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署祭酒疏請視學不先闕自內閣又疏中天子之學名曰辟雍蓋辟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者雍也雍天下之殘賊也故古者辟雍禮得謂之泰徵等語內閣弗善遂以原官回局公亦毅然請告癸亥起修光廟實錄為講官皇太子生以資進禮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已用事一時附羶趨熱者狂奔如騖公風檢澄峻正色講筵毎自矢曰無負綱擠也及衆正羣起糾奄黃門

北寺獄與有中堂指公爲東林黨人逆奄大爲銜恨
甲子歲終當講筵敘遷止加太子賓客公遂決意去
或爲之謀曰甯樂相公固姻戚也一語可解公不答
弟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不在講官安作皇上規
繩乙丑開講畢即杜門稱病遂以原官掌南翰林院
印舊無是例也便道歸里再疏請告不允比赴留都
奉旨冠帶閒住公歸而布袍艸屨與一二故人文酒
留連致足樂也崇禎御極臺省交薦起吏部右侍郎
以涇敘佐太宰飭諸子曹各舉其職疏請刻訪牟分

發九卿及三品以上科道諸臣各舉所知明列事狀
造册進呈又言人才自逆奸摧折以來野多佚賢賜
環無幾請將見任諸臣暨停陞轉缺出先儘起廢半
年後仍兼行酌用又言臣部以用人爲職秪苦意見
之不同遂致取舍之無據從此各袪成心共偕大道
將世甯不難蕩平上報可允行未幾大兵次薊上召
平臺講求方略公上言惟幄決勝允賴大臣舊輔孫
承宗才兼文武爲人推重且去都不三百餘里亟宜
召用以資謀斷軍旅之學别具材品樞員宜增如嘉

靖時例增設七八員以資任用軍國煩重議不可
無若借題生議橫滋囂競固不如塡耳之爲愈即一
切會議徒費商確宜勅部愼擇條議薦舉鑿鑿可見
施行者立與題覆其餘游譚浮說盡屏勿問從古濟
變以人凡抱文武才猷經濟實用者勅廷臣指名奏
聞分發吏兵二部諮試擢用上皆嘉納先是兩舉枚
卜廷議皆首推公至是始得旨陞禮部尚書入閣辦
事時孫公承宗於十一月十一日召至京上御平臺
同召對公奏願以戰守機宜盡付承宗使盡其才必

能仰副聖衷時庶吉士劉之綸好譚兵有吳閶髮僧
申甫者詭譚兵事之綸誤信之薦之朝上拊髀方殷
適之綸當陛泣陳而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
車上壯之特從其請公奉命詳閱極言不可用上默
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甫竟見敵而潰東兵薄城袁
崇煥率祖帥入援崇煥先殺毛文龍文龍私人在都
者已廣布流言督師又請羅城休兵議日益力十二
月初一日上召袁崇煥祖大壽對平臺上數崇煥罪
狀命錦衣衛拿下公覘大壽而心悸獨叩頭乞愼重

者再上不悟曰愼重卽是因循何益公復叩頭曰臣願皇上愼重敵在城下非他時可比上見其狀急遣曰卿慮的亦是朕意巳定不必言上退以茶盒賜輔臣時首輔韓爌饑甚將取一餅入口公憮然曰此何時老先生尚欲食耶我輩寧卽引決不忍見國勢至此怏怏而出明日祖營兵潰擁其帥而東舉朝惶駭司禮監監臣執公手公料巳定今奈何遂奏以崇煥手札招大壽東兵南下諸事紛紜公劼勵在公因念急時紛名外兵而巳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

士背豈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宜雲之勁卒入衛仍當裕補原額以備西邊又念調集費繁額賦當急東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又念司空之屬收發辦造當嘶當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念六科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各科印官各遴委一員查核號件不必以議論掣任事之肘苐欲以糾彈悚懈事之心上俱嘉納復自陳無能乞罷者三不允上重漕事遂議復用漕運勳臣而諸勳紛出樸脊益亂制設官甚善而一二不肖或致削軍蠹漕公具[illegible]

聞上爲報罷一日上御文華殿謂輔臣近來法紀廢弛力宜振刷公對以治道苐宜去其太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上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妨公默然其後輔政者陽以振刷逢上意而陰操威福除異巳議論日新禍亂日甚然後服公謀國之遠也時首輔韓爌次輔李標俱去公獨留東兵尙在遵永大司馬梁廷棟恚總理帥馬世龍謀更置之將以撼閣部承宗也公力破羣忌從中調劑救世龍進取不當更置世龍卒賴閣部監遵永之功時通津告

急公特請申嚴警備仍請補天津鎭帥請發銀通鎭募土著足額專遣科臣省閱奏報上皆允行至議固根本則請用三鎭重臣如范侍郞景文侯侍郞恂解邇撫經傳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司馬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驕幾如藩鎭公請得一中樞大臣視提勤旅以彈壓驕悍上悉允行固原兵入援而譟公密奏設法宥遣萬人而給郵押其餘還鎭令鎭臣捕首譁者正法上方銳意精嚴大小臣工相繼就繫如張尙書鳳翔喬尙書允升胡尙書應台韓尙書繼思

公爲反復申理俱得從寬與易瓊簡愿逮下詔獄公言
奏改下刑部又如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以私書
奉旨會官處決公上疏救之不報乃長跪會極門留
祖宗之法雖真正死罪猶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
未經刑部而遽處決上使人偵見其長跪自辰至酉
未起也意解俱得讁戍主事李逢申參公向爲袁督
乞貸重乃受線索欲出脫其罪公再疏請告慰留覩
事無何逢申以炸砲同徐申懋擬遣而上爆輕公謂
大辟下即遣而永遣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未

請約束以致違誤非有他也戍之外無可加上亦從
之公以偶念不入直適有袁督議罪之事錦衣張道
濬糾公委卸又王事陞澄源論公兩首延推乃首輔
爌欲借公以申救崇煥公再以病請疏三上乃得允
先是詞臣文震孟疏參冢臣上御批援私妄詆不堪
講官公揭謂震孟實以才名氣節素負時望今設此
訶譏覺於講幄之體太失且於冢臣和衷之顧不安
衆人側目實始於此矣公歸關事紛紜無人不望公
再出而公方在門課子陶陶然樂也公以巳巳十一

月入閣以庚午八月予告又六年乙亥八月歿贈少
保謚文穆嗚呼平村亂登不以人哉文穆受事於危
急之日而首勸上起用高陽寄以軍旅可謂獨見其
大矣及大敵在門遽逮渠帥致旅東潰事已厖解非
公在內高陽在外宗社之墟不待異日也未幾公去
而高陽亦去溫烏程因枚卜而爲攘臂之爭希首揆
而爲同穴之鬭日以慘刻之術中人主而陰除異己
者於是一時才德之士不在囹圄則在山林上環視
左右實無人焉於是不信大臣而信己意不任外僚

而任中涓以至於亡則公之一去所關蓋甚鉅哉

范關學景文

范景文字夢章別號質公甫弱冠即以文章著譽萬
曆癸丑成進士授山東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
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時值旱蝗人相食公發粥
賑以活道殣置贍田以息殘更條捕蝗十議以救災
黎歲稍豐則勸所屬入穀抵銀以積倉廩革大戶以
甦里甲除馬戶以清郵傳東昌大治己未擢入爲吏
部主事清真端亮爲周太宰加讀所知一切疏稿俱

尚其手至天啟五年典選一疏尤爲侃侃大聲言今
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鶩毋亦銜鑒之地先自
不清而欲其恬澹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成格
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
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
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
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
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
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

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公一日
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遂請急歸
公父諱禾年爲南寧守謝事歸居南都豫告所知曰
吾有子必不爲貂璫作奉行吏勅家人備稃以待未
幾果驅公初入部日袖小册旁求舊德泰昌元年八
月公署選事適枚卜閣員公首言舊輔葉向高天篤
忠貞以資匡弼應候特旨名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
宗彥劉一燝韓爌外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愼行詹
事府少詹盛以弘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

史張問達大理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
假去及再起甫兩月又去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
逮銀璫就北司獄誣贓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與脫
之於灰風聲所播幾及於禍公處之自若弗恤也時
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朱祖文言虐燄如火時急
拯救之義者惟范吳橋鹿定與父子耳丁卯起太常
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巳巳七月擢右僉
都巡撫河南既而有兵事京師戒嚴公不待命帥
師入衛各處援兵逗遛騷驛獨中州之兵抵涿最早

而紀律嚴明民不苦兵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
郎團練通州壬申丙艱歸甲戌十月起南右都御史
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尚書時流寇自豫趨廬自鳳
趨池又自和趨浦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
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兵器壁壘煥然一新其大
指以爲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
江北無以守江南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宿
重兵於廬遊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
控江北扼淮此其以守爲戰之大局也賊烽夜照江

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公之功也時楊武陵嗣昌以本兵樞國柄方欲以和撫二字塗飾目前公毎嘆曰賊勢日横國事日蹙乃徒爲掩耳盜鈴之計爲人臣子何忍負之一至此也輙唏嘘扼腕寢食俱廢而又值嗣昌闈艱奪情視事詞臣黄道周執義爭諍及科臣何楷等遞章糾劾上震怒罪譴纍纍公抗疏方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曉曉之何得其盡乃共推碩果遂嘆枹蔓殊堪悅惜疏上章任中外一時誦之如山斗公居南中恪集名士與之詩酒縱

適人謂清眞適少風流要不公兼有之壬午八月起刑部尚書十月改工部尚書蓋以時方告警欲公料理守具也甲申二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毋召對公條議詳切而出之以雍和然上方屬意用魏通州藻德而陳井研演密與相結納猶以爲黨之說齒上聽上頷心信之於時如公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輩皆在列而救過不遑一籌莫展又時政自溫烏程體仁當國後刑獄日煩士紳以事羈繫者猶滿刑科給事孫承澤同張司寇忻謂陳井研於朝房請獄中諸臣幽囚已久爰書已上求其速發而情有可憫者求爲護持陳作色曰如公所言某某者上怒不測豈可輕試部科相對錯愕承澤曰明主可與忠言我當以疏爭之於是上言時事多艱人才難得邇年內外諸臣任事不效輙麗法網或膏血涉場或駢首西市不則遠竄魑魅幸則星沉貫索以致臨事需人疵釁俱空襟肘交困國請赦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恆郭景昌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上次日上御文華殿名閣臣及刑部諸臣出疏示之衆嘿然公獨

出班頓首曰此臣正欲奏而未及不謂該科先之也激切言諸臣無大罪張國維向年撫蘇松深得民心總理河道疏通餉運有功國計景昌起用於戍所不遑往家即於本處鄉官借貸招募死士從間道抵楚以期一當不謂遽從逮繫上聞之憫然問景昌今何在公對在獄中又問姜埰一案刑部何以不結張忻奏已具疏三月矣上使司禮監取疏無有因令該部補本行而國維景昌俱起用公又慮上反汗也奏曰皇上宏闊法網一時叨寬政者六人此皇上之仁也

願卽出一諭傳示海內至科臣疏又日發部止云該部知道是矣上喜卽出一諭公善於格君如此惜時事巳殆無可措手時邊臣請策兵入援張司馬亦力言于閣公大然之隨演說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堅不肯任無何賊居榆林破宣大至三月十六日抵城外土城闕十八日破外城司馬亟上總賊上城一疏不省十九日都城破公先巳絕粒不食至是見賊騎縱橫望闕哭拜於雙塔寺寺傍井中死之所著有味玄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又刻趙忠毅文

集孫徵陽先生集行世公羸弱不勝衣詩文秀遠下語如畫每閉戶焚香或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韻士及策敵臨戎戰整有節制雖名將所不及至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回絕不類其人人每擬之如子房長源論其末境恐二公有不遜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劉副憲效祖

劉效祖字仲脩系樂中徙其始祖自濬州貫都下占籍武驤左衞祖逵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中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闔日涉園陶情觴詠京兆首善地闕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纂適督府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知權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云更生雙鬢巳蕭騷敢謂文章捏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仲脩詩集及[illegible]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淺唱[illegible]一卷燕市謠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illegible]囊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魏侍御純粹

魏純粹字乾仲別號見玄祖卿人少司馬槐川名謙

古之孫也司馬以御史歷官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時當多故公能詰戎繕具邊陲寧謐歷二十年
無兵戈之警時論稱之至公登萬曆日辰進士初授
陽武縣知縣以才幹著聞危指使者慮循良第一遷
永城河決民苦昏墊乃借才調永公下車相機宜始
濬築水迄循故道向東救水中男女以千萬計議開
荒十二政做古井田法潮渠片都作為坊田給牛授
餉開荒三千頃是歲麥兩岐民歌樂之巨承清望光
岡後麥穗長皆雙偶魏公之澤與不朽直指使者又

薦公河南治平第一庚戌選授山西道御史侃侃條
議皆中窾要不一謁權貴出署閉門焚香讀書而已
時仕途紛糅邪正相構已露幾牙公遂以父病堅乞
歸侍其疏云有子而不養父之急則世間安容此子
有臣而不盡子之道則皇上安用此臣不候旨竟棄
官歸家居最久臺劄屢催竟不出至癸丑卒于里公
學術純正得之家傳父樂吾先生嘗著養生弗佛二
論其言養生以習靜為主無取乎呼吸吐納之術尤
戒任時醫其言弗佛謂禍福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

端息公受先人之教戒家世不得用浮屠極為高陽
孫愷陽先生所重平日留心經濟謂定國宜威當以
兵屯為勝故所著屯兵開荒諸議鑿鑿可行未待竟
其用人惜之余過永城父老猶有述其遺事者稱公
為令時適有遊客暴卒所携貲甚厚然不知其姓氏
鄉里人謂公舊例屬無礙宜佐公費公曰物各有主
生死以之乃盡以賑貧民自出已貲為置一碑勒曰
遠人無名氏之墓且為之銘今道左遺碑在焉公真
有古人風矣至于士大夫不為方士所惑不溺于浮

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
百世所宜取法也

梁中丞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別號懸藜宛平人乙未成進士丁父
憂戊戌服除授戶部主事為部尚書所器凡章奏皆
屬之壬寅出為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俗健訟公
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胥投罏稅奄害民者寘之法
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部充
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徽寧匿葬稅十五萬前撫按不

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充左藏奄涎覦未已
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解隨
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逕解部充餉絕奄
覬覦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解無先期懸貯以
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指佐家程氏山木爲已產
獻閹下屬江西稅璫董其採辦轉展無所得因誣販
木他商與其佐同姓者指爲竊採轉變奸利公分別
明確釋佐與販商坐誣奏者稅璫復竄治奸民波其
族使以木代輸公復爲分豁免汪氏無辜數百人自

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匠襍之半當之後
以轉造增派議徵於田公請全留四司料免派五萬
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歲可得羨餘若干
公言內監毋以驗駁拖有司苛擾不便民請如其議
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法與奄抗守徽州
三年盡謝筐篚時徽寧道缺以公攝將卽眞矣而廷
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題驛疲敝郵
過客如制汰宜府衞軍教以騎射火器區隊其饒以
示鼓舞因以其卒會蒲川知縣李應孝擒巨盜三紅

四紅散其黨几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河防水利大
淤雖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山積判決詳
敏久之積鏹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公曰吾得官
非攝庫贖也適巡按某常誣某都御史以貪汙事公
極稱其淸忤巡按意巳酉巡按改南直督學御史遂
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公枉辛亥復以
公爲陝西鳳翔平凉道副使平凉有韓藩宗人數萬
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徵
解多逋償累小民公建議倣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

等其爵至二十頃五頃爲限以田均差與民同有奸
人構宮宗於韓王矯王令鼓宗千人譁其家乘機摽
掠人情洶洶公立擒首惡餘黨俱按治如法韓宗以
安公常曰韓宗固難治吾法裁恩施均其苦樂至誠
以感之吾不以宗治治吾民耳公以固原涇州平凉
三州縣峻崖深谷積糴由沒乃相度防守增設兵馬
建墩堡練義勇條上土達班軍屯田鹽法會苑馬寺
缺又以公攝公陳馬政八議參酌古今御史張忠烈
公上其議皆報可甲寅撫按疏請以參政加銜留任

丁母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參政又三年陞雲南按
察使紀綱大肅禁漢人之爲構蠱於生熟夷者重其
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時朝貴以[illegible]入屬
公公不爲地是年爲天啓辛酉雲南撫按舉公卓
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辛酉計典復劾公爲陝
西平涼參政是時公去平涼十四年法廢宗胥民不
能堪靈臺縣民聚衆數千驅宗之隷其土者公至按
戶履畝開民田入宗宗田入民之數爲宗別立里甲
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徵科之章令宗田與宗

質賣禁民之售田於宗者復申禁於宗有遺課則督
其田以歸民無所假借有司以宗多逋賦因以祿準
賦過則歸其祿之羸於宗不及則追賦之餘貧無立
錐者祿如故歲久有司不省視併貧宗代富宗之徵
額溢扣三千九百七十兩有奇公覈其狀扣祿與賦
準使如舊式先時公在平涼建宗學至是復立苑寺
學於平涼明年以按察使改江西九江道時魏璫壽
縉紳江西尤甚守土者雖境內大儒名賢無敢逼盟
好公不爲懾時表式其閭浮梁太僕黃公中介以甲

子綬刑疏忤璫意拷掠汪文言誣贓二千公讞其獄
詞隱然言外時追比甚亟太僕罄產不能半輸公復
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南右布政使督河道事
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遼賊添設[illegible]兵防天
啓六年兵部以東事增置德州援兵兵備解運參互
海餉登州兵餉事由近例無額編官仍給藩司公以
抽借二議措置援兵二千其法於濟南東昌武德青
州海右兗東西道十三營存留壯勇各區想本派老
弱什一補餉解德州供募不足則借扣府州縣之冗

役兵餉不增人情悅服其時毛文龍借牽制爲名先
後請增餉歲至五十一萬兩米二十餘萬石有二萬
疋至是復大言請餉百萬擣巢而徵天津眞兗磁州
眞定兵以其餉餉海外部議將從之公言兗東設兵
始於蓮賊給餉五萬爲防守且數處皆齊魏通道股
肱咽喉地近者濮盜起曠濟兗曹臨四境循兵剿定
之兗餉不可徹議上得寢然公皆言登州營兵餉厚
於官冠履倒置兵官太多十年九牧屢餉不貲而兵
益驕橫宜爲之計及壬申登兵亂卒如公言莒州兵

產犢類麟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丁卯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抵鄖時以有感時事應詔陳言天下大計兵餉爲先宜使戸兵督撫合爲一人內外合爲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用兵務何壓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遇度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修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寬民力上溫旨慰勞鄖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始設鎮旋罷旋復事權稍輕武備浸弛額餉一萬六千以前撫奏錢

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兵衛所逃亾强半公至鎮得條上兵單餉寡軍驕吏玩七議爲綢繆計得報可申飭未幾爲崇禎己巳叛將結流寇由汝漢中與安西鄉城固漢陰之地公知劉公應遇之才委署關南道授以事權卒能盡其方畧俘斬無算殘寇奔入四川界中復自川入漢公策其必返與劉公討伯撫行勦兵既集疾走一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衆未幾都城戒嚴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解嚴上令公歸鎮留鄖兵駐近郊公復疏辭部餉自雜餉至班師道詣

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嘉敕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著爲式三年考績加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于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爲疏允減[illegible]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爲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宛人至今誦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歸里七年正月卒於保定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身以不及奉贈公鍾釜爲恨同母娣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

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爲治求實用不飭文具爲虛聲以欺世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璫方盛不爲少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璫功德所著有守鄖錄關西未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稿撫鄖奏疏圖朝成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畧藏于家

王方伯愛

王愛字仁甫別號涇谷萬曆壬辰進士公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窾會值盤錯游刃無間始

為潞安司李讞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卹也既遺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亦何苟必立仗乎既以兌鹽往浙江諸兌釐立械歸給軍士亦花冣虛濫者將萬人諸衛帥望公心戰公以是度支著於三輔於時邊事亦已肆而廣寧伯與諸債師相餌率空藉以庚癸為跳號當事欲核邊餉度廉辨無如公者公見諸曹郎望遠左纍足亦自謂莫無如臣者矣予嘗稽故牒邊東西戍不上九萬餉不上六十萬而公所清徹浮寄者至二十四五萬於邊計裨益誠

大當道擬以卿寺優公不受也量加級出備兵陝之鄜州兼理靖邊靖邊敵出入時時犯狎欵久無寧而火落亦以孽種犯安寧諸處公會杜將軍松出方畧邀之斬首敵二百七十有奇鹵獲無算先是猾賊聚於眞寧公親至其帳撫其渠散諸黨從衆無譁者一日過花馬池遣敵踰墻進見公麾蓋羣丁向拜曰不圖今日見一大人公以是制勝聞於朝宁甫奏績晉右布政而公遂盡瘁以歿嗚呼公歷中外幾二十年湛於道德為文章深毅如淵岳而儻以戎賦顯敵且未竟今天下固苦無治戎賦者也然不得其深疑之意即蕭牆猶之亂絲耳公嘗有史論數卷率卓越創於時旨問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阿諛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令協不和輯縣苛吏馬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為說隨邪說顯微經教見之者咋舌也公子崇簡以文章行誼開天下

米太僕萬鍾

米萬鍾字仲詔生有異質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以萬曆甲

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補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為廷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觀察江西彼時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黃守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毓冠即訊當公讞決公曰璫猶狙也請得以狙公之術制之乃當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東右轄彼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

謂公即少曲部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欲
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
老矣豈有三十年其美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瑺
大怒然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過經南京時
中貴人守備於斯者方爲瑺構祠祀尸聞公至大恚
使使牽帑求公數言彪炳上公者公怒斥其人去中
貴人恚甚以聞瑺瑺怒益甚乃嗾其門下御史倪文
煥疏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
南北靡定浮泥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

補太僕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其喁烹宴饗之物必
親必敬曰此以飫臣鄰者飫聖心公原奉旨以三品
起用者而不以崇卑介念隨事盡職如此未幾病作
不起朝野惜之公繼配陸淑人有士行公以逆瑺禍
南遊留淑人清源公子壽都應試抵京諸奸黨爲畿
室孫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走淮如清源泣
告淑人恐禍及淑人臾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即范
滂母矣夫何慮哉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
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諸子泣慰進湯乜揮之

于地再慟而絕嗚呼此與公之配也公生平好石所
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有客從房山來稱其
陰有周口山多產佳石公往搜之得一甚異發頂及
踵果得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仟而致之恐力
不足辦乃束牲載書就石而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
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年見公惟公之於
予也自啓雲關不斬一斑爰茲披塵得覩道顏予既
於公爲夙契公宜爲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即慨然
既聞即次復遲且延意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天予則有平原茂樹艸舊花嫣艮辰勝日佳客名賢
或袍笏之肅拜或禎萃之聯翩或嘯歌之驩就或樽
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傀巧
與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筆侶雲幄松㥶自然導
衆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彪不隸
縱稿天之績不鑴勝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
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於時公方冠權清源未竣
斯請乃蓄白茅作石於貝鄉之道左肅東薛爾見之
乃代爲石報書公見其書復爲文以答之詞甚美長

亦傳爲佳話李戚畹爲園於城西之海淀極其宏侈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所著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鈐十二卷石史十六卷南北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譌二卷

馮中允有經

馮有經字正予京師人萬曆乙丑進士戊戌以右中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爲起公奏曰臣等承乏左右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飭人以孝義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太宰景榮

崔景榮字自強大名府長垣人登萬曆癸未科進士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爲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構隙舍皇長子別有所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己丑巡按甘肅時洮河　疏條弛備諸文武將吏以爲和戎忘戰之戒因　四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巢之期一杜饋食之漸一寬啓釁之罰又復因條陳六欵一蠲免賑卹被掠地方一勞來安集築墩設塘脩城濬池一添設總兵於臨洮增兵餉驅莽㨶二川之鹵一嚴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不以賊之順逆爲功罪一華擣巢又條議十二事邊事力指掌於是河隴之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毋欵怠戰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無守土責可覽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至聞警先去何以飭衆遂

郫乘城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渭源去鞏昌僅四十里
聞有備遁去辛卯按楚時値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
賑之又議允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巡
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經歷□□以鞏□
諭何煕唐選以薦鄒公元標降公俱以賓禮待之人
訝其過公曰吾爲天下培正氣也以病歸起補河南
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見捷請罷礦稅觸聖怒
俱從降調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古來
禍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亂之機亟言礦稅

不可開內臣不可縱言甚切直不報尋以母卄歸起
按四川時播亂孔亟上起李公化龍討之朝議公久
在邊方諳于軍機且與李公同梓里謀斷可無互異
上亦知公能辨賊特賜璽書畀公監軍事甫□命郎
移咨偕李公駐渝城渝去賊穴近人皆震恐思竄公
多方撫諭渝人始定時諸帥見賊勢猖獗□縮朒□
前大帥劉綎以赤踶玉帶爲封公壽封公峻却之公
特糾其跋扈狀復參吳廣諸大帥違制養寇請罪悉
奉旨寃處劉吳素勇善戰然驕蹇不易制公首劾之

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借安氏兵爲援事
平許以地公力言不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
稔禍也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金採木開礦之役蜀
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播功陞□僕寺少卿
庚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哱劉亂後
衰颯特甚諸屬酋每陰從銀定搶掠我弗能創彼益
驕乃嚴諭將領毋致養亂邊人咸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何大舉犯六羊河口乃親督參將
潘國振出奇扼之大捷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

獲馬騾七十有七輜重器械無算驚懼奔回偵實郎
華屬□之賞相率慴懼誓與銀錠絕公切責之與之
約勒石邊界而銀錠討窖料諸酋稽顙求欵始許之
因華反成二歲市賞以爲生事之戒環鎮牧塲計三
百餘所皆附郭沃壤悉爲諸弁吞占乃移牧山南去
鎮七十里毋警報狎至牧馬不能呼集□□冊稽□
盡復之立石誌焉寧鎮遠在河西督學使者恩歲不
一至諸生多廢學挾持官將無所顧忌公更令河西
道攝學政立課程以教習之立武學合習騎射以備

公引疾去甲子冬起復吏部尙書時逆奄魏忠賢柄
政錦衣田爾耕爲奄爪牙預朝政橫甚及以同鄕來
謁公拒弗見爾耕深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
絕請託捐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illegible]蹊路斷二
見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至奄使人稱一局
停以候公姚拒之曰吾隻身來無庸私寓送入居官
署中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饋謁不得通是年計事
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眚錮之[illegible]察科亦
必節取予以更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

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故事奈何效
之事遂止明日駕幸彝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奄命詞
之示裁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奄欲
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天子之耳目公議在
焉奈何減之再疏爭之不報乃分兩咨考之於所定
四十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奄復創言分別地方
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晉則全不用公與抗
論天之生材原不擇地六省風氣材藪今錮之安所
取材小省間出一材尤當破格錄用以稱天地鍾靈

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不可非銓敘法又議起
廢添註京堂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己公謂如此必
部院科道發訪會彙是六年外又加一京察也非祖
宗朝法不可況起廢諸君子淹抑既久不得不[illegible]
擢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且其人皆
仗節敢言之士皇祖㢡留時爲賜環正欲留爲新皇
之用此正古嘯咨訪落之典奈河汰之以[illegible]終一
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議事公曰吏部事體
與司禮無關涉竟出奄見公歸目內閣曰彼敢謂吏

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爵事方新寧故時
止遺妾子譚弘業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妒非己
出欲別選族之冨者爲嗣英國具疏祖其妹奄意亦
袒英國衆莫敢決公乃指天日謂新寧旣有血胤何
乃以小功之姪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議而襲
事遂定逆奄欲鍛楊公漣左公光斗獄公再三申救
不報公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千書
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逼比
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

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殆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換一刺設一譙也怨方受指欲構公無所得乃已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諫命給事中章允儒等爲公請當舉國如狂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矣發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爲惜公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歷中外五十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劉允地大司

馬李公與公一時並出而品誼才格相同斯亦古今之奇矣論材於神廟之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丁學士乾學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原籍山陰徙居於北遂爲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籬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成進士發名槩甚人以爲榮公慨然曰讀書中第此尋常事有何足羨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禍國之衛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重負自此擔矣是年秋選庶吉

士辛酉授檢討壬戌分校禮闈得孟公兆祥許公十乘甲子典試江右又得艾公南英黃公端伯袁公繼咸程公峋一時稱得人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虐焰日張公憂見於色每退食杜門撫膺拊[illegible]歎慨唏吁家人莫測所謂也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主葵藿之誠當於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感悟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羣起工部郎萬公燝言之尤切遂死杖下燝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

劉球鍾同爲比因言二百六十年何大臣棣大議論不自爾鄉山所以推重燝甚至復引無面從語戒諸士勿謂舉朝抵諱上不卽下有所推折以是自誨謟豈通國爲皇上陳鞠人忮忒之詩有不沛然以從策問以盜賊羌戎閹監並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呂至有斃杖下者倘亦古人事作厥德之意逆閹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黨持以語閹因切齒公百計構隙必欲致之死法而後已時有密報公者公撚鬚口等死耳死佞寧死忠乎予擲管之

竒蚤知爾爾又何何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
耶俄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精遊榜旨
奪其官奸黨高守謙故公僕也至是曾與衣衞籍借
勢恐喝欲得多貲以爲之地公叱曰詎以文字得
罪生死惟君父命肯以貲全頭顱哉守謙愈怨而去
久日假偽緹騎來逮直逼公室公曰臣得死所矣俯
伏就逮辭色不動群惡狂譟恣捺至身無完膚骨皆
寸裂而去已而知其偽然生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
法司守謙伏誅餘黨遣戍贈公侍讀學士公爲孝廉

時讀書黑山寺經歲不歸家布袍糲飯嘯咏抱膝齋
中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宜其視奄輩如腐鼠視生
死如旦暮嗚呼士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哉余著公
小傳夢公揖予且向之索觴爲而思之獨所以照由
也意公尚有遺行未盡貽揭者乎録曾詩之知公者
悉書之

孟侍郎兆祥 附子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別號肖形河間府交河人甫弱冠登
萬曆乙酉賢書先是夢詣上帝所檢閱陰騭籍公名
列第六榜出適與名次相符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大
理寺評事逐日細閱中外刑案以佐大廷尉平反人
啞其勞公正色曰居官盡職人即不畏明晉獨不畏
幽責乎丁卯典試事於晉時逆閹虐熖正熾諸士草
茅忠憤試策中多有直攄胸臆者易于觸爲逆璫公
輒曰此剛毅有骨正可收之爲朝廷用豈可自爲顧
惜失天下士人服之公亂名章明亦以是擢中於北
闈會吏部司官缺輿論屬公已歷四署員外宿弊一
清署考功時同年科道代吏員求題冠帶公一切弗

應衆恚甚踰月前事爲緝詩者所發代題功司及閣
說科道數人皆落職向之恚者皆服公之遠識也崇
禎辛未會試分闈後給假歸里居杜門人罕識其面
戊寅起考功司郎中時方背刻所議不當旨輒負罪
去人視爲畏壘公不避難不市譽一以平恕處之凡
奏牘八百有奇咸得報可時貲公道爲以言事忤旨
下部議輔臣溫體仁素不悅黃公使其腹心僞以上
意相恫喝令覆疏重擬之公憤曰事即多掣孟兆祥
豈可以威懾者乎吾持吾心焉耳不敢負名器私黜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恙於是側目者陰嫂公
尋降行人司副虞之移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
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
然負重憂語人曰家幸小發何能博國事大失耶雖
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顧道爵轉之情形
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噓嗟流涕豫製漆棺一具貯
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逼京公分
守正陽門從僕勸公變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
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死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遂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僮奔告其
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即當
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扳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
死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
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死時先題曰敢有
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篤行
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
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
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賺引去
已而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妻趣去
我將死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
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鬪城忠義
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俱陷獨
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
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屨公猶强自力支眄拒戰連
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而如生髮髯弈弈

含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闔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
備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
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昕衡扺掌寬涕噴溢顧頰否
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
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倜儻自力如此公
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師遂入大興縣籍
少負氣節爲諸生時疏參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學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甚嚴繼娶胡夫人送至署中家人以花燭請從義曰今何時邪而暇爲此其遲遲新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長安吏役促令携印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尚未成禮可嫁其毋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死叱兵丁毋犯其署且給之饑家人得無恙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朱中丞之馮

朱之馮原名之裔字恁止別號勉齋順天人甫弱冠即登賢書天啓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榷河西務事竣羨餘强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之公帑以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張甚公累不爲禮其人見公少年風骨稜稜咋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每言爲聖人之學者舍此無繇昔薛文清公爲御史時巡歷之暇輒手錄性理良有以也庚午服闋先是逆奄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冐加級公在疚未及加至是應補公上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之譽著於一時司寇倚之如左右手甲戌陞浙江僉憲丙子陞山東少參仍兼僉憲分巡青州時海右戒嚴公率屬沿岸修治墩堠造甲仗火器以萬計沂水爲一盜事株累無辜幾傾一邑公設法獲眞盜一訊

陛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恙於是側目者陰螟公尋陞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然負重憂語人曰家弟小藐何能博國事大失耶雖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嚮背之情形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噓唏流涕豫襄淪陷一畀賊之郎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逼京公分守正陽門從僕勸公變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死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遊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僮奔告其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即當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扳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死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死時先題曰敢有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篤行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聯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妻趣去我將死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等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穰陷獨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蝟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履公猶强自方東向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而如生鬚髯奕奕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訐衝抵掌覽涕噴溢頤頰否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倜儻自力如此公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師遂入大興縣籍少好氣節爲諸生時頑祭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諭以大義金闖賊之貪虐衆爲感泣檢臣所止衣被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襲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勳忽欵語以降請公大罵之公欲擒勳恐承胤驚覺乃伏健兵於屏後遣人約總鎭議事因而擒之承胤竟不至俄賊薄城下公率標兵北面背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鎭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公命轉砲內向曰我親擊賊勢已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公曰離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

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官令縋城而下揮衆人去解履帶自縊遺疏云微臣一死報國並陳未盡私衷事我國家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匱竆一旦至此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業南向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矣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亦以收人心培節氣二者爲先務而已矣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核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弟自逆璫權折遂至廉恥風微且仗節死義之士多在敢言直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願我皇上鑒採施行其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護聖主讀書須讀經世書呫嗶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慊然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至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疏投通政司十七日上諭宣撫朱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優議䘏時賊已至城下杜勳乘城飲于樓至十九日門開城陷求如公背城擊賊者無有也痛哉公

少年登科文弱不勝衣而據座談理詞色嚴正有老學宿儒所不及至於事關綱常名義則意氣奮發嘖薄日月又居然萬夫之望也其番登科名與金公伯玉同恂恂如處女與金公同而好學名理清節無不同又同捐一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附載甲申三疏

兵部車駕淸吏司主事金鉉題爲神京之藩屛全藉宣雲宣雲之守備闕尚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鎭

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
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
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仗節不屈之
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
不足爲國家之輸畝今眞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
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
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
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
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故

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誠彼爲憂實深
職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
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鼓
勵兵民兼之撫臣衞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
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
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
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憚
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
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

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鋭倘有勤王之師其乘
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
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
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
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
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
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
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
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

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爲躍冶之
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罷
遣立敕兩鎭撫鎭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
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
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勦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
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鎭以例其餘
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
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爲也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爲賊鋒日逼傳聞可駭

乞立賜收回內臣兵柄分任文武大臣以奠宗社
事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
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
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
登城分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
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
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爲賊執恨而碎割之異哉所
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
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郎

爲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豈爲股心
郎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
視之不可恃而深爲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
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
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
死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
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勳戚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
我皇上身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
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

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
營將領徇管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
督臣王永吉鎭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
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
可保若夫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
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
兵部　　題爲縋賊上城甚驟聽聞乞立
賜查究事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
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縋用繩繫上城不知

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
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
禦情形輒爲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縋賊濠上
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
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金兵部鉉

金鉉字伯玉宛平人生而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
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榘

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比於宋胡安定先生尋轉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弊竇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言請罷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爲縻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閣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肆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勉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豈自有之堂屬別

行趨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俯首彝憲之庭致罹交結之條奉旨切責然兩曹諸司迄無一人肯爲彝憲之署彝憲慙甚亾何分稅杭州未任以病請告歸甫匝月彝憲以火器不中式參公奪級時周禮部鑣曹刑部荃上疏自其無辜並坐降謫自是公家食十三年雙戶讀書究心性命之學與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公吏部議與石齋黃公硜齋高公同起用中官曰他人

可用是人不居我輩於人面安可復用也因嚴旨責冢宰且寘選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公父汀州知府顯名卒於丹陽公自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廢之旨衆又薦公一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舉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舉公及沈公自彰上頷之即補自彰文選司郎中公甲申二月服闋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南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十九日早聞上變裂眦罵賊裹易素服表加冠袍束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公猶呵止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宮人狂奔逸出公在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劉元曰歸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班役急挽之公怒以手摑班役復躍入而死先是闖流賊陷大同公上疏曰宣府燕京之蔽也宣不救則燕亦不救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但恐受內臣之掣以僨事耳請亟撤之不報未幾內臣杜勳迎賊朱公死之公大慟語其弟曰今日我哭勉齋數日後汝輩又當哭我矣至是果能畢其

志劉元歸報母章氏妻王氏弟餘俱赴井死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險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公首無可認識家人以經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

成兵部德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因家近京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斫几在吁曰吾恨不能爲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公怒罵自若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爲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

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戇直不能俛仰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爲知府險而鄙公毎譏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挑搆輙切齒公乃列欵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寃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矣時烏程温體仁當國初以枚卜爲諸君子所擯且疏糾與推者上頗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噤人主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嘅然衰亡之憂矣公在獄毎閱邸報輙怨忿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

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於是具疏論列體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坐無主贓六千七百有奇體仁恐其復有疏也遂發遣留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受杖不復悲痛曰吾得爲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候體仁出朝逆而詈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之爲李林甫秦檜未幾人兵破懷柔或勸其父文桂宜避去文桂曰見難而逃吾無以見吾子也遂率其女及公二妾童氏蕭氏俱死之公至戍所衣食不給

處之泰然益肆力於學行坐輙以一編自隨如是者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皋縣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掊尅之害民甚有責王臣以充私橐徵姑銀以飽慾谿者言甚剴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金壇王有三家誓以身殉旣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宸聰日塞每過同年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巡視京營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戸部既稱無餉内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爲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

咨諸公勤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義輸支持旦夕以俟王永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日復共議捐措聞賊上監視大璫絕縋璫杜勳上城知有異謀往請召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同至魏內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城樓各官願分地死守語未竟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宮中無皇上適宮人奔馳於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家人忽報澤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公感嘆而去澤入玉凫堂書筒後自縊有僕書蘇州人姓盛者呼衆家人抱而解之環泣而守已聞公回寓同母及妹俱縊矣澤詬諸僕治棺殮兩烈婦復同子道樸入井中有舊班役持賊僞示來看尋至井所呼衆救出甫甦已爲賊執拘繫僞紀功司所當共入井日晷未已比出已未末矣然而不死豈非天哉至今輯公遺事不禁腸沉沉痛淚淫淫下也公二子在北者甫六歲余經紀遺產託其妹撫之乃以瘠卒在南者漁于王有三家以女字之女歿又以甥女字之此古人也

申太僕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甫弱冠登賢書中崇禎辛未進士授儀封縣知縣調繁杞縣安靜宜民時稱良吏擢吏部主事留心人才每袖一小冊有所聞輒札記有忌其座師楚人文安之者訐逐公遂降南國學博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之變公適在畿南查馬聞警倍道而入將抵都時賊已薄昌平都中城守屬之內監百務廢弛公已知其不守從者止公潛居近地公曰

吾君吾親在焉可辟匿乎遂入及監視內璫等開門迎賊公微服至王恭廠坐井傍候變聞上崩投井死公平日嗜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繹詩經繹行世

鞏都尉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宛平縣人尚樂安公主公主乃李選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客則蔬果酒茗必親閱焉客或散蚤必訊曰今日奈何不歡毋亦餚醴不潔乎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

名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制勳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尙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歳屢還武驗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飾之私孰若稍覦有成追隨從公之邁橋門環聽壙振鷺之有容覽圖序賓赴騶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檮般李堅趙輝宋瑛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齊學

之效臣又安敢自棄於聖明之世哉疏上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進其冠頂服冊及有龍鳳袍褥着恭進因進公主金冊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疋龍鳳屛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於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延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稟遵世守設其裳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許遽繳之例也

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爲例又疏請爲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瑋議甲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明睿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時臣光時亨方糾明睿爲邪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眞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措已晩矣三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柩尙在堂呀呀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繻繫於柩前縱火焚之自書八大字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偑於胷前自刎而死

劉新樂文炳

劉文炳任丘縣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姪封新樂侯孝純皇太后以萬曆壬辰生以甲寅薨享年僅二十二時上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不置新樂母徐太夫人尙在庚辰九月初二日遣武英殿中書四人赴新樂第繪太后御容繪成徐太夫人以爲似光皇帝選侍郭氏張氏李氏視之咸曰似蓋三人皆與太后同事能記憶眞容也乃捧安寶輿中用上鹵簿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俯伏道左百姓聚觀無慮萬

許咸呼聖天子仁孝上步出歸極門跪迎入宮隨造大學士范復粹等捧册封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襄嬪李氏爲恪嬪顧侍臣曰見三嬪如見毋后也潸然泣下者久之進封徐太夫人瀛國其子都督繼祖孫新樂文炳都督文耀文登文熺俱敘賚有差甲申三月十九日新樂聞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及其父繼祖曰身受國恩惟有一死耳徐太夫人年九十一矣挺身赴井嫡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榆之請其父同弟文耀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

死時惠安伯張慶臻闔家自焚宣城伯衛時春闔家赴井俱無一存者襄城伯李國禎紈袴子弟好譚兵上誤信之委督京營鄙猥無能盡以兵柄授之內監城破而迎賊執而殺之乃南中誤傳其爲殉難何可與惠安宣城同日語哉

李錦衣若璉

李若璉字虞甫上林苑蕃育署人祖籍新城永樂六年立上林苑遷山東民實之遂家焉父世茂萬曆戊戌武進士倜儻有大志以未竟其用恩蔭之於其子故督責宸嚴若璉遂出而遊學楚中既又入豫以武中式比歸父沒痛憤之甚摒討韜鈐冀立功邊陲以繼父志於崇禎元年中武進士官錦衣衛非其志也然好交四方賢豪慷慨磊落士紳稱之未幾北鎮司缺員此稱詔獄最爲要職故事率以厚力得之其時魏璫敗後人厭許顯純輩流毒海內思得賢者而用之遂以屬君受事之日以清白盟之于天往時凡廠衛緝獲事件奉旨下詔獄者率無所異同君獨不然每事詳加研審於情涉寃枉者立爲昭雪長安士民

畏廠衛如虎見公執公秉正頌聲載道一日巡捕營獲一木工謂爲督師崇煥奸細奉旨打問君問原緝員役曰袁督師現在遼東即有異志渠之提塘承差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匠爲奸細衆堅以爲真及訊犯人臨口直認云袁督師脩蓋衙門帶方巾穿白綾袍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我聽京中有多少兵馬欲起手反叛君再四誘問始痛哭曰捕營苦刑叫如此說不然毆回當時夾死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何曾到遼東君據實上聞上令錦衣衛帥劉僑再審乃以爲

眞立付重碑君失出降二級回衛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公歸囊橐蕭然閉門敎子佃甲申賊變背一贊於几上自經而死死後賊至其家每夜輒現形毆賊其英爽如此其時錦衣官死難者尙自有人憶余甫出井中爲賊所執羈之蘇州巷一空宅中其宅堂宇陳設及卧室衣衾冠幘宛然俱存而闔家俱赴泡子河死止知其人黃姓官錦衣而不知其名如此者尙多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郭忠武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攻臨安檄不諳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四年西戎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總安守大同一日數騎率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嚙指不敢動卽以皮帳留登帳垂四角以木梃舁登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子踰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荊關鼐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壘堝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傅藥衆皆感泣或謂登曰事已至

此城旦夕且破自若無恙登曰吾誓與此賊存亡皆
不使君輦獨必也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
賂至郎歸駕登閉門不納且登陴謝　曰頼天地社
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
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瑄出見納賂而也先
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乘間出死士刼其
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名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
日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

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
才果敗吾事時敵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
堅守大同十月敵以請和爲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弁
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敵馬
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邇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
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彼有
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己敢忘
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敵已退優
詔褒答再上疏言　人雖困離邊不遠傳報有云貴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　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涿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　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諜報二十里外沙窩　營十二皆是
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　衆我寡莫若全軍
而返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　以鐵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郎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漏
下二鼓徑薄　營天漸明　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身刃一人
　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　首二百餘級
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
八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此爲戰功第一公每
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
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臣無廉恥之
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　　之

禍又曰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旣退大興屯田苦民力圖之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人入圍中令

人發其機自相擊撞塡刻十餘里皆陷相傳以爲神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寄岳正曰青游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遣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朔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遊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吳恭順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始得縛吉祥且爲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

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

馬都督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郎自稱病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庸租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

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累蹟酋把兒孫結諸夷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邀擊再敗之自是效順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亟乞省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七年　入塞率家丁斬四十餘級遂定陞右都督十八年遼東兵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

者上深嘉悅陞左都督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即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邮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邊人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

朱恭靖希忠

朱希忠字貞卿以勳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年甫二十一襲封成國公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受知世宗恩無異比巳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宫召諸大臣見皇太子命王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世宗在位久以威嚴御下雖素所親任輔臣往往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于上獨被隆眷三十年無絲髮不當上意及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節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從怡怡如也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語練于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然一有

言輒中肯綮世宗晚年諳六典禮郎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即終不言其周慎如此萬曆癸酉九月以疾薨追封定襄王謚恭靖

朱金吾希孝

朱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七世孫初授錦衣勳衛累遷左都督戊午加太子太保庚戌加歲祿十二石辛酉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賜蟒與加歲祿三十石其事世宗也內掌羽林佽飛之士周

廬宿衛外持偵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上有行幸必扈從上或密詢問國家邊瀆事手自裁對無不[illegible]意指穆宗踐祚加秩兼太子太傅神宗登極而加歲祿四十八石先是掌衛事者峻法國吏民[illegible]足爲[illegible]之常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爲操切鉤鉅之術嘗受詔按言者必持以平恕多所全活其他決大疑讞大獄善國家和平之福蓄言與有力焉[illegible][illegible]遷六箴累累數千言皆剴切時務居家孝友好推人於難平生折節下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時稱其恭敬如張安

世篤行謹信如金日磾好客下士有信陵之風承家質行則如萬石君兄弟卒之日惟以國恩未報淚潸爲恨長子時豐早卒孫應爵嗣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馬指揮應乾

馬應乾字健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承守遺衷最有威名健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務以表旗自題繡髯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迨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嘗涉覽天文曆算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錄四卷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論不輟至其綜博

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袁錦衣彬

袁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上察其能書揩之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爲通事被留　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　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如其所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　嘗皆彬與銘從上在　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醒徐下之

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與之名問
其名姓彬爲人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
狐狸亦能諧謔博上笑內官喜寧者故 韃也先之
擁車駕抵宣府大同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
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
哈銘言京師音絕 何遽得入南京天寒甚陛下必
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乃嗾 殺彬 抽革捆載
彬之廬中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
上彬請上辭之日返國而後聘彬中夜上手治廢歷

其背汗浹乃已熟羊髀召而與共啖之上稱引嚴光
事銘常曬熱手壓我胸無似之耶銘叩頭謝上還景
帝以彬爲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
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
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引太液池水通其家彬娶
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畧用
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逯杲者
積官與彬並並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
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曹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
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杲乃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憚之獨彬倚舊恩不相下達
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戶欽請
彬勢詐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倚
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
遇赦還隸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隸府軍實
彬與請托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

諸干謁者賄且擅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豎專人女
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
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酷拷
之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
素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扈從臣
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辦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
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
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笞之百餘曰此必有人

恭汝垻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垻曰垻小人何辯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垻瘳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垻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門指揮瘳肉小人令引閣老肉今尚在且言郎有饒彬者恒倩饒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垻斬上命謫彬南錦衣帶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垻

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遇達餞贈之甚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衞功

牟錦衣斌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鎭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唾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詞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朱鄒道鄕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謂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鎭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弁賄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以工部官贖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稱一子天若愛金行及此矣斌瘁屋數衣再遺爾恰恰若分然雀公銑常言正德之時奄官用事士節靡然求其正直自

持者惟劉忠傳珪牟斌三人而已

侯都尉拱辰

侯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長公主遭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戚地往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霆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章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楚孽之獄起公

據經引義慷慨別白國是著定卒諡榮康

吳錦衣孟明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孫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舉小構大獄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刀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係獄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鉤黨者則快矣盡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檮昧亦爲聳動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

賍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群小詗知之嗾奄逐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僉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公震孟相左以票擬事上疏糾文公逐之去鄭鄤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疏糾鄤廹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體仁病故事稍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公道周糾之上召對嗣昌言鄭鄤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鄤以此反詈道周上怒道周並遷怒鄤必欲殺之矣囚事久不結責吳

公回語吳公言鄭鄤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协理陛完學御史王章爲証上以其黨庇怒褫其職特遣內璫嚴鞫處鄤極刑當公回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公處之泰然曰此身下受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公謂溫楊二輔殆不如吳公家大

北平孫承澤著

谷監生大用

谷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時勉忤權璫王振國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用勢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用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撖孝廉大經

撖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假借於廣宗崔尚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就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即移歸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名其弟兄再三謝終不至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無貽士夫書惜斷以聖賢爲準

王處士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少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間及讀宋四子書慨之棄去故業潛心名理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獻肅廟稱善賜號處士著夏世圖心法晶藏於家不授徒不近名布袍艸屨室廬不蔽風雨意泊如也

宋海翁登春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壯歲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性嗜酒家貧不能

常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頎而鬆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之習此可資生計不應乃日沉酣里中八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愴天嘆曰嗟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僻之館之塾舍

二年默默不自得覓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是時有布衣謝榛者以詩遊公卿間聲稱籍甚聞得其詩嗤之曰作詩何至老而今七尺軀津津誑貴人乎活耶居京師日飲亡何遂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吳日山一蕭寺出囊中所故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戶讀厲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駿駿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訪伏延陵

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隴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晨炊不繼寺僧猷若之曰僧毋窘我我試給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粥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其繪則日攜粟詣寺門相踵乃避至摃外一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嘯生坐卧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數月山中人疑爲道客將延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

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過巴下荆鄂將遊於潯陽返於黃廷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強致其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通京山所跨蹇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縣之衢唐

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獲穀十斛以其半易米雜救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名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

始見明日戴紫襆冠衣皁紬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類妄亡知太守柰何輕辱也久之往來孱舍而太守賓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巳鍵扉詭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囊僵臥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

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塗自江陵裹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王師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君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於海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偕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又爲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於難後遊石首爲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盧太學柟

盧柟字少楩濬縣人其先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

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詞不能俛而就繩墨攻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弈弈在縉紳間爲人跅跎不問生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座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於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有李縣令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也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具張至旦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慍且望之平酒自勞酹

則已冊報令至柟故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
主禮令恚去曰吾乃爲儈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
人素惡柟者陰撰之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詆令
益怒亡何柟干撫其役夫得從麥以爲盜也榜之役
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强柟復加榜焉旬日役夫夜斃
於墻頹草間令令色動曰此豎是[illegible]見我而匿
役夫所爲死復當柟抵坐獄具上報[illegible]大
辟繫獄又因令仇之故毋敢爲辨冤者[illegible]人
間嘗[illegible]飲不遜柟目攝之來爲獄吏者[illegible]之

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然以氣[illegible]之得不死乃感
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鞫放招以自廣其幽
鞫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聲憤迷惑目
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
立命不貳賢者推遷循理以定所天[illegible]聊離茲
戀綱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
著放招文俱有深[illegible]居頃之盜行劉[illegible]柟父自
剄死燒其廬子[illegible]家[illegible]名貨不償[illegible]已至立矣令
亦更悔念魚肉之太酷陰稍稍寬[illegible]而

故人謝榛者攜柟賦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
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謝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
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公光祖倜儻有心計俄謁
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讞鬼薪輸作三歲盧
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時謝山人方留
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名
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咸置郧延柟柟則稱客坐右
坐摳麈尾辨說揮霍數千百萬言風發泉而江波流
也鳴冤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酣

故能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
得罷還顧槖中所餘趣付酒家也婦嘑嘑咎柟不顧
曰天生盧柟爲汝曹地耶吳人王公世貞治兵大名
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
柟故亦慕稱王公嘗爲又託謝山人致之不達至是
見王公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
晚也既以別去南遊秣陵陸公爲祠部郎留月餘走
越歷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司李芴

王𦳝字子嚴號青屏父楊以鄉貢尹滕縣特喜爲詩故𦳝更以詩名嘉靖壬午以易中順天第七人理登州府持以廉而明恕行之不務瑣苛讞諸疑獄多平反不阿當事意嘗一視海豐篆康更持于理官數年橐可垂而獨搖滕爲詩詩輒滿篋登故濱海公暇則登蓬萊烟霞諸名勝觀蜃樓之幻化及歷下泛大明湖望華不注山水之雄秀而詩益工𦳝故扭率遇儈父抽毫不顧門而心或妬之且靡無以答且指遂拔劾歸歸則倘佯萬水亭愈益爲詩與其弟雲屏蘿屏若二三友人相唱和其憂時感事一寓于詩而詩更工于理所著有述因賦貞女賦青屏詩集青屏詩餘若干卷近復集萬木亭一家言

張茂才詩

張詩順天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藉藉長安會順天府試士士當自負几入試詩輒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illegible][illegible]易寥洞野呂柟諸公游一時倡和稱盛柟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拌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鼂夢澤竄夢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以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憤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所著篤思結髮笑臻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

書放勁得旭顛素師遺意人謂懸之可以驅鬼

吳文學端御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爲人沉靜不煩于書無所不闚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爲孝感年六十卒所著有織絢堂集

呂逸人食安

呂食安字孟嘏平涼人遨遊京師以醫自名愛孫逸

人子烏之爲人遂卜鄰焉孟𥌓才辯高奇澤于名理
其于皇帝王伯之辯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
議識精鑿葢王佐才也後以訪藥名山不知所之

孫逸人孝本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鄉里
專以耕織爲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緻長于纂述
王伯俞嘗就謁其廬與宜僕數人飲酒賦詩甚相得
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悅易成一家之言子烏宜僕
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蕭然物外人視之如仙

子烏七十始卒卒後鄉紳王伯俞於其居建一坊題
曰有明二逸人坊

阮文學漢聞

阮漢聞字太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
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邏者四出飛捕道
路以目漢聞遂避地汴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
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與汴
梁王損仲惟儉張林宗民表爲友日事倡和及西亭
殁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徙家焉閉門著述天中之士

翕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屨恒滿家貧親剪韭以供
客間出遊山水門弟子手肩籃輿以從賦詩論道斷
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江西李公日宣薦之於
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
尉繚子解詁戎踐墨評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于碧
蹄漢聞年方弱冠蹶注渡遼北弔黃龍東馳鴨綠從
退弁老卒牧圉嘶人訪問全遼利病屬國情狀慨然
有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策而返崇禎末流
寇蹂躪輩雒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

事刈寇以千計後見援剿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
古之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一編名曰女雲臺以羞
之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致漢聞時病臥據床
猶畫地指陳方畧乃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
周子亮工存其遺稿刻之廣陵

崔文學子忠

崔子忠字道母爲順天府學諸生形容清古言辭簡
質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然亦法古規
摹顧陸閻吳遺蹟唐人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闤闠

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與丕貝
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從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
共相娛說間出以貽相善者若膚夫俗子用金帛相
購請雖竆餓掉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萊人宋繼登因
與其諸子同學而玫及應亨尤郣合應亨官銓司屬
一選人以千金為崔君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
橐中裝餉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
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應亨愧謝而已玫居諫垣數
求畫不應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

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將若何崔不得已乃與畫
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畧處
須增潤玫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
家居一日過其舍見崔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
乘馬贈之徒步歸崔售白鏹四十呼朋舊轟飲一日
而盡曰此酒自史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
此生平好讀奇書於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戴禮發
為古文詩歌博與不遜李長吉華亭董公其昌嘗稱
之謂其人文書皆非近代所有亡何遭冠亂潛避委

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竟以
飢死同時有于生弈正者字司直家素以富稱至弈
正慷慨好義為園南郭四方慕其人者客履恒滿家
坐是中落而尤善楚人鄔元春劉侗其為詩亦遂作
竟陵派所著有金石志及帝京景物略行世

余文學之祥

余之祥字鳳梧宛平人剛方篤學於書無所不窺經
史充棟皆經數次丹黃至於祈哀要領必手錄裝飭
立志以前哲自期每閉戶披閱書籍如對聖賢雖雞

鳴溽暑衣冠肅如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
敦倫睦婣閨門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為製粧遣
嫁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曰緩急通融此常事也
何以券為如數與之并付其券父仕彰德府授告致
歸里雅慕山遊隨備肩輿餚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
其伯兄患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及兄亡故遺姪
尚幼盛暑炎蒸躬備棺殯時督學已到濟陽諸生業
俱赴考親友促之曰子重手足獨不愛功名乎不聽
必完殯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痫症

竟以兄喪過勞感暑疾劇遂卒于漁陽旅邸所著有
義經統旨葩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今有四書宗
旨要言刻行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著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涉獵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
就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譚說經濟大略卓犖顧盼有
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
起揭其策雲表已而不見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
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敢
以聞上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越

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視越進止奏
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亾可當者
而越精於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
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籍籍會大同報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
部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
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
史以行會邊燧稍遠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
塞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

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　於崖窯川俘
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牌
粱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貰越文臣視師
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
騎勇爲腹心將始能與　鋒相角鬭設伏邀　破之
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滿都魯孛
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
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
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餘級獲其女稚
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
韋州頗有所獲而遇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矣歸
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
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徵召還京論功加
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
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
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
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

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兵部余子俊爲
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上所寵信中
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
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西番內犯詔保國公
朱永爲平　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
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
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敵衆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遂破其衆斬鹵甚衆
捷聞進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

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
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
仍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
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中貴裝兩手各持鉞恣雖而
前問何人曰汪大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賴此以左
右翼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
三日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堡
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
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從下賞而封拜横濫則上以直在
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
二營兵馬兹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
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還復命越爲平胡將軍
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擊敵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
遂延延綏而河西清水營等處報警越[illegible]擊將軍劉
寧敗之於猪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延綏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甚
多　亦銅懼不敢近邊而提閣僅加祿五十石汪直

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
上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
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
旣行則姦事大露科道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官
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官越最名能
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鐘等皆爲大官以
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爲貴將將稱越才弘治初赦
還絳上書自列究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
致仕越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宦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籠單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
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乞盡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擁鑪使諸伎抱
琵琶捧觴而一千戶詗敵還卽召入與譚敵事甚悉
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飮之復譚則益善命絃琵琶而
侑酒卽併金巵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技姝麗
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
至指揮其夜襲　帳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惑欲歸

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
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功成惟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濟時射獵帳
飮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科道所論既將西邊報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將屠滽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
貴人廣訣之以越名上上召陛見慰諭有加進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以
便宜行事越至卽檮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

首捕生過當提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illegible]致務以兵授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而越坐奪爵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姿表奇邁侃侃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賊精偽將士之弱强勞逸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猝至王容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陳列自固

疑之未敢前薄今騎皆下馬御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不覺明日乃謂永日我一動　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䡴聲欲彼不覺也其智勇足倫如此昔弇州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篋如也弇州可謂知言矣弇州叢韓范將集云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越耳邊地威寧海子水艸肥美林木茂盛北裔珍徬之羣聚於此數爲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甚者或殺或遁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大同欽總兵官公以都督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裔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裔人每過海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尚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爲詩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覩韓公之言王公真命世才數百年不一見者也使當日能自特立慎所依附雖古之韓岳何以加焉

王靖遠驥

王驥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毎從東鹿爲東

鹿人家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兼餉邊備奏觸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八德之尋遷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遷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補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邊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甘凉諸邊虜殺掠吏人左右副

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
驥轂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贊而怯都
督蔣貴追　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
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
修敬軍中以徇驥故祕之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捽敬
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
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晝
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
李安自涼州北抵鎭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胭脂堡西抵
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鎭夷西
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
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
蔣貴趙安副之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
止悉取驥驥謀　偵很因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
爲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
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　敗之渡黃
河逼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　食盡竄兀魯乃地依
北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鎭夷間道兼行三
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
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
伯與阿台僅數騎遁尋竊死而任禮兵亦至乃地得
僞萬戶二人爲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
其平章阿的平弁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
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捷聞貴禮皆
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
務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

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請
使撫諭驥與英國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
屬小夷非策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
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
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鎭漢土名合十五
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
矢驥馳傳至雲貴等兵集賊曾刀令道等以衆三萬
象八十抵大猴州欲掠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
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

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戞刀招漢父子　刀門項斬首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兵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

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戞頼朧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收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戞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弁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

閒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兵大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敵傳檄諭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

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督都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
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八[illegible]以驥老師亾
見績而中貴人振[illegible]也再[illegible]
等處所至申飭邊隘[illegible]士卒廝不敢[illegible]之[illegible]
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思機發[illegible]金沙江
賊立柵西岸驥作浮[illegible]渡一鼓破之俘[illegible]其三
柵斬[illegible]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會與思機發驥威名
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征而稍損於前一[illegible]
詹英老宦某地上言[illegible]等蠧耗至役卒[illegible]百八多散

綵帶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覓豎輒闌之以爲已役大
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四面相躁躪有至死者又每軍
使負米六斗踰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衍
復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
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泌之敗而楊國
忠以捷聞也上命會勘然業已獎勞驥乘召還京矣
至是停獎勞救勒聚還而専驥領平蠻將軍南貴州
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俘之每歲祿百
石土木之難羣臣延劾中貴人振不道[illegible]及驥景帝

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
婉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
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閽人俱令籍入官推默閹公寧
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
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illegible]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復請老又三
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

絕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驥奉上皇之感而文臣楊
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興濟善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
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
皇帝起義兵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靡睨
間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序班進司賓署丞選
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
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奏肅上目

屬之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衍居第第外有園
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
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
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
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
胝不爲倦　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守禦　遷進右都御史善
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如故
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官師稱

率於朝房遣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上皇在　且
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皆以小官往
　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不得要
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景帝固無意迎上皇
善往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出其家貲不足復貸之中
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鉺之類以往旣至
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彥
何六師稱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卒悉南征而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移不爲戰備故輕以卒
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
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敎以神鎗炮穴弩射命中百步
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
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繫若徐錄
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
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
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
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館穉

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
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
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
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
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復曰帛
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
郎太師所使進馬有弱劣而疲敝豈太師意邪也先
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殘殺剽掠
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

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固謂吾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賺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精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

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艸野寧敢廢哉也先嚮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太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輒賀也識者益稱之吾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卽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事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疏細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興濟起家諸生致位通顯而不費國家寸金尺縿脫王人于重淵之中而還之九五功亦偉矣雖朋比匪類立身未淑然亦豪傑士之本色也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專志有明一代畿輔人物然如李東陽之類究涉假借不出地志之積習又如成基命無所瑕疵亦實無所樹立承澤以其子克肇方官大學士而盛相推重則亦非盡信史矣

益智錄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益智錄二十卷》提要

弁言

順治癸巳余以兩疏乞骸閉門於城南之老屋次年甲午適有所感也卜築於西山之退谷讀書鳴湍寄樾中遇前言往行益人意智者輒手録之藏於笥廿年嗚呼人世者磨礪身心之地

也涉世者試驗道力之塲也故曠者遺棄於其外君子之所弗恐也卑暗者沈溺於其中君子之所弗居也入世出世有智存焉平居而不怠敬脩變故而不失靜正傳曰好學近乎知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於以求之

而智益矣
康熙乙卯春日八十三老人孫
承澤識

益智録卷之一

退谷孫承澤輯

周

周公

武王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周公輔成王管叔及群弟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係以辭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揺乃作鴟鴞詩以貽王其末章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揺予維音嘵嘵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以雷風之警邦人大恐王出郊迎公流言始定

孔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周人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季札

季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晋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柳下惠

柳下惠仕魯爲士師三黜而不去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于害吾能已乎柳下

惠死其妻誄之爲惠門人從之

蘧伯玉

衛蘧瑗字伯玉衛大夫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心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之列大夫也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范宣子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宣子略言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爲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産見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如之德遠而後興

子大叔

鄭子大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嫻于禮嘗與晋趙簡子論禮簡子服之及卒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敕敢忘之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頼上人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桓公命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下拜升受

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

辟席再拜

晏嬰

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

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至于陶又自謂陶朱公

越既滅吳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遺大夫種書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公儀休

魯人有公儀休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鈎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伋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鬬子文

子文爲楚令尹四十年縵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羞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臧文仲

臧文仲辰世爲魯大夫魯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士文子

士文子燮嗣武子爲上軍佐厲公六年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既而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宗祝祈死無及於難七年士燮死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

劉康公

定王使康公聘於魯見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季孟能儉儉則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

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未幾東門告亂子家奔齊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若致敬盡力莫若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反後成肅公卒於瑕

韓宣子

宣子爲晉公族大夫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昭公六年聘于鄭欲買諸賈人聽子產之言因辭夫玉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則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叔向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欒武以貧保家

郤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建而患富之不足將弔不暇

樂喜

宋樂喜字子罕爲政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皇國父居澤門其色

白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居邑中其色黑）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單襄公

單襄公周之卿士也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於鄢陵使郤至告慶於周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驟稱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

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

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郤至歸明年為厲公所殺

單靖公

襄公孫曰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illegible]

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甯悼子

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郤犨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郤犨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

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處父及於難

孫叔敖

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

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楚王欲封其子大邑其子請寢丘許之世有其地

顏斶

齊宣王謂顏斶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公孫龍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趙將益平原君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

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

唐雎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平原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

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于心願君之亦勿忘也

段干木

段干木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驕之

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敗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魯仲連

魯連既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圍趙軍却五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孝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

歲餘不下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秦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覇上王翦

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欲衆議以兵屬項梁

張耳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二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
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
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後張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陳餘卒敗
死泜水上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邪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
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
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

玉舃爲報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
欲封之卒不肯受

秦時李斯爲相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
子長男由爲三川守車騎屬門庭以千數斯乃
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
布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
讀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
入而不出以至於敗乃歎東門黃犬不已晩乎

益智錄卷之一終

益智錄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西漢

張良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以大父
父五世相韓爲韓報讐得力士擊秦帝博浪沙中
不中乃以兵法說沛公佐之入關降王子嬰而秦
亡復歸韓項王殺韓王成乃間行歸漢王畫策滅
楚漢高帝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

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
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强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辟穀道引輕身

蕭何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夫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漢高帝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説

十一年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説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説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説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後世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婁敬

婁敬齊人也當漢高初起伏匿草野不與三傑以功名自見及漢五年高帝過洛陽敬脱輓輅見齊人虞將曰臣願見上言便宜時敬衣毛裘虞將軍欲與新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從容立談遂定都關中之計帝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攘之中敬取功

名於干戈平定時四百年大計片言而定無智功無勇名斯亦一世之奇人也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値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吉之微動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謝病去

公孫弘

公孫弘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汲黯譏之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覇亦上僣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平津人不足取而人主病在不廣大人臣病在不儉郎二語實爲至言

霍光

光字子孟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金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爲大將軍歲餘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擧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郎已而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其子延壽爲光禄勳頗宿衛安世以父子尊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

史懐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簏腹笥行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寔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張敞妻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

國之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恭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利害禍福在須臾之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以一婦人而有定識如此

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保護後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孫是爲宣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自陳常有保阿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封吉爲博陵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後五歲爲丞相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

若使寔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此次賈似道毋憂再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亦可驗矣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

上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肎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徙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游説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所所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絶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仁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状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徳行徴至京師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郷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成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後累辟不出

周燮

周燮汝南人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郷黨宗族希得見者擧孝廉賢良方正特徴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徳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隠處巣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楊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疏廣　疏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并爲太子師傅朝廷以爲榮

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薨子郢嗣立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

覽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徵不詣隱藏田壄終述之世

樊宏

樊宏時爲光祿大夫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預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邴曼容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

陳寵

陳寵章帝時爲尚書性周密慎重所表薦輙自手書人莫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

寵後當王莽簒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人稱其危行言孫可爲世法

周勰

周勰汝南汝陽人父舉光祿大夫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勰前後三辟皆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窟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余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

孔光

孔光於成帝朝領尚書給事中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

龔遂

遂爲渤海太守數年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梅福

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

于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先以王莽誅上疏
言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唐羅隱曰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
子若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徒者猶数百
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断佞臣頭復何南昌
故吏憤憤於其下嗚呼寵禄所以勸功而位大
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
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
朝公卿恨

崔篆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
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
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篆兄發
得幸于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嘆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
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
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
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穽此
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和頭固爭篆
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榮陽
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
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
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

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
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
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
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
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
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数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
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范騰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陳咸

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寛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簒位召咸以爲掌冦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叅豊欽皆在位乃悉令辭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固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役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絜身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

稱其徳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絶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時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断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昌都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道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

新乎新乎因遂潜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徳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徳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中山五王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栖情

今京西之山乃中條之支幹也考一古之高隱者不可得公安袁小脩以爲中山王王避王莽即其處余居退谷建退亭于上闢烟霞窩其外一帶古墻疑即五王城也擬爲祠以祀之

桓榮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

益智録卷之二終

益智録巻之三

退谷孫承澤輯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懽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

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矣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于是名震関西

禹内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帝益重之

馮異

馮異初見光武署為主簿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毎所止舎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異為大將軍破赤眉來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関中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頼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馬援

馬援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

牛釃酒勞享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及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賈復

賈復爲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郅惲

郅惲在王莽時測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上書于莽令還位劉氏人爲危之潛身鄉里及光武興漢將陳俊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然恥以軍政取位辭歸浮沉於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人謂有鄧禹諸公之高而不與共功名

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

陰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夫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爲宗親求位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横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単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覇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簒位弃

冠帯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裴昭明

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人生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産業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

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偃共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其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柰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袁安

明帝時楚王英叛案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盛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遥至獄所案驗無定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别具奏合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邪安爲

河南尹十年號爲嚴明然未嘗加罪罰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所不爲也范史稱其仁德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折像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童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産周施親踈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産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

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推必疾也

吳祐

祐父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圖經祐時十餘歲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得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所當慎也恢喜曰吳氏代不乏季子矣

祐爲梁冀長史冀誣奏李固祐爭之不聽出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李郃

李郃爲漢中太守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趙岐

趙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融嘗至岐家多從賓友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

附范曄論馬融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龍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

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議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公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

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鄭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范冉

冉字史雲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粒時人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老病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張楷

張楷字公超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於詣儁賢不足使其難進與郡使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預笈者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會順帝西巡羽又

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伭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李固女

李固既策罷懼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乃託其父門生王成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後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盧植

盧植涿郡人隱居讀書史稱其剛毅有大節嘗贊武以定策功父子封侯植奏記於武謂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其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爲已力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

鍾覲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覲嘗以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爲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惟蟠確然免于疑論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公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

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郭林宗

郭林宗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卒于家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宦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黃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

徐穉徐胤

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請署公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死輒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醱酒畢謁不見喪主而行邟鄉侯黃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爲飲食

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茅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見胤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禮胤轉相約敕不犯其閭

皇甫規

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爲朝廷愛才遂不問

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楊愼曰蜀人景毅爲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其時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日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以爲狂黄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

陳寔

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

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及黨禁解毎三公缺逃徵不起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于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居多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毎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

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荐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黄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四

王烈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張玄

玄成都人以閹豎亂政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凉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摠天下威權

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虚非不悦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三國

諸葛亮

亮寓南陽時方二十餘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以爲信然然公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公獨觀大略抱膝長嘯謂鄉輩讀書可至郡守刺史耳襄陽司馬徽物望清重與龐德公交公皆尊事之以此得聲有卧龍之譽先主在荆州遂枉駕詣公三過乃見公定爲取荆據益創覇興王之説

孔明讀書略得大義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皆其善讀書處非經生呫嗶所能知孔明自比管樂識詞耳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乃千古定論

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屏人問大計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蕭何説漢高鄧禹説光武孔明説昭烈皆於立譚定天下之大計嗟乎士抱膝盱衡非以天下全局貯之胸而欲以小智取辦臨時豈可得乎此後惟范文正差有此耳

公開府治事時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則缺損多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讀而教真誠冲抑發於肺腑自周公吐握後僅

見此文

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名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昭烈教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忠武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俱可入之經傳

出師自表於後主曰臣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累陛下蓋以死自矢如此

伊尹嚴一介於耕莘之時孔明嚴尺寸於大任之日此處看得破拿得定總是真聖賢真豪傑總是以天下為己任

龐統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

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司馬德操

司馬徽有人倫鑒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

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杜微

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杜門不出諸葛公妙簡舊人以秦宓爲別駕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公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虚領益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人民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人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以老弱懇歸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求還山君但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終不出

董和

董和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

儲

蔣琬

蔣琬爲諸葛丞相參軍常稱其託志忠雅及丞相歿進尚書令時當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神守舉止有如平日朝野於是大安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戲時不應或以爲慢琬曰而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之非故默默耳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

孟光

孟光嘗問秘書郎郤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光此論達於時務與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之見相同蓋因其庸而投對病之藥也

徐勉

徐偹仁嘗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徐邈

魏以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盧欽曰徐邈志高行絜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人以爲通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玠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辛毗

魏辛毗爲侍中嘗孔明伐魏次於渭濱關中震動魏主深懼司馬懿戰乃遣毗爲軍司馬懿既與亮對渭而陳孔明設誘譎萬方懿果大忿將欲應之

以重兵孔明遣間諜覘之還曰有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孔明曰此必辛佐治也其女字憲英爲羊躭妻時鍾會爲鎮西將軍將伐蜀憲英謂躭從子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于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毋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魏武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魏武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焦光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絶口不言及

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光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益智録卷三終

益智録卷之四

退谷孫承澤輯

晉

羊祜

羊祜爲尚書僕射歷仕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馬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事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繇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異豈得不媿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呉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呉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没呉人要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呉不湏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顧

審擇其人既疾篤舉杜預自代

杜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在內輔政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卒以平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史稱其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所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倫

成一家之學學者宗之

范通

王濬既平吳自以功大而爲王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毎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毎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

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山濤

山濤爲尚書以母老辭職詔除議郎武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遷僕射莞左長史范晷上言濤舊第茅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屋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

散之親故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

以逼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力辭且曰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兵稱覽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䊏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後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發詔徵爲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

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謐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樂親之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阮籍

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

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屛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魏舒

舒於武帝時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毎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孝武時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虚竊不就之高以爲巳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

劉寔

寔志行清素爲時所稱以世俗喜進趣少廉讓甞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争則欲毁巳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巳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

庾峻

峻字山甫爲博士以時重莊老而輕經史懼雅道凌夷乃潜心儒典又言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有朝廷之士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股肱心膂共爲一體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邵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爭去勢如脱屣辭

寵如舍重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是故雖離世而德佐大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是以先王嘉之大有玉帛之命次有几杖之禮若夫冒處士之名而趨吏慕勢敗常亂俗則所謂六蝎五蠧開民迸黨宜所貶抑夫人性之陵上猶水之趣下也溢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隕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不可不慎也

周處

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毋老罷歸尋除楚内史未

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

何準

準乃何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世事不問于時名德皆稱之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朱伺

永嘉初西陽有寇警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

事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王尼

何綏乃何曾之孫也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著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内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果爲太傅越所殺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然曾知國家之亂而不知侈汰之禍足以殺其子孫也不智甚矣

索紞

紞字叔徹燉煌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紞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審測而說實無書澹命爲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意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蒙氾之年弗敢聞命終老作於家

劉凝之陳令舉

凝之令舉居晉季不仕皆隱山澤出入騎牛好事者繪爲圖

陸放翁跋其圖云公卿貴人黄金勒馬傳呼火城中欲如二公騎牛蕭散了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黄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逡逡而止徒有此生着幾緉屐之嘆乃知二公風流未易追也

張翰

張季鷹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季鷹歸著首丘賦爲一時所賞

翰少有儁才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顔含

含官光禄勳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

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

韋忠

裴頠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晉室遭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

俱存可覆案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對于是並被害

尹起莘曰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略爲衆所依使之輔政爲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静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觀其與賈模裴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邪不

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鍾惺曰劉寔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紗帳裀褥甚麗而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此正點化崇耳崇宜悔遜不暇乃咎曰是厠耳崇之鈍闇如此不死何俟

劉超

超爲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卞壼

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寔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寔由於此欲奏推之事雖不行然史謂壼於東遷之始能作此潔源端本之論可

謂大智矣

劉翔

燕慕容廆使劉翔入朝翔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将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吁而已

蔡謨

謨於晉康帝時領徐州刺史聞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江右喜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季龍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尋遷侍中司徒不拜上疏乞骸骨上印綬凡十餘表不允穆帝臨軒遣官徵謨謨陳疾篤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公卿奏謨悖慢傲上免爲庶人謨篤愼每事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導爲政務在淸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

收拾板蕩必先崇愼制度須自大臣謙謹始此

王茂弘過人處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紛紜未決王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遷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爲墟矣今宜鎭之以靜由是不復遷都

晉室再延頼有此議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

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

轉急安徐曰如此將毋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

桓溫憤怒簡文帝遺詔不令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時符堅彊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在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王羲之

羲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志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游

右軍既去官與道士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方諸郡登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右軍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右軍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德意可勝言耶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

風教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史稱右軍有濟世才而懷遯世志且生不辰未丁泰階故舉所蘊蓄發之于書遂爲千古獨步

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不能聽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此其高識非晉時諸人所能及其誓墓之文卒以樂死之言豈其本志哉

王逸少清真絶倫是古逸民至抱負經濟爲晉名所掩其人爲兩晉第一

王騫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皆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

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終于家

王懷祖

簡文稱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濟且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愈厲清操及罷郡見妻箧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門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孟陋

孟陋字少孫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親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時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繇是名稱益重以壽終于家

何琦

何琦丧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

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繇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以山喟然嘆曰此南山有人焉何公真隱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終身

沈攸之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常嘆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驎士

沈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杜門不交世物年過八十手自抄寫燈下細書滿數十篋

宗炳

炳字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盡蓮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禪及元嘉徵辟累至皆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栖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陟荊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遘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睹惟應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因取所遊履畫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産每讀書至宰相立功之際未嘗不輟卷浩嘆符堅末年妖星見緯知堅將滅喜甚已忽泣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

如此正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遇是以忻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嘆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不知用其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進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胡廣之徒汚隆隨俗也

陶潛

潛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得鎮

軍建武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淵明自州祭酒解官歸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先是顏延之爲劉毅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常九月九日出宅邊菊

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

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
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
世號靖節先生

宋蘇軾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
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
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
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明陳繼儒曰淵明命子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

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責子篇又曰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
身不仕宋矣即諸子亦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
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若
心也

益智錄卷之四終

益智錄卷之五

退谷孫承澤輯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
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久而人歸趣乃爾吾家
素以靜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
瞻愈憂懼晦嘗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爲
戲笑蓋絕其言也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
全骨歸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力爲國爲家

瞻文章之美與叔混弟靈運齊名靈運父煥才拙
早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未得
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
游戲混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
物瞻謂曰秘書亡談者亦互有仝異靈運默然自

是雖黄稍衰止

謝𦖼見兄弟並爲侍郎位任顯密乞貶弟以保門戶

顔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爲宋主所殺

沈顗

顗字處黙性清淨生平慕尚惟黄叔度徐孺子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㔹還吳興賓客塡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粱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荇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蔡廓

宋徽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史論蔡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劉穆之

穆之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謝朏

謝朏爲吏部郎中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荅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嘗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

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関官之大小耶再成讓不允

江湛

義康用事惟江湛早能自踈極道齊爲子求婚于湛湛固辭故不染于二人之難

沈慶之

宋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生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

不效何公往而復起尚之慚而止

慶之罷就第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顧覬之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関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

僧虔爲尚書令題省壁曰員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壞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跌是故去之宜疾時孝武欲擅書名僧虔嘗用拙筆以此見容

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澄曰汝任重于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

王儉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蘇子瞻子過嘗讀南史子瞻臥聽之因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陳顯達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
豪侈顗逵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
拜別顗逵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
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劉瓛

劉瓛沛郡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瓛篤志好學
博通訓義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
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于後堂夜集

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栁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
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徳可謂不衰矣薦
爲秘書郎不見用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
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
陛下所以得之是也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
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
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

室豈本心哉後以毋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
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
城丞耳上又以瓛兼聡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
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

王秀之

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豊壤祿
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
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
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

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
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及栁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
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沈驎士

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隱居餘干
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
止其側至是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其
行義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

目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天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江淹

江淹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常謂子弟曰吾本寒素不求貴富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江淹與交遊論隱書云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

五一體疲緩卧不肯起二酷嬾作書三賓客相對口不耐言四性甚畏動五恐悸妄發輒被口語知短而不可易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鷄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又自言其筋緩髓冷殊多災恙心頗賢偏好異黙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

淹爲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桃椎成都人結廬山中贈遺一無所受常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履用草柔

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答

韋叡

梁韋叡身爲大將建有奇功而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既退居于家蕭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書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稜猶弗

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敬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奘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前儒稱六朝人才竟敬爲冠誠非過也

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性至孝見梁世父母喪輒事佛誦經乃誦孝經二十篇人稱其不染世俗有獨超之見焉

蕭允

蕭允爲梁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

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圭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静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袁樞

陳袁樞字踐言家世顯貴資産允足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入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静居不求聞達

李先

魏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常景

常景河内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内擢爲修律博士

景商確古今刊定條貫著律二十篇歷黄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恒貧儉家惟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暐伯作序洪容齋隨筆謂後世不知其文並不知其人

盧玄

盧玄范陽人世以儒雅稱時召天下儒儁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

溯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啻時雖無以異之竟于不納浩敗頗亦由此人稱其先見

高允

允明於曆数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数以灾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北魏時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内外稱平嘗嘆曰皋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

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舋況於凡人能無咎乎

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文成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数間布被緼袍厨中塩米而已于時百官無禄允嘗使稚子樵採自給文成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允與司徒崔浩同領著作進成國史時著作令史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宋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張偉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子康寛中劉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非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

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官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拜畢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

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不得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瀉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鮑叔良有以也

劉瓛之

劉瓛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有從瓛之學者瓛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戸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止

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先是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瓛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于博士孔璠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躭學守道不悶于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衒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葛洪

葛洪字稚川大安中石氷作亂呉興太守顧祕爲

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氷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氷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鎭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赴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賈思伯

賈思伯少明經學崔光薦爲侍讀授明帝杜氏春

秋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逡停車下馬接談悔恂曾無惓色客有論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

崔法賜

崔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搆屋于廬山以皺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眭夸

夸躭書嗜飲浩然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數日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夸亦不開口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廐中冀相維系夸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知而嘆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經年送還驢卻遣之馬爲書以謝夸並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遂爲作朋友篇

王晞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王勿自疎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定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灼爾天性閒淡肅尔遨遊登山臨水

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陽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作三公矣

權會

北齊權會河間人博通經典尤善玄象然眞容卽私室亦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敎之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㓜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年豊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定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張文翮

文翮河東人阶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延之於博士位時文翮游太學其門生多請文翮輙博引證援辯說無窮惟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皆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翮毎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翮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翮策杖而歸淮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毎閒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

王績

王績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吕才爲莫逆之交大業中應孝悌廉絜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数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又嘗躬耕於東皐故時人號東皐子

李士謙

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覧羣籍兼善天文術数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数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争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屡爲鄉族所屈

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
時稱崔李焉

王凝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
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
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
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房彥謙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
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謂子玄齡曰人
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益智錄卷之六

退谷孫承澤輯

唐

房玄齡

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每以權寵
已極累表辭位不聽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
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
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
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

今家誡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
身

玄齡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必曰非如
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二人謀斷相濟
以佐佑帝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
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
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名

于志寧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李靖

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覩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

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

魏徵

魏徵爲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友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

尉遲恭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晩歲閑居服雲母粉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淸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

曹憲

曹憲江都人學問該博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于小學家尤邃楊州長史李襲譽薦

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就憲家問之憲俱爲音註援驗詳復而終不就職

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後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以斯言之在前也

婁師德

師德當武后酷吏殘贊之日深沉有智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数擠令外使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仁傑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師德爲

相将三十年恭謹樸忠終始如一卒能以功名終

狄仁傑

仁傑於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長者人稱公身履虎尾與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軀更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反正之權固已在掌握矣

梁公大忠大智于廬陵反正一事令倫載之武則天置太子于房陵張易之兄弟用事易之一日問自安計于梁公梁公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数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傑

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又欲以三思爲後仁傑曰姑侄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后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
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
悅初吉頊李昭德数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梁
公毎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
復唐嗣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
致後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于家
及治行妻訾曰生産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

此巳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
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晩年躭于榮利毎進一官亦殷勤請
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即其主亦鄙之甚矣
知足知止之難也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歳荒散粟萬斛以賑飢者
明經擢第值武后臨朝遂山栖谷飲不復出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楊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
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
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
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
故事易之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計遂不行

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
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
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伏惟陛下留能以授
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第養疾衞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詔許之仍令全
給俸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絶人事以就醫藥

璟隨上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興地方各官璟
進諫上命免興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
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
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上善之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
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巳脩但未得客
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

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内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張公藝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恊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脩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張嘉貞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服位至中書令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然寡欲好易莊周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

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尾皆塵積不御市田頴陽與家奴襍作自涸于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召攸緒于嵩山敕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韋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

楊元琰

元琰字温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柬

之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東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将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敬暉等爲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輙詭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退懼禍及我也後暉等死元琰獨全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説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死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所存寶帯重器張若顧即録致之仍

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録進上覧豫礱石到便鐫刻張丞相見事遅数日後必當有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数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数日後説悔遣使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説嘆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説後譖不行

盧懐慎

懐慎清倹不営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禄賜随散輙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嚢既属疾宋璟盧従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蒸豆両器菜数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将有憸人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懐慎與姚崇同居宰相自以才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隠盧従愿帝嘉嘆之

張説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権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

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説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張説爲中書令時初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

說爲脩書使如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
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
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
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
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頲進平章與宋璟同當國璟
剛正多所裁决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璟或未

及或少屈頲輙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執故上
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

権皐

権皐爲臨清尉玄宗天寳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
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皐陰察祿山有
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
毋天寳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回過福
昌福昌尉仲暮皐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
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皐示已喑瞪暮乃勉哀
而哭手自唅襲既逸皐而瘞其棺人無知者從吏
以詔書還皐毋初不知聞皐死慟哭傷行路祿山
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皐侍微服匿迹候毋于淇
門既得侍其毋乃奉毋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巳
反矣

韓休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何爲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
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

且不保安能自遂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
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
如是

李岫

岫李林甫之子也林甫權寵既盛岫嘗以滿盈爲
懼一日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
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
巳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

且緣椒房至此未知税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
附楊慎矜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爲羽翼凡林甫所欲
排陷慎矜皆爲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爲林甫
所忌王鉷遂搆其罪至于誅死其文致之由則
以祈禳事也慎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
士史敬忠設道場禳除旬日血止因以美婢明
珠遺敬忠敬忠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楼下爲柳
所奪以献上問所從具以寔對而鉷因此搆之

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爲天之巧于報惡人如
此

李義琰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宅無正寝弟義璡爲市堂材
義琰曰以吾爲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宅以速禍
咎義璡言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
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両興既處貴仕又廣居
宅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元延祖

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輙
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湏
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
居潁陽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
間冐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成敗事
帝大悦出則聯轡寝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
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

宰相矣乃止廣平王俶同郭子儀收復西京肅宗
命泌草表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寝時
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
因請去曰臣今報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帝曰
朕與先生乆同憂患今方同楽柰何遽去泌曰臣
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
太深臣功太高跡太竒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
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
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聴臣去是殺臣也帝

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豈朕而辦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建寧王寃死欲帝感悟于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鄴侯家傳云泌畏崔圓李輔國之忌頎隱衡山於衡嶽寺讀書懶殘所驚曰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

焉懶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毁時方多虞握兵屢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朝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于公其下頗裹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鎭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帨汲水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四官餼者一千人

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殘欲與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段秀實

段秀實爲四鎭北庭行軍涇原鄭度使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静慮而已

李愬

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爲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
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搆以相矜誇愬六遷大
鎮所處先人舊宅一所

楊綰

綰至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
也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族富侈城南別
墅池觀當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
黎幹出入從騶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
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
四其他閑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
謝安

楊綰知交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
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
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
千里爭趨其門

韓滉

韓滉堂兄無挾庶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
先人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

德

韓愈

唐沈顏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嶽之巔
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
遺書爲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
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
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
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
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
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税駕之所焉
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文公遊嵩山題名曰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余
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
徵君渤樊次玉川疾作歸明日與李盧自少室而
東山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川寺釣
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啟母石入天封觀閏四月三
日韓愈題此文集中不載

元結　元德秀

元次山隱浯溪就大石爲亭名唐亭得怪石五爲五如石得泉名七勝泉避患入猗玕洞稱猗玕子後徙家瀼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復號漫郎客樊上漁者相戲以爲聱叟又曰公之漫猶聱乎公漫久矣故猶聱叟斯人也草木爲藩泉石爲宅雲交月往一身之外更無長物

元紫芝乃元次山之族兄也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任滿罰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定居焉不爲墻垣扃鑰次山述其未嘗有十

畝之地十尺之舍一歲之供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斯人也寧有得失榮辱生死林于其心哉房琯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

韋澳

韋澳昔取進士周墀後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訝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

宣宗欲以韋澳判戸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玭或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韋世康

世康爲吏部尚書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嘗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

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帝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史稱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知足之志毎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病便辭

高郢

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
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
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愼密

陸贄

贄字敬輿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
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
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
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
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一言善復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
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
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
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
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
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延齡揣帝
意薄贄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

論辨乃貶忠州別駕既放荒遠常闔户人不識其
面又避謗不著書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李吉甫

吉甫爲李栖筠子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
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
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以困
贄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元和
二年代黄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史稱其畏愼奉
法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

憲宗嘗問吉甫時政記吉甫監脩國史對曰是宰
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右史記言
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
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
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璹
脩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躭齊抗脩之於貞
元及躭抗罷而事廢然則関時政記者不虛美不
隱惡謂之良史也

沈傳師

傅師爲江西觀察使皆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
官屬屡白易之傅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可闕
事不可多事倫知是足矣人稱其廉靖
初傅師以門下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時鉄承旨
穆宗欲面命之辭曰學士院長参天子密議次爲
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
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終不出出爲觀察使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

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
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虚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
墅于午橋具燠館凉臺號緑埜堂激波其下沼石
林叢岑巒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
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讙不問人事文宗知
度神明未衰毎大臣自雒来必問度安否已復强
起河東節度辭乞歸公不信術數毎曰鶏猪魚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讒忌不盡展晩年放意文酒
于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
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
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文友皇
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
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樂天云余自幼迨老凡所止雖一二日輒覆簣土

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沼今廬山以靈勝待
我卒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
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
石實聞此言
葉石林謂曰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
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牛
僧儒爲裴晋公所愛重而不因晋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去就愛憎之
際毎裕然而有餘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白集又有詠史一篇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遥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李晟

刑部崔樞妻是西平王李晟女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著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

錢徽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

錢徽爲禮部侍郎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劒州刺史或

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李德裕

德裕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所居安邑里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晩爲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等所陷初德裕屢經貶斥自淮南復

入相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琵琶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

柳仲郢

仲郢先爲牛僧孺辟客後李衛公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爲嫌仲郢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

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員官

柳公權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黃裳

黃裳於元和中拜相時藩鎮跋扈李師古尤甚師古使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伺候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使者問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徐晦

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憑以簡傲脅侈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責授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夷簡請爲監察晦白

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

牛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奬擢非嫌忌也史以牛公不以外調爲怨而對語委婉得體可謂賢矣至於唐制未歷外任

不授近侍此千古用人良法

薛仁謙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數萬于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爲宋相至後世居此宅云

趙光逢

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詣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戸曰請不言中書事

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王凝

王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或見先靈

鄭綮

綮善爲詩多侮劇剌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刑于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参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詼諧終以物

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于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説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預爲棺塚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

不廣死生一致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爲人作碑贈絹数千圖焉致鄉市心忿鄉人取之一日而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

五代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

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韓熙載

熙載當五代之末能知趙檢點不可測衆人固貿貿也又知時事日非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徐鉉

南唐近事云金陵有後湖周迴数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映如畫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湖得後湖亦暢平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

宋太祖嘗詔隱士田告詣公車命史丧不赴後致

書徐鉉質其去就徐答曰負昂叩角顧盧桀粲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決高蹈之計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数已盡天命有歸有日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嫗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鉉嘗作吳王挽詞　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
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
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　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
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宋太宗得而
覽之甚加嘆異

王朴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于

第是時漢室寖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
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
者多被其害而朴獨免

益智録卷之六終

益智録卷之七

退谷孫承澤輯

北宋

曹彬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
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
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使相極品乎美曰
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
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

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爲賜
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
多得錢耳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
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門宴居
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霜雪
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勑江南幹當
公事回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稛載而歸惟彬

但圖史衾篚而已
澠水燕譚曰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王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璋琮瑮繼領節鉞陶弼覩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毋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
涑水記聞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

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竇儀

開寶中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

鎮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說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亟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宜追改前命外

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盧多遜赴貶所有嫗言京邑舊事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其作相吾子不能從其意盧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無忌終當南竄多遜默然趣駕去多遜父億見多遜服用漸侈愀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

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識

呂蒙正

蒙正拜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

益智錄卷七　四

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錢若水

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矣安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效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既而執位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帝曰大率如此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然其風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爵邑也上爲默然于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恥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

初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

益智錄卷七　五

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唐肅

唐待制肅與丁謂爲友後丁權街宅正相對丁將有朝謁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数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王旦

王旦叅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旦薦寇準爲相準數短旦於上前而旦專稱其長上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重之

楊龜山語録曰王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它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文正公婿韓億授官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豈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践二府

王文正婿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之婿上顧公曰卿女婿耶公不對乃斂身少却頃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其爲冢宰自薦親屬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

爲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觧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毁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耶以戒嗜進

李沆

沆性直諒内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

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
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頹垣傾壁而絕
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
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
哉弟維及戚屬勸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
計囊裝亦可治但念世界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
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
棲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如此

楊龜山言眞宗問李文靖沆曰人皆有密啟而卿
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
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李文靖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
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
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
賢路寧不媿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
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張詠

詠官工部尚書寢室中無侍婢肥玩之物閒如也
門人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笑
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
寄傅霖逸人曰前來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
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
言也

詠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
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

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耶

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
必果決三也

李畋苦痁既瘳請謁謂之曰子於病中得移心法
否對曰未也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慎之靜久自愈

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
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
衆不能讙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

置

寇準

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爲丁謂所搆貶雷州司戸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

楊億

億爲執政所忌毋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億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

侍郎蔣堂家有楊文公億與王魏公旦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乎寔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法

杜衍

杜祁公爲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

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歸田録曰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

祁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魏野

野陝州人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淸泉環遶旁對

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歳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頑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内侍存問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陜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巳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遂袖此詩求退慫准自永興被

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悦後二年貶謫毋書前詩於窓朝夕吟哦之題驛亭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蓋惻不用野言也

林逋

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歳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其詩蓋以識當日君臣之所爲也所見卓矣

逋同時有种放者初同毋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負盛名後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于長安廣置良田與人爭訟朝臣誦北山移文譏之初

放嘗見陳摶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晩節果如圖南之言

李及

及知杭州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及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人自是耻其風俗之薄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夫之檢押

李倕

倕字舜工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

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赴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陳堯佐

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時丁謂用事專威福堯佐屢之衰然故人子弟以其久于外勉以進取笑曰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見召用

孫奭

奭以九經及第直講二十餘年舉動方重議論有

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爲三朝名臣以太子少保休致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聽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安道謳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

王曾

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韓琦

韓魏公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于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于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直宰相器也錢明逸在

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巳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人謂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巳有以異于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慶曆中與范希文文彦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觧

史稱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詞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魏公元勳盛德開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晚與歐陽脩相知最深脩以文言大槩皆非孔子作又多不取文中子琦心知其非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或謂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位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巳尤首罪歐陽脩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辯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與人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

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决之

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或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剳定脚做更不疑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獘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獘可知也琦言始學行巳當如金

王不受徽塵之汚及其成德有所受不害不然無容也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執不固勉不力是以不及古人論進退曰履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又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

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范仲淹

范文正少有志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倦其後雖貴以毋在時方貧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

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不可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

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以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愼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遂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還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號於馬首皆

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
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
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
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
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
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
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富公慍
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
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
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
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不敢自保也富公
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富公
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
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遶床歎曰范六
丈聖人也
自仲淹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
患之凡直仲淹者指為黨或坐貶竄及呂復相仲
淹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
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
上既賢仲淹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仲淹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
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
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歐余王蔡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

政欲從之仲淹為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
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
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
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
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仲淹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
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
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仲淹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

饗富貴之樂也

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文正每言家常飯好喫常調官好做

歐陽脩

歐陽文忠於景祐初遷舘閣見諫官高若訥詆誚范仲淹故爲書責之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陜西經略招討辟脩掌書記脩曰君與范公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脩被詔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脩

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脩刊詳列傳脩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己意不更一字

知開封府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爲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

議爲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

初樞密使闕人歐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其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之

文忠在政地時張舜民謁之曰公與司馬公王荊公爲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吏事久之不絶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今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六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丞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蘇頌

蘇頌於元祐七年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

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彼時
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
言或無對者惟須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人有言及頌
者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頌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
用章之言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
皆在人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湯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
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諭大夫士木
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于三思而
熟慮也
公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
其理也

尹洙

范希文忤呂夷簡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
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
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
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
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
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
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歎息而已其後洙在
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
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

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
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
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是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
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

王質

質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條如權衡在執者不
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
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
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
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質乃且猶子也

胡瑗

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主湖州
學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
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
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
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数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
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治家甚嚴尤謹内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
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
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
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
婦道

孫復

復字明復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
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
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
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詩詩出明復見

之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益智録卷之七終

益智録卷之八

退谷孫承澤輯

文彦博

北宋二

文潞公當國日唐介爲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詬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出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加用焉

元豐五年公以大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

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

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温公與數人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隷於傍曰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

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于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時以爲至論

彼時有劉伯壽爲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必於峻極院留題凡登頂七十四次所居玉華峰即以名庵有妾二人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在後以竹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觴盡醉人以爲仙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富弼

富文忠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弼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後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須立法自臣始不從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

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爲留守時御往來公素善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

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擢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

晁氏客語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時洛陽僧寺大作佛會富公欲往邵堯夫見公曰聞朝廷欲起公富公驚曰衰年豈可復出堯夫曰公今欲往佛會倘聞京師知公尚健豈能辭免富公即止不赴令堯夫可謂愛人以德

司馬光

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

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上遣内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韓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

了名節爲不少矣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晩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公初作通志成英宗因命續之公歷中外凡十九

年而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曰資治通鑑人見其手稿兩屋無一字草書公之學主于誠此是見其一班毎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常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録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愼之哉
公既攻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張宣公栻云使其當時慮者不過曰苟利社稷追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條理者矣
崇禎甲戌承澤官汴有事于洛同門人董尋司

馬公獨樂園遺跡尚有一井因坐井傍譚公舊事宋道君刻元祐党碑以公爲首而金人卜相賜公之像道君問人曰金朝何故重司馬光道君五國城之死以空棺馬骨歸使司馬公而在寧復有此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知襄城縣伯兄义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貴

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
貴有命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忠宣與蘇轍平日多異紹聖初文紹述之議大興轍上疏力諫以漢武爲比哲宗大怒曰人謂秦皇

漢武豈可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由是得從薄謫轍乃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因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㬰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隅終身佩服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忠宣每誡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忠宣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

閒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
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呂公著

呂正獻有族子呂嘉問不肖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槁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公著爲相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况族黨公著又不荅既歸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荅

温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訊晦叔慎默大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于晦叔矣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

正獻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在朝廷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韓維

維忠憲公之子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

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静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劉安世

劉元城與温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温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温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温公說復從學者数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

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附公問行之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温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寘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

幾八十堅悍不衰元城有言父毋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祗有絕欲一事遂擧意絕之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譚雖夜不寐翼日精神如故

建中間元城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内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范鎮

景仁力糾王安石三疏不報遂以本官致仕至元祐初首以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

爲元祐二聖一起

蘇子瞻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范忠文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當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論者曰嚮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

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

范祖禹

祖禹於元祐初爲侍講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忝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觴年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劉恕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蘇洵

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其言乃信

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程顥每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蘇軾

子瞻于神宗時王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取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

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疎然安石愈恨
子瞻與溫公議事不合溫公忿然不樂軾曰昔韓
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
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公謝之
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
云均輸之政自同于商賈手實之禍下及于雞豚
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
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之

子瞻守膠西仕宦十九年吳而未有家元豐巳未
于吳興被逮下獄巳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
林皐亭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
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安置惠州
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地數
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僦官
屋爲有司追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桄榔林下在儋
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
學爲買一宅卜莬裘焉傾橐八十千與之將卜吉

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舊宅
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
氏居焉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
坡先後凡仕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謂
之曰坡仙不亦宜乎

黃庭堅

山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
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
有蓋蔽市聲喧瞶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

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山谷云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
多以見巳相遭于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于寂
寞之濱照影谿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眞
我哉
又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
此何理耶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
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
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

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耶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好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邵雍

富鄭公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

進豈能禁吏貴既閒安更用名爲

堯夫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

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游城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僕皆惟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

堯夫病篤伊川請教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朱子言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周敦頤

茂叔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

爲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
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
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
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
止於晩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
先王之道足矣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
樂何事
黄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云云
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
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頤
伯淳先世居保定博野縣祖羽始爲河南人中第
後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
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召用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

爲得御史體
每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
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
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
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豊大臣
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豊大
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
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後其言皆驗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
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程頤
正叔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元祐初元召至
京師除授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然其容貌極正時文潞公侍班每稱先生
爲真講官也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陳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觧子云先生

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張載

子厚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受而讀之又求之六經學乃大進初好釋老之書始渙然而知其非也

子厚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

命校書崇文辭按獄浙東還乃謁告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先生去朝築室南山下敝衣疏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尊賢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又曰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又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尹焞

彥明于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詔授和靖處士初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蘇昞爲博士以上疏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時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爲嘉歎

和靖每言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謝良佐

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上蔡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
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
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
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悦澤筋力強盛一
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
可謂益友矣
鄒浩
鄒浩初爲潁昌府教授范忠宣爲守嘗加禮重一

日忠宣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
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歛容謝
焉
浩以數論事帝擢爲右正言時劉妃有寵構廢孟
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浩露
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
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
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
耶章惇詆其狂妄羈管新州其友田晝勉之曰頑

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
君貽我厚矣
浩嘗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
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愼獨而已但于十二時
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
力
陳瓘
瑩中初爲越州僉判章惇於紹聖初召入爲相薦
瓘爲國子博士瑩中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

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
黨也競推尊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
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
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
公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
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
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
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録以修裕陵實録
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録辨
乞改實録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
明君臣之義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奸隱慝
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
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
於是人始服公爲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
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温公猶以爲

大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温
公毎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
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
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瑩中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
人暗昧之過又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
前

呉敏

呉元忠於靖康初拜相進言昔唐李德裕有言宰
相宜可亟罷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
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
二省上曰善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
察大臣之爲奸者盖國朝之制似乎内重則天下
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
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善
又上疏力詆王安石廢三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之
說爲謬請立春秋學三歳貢舉以復聖人之遺經
天下快之

向子韶

向忠毅忠簡四世孫清約如寒士其強學自勵焚
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
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此公愀然對曰家門衰
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公自始仕至二千石一以
誠意爲主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卓然不可奪

向子忞

向子忞天性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
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屡得屡失若

無也所臨輙有辭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爲祭儀以不附時宰歸隱於衡之伊山乃晋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杳然雲水之外

陳俊卿

陳正獻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大庳者正獻曰異時使竈婢乳媼可開廼佳耳薦紳傳誦以配大祝齊郎廳事語有示二子

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

益智録卷之八終

益智録卷之九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

李綱

李忠定於靖康中爲時相耿南仲所忌由樞密院出爲河東宣撫使召對睿思殿自陳書生兵非所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卽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郎

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曰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輙批答不允

欽宗録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寖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

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彦黄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覬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

小人之所間

上之相公也顔岐言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顔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語塞公乃赴堂治事

韓世忠

忠武與岳武穆以忠勇冠天下和議成秦檜殺武穆忠武以太傅就第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将佐罕得見其面自號清涼居士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後山陽龔開嘗圖其小像而贊之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于佛乘有驅貔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于騾鞍之上悲夫

洪皓

洪忠宣于宣和六年使金紹興十年始歸至盱眙

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曰以御札趣覲及見内殿力求郷郡養母不允先是所書至榻前率譽胡銓封事張浚名望秦檜甚不悦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悦遂出領郷郡未幾竄之於英州然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爲相次樞府次内翰天之報忠良者豈不甚明乎又忠宣置英州州守倪晉聞知新州張棣以巧中胡銓遷客得優擢欲效之使人捕忠宣家奴寘獄中起大罪未及發倪晉以暴病死天之處奸惡者豈不甚明

乎
忠宣天性強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說亦暗誦数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絶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令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批傳誦習欲刻版於燕公弗許

胡銓

胡澹菴當秦檜議和之時力斥其非因上王倫本一狎邪小人一疏書上都人喧騰数日不定高宗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

應養母耳于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

楊誠齋爲跋公書槀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帝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金人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槀纔尺紙耳爲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況真槀乎

趙鼎

鼎字元鎮爲秦檜所忌謫潮州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于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客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

公常薦張浚可當大事後同爲相俞樗語錄曰時

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政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張浚

張魏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辟熙河路幹辦公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

及軍陣方畧之宜盡得其實及知樞密院事年甫二十三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公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遂上疏劾檜誤國謫官連州

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鐫之於石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敝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張魏公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史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西山眞德秀跋曰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

楊時

時於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又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目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渡江後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爲多浮沈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龜山言學者當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

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又語羅從彦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曾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胡安國

安國於靖康初爲中書舍人中丞許翰稱之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康侯者實鮮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及封還罷李綱詞頭忤時相耿南仲出知通州甫去京師陷高宗以給事中召又與時論相左卧家不出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之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高宗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上稱善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爲之傳秦檜等忌目爲黨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安國訪衡嶽梁留宿豊城者半歲乃渡江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

康侯罷官僚友感筵出餞楊楊公時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

康侯子寅字明仲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讀史管見宏字仁仲世稱五峯先生幼師事楊時侯仲良卒傳其父業蔭補承務郎不調被召以疾辭優游衡山二十年著書曰知言門人張宣公栻序之以爲言約義精爲道學樞要爲制治著龜云寧字和仲文定傳春秋討論多出寧手而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又從子憲字原仲世稱爲藉溪先生朱元晦呂東萊皆師事之道學鄖義萃于一門世尊稱之

羅從彥

仲素聞龜山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廼知舊學之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

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曰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

仲素淸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俱執弟子禮從之游仲素令之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仲素山居有顏樂齋及寄傲軒毎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迫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南遷之禍又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

李侗

李延平嘗以黄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傾謂學者曰有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朱元晦言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
驅除今看得来是如此
又曰李先生取人大抵令于静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
又曰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琢磨的如田
老野夫
延平嘗言吾人大率坐此窘褰百事驅遣不行唯
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其村居兀坐一無所爲

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
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延平言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亂窮通断非人力
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爱身明道修巳俟時則
不可一日忘於心
延平言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
忽
延平言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
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張九成
九成在海昌登笈雲集公遂辭不獲乃語言曰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
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
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
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
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横浦曰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用明於内見
巳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　一

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
其獨　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巳非可責報於天
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巳不正矣雖善猶
利也　觀大郎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
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平日負約失期他日
必虐下罔上
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
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

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
也因自號横浦居士

鶴林玉露曰胡澹菴見楊龜山擧兩肘示之曰
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
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
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
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
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
尤難也

楊萬里

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以遷謫杜
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数日乃得見長跽請教魏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
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佩其言終身

誠齋居官日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
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
裝者韓侂冑嘗築南園屬公記許以掖垣公曰官
可棄記不可作也

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
饑不寒耳

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
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王初與朱文公同
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
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
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
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誠齋辭否大象曰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而已
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
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
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趣也惟
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誠齋有易傳盛傳于世

朱松

韋齋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是爲天下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

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
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
嘗一日而少息
跋山谷食時五觀云曾讀食時五觀語予愛而行
之猶有愧於藜藿而況玉食乎今録示諸弟而贅
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
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
朱熹
元晦先生當父韋齋疾革時年甫十四令師事屏

益智録卷九　共

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
于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
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之祝詞有云木晦于根春
及擇榮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
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踐惴惴惟顏曾是畏
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
遵考訓晦木謹師傳
先生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以居敬爲主雖學于延平而自得甚深

先生尤嚴學之爲弊嘗云學者舍六經語孟而讀
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
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
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江西謂陸子靜
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
寧宗時趙丞相汝愚薦爲侍講侍經筵講大學上
傾意聽之先生每與趙丞相言韓侂胄雖有冊立
之功宜酬之金帛不宜令親政事在經筵又與上

益智録卷九　七

數言之侂胄矯旨罷講予祠侂胄之黨攻之甚力
于是落職致仕
先生在家聞侂胄逐丞相汝愚草一疏極言奸邪
蔽主之罪欲上之門人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
人遂焚其草因自號遯翁註離騷以見意自是以
野服見客
先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其散遣生徒者笑曰禍
福之來命也豈散遣生徒所能免哉講之不輟又
言此時惟有固窮而守是着力處如其不然邪則

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于言語為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文公雖深于道學然風神蕭洒不為崖岸常置杯屏八扇出行遇佳山水輒張屏以所藏古銀盃啜數盃而去又好詩訪張南軒于湖南唱和二百餘首南軒有城南雜咏二十首文公和之

手書于卷其卷今在余家余因建城南書舍肖先生像于其中閉戶讀先生書二十餘年人以周易本義言數與程傳不合乃為傳義合閒以一之又以詩經集傳與古解異乃為朱翼以暢明之於近思錄後增先生語錄為五先生學約又取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先生為續學約以羽翼之又著考正晚年定論以斥陽明王氏之謬視先生如嚴師而于先生之道實無所得也今老矣附此以志愧焉

黃榦

直卿受學于朱文公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朱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直卿稿成文公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直卿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直卿言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算數乎

蔡元定

季通當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臺諫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文公併及季通季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文公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季通賦詩曰執手相笑別毋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季通

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爱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元定父名發博學强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子元定生十歲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文公嘗稱發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元定長子淵雅志好學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嘗言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于

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真西山稱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至于隱居不仕恬然閉門人尤高之

元定次子沉元定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往往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初沉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没走

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
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沉子模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嘗稱文公之書
爲續近思録著四書集疏河洛探賾學者宗之淳
祐中命有司録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楊至

楊至爲蔡元定之婿喜讀孟子嘗曰孟子平正横
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是其言因告之曰看
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
干木踰垣而避泄栁閉門不納是皆已甚充仲子
之操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
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
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
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益智録卷之九終

益智録卷之十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二

張栻

敬夫爲丞相張魏公之子少穎異魏公愛之毎訓
以忠孝仁義及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
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敬夫退而思若有得
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聖賢自期待
作希顏録以見志

敬夫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
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
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矣

又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
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
者寔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
虛驕遇事詳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
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於西也

又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主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公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它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呂祖謙

伯恭爲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伯恭少性卞急一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渙然有省不復如昔朱子賛其爲善變化氣質

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伯恭讀家人三爻言如人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爲樂可以知其必敗

又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

呂祖儉

祖儉乃祖謙之弟也寧宗時韓侂冑用事罷趙汝愚祖儉爭之忤侂冑安置韶州朱熹與之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里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推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林光朝

艾軒嘗言大凡舉措須當愛重責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忙迫氣象耶此五十年布衣受用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蔕毎以此自警

王嘉叟

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常歎賞此言

詹體仁

詹元善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韓侂胄躐躋大官遣使通候元善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胡可相汚也擯之不見未幾果敗

體仁頴邁特立博極群書退居雪川真德秀早從受學問居官臨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彭龜年

子壽性頴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除起居舍人寧宗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黃艾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抹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耑以潛邸學官為之又見韓侂胄用事上疏論之落職時偽學有禁

士大夫鮮不變者子壽于関洛書益加涵詠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

陸九淵

子靜為呂東萊所取之士除將作監丞丐祠歸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命之曰象山

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元晦元晦送至信之鵞湖寺江西陸子壽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令相與講其所同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覧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

後使之博覽元晦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元晦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子靜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人止之各賦一詩而別

朱元晦守南康子靜訪之元晦與至白鹿洞子靜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門人嘗問子靜曰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又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

求在乎自立而已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宋儒之學始自周程極爲嚴正至張子韶與陸子靜遂開後人心學之門

子靜格言亦有可採者嘗言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又言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又言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又言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陳亮

同父才氣超邁未遇時屢遭困阻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雲雷雨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同甫意蓋

指朱元晦呂東萊等云

朱元晦與同甫書曰兄高明剛决非吝于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于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曹建

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

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則又往受其業陸子壽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立之嘗從陸子靜講學見子靜喜言虛遠進曰頤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面赤徐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立之遂從學朱子

爲學人生大事而能決擇如此可謂智矣

陳淳

安卿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録安卿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朱文公至漳安卿請受教爲學益力義理貫通恬退自守

安卿嘗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學者宗之

劉爚

晦伯每夜斂衽默坐匿心省察嘗曰夜半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故其晝之所爲夜之所思也又患學者有名無實記天台四先生祠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竊其名以爲高入乎耳出乎口者皆先生之罪人也

晦伯爲國子司業時疏乞罷僞學之詔以息邪說正人心又請以朱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

書集註刊行之

張洽

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用力于敬常以主一名齋

元德以病請祠屛居山中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元德爲長元德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學興即謝病去後屢召不赴家居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

交皆名士人敬慕之

黃灝

商伯幼敏悟強記肄業荊山僧舍擢進士第在官與時不合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若素隱者詔起告老不赴朱文公守南康商伯執弟子禮質疑問難文公之没黨禁方厲商伯单車往赴怡然不顧也

嘗言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于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文公善之

游倪

倪從朱子遊嘗求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收斂身心莫要走作走作便不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莫是主一之謂否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朝廷只是嚴處宗廟只是敬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童伯羽

蜚卿沉黙寡言好讀書雅愛林泉不樂仕進師事朱文公文公問蜚卿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蜚卿問主一無適文公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蜚卿言静時多爲思慮紛擾文公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傳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効淺深大凡理只在

人身上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于不可必之功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葉武子

武子字成之直寶謨閣平生好讀易所得爲多嘗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

李舜臣

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

畫理事象数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文公毎爲學者稱之

舒璘

璘刻苦磨厲從張敬夫陸子壽游及聞朱元晦吕伯恭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柴中行

中行嘗嚴禁僞學時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

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廖德明

德明治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教人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何兌

太和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太和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豈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

兌之子鑄與朱文公友善文公謂之曰躁妄之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存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

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潘柄

柄嘗問朱子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柄爲之憮然

鄭昭先

昭先在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妻子事舅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人以爲名言

黄洽

洽爲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抉細故史稱其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余大雅

大雅從朱元晦遊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大雅嘗言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又言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所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曾興宗

光祖少時厭科舉之習一意于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光祖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惝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于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光祖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非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于病中

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簣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于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禮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

林學蒙

正卿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下講明道德性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師尊之嘗言斯文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

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于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此語言浙學之流弊甚確至今姚江一派猶襲象湖之說而不熄真可慨也

真德秀

希元少孤受教于母吳氏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率妻以女登進士第累官至舍人時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劉爚曰

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

及史彌遠死召德秀為翰林學士進戶部尚書因輯大學衍義一書以進并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

嘗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敬而後能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謹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西山言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

伐國之斧斨蠹民螟螣也人稱其為至言

嘗言立心以實意為主脩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王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于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于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嗚呼可嘆也

嘗言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于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魏了翁

華父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上言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大要以六經

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僞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于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于此

華父在朝僅六月立言侃侃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歸隱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

自學禁甚嚴一時儒者書籍屏絶即學庸語孟亦爲世大禁自希元華父二人慨然以斯文爲已任其後濂洛關閩四大儒之學顯于世本二子之力也

李方子

公晦博學能文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遷書廟堂乃除公晦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惡之曰此真德秀之黨使臺臣劾罷之公晦既歸學

者群登其門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訶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何基

于恭少師事黄榦幹告以爲學須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又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子恭悚惕受命遂得聞伊洛之淵源

子恭之學立志以定其本盡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于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奥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太守趙汝騰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故子恭有詩曰閉関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子恭不肯出之意實權于此自是羔鴈踵門璽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子恭力辭以

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今乃聞朝命而遂起翹然于先而憍于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辭于義得安乎堅不出

王栢

會之少慕諸葛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黄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

會之每曰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其所得于學者如此

時上蔡書院落成台守趙景偉以書幣來聘鄉守趙崇絢勸之駕會之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遠近聞風莫不竦動

宋朝人物之盛昔人稱之爲小三代其嘉言懿行不勝書而道學之傳始基于周張光大于程朱又得北山魯齋殿之俾洙泗道脉不絶于世

而宋當顛危之日猶知尊儒重道賵謚賜秩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乙卯四月與焙孫重訂於梧下

益智録卷之十終

益智録卷之十一

退谷孫承澤輯

遼

耶律良

耶律良字習撚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吾暮今若卽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聴留数年而歸

耶律官奴

遼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呿友善呿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随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蕭札剌

扆輦性介特不事生業歴宦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聖宗累召擢輙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人

蕭浦离不

桜懶少失怙恃能力學于文藝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乎晩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超然自得

金

賈少冲

若虚家貧勤學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眷二年第進士宣撫使劉筈欲以妹妻之力辭累官左補闕嘗使宋宋方有祈請常餽之外别致珍異若

虚郄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世宗嘉之若虚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篤庫不可爲也

周昂

德卿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甥王若虚從學教之爲文曰文以理爲主以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徒單鎰

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大定中進士第累官拜左

丞相嘗嘆文士委頊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大學諸生刻之石

趙質

金趙質字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豊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巣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趙秉文

周臣大定第進士累官資善大夫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當路懇勤不能自已

周臣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文章有滏水集資暇録易中庸語孟及諸子書各有解注久歷冨貴自奉如寒士晩年留心佛理人惜之

完顔璹

完顔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蔵法書名畫不减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𢦏書畫一帙不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

杜時昇

時昇博學知天文宰相薦其可大用時昇察天文時事有亂亡兆遂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人子瑛亦隱緱氏山盡讀諸書教授汾晉間元初屡聘不就

元好問

好問字裕之爲金行省員外郎入元隱居太原嘗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乃構亭名野史著述其上録至百餘萬言後纂録金史多本其所著

王鶚

鶚乃金狀元金亡世祖聞其名召之後爲翰林學士承旨其立史院奏帖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盖是非予奪

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從之又手書作史大畧付史院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人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先是鶚請帝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瘗汝水之傍禮爲僞君有服頹往瘗祭許馬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仍私謚爲義宗擬法君死社稷曰義人多其誼

史重事也古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金源既墟元

王二人亟以史爲事可謂知所重矣元之亡司農危素投崇國寺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而素竟未爲元脩一史不有愧二人哉

元

耶律楚材

晉卿遼宗室仕金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晉卿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偉之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仇君耶太祖重其言處之左右

晉卿嘗奏曰制器者必得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太祖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劉中楊奂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於是請于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而元之文治始于此矣

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祖

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祖意乃解

河南新破俘獲寃軍還道亡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種滅其家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将安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千百人乎上悟除逃兵之禁

晉卿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毎陳國家利病生民休
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晉卿
毎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
以爲名言
余在兵部時少司馬金公維城問今時人物與
元孰勝余曰不如金作色曰不如誰余曰耶律
文正在元言及民生即爲痛哭余與公同事半
載毎言及百姓余未哭公亦未哭故知不如也
金撫然

郝經

伯常家貧讀書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
二家藏書皆萬卷伯常博覧無不通往来燕趙間
世祖即位以伯常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
國信使使宋修好被留眞州伯常曰將命至此死
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
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
殆不遠矣
伯常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宋拘四十六
年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
書法王衞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数百卷
伯常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水池得繫帛書詩云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
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
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
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按郝伯常與劉静脩相善時元欲伐宋静修勸
伯常宜諫止以全兩國生命伯常如其言世祖

因遣經爲國信使通和好於宋被留時有道士
何巨川亦諫伐宋同遣巨川死於眞州贈二品
官有人以詩吊之曰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
干世祖知毎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
忠魂久掩孤城館襃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
奸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伯顔

伯顔以中書右丞相總制大軍與平章阿朮取宋
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

不殺是吾曹彬也至是兵入臨安秋毫不犯

伯顏渡江次無錫宋以國璽表降伯顏曰汝家得天下於小兒今以小兒失之乃天也抵臨安駐城外士民安堵以捷聞詔宋主毋后入覲宋主求見伯顏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理及還京世祖勞之伯顏曰奉主上成筭阿朮效力臣何功之有

伯顏阿朮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賚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朮之功當先酌阿朮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又記伯顏一事元制內設中書省司文事設樞密院司武事在外惟設行中書省總司文武之事世祖欲外亦立行樞密院與中書省分轄文武羣臣進諫不聽時伯顏卧疾世祖即榻前問之伯顏拱手大聲曰文武在內可分在外不可分一分大亂之道也世祖悟乃止人謂此諫可比張子房止封六國後

張弘範乃張柔之子也柔覆金弘範覆宋父子之功最烈弘範自海上班師染癘旋死世祖念其功以子珪爲丞相獲罪中宮使人撻之舁至保定身死未幾上都叛兵過保定珪之子五人出禦之俱爲兵所殺叛兵至京言兵由張氏激變乃盡沒其貲財以其婦女配蒙古帥而張氏遂絕伯顏功名與元相終始孰謂天道遠也

廉希憲

希憲畏兀人以父希魯凱官廉訪因氏焉篤好經

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上問其說希憲因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爲廉孟子

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

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逊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忠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稷契之道賛輔治化以致太平愧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

希憲爲川陝宣撫使時劉整初降元爲都元帥求見希憲希憲安坐令整入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在羈旅者冠衣襤褸投乞放歸希憲繭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明日爲言于世祖悉遣歸其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

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何禮過如此希憲曰我爲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折辱之今朝家起朔漠斯文未振更不尊禮儒士則儒術且掃地矣

希憲嘗有疾世祖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希憲病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己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廉公有體有識即在宋大臣中亦是韓歐亞流讀之長人意智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也以勳功胄年方十三爲侍衛位百寮上時世祖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千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服未附世祖驚

曰少年安得此老成語大是之

安童年二十一爲右丞相世祖以其幼詔許衡爲右丞輔之衡自懷孟至京辭疾世祖不許安童親候其館事之甚恭嘗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以少年顯貴而能抑己尊賢如此真大智也昔周公戒子曰無以魯國驕人後世不以相國驕人者幾人哉人稱劉忠宣夏時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吾悠然其人

趙復

仁甫元初南伐攻徳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樞與
言信竒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行力求死
所姚樞辟説百端仁甫強從之至燕以所記程朱
所著諸經傳註盡録以付樞由是北方始知有程
朱之學矣
肆燕京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
六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仁甫講授其中
仁甫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傳學者未能貫通乃原

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
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
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
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
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
顔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
用力之方備矣
世祖在潛邸常召見問復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
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世祖悦因不強之仕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
之思人稱爲江漢先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北方學者未見
伊閩之書士讀蘇氏文應舉故有蘇文熟喫羊
肉之諺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京師得江漢先
生而北方之學始自此興
元人極重學校又於各處許置書院聘經明行
脩之士爲山長設提舉司給廩餼三年有効行
省申内省陞補國學官不仕者聽元貞時計天

下共二萬一千三百餘所

許衡

平仲少遭世亂逃難徂崍山讀書其中既少定尋
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言
進學之序必當棄目前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
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爲提京兆學時秦人新脱
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于是郡縣
皆建學民大化之未幾辭歸

世祖即位召與姚樞竇默爲太子師二人將入謝
平仲曰禮師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
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未幾又
謝病歸
世祖詔平仲爲中書省左丞知機務平仲曰臣漢
人不便與聞機務力辭世祖曰且出平仲曰陛下
命臣出中書省耶世祖曰出殿外耳又力辭因命
舉自代者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
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
改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平仲聞命曰此吾
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
人爲學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平仲待之如成人
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
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平仲以哈麻毀漢法力求歸田與人書云春日池
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
門喧童稚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
思意緒日日在此
平仲嘗言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
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
光盛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人以爲名言
薛文清曰許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
大而已又曰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
而無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

劉因

靜脩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
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
當有是也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靜修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其扁曰靜
修詔徵處士劉因擢右賛善大夫尋以毋老辭歸
俸給一無所受
靜修嘗言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
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

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爲之世

靜修與郝伯常相善勧之諫止伐宋及伯常奉使被留懼禍及乃作渡江賦以聲宋之罪非本意也及再聘時已病覆伯常書甚婉且留聘使

於家欲與之同行未幾病卒靜修常有詩云仲尼微服即知天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一意枯隱也

家鉉翁

鉉翁宋使臣留于燕既而宋亡無歸傳經河間以春秋教授學者著春秋集傳詳說一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志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王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學者翕然尊之世祖屡授之官不受以疾卒于河間

陳普

懼齋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出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嘗曰聆韓先生夜且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及其用功本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唐虞秦漢而下淡如也詔爲本省教授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

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鼇峰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華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

懼齋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識者目爲百五十三顆驪珠

熊禾

去非登咸淳二年進士宋亡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以講學從之者甚衆復于家創鼇峯書堂以周程張朱五賢爲道統之的傳因祠之以侑聖師而于邵子溫公有微詞焉尤服膺朱子取其書擇至精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諸子及朱氏門人之說附錄焉著尚書口義春秋通解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大學廣義諸書行于世

去非與人論學謂秦漢以來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六經無完書也

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

不忽木

不忽木少受學于許文正卓然自命嘗爲桑哥所誣免官及桑哥敗起爲翰林承旨上欲相之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甚多今不次用臣臣無以堪之帝曰然則孰可曰完澤可飭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必敗今果如其言乃拜完澤右丞相

巙巙

巙巙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與趙孟頫齊名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君德成就在經筵此千古之確論經筵規制備悉于元而明因之然明之晚季講官講章先送閣臣看稿不敢旁溢一語如康里所言胡可得也

董文炳

文炳隨伯顏下臨安每以不殺爲言及師旋文炳居守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収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

先是伯顏薦宋宗室趙與恶使李槃召之至京與恶以幅巾深衣見因陳宋所以敗亡之故詞旨激切人爲感動授翰林待制

董文忠

文忠乃文炳之弟也至元中有言道學之弊者世祖謂文忠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毎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宜使海内之士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爲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説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脩身治國之意也世祖善之

從來國之將亡則有黨名漢唐之黨至亡而解

宋之道學明之東林至亡而不解也

賈居貞

居貞爲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毎陳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世祖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数對世祖謂其太薄勅増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叅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拜住

拜住乃安童之孫也喜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孜孜不倦議政必以典故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拜住掌宿衛英宗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往來東宮何以事君卒不往英宗大善之及即位擢平章政事

阿魯圖

阿魯圖爲左相時別兒怯不花爲右相以宿怨脫

脫誅相與擠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時今擠前政後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怨風御史劾之阿魯圖即避出城姻黨爲不平請曰盍見帝自陳乎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孫豈以丞相爲難得耶仁帝命我相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當即引去巳夫御史臺世祖所設我與御史抗是與世祖抗也爾等無復言

益智録卷之十一終

益智錄卷之十二

退谷孫承澤輯

元

完澤

澤在中書時嘗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之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賢而能雖白衣亦用之又嘗諭省臣曰國子學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

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

學校爲國家重務成周得人之盛爲在于斯漢唐以來徒立名目至元始重其典而明初因之法更詳備完澤之言可謂獨見其大者矣

吳澄

幼清宋末舉進士不第入山著書御史程鉅夫求賢江南薦之起至京以毋老辭歸命置所著書于國子監至是召爲監丞舊時許文正爲祭酒教授有師法後漸失其舊幼清至輒星入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因材訓誘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幼清爲學士帝令作金字藏經序幼清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僧徒謬稱薦拔以惑世人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帝乃止人稱其正論

幼清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行于世晚年乃悔其所學嘗謂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必本于德性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幼清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云

齊履謙

履謙爲司業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

髙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于是國學人才彬彬矣

成周以三物造士而賓興之此千古之善經也積分以文造士抑末矣後世並以此法失之矣

蕭𣂏

維斗隱居山中惟以讀書爲志世祖授陝西儒學提舉不受成宗武宗仁宗累徵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徳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

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辭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徳疾作固辭而歸

維斗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

孛朮魯翀

孛朮魯翀爲祭酒時適迎僧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伯顔

伯顔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隷軍籍蒙古萬戸府世居開州濮陽縣少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頴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顔爲氏且名而字之

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顔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巳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徴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脩金史既畢辭歸四方之來學者千餘人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顔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

伯顔以蒙古軍籍一從學問而廻然超羣以是知天之生才不擇地而人爲聖爲賢皆可學而至也

陳櫟

櫟當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嘗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郷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并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郷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世以爲知言

金履祥

履祥少從學同郷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盖得朱子之傳者宋將亡遂絶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兵燹消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

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弁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盛行于世

許謙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没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内外雅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者四十

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

宋末而有何北山王魯齋元末而有金仁山許白雲賴茲金華四子以存考亭正脉而宋元兩代皆當式微之日賜布衣以美謚誠儒林之嘉士也

韓性

性博綜羣籍尤邃于性理之説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

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

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願也

胡炳文

炳文字仲虎號雲峰隱居新安不仕以朱子祖籍新安也建祠事之學一以朱子爲宗所著有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四書通行世所居屋二間名曰隨齋齋前隙地樹桑果植菘韭曰隨宜也奉雙親菽水盡歡曰隨分也有相過者談近詩商略古今人物或不予顧亦不強曰隨人也每夜禁燈默行則扃柴門闇坐曰隨時也客問天下事如何咄咄不敢道曰隨天也有訹之仕者大笑不答曰隨我也

年八十餘詩書未嘗頃刻釋手

黄澤

楚望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楚望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爲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

趙汸嘗問春秋之要楚望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焉

余於元諸儒經學書俱得披讀獨未見楚望書即五經大全中亦未採擇其語史雖稱其義理

一宗程朱疑其學渉高遠非伊閩正旨故其徒趙汸左袒陸氏學蔀譏之

趙汸

趙汸少而有志於學至九江見黄澤師事之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乃本師說發以巳意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著春秋屬辭

汪克寛

徳輔以浙省郷舉教授郷里所著春秋纂疏一宗于程子極其詳確嘗曰春秋傳註無慮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道于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奥旨瞭然若視諸掌虞伯生見其書極稱之謂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後明初纂修經書取所著纂疏改爲春秋大全列之學宮

胡長孺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静觀超然

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士爭慕之方岳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説經環聽者数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躍如有興起也

長孺當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召拜集賢院修撰與宰相不合教授揚州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纁百疋求爲其父作墓文長孺曰我豈爲宦豎諛墓中人耶拒而不納是日正絶糧其子以情告

坐上客咸勸受之長孫辭愈堅嘗有詩云薄廉不繼禩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人曰此余秘藏中休糧方也

虞集

伯生乃宋丞相允文之孫當世亂避地嶺外毋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家世授春秋楊傳其業則口授集語孟春秋左史歐蘇文比還里則盡通諸經大義矣以契家子從吳學士澄遊而學益該深以大臣薦授國子助教澄爲司業有措注力

贊襄之澄自免去集亦以病免泰定初以秘書少監侍經筵文宗即位以學士入侍甚信倚之集所議貢舉學校罷海運興瀕海民田精當切時務

伯生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跡有攜之于上者謂集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耳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爲忠孝臣以陳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于上前者亦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嘆異之

伯生濱海治田之議實爲都燕至計當時而惜不能用及南船阻梗始令危素爲大農使於西山文冊之間開田而已晚矣京師斗米六兩富貴人有抱珠玉而斃者嗚乎天下事智者見未然愚者昧焉可慨也

揭傒斯

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爲文宗所知中書每奏用儒臣必曰何如揭傒斯

欲大用不果引年致仕去詔追還命丞相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傒斯曰使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之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齊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爲總裁官丞相問取館僚之道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人以爲名言

虞集柯九思與揭傒斯同侍奎章閣虞柯相得傒斯亦爲奎章政要以進文宗每袖而觀之時人詩云學士愛題博士畫每日退朝書滿床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

贍思

思其先大食國人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時例刺沙栖國西域人多附馬思

獨不往見例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

贍思邃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律數水利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

元明善

明善爲翰林待詔帝命節尚書經文擇其關政要者以進書成帝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參政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善副之將還國王賜以黄金蒙古受之善獨不受國王曰彼吏臣已受矣公何固辭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明善嘗問吳幼清五經奧義退而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杜本

本博學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

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吳定翁

定翁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辟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爲名言其時孫轍學行純篤家居教授庭外蕭然監司屢辟皆不就吳澄嘗叙其文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

小雲石海涯

海涯父楚國忠惠公名貫海涯遂以爲氏自號酸齋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户府乃以讓弟後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旅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

吳萊

萊涵濡六經而厭飫于諸子百家弱冠游中原北抵燕趙遇古戰爭都會之地輒駐馬引望者久之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有司馬子長遺風退反初服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歸寓龍湫陳士貞家以居詠歌游衍樂而忘其老也其論文以爲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

嘗亂御史許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所著有淵頴集宋濂嘗師之

黄溍

溍以文知名天下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稱儒林四傑溍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汚

溍嘗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宋學士濂稱其

論著根本六藝而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傾洞不可犯云知制誥時大著作皆出其手人謂之璽口學士

柳貫

貫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于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召至京呉文正徵程文憲鉅夫推服之累太常傳士提江西學罷秩歸杜門十餘年海內尊仰之

趙孟頫

子昂宋宗室至程鉅夫訪人材于江南薦之召見世祖問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世祖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不能悉知世祖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語卿授翰林學士承旨大加寵異子昂雖居顯仕而風流閑雅怡情翰墨凡晋唐名墨多在其家毎遇良辰勝日輙入遊城南萬柳園瓠瓜亭等處詩酒流連抵暮而還人稱爲神仙中人

趙孟堅字子固其從兄也宋末高尚不仕製一舟載所蔵書畫琴樽遨遊湖山間宋思陵時有楊無咎字補之上書諫和議秦檜惡之乃遁于西湖毎畫梅花以自娯子固畫水仙以敵之極風逸之致一日刺舟嚴陵灘見新月出水大叫曰所謂淨緑不可唾此我水仙出現也隣舟以爲仙邑令梅撒欲一見之不可得一日聞其停舟水次往見飛棹而去梅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先生之謂也

子昂嘗來訪之子固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子固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退使人濯其坐其高曠如此

龔開

開字聖予呉淵頴滄海遺珠曰聖予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迫迦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毎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鬉霧鬣

豪貲蘭脂倫畫諸態一持出入輙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聖予畫瘦馬圖自矜貴毋遇絕糧輙作一幀而入争以米易之瓶有儲粟求之不得也余見其携峯圖奇逸之甚上以小隷題一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聖予于呉門市上見一蠻漢印者買得之既而聞僧權道衡先已議定歸取鏹乃持印送至其寺中道衡不受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别

王冕

元章性倜儻從韓性受學北遊大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薦以舘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何以禄仕爲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或斥其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妄者乃携妻孥隱九里山未幾兵起其隱于山也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畫梅花以自娯

元章好畫梅奇逸絕倫余見數幀一長卷乃畫踈影横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景後題一絕云我家洗硯池頭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顔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又一長幅題云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踈華箇箇團氷玉羌笛吹他不下來其落句爲人側目而元章不顧也

楊維楨

維楨字廉夫紹興山陰人有奇文危行作萬卷樓於鐵崖山中日讀書其中貫穿百家第進士累江西學校提舉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正統無定指維楨著辨申宋爲正統累數千言學士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後論定於此矣張士誠據金呉召之見不往訪以世事著五論報之又復書詆所用非人洪武初徵修元史史成作老客婦行見志放歸尋卒維楨性踈豁與人交不疑賤而賢欆之如師傅貴而不肖視之蔑如也然有大度平生不没人小

善接引士類張之佰過實士以此感附而負之者亦未嘗較曲直也有貴游子破産流落数踵門求見巳竊其所藏倪雲林畫而去侍子欲詬之曰吾哀其困使持往見達人爲介耳務掩人過如此一日出遊夜過盜大亡失黎明家人走報賦詩不輟曰老鐵在區區長物奚恤晩年築小蓬萊以居不復下樓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避恕老在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湖南李祈評其文以爲玉光劍氣

不可掩云

吾讀廉夫正統辨以元有大儒許魯齋而金遼無一儒焉遂以此定統乃千古確論而儒之関係于世者大矣哉

陶宗儀

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繩檢家法過人至正間浙帥泰不花南臺御史尹間辟衆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張士誠開閫姑蘇以軍諮相延亦謝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授教官又以病免或勸之出九成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禄不逮養適增悲耳藝圃一區果蔬薯蕷足給賓祭餘悉種菊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所著有説郛輟耕録書史會要四書備遺

陶九成爲淵明之後故自號南村家有南村別墅極水木清華嘗自題南村八景詩人多和之徐氏幼文賁爲之圖

倪瓚

瓚字元鎮所居有清閟閣幽逈絶塵中有書数千卷皆手自校定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適逍遥容與詠歌以娯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元鎮清脩好義其師華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至誠懇當世稱之元鎮嘗鬻産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産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遥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爲戇後兵興諸富家田産剽剥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雲林人品甚高爲畫所掩其畫蕭蕭小景生韻欲絶而層巒叠嶂之作可媲荊関雖與黄子久公望吳仲圭鎮王叔明蒙顯稱四家時不能望其項背余見雲林六君子圖稱子久爲老師獅子林圖非王蒙所能夢見有軒輊爲蓋子久碩

年高隠叔明晩爲小官死于胡氏之黨雲林之見不謬矣

元人百年之間刑寛事簡士大夫進退自如得以脩其學問之事而士之不願仕者隠于山長發明考亭之緒而經學大明下至于書畫詞令小道無不精絶一時吾尤慕郭守敬授時暦不爲一定之法而隨時測驗以定歳差其法不徒超邁往古後世即有聖人復作不能易也

益智録卷之十二終

益智録卷之十三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徐達

達鳳陽人年二十二從明高帝起兵濠梁高帝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張士誠陳友諒等既平乃遣達北伐時元兵盡出真保防禦達從海傍間道直趨天津抵河西務順帝倉皇率六宮開齊化門北遁達入城殺其留守者餘不問禁兵入民舍封府

庫及故宮使人收奎章閣圖籍總儀司儀從太常樂器人民安堵市不易肆雖曹彬之下江南不是過也

達與副將軍常遇春追順帝將至開平望見其城隅達鳴金收兵使遮去遇春讓之達曰彼曾爲南面之主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遇春乃服

高帝新宮既成欲以吳王舊邸賜達達堅不敢受一日賜宴邸中醉之酒令内侍掖之卧殿上夜半

酒醒知爲舊邸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帝大悅命有司爲治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

胡惟庸爲左丞相憸而貪以逢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高帝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之

劉基

基字伯温青田人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

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文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傳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

高帝下金華定括蒼使孫炎以金帛來聘遂間道從炎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大喜恨相見晚謂人曰吾子房也專遲進止之畫

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高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

高帝天威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

于色太祖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第爲申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自著見也

宋濂

濂字景濂浦江人在元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明高帝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改起居注乞歸省復徵總修元史除學士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嘗客

詢廷臣臧否茀言其善者復詢否者爲誰濂曰其
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
慎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輙焚稿嘗大書温樹二字
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闢一
室曰靜軒終日閉户纂述人罕見其面
濂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買田地
或勸爲子孫計曰留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
之也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

酒寡嗜欲所致外國使至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
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
集不啻拱璧

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元末棄官歸安淡守約自名
靜誠人稱之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
仁聖救此殘剝明太祖定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
之薦遇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
生三幸其第與官輙辭不就既即位問保國安民

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爲對授學士者再
固辭嘗奉密旨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使還稱旨
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尋除禮部尚書則又辭乃
不復強之以職遇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
過被遣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
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入侍御叩首以子幼辭
蓋淨嘿恬退始終如一年七十二卒
元儒受事而不受職者如楊維楨汪克寬趙汸
等聘修元史史成不受職而去又有沈夢麟爲

元武康尹入明五主閩浙試一同會試滕克恭
爲元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皆不受職以舊
銜從事沈壽九十三滕壽百十歲尤異也

陶安

安字主敬當塗人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明太祖
自和州渡江至釆石安首先來見太祖召語時事
對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
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
以此順天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善之

初置翰林首召安爲學士太祖嘗問學術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帝善之

宋訥

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季進士以時驛騷即退居自晦洪武中徵諸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擘蔀廓蒙學者歸嚮超授翰林學士又進文淵閣學士時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

閣事選祭酒又令曹國公李文忠管領監事訥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鏈磺不遺餘力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一日太祖召問卿昨午默坐廡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欲爲國家効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尅責太祖嘉嘆訥頓首問臣動息微隱聖明何從知太祖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謝之

明初學政其立法也嚴其養贍也豊又得宋文恪爲之師身先率教寢食於學雖疾病不歸生徒數千人教則分堂食則會饌書聲滿監燈火達曙一時人材率出其中又各遏興屯不貲輸輓其議亦始於文恪真張南軒所爲曉事之臣矣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爲游俠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

意耳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嘗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久之出遊江漢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縻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浩吟于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返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不出明高祖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

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册
同聘者皆故與朋善競欲載之同行朋覺之而遁

梁寅

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舉於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巳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疾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

王沂

沂字子與泰和人幼讀孟子即辨于義利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于天人之徵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蓄富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歲時蒸祭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

楊徹

徹字嗣慶吉安人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參政中立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遺聲勛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陸贇以高帝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帝喜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徹也帝喜爲召見賜食久之賚以襲衣冠見徹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久處此矣即引去

徹常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假仰吐納爲哉即飲食時動息戒忿慾而巳

高彬

彬南海人仕元至萬户佩金虎符明初遨遊江湖間徵爲武職固辭作詩有奇語孫蕡稱之晩年號蟾溪日坐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方克勤

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隱山谷中國初徵不就求之急乃出授濟寧知府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

忍爲也庭不陳械杻懸葦鞭楹間示無刑罰
克勤孝友倫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
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詬去侍之
益恭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
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晩益畏愼書所爲夜必白于
天克勤乃方正學孝孺之父也孝孺師事宋濂濂
常賜宴禁中帝獨作一文次日早進濂歸語孝孺
時已酣醉就寢達曙始醒濂曰吾死矣文不及成
柰何孝孺言已擬一稿濂袖之以進帝悦之極賛

濂實奏曰此臣門人方孝孺所作也即日召見賜
宴禮部以曹國公陪孝孺年甚少居然上坐帝謂
建文曰吾得一佳士今未可用留以遺汝

董倫

倫字安常恩平人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
先生洪武中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會太
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後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
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
豎皆知向方及建文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
怡老堂扁及縣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曰桓榮
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
道未見几杖之須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
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
連之嘆入傳誦之未幾告歸

王紳

紳字仲縉義烏人學士褘之子建文即位以薦召
爲國子博士預修高帝實録與方孝孺友善常尊
孝孺爲百代儒宗時蹇義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

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于進退去
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
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
其才而強委之至于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
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
上下乎義得書極慽之
蹇忠定賢者爲吏尚書三十餘年知止之義或
昧焉宜其言之及也

卓敬

敬字維恭瑞安人累官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
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
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
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時不能用

燕邸之變諸公立奇節於事後卓公獨發高議
於幾先使其說行燕邸即有異志不過如宸濠
耳

徐氏妙錦

妙錦中山武寧王達第三女也平日喜讀書性貞
靜時稱其賢燕王兵入金川門建文自焚大痛曰
固當然殺上看燕王敢何爲柰何自焚不食竟日
其姊爲燕王妃已故燕王即位聞其賢且美命內
使賫六尚女官徵之爲后乃稱病辭匿不出家人
苦勸曰上命其可拒乎女官直抵榻前妙錦擬炙
呻吟內使遍列房櫳外與女官皆叩首請不起未
幾乃削髮爲尼誦經閉戶燕王聞之不再強至正
統庚申年卒祔葬鍾山先塋之次

徐氏功封二公有此一女榮逾二公矣

建文在位未久教化大行身死之日哭聲震天
世傳披剃從地道出遁妄也又謂燕王以大行
之禮塟之塟於何地妄也又謂既老來歸死塟
西山金山寺後碑曰天下大師之墓亦妄也順
治丁酉余在退谷晨飯後同僧騎驢于金山訪
尋土人俱不知午飯于功德寺僧言前此王公
敬哉亦嘗訪不得則無其事明矣崇禎壬子駙
馬鞏永固請春秋陵祭既補景泰宜並補建文

愍帝曰建文無墳從何處祭此信史也

王賓

賓吳人姚廣孝奉命撫巡吳地賓乃其故人居委
巷廣孝三往見之皆不見遁屏騶從徒步造門賓
遙望見趨避之

廣孝有姊居城外廣孝既貴往見之其姊曰天
下曾有作和尚不終而爲好人者閉門不納然
廣孝位少師封榮國而不娶妻不蓄髮依然一
僧余于崇國寺見其像禿頭袈裟手執一拂上

手題一偈作彼門語絶不露富貴相亦奇人也
靖難之事實廣孝慫恿陷太宗於不孝不慈方
孝孺斥之爲藝何難之靖乃嘉靖中改廟號爲
成祖人謂太宗不知有父世宗不知有祖長陵
易碑響雷轟碎載在實録亦天所不許也

楊士奇

士奇泰和人以儒士授齊府審理副會太宗即位
擢爲編脩入内閣辦事仁宗在東宮曾閲真德秀
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眞儒其著大學

衍義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仁宗即取視命翻
刻焉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
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閲無士奇名獨召士
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
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
者以當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
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燬
其目一無所問

仁宗即位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
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
敢當上曰黄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
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上曰卿于朕劳勤二十年
故因以此禄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
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
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禄當辭厚何用
斯虚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士奇在内閣最久楊榮毎毀之一日宣宗立文華

殿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
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
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内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
險易遠近及邊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
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
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正統五年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
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
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雖

尤難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殽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歡數也以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傾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

如犨王交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厠於列能無愧乎

按士奇長子稷居鄉多不法事聞帝使緹騎逮至京以手勑慰藉士奇人有求多於士奇者帝曰彼日侍朕左右子在家所爲安得知士奇上疏引罪報荅甚溫稷斃于獄仍以恩䘏移之次子而士奇眷禮如故嗚呼文貞所遇何其幸也

胡儼

儼字若思南昌人以鄉貢爲桐城令在桐開桐水勸耕讀而桐大治擢爲內閣以其才堪教化出爲國子祭酒在監二十餘年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一時人材翕然從化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泊濟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詳審以求至當惟恐貽患于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

吳溥

溥崇仁人爲修撰以胡儼薦爲司業在國學教人循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毎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書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躐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在翰林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步足權貴之門

劉亨

亨字嘉會廬陵人洪武中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爲壽州訓導建文初詔

求直言亨言文武通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

太宗時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淛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

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可爲師表宜亨造朝亨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

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

永樂五年命脩永樂大典成其書共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時修書者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書貯文淵閣內蓋彼時靖難之事人多不平借此以消磨之也

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累官至僉都御史少肄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祈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贐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曹端

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坐處足著二磚皆穿破教人以躬行實踐爲先日潛心太極通書西銘等篇嘆曰道在是矣有自得處輒親爲之注釋以暢其旨

初父雅信佛端爲言聖賢之道作夜燭一書獻之其畧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辨析甚精

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

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然而化方岳貴臣不敢以屬僚相遇後調蒲州學正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上以霍疏先得允竟終于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學者稱月川先生議者謂昭代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潛溪至于道學之傳斷自端始

嘗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

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又言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又言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其理敬祖而能繼其志是謂報本今人事佛實神而言行違理何能報本

又言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又言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

明初學校雖興而理學未明永樂初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頒之學宮月川先生實得力於此余嘗言往時爲學也難今爲學也易誠能於大全數書時時致力焉近會洛閩之旨上遡洙泗之傳於道庶如也後之河津涇野諸先生無不于此托始矣

黄潤玉

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初遷江南富民實京師其父當行潤玉請官請代官異而從之踰年抵

京授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烟潤玉與同役築室戍北閭傾貲給傜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潤玉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期造于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

潤玉以經明魁京闈歷任交趾道御史出陞廣西憲長不赴閉門却掃以讀書爲事所著有儀禮戴記庸學通旨寧波簡要志南山録等書

沈度

度字民則華亭人永樂初命翰林舉賢才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度善書凡玉冊金簡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宣德時進翰林學士以老乞致仕不聽令居家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

度初入翰林同郡李至剛爲大宗伯氣勢赫奕朝士希進者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度輒以禮辭閒則閉户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其弟粲字民望時度爲學士粲爲侍讀人咸以大小學士稱之宣德初致仕

歸乃盡出所賜金營錫老堂于故址曰聚親故燕飲其中

宣德時海宇承平朝廷半老儒如蹇義在吏部共三十五年夏原吉在户部共二十八年楊士奇在内閣四十三年楊溥二十一年楊榮三十五年而胡儼在國學亦二十餘年二沈以中翰亦賜俸養老京師蓋想見其盛云

陳敬宗

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宣德中爲國子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

李時勉

時勉安福人爲國子祭酒倣胡文定公教條隨材造就策勵嚴甚每旦五鼓督諸生起誦讀夜終二

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且罰治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于一時

時太師英國公輔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偕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欵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生惟太師與時勉抗禮久之太師屢辭時勉曰秀才家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

寛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蕣而散人稱爲
太平盛事後時勉以王振擅權乞告歸士林高之

楊昺

昺閩中人聞陳敬宗學行踈乞入南監上從之昺
至監清苦力學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户端
居廿人所苦雖箪瓢不是過也比成進士仕至户
部尚書嘗書十思于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寛犯思
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
守思修退思早及致政居家築静善書院延師以

教里中子弟嘗曰吾平生無取者但識廉耻二字
又言吾學問得之南雍爲多

孫昺

昺字宜鉉廬陵人以鄉舉授江浦教授薦爲御史
督南畿學政設教一以德行爲本置本源録録諸
生善行以身爲率庚午秋試適上有土木之變小
試罷詔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
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于不義乃與
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門昺每逢考試閲文雖

盛暑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昺
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
在上各家祖父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校士閲文能念及神明及其家之祖父焉敢不
公不慎憶余典試楚闈具冠服閲卷與同事郭
太史之祥云吾輩舉筆時兩旁鬼神森森未可
慢忽太史深以爲然

陳真晟

真晟字剩夫漳州人少肄學子業應省試見有司

訪察過嚴無待士禮自是不復事科舉專務聖賢
實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
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説曰
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
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静求一以爲持養工夫
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王鑰匙
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説補正學工夫
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

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上下禮部議爲當事者所寢遂歸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

夏寅

寅字正夫華亭人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益智録卷之十三終

益智録卷之十四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王直

直字行儉泰和人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冢宰益加兢慎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吏部文選郎中欲留侍直致北學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其風節大畧如此

直在吏部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

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挑選法者則白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

直致政家居年踰八十𥘉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王文端嘗以詩寄錢塘戚文進索盡且自序昔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
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
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
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
徵詣翰林困于饑謗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
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
里故人分豪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
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遂銘其墓而文端之雅
量如此

文端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所
介者寔文端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
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薛瑄

瑄字德溫河津人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
手録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
有所得即起挑燭記之名曰讀書録遷山東提學
僉事數進諸生講析經義不事夏楚諸生皆呼爲
薛夫子云

正統間楊士奇薦爲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
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國聞瑄名且同鄉也
雅欲見瑄或邀瑄拜其門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
朝拜恩私門耶

瑄居内閣数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
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餱粮俱乏日中猶未舉
火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瑄以疾辭石亨素相敬重因曰先生如不留我爲

先生啓上請勅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
養瑄曰昔魯齋之去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懇
于衆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其
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先生之學在復性此其聖門真脉絡其正續讀
書録字字獨創字字現成學者守此爲學爲人
之道備矣

吳與弼

與弼字子傅崇仁人乃司業溥之子也有志聖賢

之道搆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録収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歳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衆約己分少以誨之

天順元年石亨疏薦吳與弼于朝遣行人往聘之比至授諭德召至文華殿與弼以野服見且辭職上命之前與弼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多病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再四慰留而辭益力陳十事復表謝而歸

與弼歸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揺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與弼不及人服其先見

陳獻章

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以舉人薦召至京令就吏部試辭疾不赴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

獻章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曰静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数年

獻章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虚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獻章別號石齋既老號石翁

胡居仁

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自幼遐慕聖賢傳窮經訓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正傳謂聖人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

居仁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此後艮窘人或爲之籌居仁曰吾何暇汲汲于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五穀不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敬齋與白沙雖同師吳聘君而所學不同嘗曰陳公甫說不曰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

經不足以載道又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人以爲知言

賀欽

欽字克恭廣寧人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白沙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咨焉

孝宗即位以大臣薦授陜西布政司叅議上疏懇辭且陳四事斥以浮躁罷家居杜門不務博覽專精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及小學閭里興于行義我老更好易究心啓蒙理性洞然鄉閭稱爲醫閭先生

崔後渠云嘗聞陳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履而安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

陳海涯

海涯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友善籬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劉鉉

鉉字宗器長洲人簡靜端確立身以不欺爲主久

在翰林或以不諳事爲鉉疑久之始大服景泰時
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亞卿俱缺上素知鉉誠篤
令大學士陳循等議鉉以進江淵不悅退謂內侍
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請用編修嗟琦一日報
易儲宜勸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遂止英宗復辟閱諸疏無國子監勸進名問徐有
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召見上曰
卿學行醇篤可傳東宮擢少詹事後鉉以完名終
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益智録卷十四　八

天下事只爭是非誠見其是即當毅然擔承如
劉司業易儲一事不肯苟同何等識力何氏文
淵一時阿狥倉猝自縊視此有餘愧矣

于謙

謙字廷益錢塘人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
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不持一物賄當路有詩
云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土木之變京師戒嚴人心洶洶侍講徐有貞倡議
南遷之說謙時爲大司馬力斥之脩杆櫓改團營
練保甲以爲固守計而人心大定及也先入紫荊
關聲言送駕還前驅突至見兵盛而嚴知有備稱
引却次至城下索金帛萬萬計且邀二三大臣出
和議使人諭之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巳有君矣
對壘七日數敗之由是也先悔禍遣使請送駕還
京景帝以謙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户門第京師謙
辭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
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巳

益智録卷十四　九

後石亨等倡爲奪門之事以迎襄王誣謙及王文
文力辯謙曰國制召王以金符金符現在何必辯
乎

陳繼儒曰按有君之說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
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
社之神靈吾國巳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
不能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
遏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絶秦望又再見王旦傳金人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内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按金符一事収在印綬監典守内侍尋襄王金符獨不見驚懼欲死問一退閑老監云是宣廟上賓時張太后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于是啓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寸餘矣

李賢

賢字原德鄧州人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悦之益學不厭觀政吏部王直見而奇之即授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賢閉户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英宗復辟命賢入内閣典機務時石亨曹吉祥自矜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與臣者臣不敢從上問故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冨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觧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数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悚然大悟

特賜甲第一區賢力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賫賢毎以盈滿爲戒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

王翺

翺字九皐鹽山人歷中外所至有聲景泰中自兩廣總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翺曰彼立法安忍壞之翺至吏部即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翺爲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痛抑僥進請謁不行于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翺有女嫁賈傑傑官畿内翺妻愛女数使迎之傑

固志不遺曰翁方長銓揆擢入加滕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毋何待迎邪女言翱妻爲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

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翱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與非分耶裂其卷火之

一日英宗謂李賢曰吏部難其人今王翱年老奈何賢曰日者言其年壽甚長未艾也上曰如此復

好翱以年老乞致仕不許仍遣李賢致其私諭慰留翱涕泗滿面上知其原籍尚無居室命有司爲治第先具圖以進及翱致仕歸見圖外溢額之數盡令拆去而後入居

翱操守潔白巡撫遼東時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翱直不肯堅却之不得乃藏珠衣領內及中貴死乃呼其猶子與之其特操如此

商輅

輅字弘載淳安人爲翰林脩撰陞侍讀召入內閣滿朝刑預機密時京師戒嚴人心洶洶輅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嗤而斥之

景帝時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輅爭不可踰年鐘同章綸請復儲下獄輅因召對力救綸得免

英宗復辟權奸石亨構陷坐免憲宗初詔起復任爲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言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復景帝號

輅罷政家居十載憲宗時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得體

當時兩大議一易儲一復景帝之號非具十分識力誰敢侃侃昌言讀此足令懦夫有立志公以三元起家可謂不負科名矣

岳正

正字方直鄞縣人時曹石勢盛正聞爲上言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所諷令斂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乃以私事中之遂謫戍肅州鎮夷所越二年曹石俱敗赦歸先是正遇事侃侃敢言有上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正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

公矣正嘿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閱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後以興化知府入覲力求致仕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善大書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與化人至今呼爲岳仙

魏驥

驥字仲房蕭山人以永樂鄉舉授松江訓導諸生讀書學宮驥日坐講席與之問辯經書大旨夜燈火熒然自携茗粥勞問諸生感奮累陞至南吏部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乃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笑不答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己事後寧無敗邪竟致仕去家居二十年布袍糲飯好學不厭老不廢書所著南齋集理學正義松江志水利切要諸書

羅倫

倫字彝正永豐人爲翰林脩撰會內閣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矣

次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有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貸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嘗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

者之酬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夢而能覺

彭時

時字純道安福人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匕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籍玩器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無愛憎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召時入內閣辦事英宗向用大學士賢獨見寵信數召對退亦諮時時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

爭議賢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

何喬新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文淵之子也言動必以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録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喬新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關緻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新却之緻曰吾以壽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新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新嘗薦問職賂以犀帶銀器數事新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新一無所納或言可受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薛瑄

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彭韶

韶字鳳儀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緗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即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臧宿

咎哉

林俊奏舉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淋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卽賢皆傾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悉我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爲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

益智錄卷十四　　太

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今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時論稱快

張悅

悅字時敏華亭人平居謹長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累官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有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狃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悅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者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飮雖新親不撿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

益智錄卷十四　　丸

倪岳

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初爲翰林編脩考校纂修精詳安雅進講上前以古意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憲宗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㫄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

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
能臆定于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洪治中馬文升言五岳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岳
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
餘年不可輙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
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
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
改嶽俱以岳言爲是
岳爲吏部尚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
過終當召怨岳不卹曰吾知冡宰之職當如是

陳選

選字士賢臨海人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
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
讀書不資于文詞造詣言即手録千冊爲力行之
助
憲宗初督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
故習徧歷郡縣於府學宮默然端坐以身而教令
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會侍奄汪直被命出
巡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問曰何
官選曰提學直大怒曰即提學官大于都御史邪
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
死不可屈抑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
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
選徐步而出

陳茂烈

茂烈莆田人爲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

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以毋老乞終養供毋外短
床敝席不辦一敝帳自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靴
小舢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
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窮極五
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録常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吏部以茂烈養毋清苦奏改爲晉江縣教諭資其
祿既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以
資孝養又具疏辭

楊繼宗

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平昔官次自待一老蒼頭朝夕飯両盂蔬両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覩之臣年尤多三歳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歳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歳使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

王徽

徽字尚文上元人爲南給事中以言事忤時謫普

安州守在普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徽論治毎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爲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忌緩爲寛學者以持正爲滞恬軟爲通文章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雋人皆服其言

高明

明字上達貴溪人爲御史陳利害十餘事衆忌之明上疏請終養成化時上杭賊起勅明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大破賊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且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

周盛

盛字永昌大興人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戸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以歳貢

授沭陽令治化大行戸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頽終日陶陶賦詩

李紳

紳字縉卿大興人爲行人数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歴官光禄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二章乞得一身閑所著有抱犢山人稿

益智録卷之十四終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章懋

懋字德懋蘭溪人以庶常授編脩諫内廷張燈拜杖左遷臨武知縣改南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二不罷軟不貪酷不年老以何例言去懋曰古人正色立朝其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其可

考貪古人視民如傷其可考酷其年雖未艾鬚鬢蚤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嘆爲奏得請家居二十餘年閉門却掃躬耕自給弘治十四年起南祭酒以毋艱辭上令增司業員虚席以待終制赴官未幾引年乞休歸尋以侍郎起不赴嘉靖初年八十六特以大宗伯召尋致仕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同之伯恭

懋嘗言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

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矣

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

氣運推盪耳　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萬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須倣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抜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辟邪侈之雜　論窮理自謂于精一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懋任福建僉事因歳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

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天才自愧
塵糜祿有病應須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
學顯不以吏事名

羅欽順

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學尚實踐而尤篤于孝友父
栗齋翁在堂三子已昂貴欽順在翰苑欽德按察
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依
依親庭不忍舍去蒲門孝義海內賢之
弘治中起章懋爲祭酒懋以憂制未闋力辭乃以

欽順爲司業增置一司業以代之欽順見學規積
弛士放逸競差撥慨然曰造士莫先于求放心非
束摺撿不可爭屈當息非精稽考公予奪以鎮之
不能由是所獎識士後皆爲名人比懋至深敬信
事咨諗而後行
後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
逆瑾用事除名爲民瑾誅復起累官至禮部尚書
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人謂其辭冢宰一節有
鳳凰翔于千仞氣象

欽順出處取予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
必先打破義利關頭否則擾擾直到底所著困知
記剖晰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發尤闢陸子靜陳
白沙湛甘泉王守仁學術之非使雲霧爲之豁然
崔後渠稱其爲功儒
整庵先生不開講席不受生徒實脩實証正與
河津相同陽明王氏拈出良知二字聳動從學
者至於詞窮理遁曰佛家本來面目即是良知
天橋證道以心體無善無惡爲漏洩天機此是

何學也余輯宋五先生學約續輯四先生學約
爲敬軒敬齋整庵及高景逸四先生而去白沙
陽明始而人疑之久而信之矣

楊守陳

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生平好學不倦而以六經爲
本爲講官時毎以經義進講上爲聳聽嘗謂書象
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耳乃大夫行役
之作孔子曰吾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
非爲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

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録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

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黄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討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録標國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録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癯一

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質録者守陳曰豈婺半生老乃嫁婦一時薦紳誦爲名語

張元禎

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爲翰林編脩與時相不合以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弘治初召脩憲宗實録進左賛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尋陞侍讀學士乞養毋歸

又九年召至京陞學士侍經筵時上雅意向元禎元禎身矮特設低几聽之尋改太常卿詹事府侍東宮講讀一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性理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公力辭歸

邵寶

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須爲真士大夫不須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絶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

德則敬之弗衰

無錫有楊龜山講堂後改爲東林寺寶贖回建書院祀龜山于道南祠荆溪學脉寔始于此所著簡端録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寶没後巡撫上其書于朝賜謚曰文莊

王恕

恕字宗貫三原人純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

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
聞吏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嘗
鄭公使契丹功甚偉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
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
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
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篋一竹食籮一服無紗
羅日給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

取土家結狀吏無所供
恕以中丞撫两淛致政朝廷命馳驛還鄉恕每至
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單騎赴驛
官吏固請同寓公辭之
恕在吏部時署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
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
贄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
王雲鳳曰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
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

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
動必揆諸矩度
蔡介夫曰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
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
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
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
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又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
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

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
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
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
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
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
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
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
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
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

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出且令静覧群書閲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劉大夏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爲兵部郎時負重望適本部侍郎缺有欲薦公者冀一往見公巽辭謝之卒不往時又議以太僕御憂之公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

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未幾陞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參政布政之力也

東山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羡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橐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

東山當發戍氊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俯首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鋭與諸卒無異

忠宣在兵部時浮梁戴公珊爲左都御史孝宗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語忠宣曰事有不可毋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

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獘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獘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劉忠宣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禍澤泊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徳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孫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叅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耻陳

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無所言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内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嫉發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囑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是

吳寬

寬字原博長洲人爲人静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徳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即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

樂若不知有官者

寬被選宫僚人動色相賀寬獨慼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内殿尤世所榮而寬辭之再三及掌制久衆望寬柄用當道忌之遮廻不進意寬亦不能少無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履此其安之衆議爲之冰釋

寬嘗遊洞庭翠峰寺喜悟道泉甘冽及貴寺僧汲数甕遺之公受其一荅以擔粟餘却之曰無過享也隣人相謂曰原博狀元及第至今未嘗來筐篚

惟見一甕水入門耳有布衣邢量清苦如陳仲公少宰歸家叩其門量曰吾方絣裳無五尺應門柰何寬曰姑徐徐借隣家刺牀坐門外良久候其食已方進相與清譚抵暮去

兊菴遺蹟今在都下者吏部左廂藤花乃公所植扶疎娟秀異于他本陸包山爲之圖王守溪諸公題咏之彙爲長卷又冬日賞菊會杜古狂爲之圖李西涯以文記之詩限騎字韻和者甚衆彙爲長卷又公在吏部衣白布袍抄書字法端緊故家猶有存者百年後使人想見其風流

林瀚

瀚字亨大閩縣人德行純備方伯姚鏌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嚴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龍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以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

王鏊

鏊字濟之吳縣人爲吏部侍郎時內閣謝遷與鏊自代遂與焦芳同入閣未久羞與芳爲伍三疏引歸閉門讀書常自贊曰惷菴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蔚肩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婀阿一有建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絜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

劉忠

忠字司直陳留人性峻行方一介不苟時逆瑾竊其經筵指斥近倖改南久之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其自製墓誌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

張所命舟倘佯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須諸派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效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寄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悄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

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曰大愧曰集士夫淸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愧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心無少負焉耳鄒東郭受知于野亭野亭歸東郭送之野亭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傳珪

珪字邦瑞淸苑人累官禮部尚書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并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弗問田亦竟

止未幾致仕家居闔門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歛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

劉健

健字希賢洛陽人官至大學士弘治時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無所顧忌上推心任之及大漸之日召健等受顧命健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

信陽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鄉人必選入

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
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其知人之見類如此
後逆瑾竊柄姦諛盤據國事日非健與謝遷上疏
極言至再不報相率求退蓋不旋踵而健與遷去
矣既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健杜門不出過
客請見一例謝絶然聞武宗每出巡幸終日不樂
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
臣者乎嘉靖初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已老病
辭不赴乃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

羊上尊酒年九十三卒謝公遷名德相望但嫌嘉
靖中復一出微遜公耳
余先大人鹿津公多記憶嘉隆間遺事嘗言嘉
靖中曾以安東名劉公至京便殿賜坐問曰興
獻帝宜入廟乎對曰成事不說又問張孚敬可
為相否對曰還欠讀書再問別事對曰此非臣
所能知也即起辭次日起程此事史不載

李東陽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醫隷籍京師四歲舉神童
景泰抱置諸膝六歲八歲两召見講尚書大義命
入順天府學後成進士累官至大學士與劉健謝
遷同輔政時劉瑾用事三人同上疏求解職獨留
東陽時未免有若需之譏而公濟漠清潔留非其
志也瑾流毒縉紳東陽多方解救保全甚多陝西
安化王反遣大學士楊一清同太監張永往征東
陽與一清相善因與密商圖瑾之策安化事平頒
師一清謂永曰漭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
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安化之變由于劉瑾激成瑾

叛形已著中外岌危公于此時乘間一言皇上英
武必悟永曰事不濟奈何一清委曲開示永曰老
奴何惜一死以報國抵京永見上於豹房屏人密
奏一如一清指武宗乘夜馳至瑾家擒之於榻并
搜得其反具使人諭之東陽東陽以手加額曰此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下詔頒示人心大悅未幾
東陽遂致仕乞休置別業於西涯悠悠卒歲
邵二泉寶聞文正之訃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
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

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覩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憫然
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省憂國泪雙漣蓋公每言及
國事即爲流涕蓋實録也
公久在相位而囊橐蕭然致仕家居賻詩文書篆
者塡塞户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墨
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
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李文正祠在禁城西墻太僕寺街中府神童召
見時所賜衣服及小朱履祠即其故宅也其墓

在鄰城西畏吾村其子兆先蚤卒墓田爲人所
賣擲土露和京紳方公從哲贖田爲脩其墓刑
部郎王文遴立碑墓前今年久人竟不知其處
矣余嘗慨耶律文正不獨有功于元而興文教
存經籍撫遺民破大梁時尋孔子後裔其有功
于世道甚大今其遺墓在玉泉山側爲牧者踏
平石像亦爲人所毀又近日高少京兆脩京學
余並請脩學傍文丞相祠元殺丞相于柴市隨
即爲立祠蓋祠非明人所建成化中特勅丞相
冠服耳如于忠肅祠在東城裱褙巷乃其故居
屢著靈異都人祀之甚謹今毀爲馬廄無人議
及誠缺事也

王守仁

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爲武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
政守仁首抗疏瑾怒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
録之意有所得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于先賢
者自謂于中夜悟致知格物之旨尋又悟知行合

一之妙時席書督學貴陽以朱陸異同來問守仁
不答而告以所悟書乃率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瑾誅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寧王
宸濠反守仁方承命勘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
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設計平之晉
封新建伯自是處居數載講業問難者無虛日矣
守仁獨揭致良知以詔學者嘗謂學者曰我此良
知若蠅停脚不得蓋言微乎其微又曰未發之中
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者也寂然感通

可以言動静艮知無分于寂感也動静者時也而心之本體則無動静也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與夜氣爲一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及疾作請告不允乃僅歸卒于南安

守仁與胡世寧同年相善嘗謂世寧曰公可惜不講學世寧曰公可惜多此講學

王伯安一生得力在龍場一貶以艱苦其心志而失力亦在龍場一貶荒裔之地既無經籍可

稽又無師友之助卒成其師心之智又其後在兵部奉差爲廣平王威寧越造塋學其兵法故用多於體而成其姚江之學然其人氣魄議論凌駕一世正朱子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

時有洪若水字元明增成人少從陳白沙游即以隨處体認天理爲宗中進士授庶吉士時王陽明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聲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至晩年表伊川議象山又言四不可之辨佛老一致之疑是貴陽明以欲獨監其幟

也而所學終不可掩識者嗤之

羅洪先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年十五得傳習録手抄讀之至忘寢食及舉進士第一其舅氏賀之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洪先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舉三年逓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論學抵暮而歸

後累官贊善充經筵講官時世宗偶違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上疏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百

官朝賀忤旨黜爲民歸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務主力行足不入城市然閭閻疾苦輙慼額不忍緘黙已故多虛粮言于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税獘頓絶進同江水次倉去邑遠丁二萬民以不困于賦役

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含闔見而求知于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義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上自然併心體而失之洪先憂之切故其爲言曰

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

後唐順之以知兵起官約皆出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其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此月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答書頗畢志林壑

公平生志意澹泊在朝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服公趙尚未深信一日邀公出遊與其內子謁曾夫人寢室中故敝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瞻然如此歸後以先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洞中常絕糧而公處之裕如也

念庵先生雖宗陽明而意主力行觀所言良知之流獘即陽明聞之亦當心折所得于石蓮洞者深矣晚年不與荆川同出尤爲高見荆川以書生冒任軍旅卒無所成視念菴爲何如所謂大智閑閑惟于富貴功名要看破耳

黃鞏

鞏字伯固莆田人正統中以兵部郎丁艱家居服除會北狩之變或沮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北上正德中以劾江彬拜杖下獄除名而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

顧璘

璘字華玉上元人歷官南刑部尚書致仕居閒無事多縱游山水間于居室後築息園曰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容坐茗椀鑪香談農圃醫藥事

璘有座側二銘其左銘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

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訒
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
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
示拙

劉麟

麟字元瑞安仁人以大司空謝事歸里好樓居而
力不能作文人文徵明寫樓圖遺之常懸之壁
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
不答

太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数束他無長物又二十
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傳市
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

孫一元

一元字太初自云関中人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
孫束髪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
赤脚散髪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爲歌歌
曰食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蜿蟎笑蒼雲兮
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耶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覩恒
岱躡衡廬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
踰江淮下呉越玄巾白袷混游貴賤常以鐵笛鶴
鬱憤激悲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
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譚道引人疑其
仙晩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
人呉充陸昆結社號苕溪五隱無何病作竟死年
三十七又在呉時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

山人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山人乃出又了
不謝送之及門弟縞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揖
赤城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
此人

沈周

周字啟南長洲人讀書孝友無意仕進與呉文定
寛王文恪鏊相善文定至其家即謁周毋出飯書
室周以肉售秦毋餘觴進文定輒觴詠聯榻明晨
一乘至城以爲常文定之燕聲周往謝曰君若遊

五岳則請從若五陵車馬不以丘園易也文恪家居亦時往來正德初文恪入閣周寄尺牘無他言但云請力救時否則退身文恪得其書必懸于壁時郡守汪滸新立儀門欲圖有惡周者謂汪曰畫師沈周可令檕礴汪使隸召之周挾一徒黙染身爲塡示日衣緇布服冠里老巾坐石獅下守出則跪于傍畫畢乃去守亦不知也未幾守以計入都謁內閣李南陽賢致賻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潤所需沈啓南畫耳因問啓南安否守茫然不知

所對已謁文定少宰詫曰賢如沈君門下不知其一歟事然沈君未嘗不知門下也出周手書皆述守善政守大媿服覲回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周先期避凡鳥而去

周屛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毋自相城至窩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自號石田晩更號白石翁

文徵明

徵明長洲人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薦諸朝會徵明以貢至京因拜翰林待詔二年引疾求去不報閣臣楊一清與張孚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歸杜門不問户外事以翰墨自娯生平所最愼者藩邸所絶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時唐周泰徽諸府皆使人請有重賂徵明不啓封使者固請徵明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使道呉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見爲恨

徵明性簡重未嘗于河下拜客嚴介溪嵩語顧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

成得文衡山乎

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益智録卷之十五終

益智録卷之十六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魯鐸

鐸字振之景陵人以廕吉士入翰林閉門欽跡沉潛學問每晨起焚香危坐讀四書五經正統初爲司業適内閣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久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

半矣鐸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大歡尋以乞養歸至是復起祭酒鐸莅官虚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復以疾辭

時撫按甚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栽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

謝鐸

鐸字鳴治太平人爲南北兩國子祭酒設教嚴厲生徒畏憚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吳澄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尋以師道難盡請致仕

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鐸不避忌諱収綴遺文行于世蔡虚齋清見遜志編而賛曰遜志

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之功大矣

蔡清

清字介夫晉江人少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其旨榮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詣精于學授祠祭主事王恕爲冢宰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西學校爲逆濠所惡致仕去劉瑾專政起爲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清已卒矣

淸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闡發幽秘爲一時學士所宗曰虛齋說也淸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毋才之疎劣于此可見雖然士之常也淸亦常有自解之法卽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

耳

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王雲鳳

雲鳳字應韶和順人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直聲赫然爲人所忌謫陝州知州陞僉事提學陝西又改副使提學至是爲國子祭酒正已教人學規肅然請告歸嘗移書太宰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而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

貪陸布政頗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毎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切恐奔趨富貴貪婪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稿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太宰得書悚然公亢直清介與人相忤而士君子多稱

之至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尤人所難也

呂柟

柟字仲木高陵人以殿試第一除翰林修撰時劉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之啗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内閣柟遜辭不與來往瑾憾之且中傷柟會瑾敗得已請告歸

世宗初復除脩撰以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累陞國子祭酒申監規五事中官洗東亦來聽講有以敷教在寛規者對曰寛非縱肆乃日刮月劘

而不責效于旦暮間云爾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其不相及哉内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歷官南禮部侍郎捧表賀萬壽節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先是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完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柟曰公真心去余三十里外相候人謂使水村聞其言而能退異日豈有舉族北轅之禍

柟教人本六經務引之近裏切已不獵玄遠嘗言孔子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若四十五十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命俟後圖之或勸其養靜曰養静以應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物者苟不知其所當爲而爲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爲者亦秖爾秖見其不能靜故大學先知止而定而靜此成法也

又謂古之人未有不謹于言而美于行者夫聖賢之道在人苟仁義禮信之弗道而云良知譬五行

四氣之弗聞而稱太極禮樂刑政之弗修而議無爲言雖義何益于天下治哉

崔銑

銑字仲鳧安陽人爲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吏部驗封主事衆咸爲銑不樂銑曰此胡爲不樂苟求諸已者無愧于吾何損未幾瑾敗科道交章薦銑詔復原職或又爲銑喜銑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焉今日于吾爲何益

後累官南祭酒以議大禮上疏極諫休致歸携

古書数篋日讀洹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教
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嘗
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日誦六經不力
行則得其字爾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
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
薦者愈日晦約學者尊爲後渠先生
嘗曰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
學華是以論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
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

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
的伯牙絶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
聖之作也

馬理

理字伯循三原人以郷魁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
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登進士授稽勲
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
黄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初
復薦起歷郎中遷南通政復謝病復薦起光禄寺
卿復謝病復薦起南光禄亡何致仕
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
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
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
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
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問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
郎黄清曰遠聞馬道學名埒頑一見今何不在仕
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自高尚也高麗
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

賜埒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

舒芬

芬字國裳進賢人以翰林脩撰致仕歸風神玉立
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討
過自訟鋭然有志聖賢之道于五經皆有疏論而
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
謂周禮與儀戴記猶蜀之于呉魏也賈氏以儀禮
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埒
惑也

時方尊王陽明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學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㔷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歎陸者持㘞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

嘗語同館文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私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敵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

又曰士當爵禄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誌神夢禹白艙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魏校

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悄求于仰觀俯察經略民物事鉅細譏究且曰當于歛處爲飭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內外交養于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濬若寒士人稱爲莊渠先生

何瑭

瑭字粹夫懷慶人爲翰林編脩時劉瑾熾威聲發入見俯伏長跪瑭與戟手抗禮出乞休歸後起督浙學尋致仕張孚敬當國甚敬重之舉翊輔薇將則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孚敬十三愆鬂爲譖然累官禮部侍郎乞休致

瑭家居與關中呂柟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来究辨經旨性命之旨行巳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由賜

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爲所師法學其謂何

張邦奇

邦奇字常甫鄞人爲翰林檢討以侍養告歸讀書力田不出廬刻厲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雉羹無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入人悟暢乃巳嘉靖中以母老乞休允之後起官至禮部尚書始終求南以便侍親

邦竒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惟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雖巍崇高雖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雖不重矣

蔡璣

璣真定人從湛若水學若水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及爲御史以言事罷歸建汝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盡襲若水之說人稱爲汝濱先生

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能盡其性耶

又曰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又曰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廉恥爲貴士君子弁髦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于典章文物末矣

樊深

深河間人由蘇州司理徵入諫垣累陞至通政使忠厚正直以聖賢爲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畧

嘗言主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諸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不過推此而已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敎有所成也

鄭曉

曉字窒甫塩官人學士道中萼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

日取故牘閲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
實强弱之數大司馬金蓉溪屬撰次九邊圖誌三
十卷人爭借其草録之
後調考功嚴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
非故事不聽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奏以
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嚴嵩不能奪乃從中
搆之遂落職還
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𥡴
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

其爲名卿所居絶去紛華松窻竹几蒲茵練帷蕭
然如山僧焉

陸樹聲

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生平薄于聲利修長者之行
爲翰林編脩時世宗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獨無
所預焉
後累官禮部尚書時議王陽明從祀堅執以爲不
可侍郎陶大臨曰朝廷不吝伯爵以與之何難于
從祀樹聲曰封拜者一時之典從祀者百世之公

卒不與旋即辭歸
嘗曰仕不行志即貴其爵何爲者晚年留心玄脩
鼻息能閉兩時于人物畧無指摘曰世間白黑何
嘗二分明衣食不敝獮亦不華侈居嘗不問生產
好捐捨所餘山田數頃宅不十畝所著汲古叢語
有云潛亦有在上位當勿用亢亦有在下位當有
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寔部使長吏過謁幅巾
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劇謝罷安能
僕僕婆娑公府乎年八十餘奉旨存問猶策馬出

迎人稱其德壽
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毋趨捷徑毋暱
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符也

陸深

深字子淵上海人嘉靖中爲國子祭酒充講官一
日經筵進講内閣閲其講章輒爲竄易深面奏今
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内閣
忌之謫延平府同知未幾陞山西提學副使集先
儒要語爲典常論述二編名同異録進之後累官

詹事府詹事宗爾炎自劾致仕
深孫落魄商嬉笑成文品騭古今商確事義辨識
書畫古器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
而慕往見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
深所著知命錄云嘉靖乙未二月初張公甫從夜
雨大作抵曉未息起支折足鐺煨生柴當上廟晨
光熠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秋三村莊當此
境界讀書自適須亦足矣奔波就老何為甚為慨
然

益智錄卷十六　圭

海瑞
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至謁
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曰孟
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
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
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
故居此官者多娓娓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
所從來矣陞戶部主事時世宗尚玄修大興土木
瑞力諫下獄世宗晏駕遺詔復官萬曆初累官南
都御史風裁凜凜為一代名臣
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
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飯
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
伴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
條製者乃鄉原也
嘗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
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即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
氣毋務能諱織毋外為遏舌而內媿衾影毋洶洶

益智錄卷十六　夫

易操而木流靡濕毋質覓參裳媚耻于中襟毋妻
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于此不如鹿死之
音

王遴
遴字繼津霸州人少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
之志常自書一聯于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凶
人發憤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
嘉靖中遴為武選主事與武選員外楊繼盛相善
一日繼盛上疏劾奸輔嚴嵩時嵩威勢甚赫諸同

官俱匿避獨遴肝膽相許在石獄中繼盛遂以後
嗣見托遴慨然以其幺守其次子繼盛聞之感泣
繼盛原疏中有冒功一款下部查覆遴覆稱言發
效忠鬼名實無其人嚴嵩黄口乳臭身未履邊何
得冒叙以功世及之典尚書聶豹嵩黨也見而令
易之遴執不肯豹愠形于色遴曰公講良知之學
刻諸録頒盛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
于地曰汝爲君子豹爲小人耳乃潜致嵩自疏辭
功部疏不覆

萬曆初遴爲户部尚書值議王陽明從祀遴曰某
留司理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
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
皆不足信禮尚書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
論定不報閣臣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
後陞爲兵部尚書見兵部政務廢敝已極一切聽
命于内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遂致仕歸家居
杜門無尺一入官府京卿貴人移書問候亦不荅
天下想望其風節

繼津以一部郎忤權貴護忠直不以利害怵其
心而再司馬殺人媚人後以䜛頌翁醮爲世宗
所厭斥之去所刻雙江語録今與傳習録並行
又王龍溪畿爲南職方主事借講學招摇縱肆
時薛方山應旂爲南吏部以考功之法中之人
服其風裁又畿在其中與蔡春基講學語及陽
明龍溪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
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人哂之孟我
疆秋曰必到此地方知此言又鄒泗山德溥在

翰院時知一官房内有窖藏賞而居之潛啟得
白鏹萬餘避者以聞上以盗臣斥之鄒尚璽士
藻曰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
爲累此皆表表講良知之學者其行如此

葛守禮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爲陝西布政時入計有小吏
署老疾當罷者守禮爲請留吏部尚書曰計語出
自藩伯何自忘也守禮曰此遐吏去省遠徒取文
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

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認過誤即此可爲賢能第一矣

守禮爲少宰佛嚴嵩罷官及起爲户部而徐華亭與高新鄭搆郤舉朝起排新政守禮獨無疏又彿華亭及新鄭再相脩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守禮又從中維持得寝新鄭因已嗾守禮第念其德厚姑忍之不發及新鄭罷王大臣一案羅織周内禍將不測守禮又以危言激悟張江陵下朱金吾維治其事得解人皆心服之

梁夢龍

夢龍字乾吉真定人由庶常出爲兵科給事中時冢宰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夢龍出疏糾劾公論壯之

陞少京兆會河決沛縣輔臣高拱薦夢龍以副臬往治其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遼大饑遼人聚海島中數千時出摽掠夢龍乘舠海上親往招撫東土遂安河塞宿遷覆運艘數百時議開膠萊河夢龍以爲不可條議行海運事宜行而便之晉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河南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夢龍曰俟盜起獲之訌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户可脫扃卧也

萬曆初閣臣張江陵重其才召入爲户部右侍郎尋以右都御史出制薊遼簡選將領以忠勇勸爲上無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椉肥也由是奏大捷者九加少保召入視兵部事

先是兵部尚書王一鶚積偏裨缺六十餘員未補夢龍令四司各舉十五人衆逡巡避謝獨馮時可

上十餘人夢龍喜甚因曰吾輩以實心事主何形跡嫌疑之爲昔温公作相欲除諫官問于伊川數次伊川終不爲對温公對人嘆曰薦賢爲國豈爲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則無此事矣乃盡以所薦者次第補用人稱其公虚

在部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歲徵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賠壯然尚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夢龍請得盡賣種馬稍徵芻價民如更生焉

時浙江兵變全省告急江陵問計于廖龍廖龍曰此惟一好巡撫即可辦其事矣乃薦張佳胤以往而變平未幾改吏部尚書雖爲時不久而部政肅然所薦拔者楊俊民舒應龍蔡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人皆著功業于世

嘗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不敢脂韋以爭法守則其大節可槩已江陵没而黨論起辭歸時年五十餘治園雜橘蒔花植柳優游于水竹之枯者十有六年

朱裳

裳字公冕沙河人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聚則曰兆舜君民孔顔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向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謀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僉裳妻就舘裳敝衣冠執爨妝生媼至以爲傭也

裳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

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爲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也

楊廉

廉字方震豐城人好學能文以宇宙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説及計賦數筭雜藝禪談皆取而玩之其退休之志則老而彌篤人稱爲月湖先生

弘治時爲南户科給事中會管後湖黄冊灣州知州其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户部許之廉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爲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户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爲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脱軍作民且紛然起人服其識體

又上經筵日講之規疏言經筵凡十日一舉日講無日不舉今遲一日之經筵則廢一旬之日講乞召大臣與議經筵開罷日期及進講切要經史不以泛及爲博而以一暴十寒爲戒上褒答之

正德時歷陞順天府尹建宋開封尹包公祠名其
堂曰景包堂作文以記之平徭減役裁諸費冗愛
人節用京輔稱清
嘉靖初陞南禮部尚書攻太學衍義擇其切要進
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
夫歸且賜勑諭曰卿才行老成學望素著委任方
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祿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
潤色太平顏感激泣下

陳琛

琛字思獻以進士授南户部主事榷淮安册稅正
額既足之後大開閑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
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荅尚書稱数畧
涔池若乞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
便養轉南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
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
琛高潔散朗其學在得意文章之外酒杯詩興常
自放山碣水涯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
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子之說學者宗之張褒惠
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
門户而有實學

柯維騏

維騏字奇純莆田人爲户部主事時年二十六即
棄官歸烏石山中絕跡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
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島夷亂盧燬于寇蠻
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及門之士執經問難先
後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居常接人
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戚然必爲之諱揜功不

與飲燕日惟蔬食菜羹而已
嘗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
拚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宋遼金三史出于元
儒則褒貶失實維騏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以宋
爲正統遼金附之并瀛國二王于帝紀以存宋統
閱二十年始克成書
又教學者懇懇致意于誠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
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

楊廷和

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累官大學士居内閣日久平
易簡靜雅度過人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
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廷和延生禮之泣下曰久當
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
而安危俄頃廷和密討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廷和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侄布
列中外甚衆子愼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
顰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
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爲亡何

廷和以議禮不合去愼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
人抵大辟廷和之言竟驗

夏言

言字公謹貴溪人爲世宗所知由科員歷陞禮部
尚書世宗喜改作分建四壇增立太廟改玄穹字
爲先農壇創設高媒壇諸事皆出其意
世宗晚年好玄脩于西苑日建齋醮凡供事壇中
者皆冠香葉巾言獨怫然曰烏有槩朝晝變爲道
士者乎人謂言之禍始于此

余謂桂洲之禍寔始于立后一事世宗既廢張
后屬意于方妃而意莫决密問于言言對曰臣
請爲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上喜遂立爲
后上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弒逆上之所幸曹妃
及寗嬪王氏侍寢寢熟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
十餘人以組縊上項叙股刺其裴組誤爲死結
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鮮帝組帝乃蘇趣
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寗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
謀是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

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十餘人上
愈曰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
功進封其父爲侯然終念曹妃恨后妬之而並
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心欲殺之至二十六年
冬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死焉言亦伏
誅
附記崇禎薛韓城一事韓城名國觀由諫垣特
擢入内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密議國觀
對以外則鄉紳内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

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断不可因以李戚畹爲言
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二駙馬各一萬而
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父子相継死迫比甚力
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其親中書楊餘洪
周國興教李氏云有形之産既盡即不上納将
如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年終甄別遂劾二中
書閑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即日死國觀夜
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内怖甚是時戚畹人人
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后來甚怪

上不念懿親如不改過將諸子都要喚去皆諸
人撰造傳報于上上大恐于是停止追比復李
戚畹侯爵而皇五子竟薨遂心恨國觀欲殺之
以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欵糾之
勒自盡實不因愷之疏也
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人臣立朝之正軌舍
是違道以詭隨雖所悦于一時未有不貽禍于
後日者也觀二輔之事可爲永鑒

益智録卷之十六終

益智録卷之十七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張孚敬

張文忠名孚敬永嘉人以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嘗
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
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
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
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数十
無辜之命以擢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傯傯伈伈
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
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内閣持議正
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不
與聞清勲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内臣在閣
十年不進一内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
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内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
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裝一篋已渡潞河既

有温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星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

張居正

張文忠居正江陵人由進士選爲庶吉士教習翰林院諸人俯側讀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學作詩文公獨採討祖宗朝典故凡財賦之數日兵馬之經制邊鎭之險隘一一籍記洞其原委及居相位輔

幼主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定朝講之議設起居注之官編四書尚書直解及帝鑑圖說等書日進講筵雖風雨寒暑不輟又間以二祖列宗美政敕次又取各司章奏面商批荅練習朝政如山海叅將王有臣被論行查覆勘止調其人性氣別無罪過部議革任公請帝處分帝曰武官若無性氣便是軟熟之輩免議又如南應天府尹陳于陛太常卿帝曰同是三品何必更調如無其人寧虛缺以候官欲久任不可對品數更使郎視一官時帝已諳于政務如此愼選大僚凡列部院卿寺庇柄皆一時人望即庶位小吏亦爭欲以才能自見用一戚繼光于北而邊境晏如用一俞大猷于南而海波不驚凡片紙下郡國雷厲風行莫不震慴奉行恐後是以內而朝常振肅倉庫豊盈外而閭里康阜行人不持寸兵一復洪永之治然又愼于更革司空王宗沐條議數事奏記于公公荅曰其事幼主奉行祖宗舊章如公所教俟主上稍長請議行之然此時恐其未必在朝耳又公操守嚴潔苞苴

不行李成樑封伯以萬金使家人致謝公曰封拜朝廷大典出自聖心汝主于刀尖上所掙功名我何與焉堅却不受其慄行類如此至于初聞其父之喪慈聖太后宮中撫帝如子泣而不食援以大義雖與李文達一例視者鄒忠介上疏糾劾拜杖謫官及至晚年深以爲悔官總憲時疏請追錄十年輔弼之功補身後卹典天下稱公焉

兩文忠任天下之才同而操守之清亦同蓋人臣未有不清而能自見其才者蓋智不令利昏

永嘉議禮實爲至當不易之論武宗兄也世宗弟也使世宗捨興獻而考孝宗遡兄終弟及之制然興獻止世宗一子將誰承繼故繼統不繼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光祿寺署丞何淵請興獻入廟永嘉力爭則其識力不可及矣

江陵治平之略他不具論如萬曆八年間照洪武魚鱗冊稽査天下田土使報實在之數分別腴瘠以定賦額最爲要務各省俱已報到而江陵已謝世矣又如泇河爲漕運捷道屢欲開濬

而阻于潘季馴肩承不力後長垣李公化龍開之而免黃河三百里風濤之險至今爲賴人服江陵之先見也

江陵有郊祀議考証極悉欲行合祭以復洪武之舊惜亦未及舉行江陵之才蓋由諳練典故

嘉靖中吳人王穉登館袁內閣寓語僩不合王曰公以時文中進士靑詞致位宰相安知天下事此雖出于處士之簡傲然知天下事實不易張南軒對高宗曰願陛下勿求辦事之臣當求曉事之臣然哉

于愼行

愼行字無垢東阿人爲侍講時張江陵擬奪情愼行與同官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江陵艴然未幾江陵引疾歸里卒言者追恭其罪上震怒命丘司寇橁同內璫往籍其家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愼行貽書于橁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萬分不及而必欲捕匿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又母

老孤少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合于古人帷蓋之義

後累官禮部尚書兼學士諸大典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年孝烈后升祔奉祧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祧宣廟愼行議曰皆非禮也廟制本以同堂異室分別昭穆至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爲太廟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及孝烈升祔本與武宗同爲一世則仁宗

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遷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于是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数始不足矣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漢晋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数不備乎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時稱名言

時冊立未定愼行請之力章十上屢旨責讓持愈

堅自劾乞罷九疏迺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家居十七年及再詔以病終未竟其職人惜之所註文集讀史漫録及筆塵諸練典故爲有用之書

嘗言近世士大夫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爲名而小人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爲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大平不可興也

東阿鯁直素與江陵齟齬及其死也乃曲爲之地真有古人所不及者丘司寇挾平日小忿覆江陵後人極悰丘司寇一子甫中南宫暴卒晩年雙瞽孰爲無天道也

鄒元標

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少好學幽居扃戶集程王六子語以自勗舉進士觀政刑部時張江陵方議奪情元標草疏抗奏拜杖戍貴州都匀衛及江陵卒召官吏科給事中常約同志集于演象所月有講

會執政常過而問焉後以内庭火進言忤上意降一級調用改南兵書尋改北吏驗封司又循職掌請褒解縉羅洪先諸儒又以朝儀久曠儲位尚虚剴切言之調刑部考滿給由赴部遂以病乞歸吏部爲覆奏留之未幾以内艱歸服除遂久不起居南皐之野譚道自樂從游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皐先生

熹宗即位召拜大理卿晋刑部右侍郎以老辭不允尋遷左都御史時光宗實録未成而進藥一事

議論紛紜宜亟脩實録以成信史上然之
按光宗實録天啟初閣臣葉向高為總裁庶子張鼐等分纂以光宗在位僅一月事無可載乃始於在青宮其於國本妖書挺擊三案立義甚正而不及紅丸一事至天啓五年科臣黄承昊請改脩乃命閣臣馮銓總裁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等將前録大肆塗改以為諸君子罪案史成於崇禎後進呈内閣欲取前録焚之司禮監王體乾執不可曰國朝無焚實録之例因並貯

皇史宬中
時與閔中馮少墟從吾同官臺中諸侍御因建首善書院於西城墻下二公出署後不拜客不赴筵輒入書院講學都人士聽講者甚衆無不虚往實歸人人稱羨而忌者亦從此始給事朱童蒙糾之郭允厚郭興治合力訕詆元標奏曰臣自謝計偕獨處深山入夜即坐深箐中後浮沉南北数十歲頼有此學死生禍患未嘗隕志今乃為末俗譁若以講學止宜放棄幽愁時借以消磊塊則是非修教之方而為助愁之具矣臣聞童蒙言惟自媿自棄頭龍臣為倡學之戒亦疏乞休乃同馮副院歸元標素慕海忠介其殁也亦謚忠介人以為無愧
嘗言予観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寛平有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
又言人只説要收斂須是有箇頭腦終日説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絶人逃世外面是箇實裡面是包草
又言學者有志于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

眄耳貴乎自立

魏允貞
允貞字懋忠南樂人以進士授荆州府推官荆州為張江陵梓里其家奴有不逞者允貞每以三尺繩之江陵聞之亟為讃服致諭諸子勿輕舉動以撓其法也
尋拜山西道御史會張四維子甲徵中時行子用懋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為許州判官

時李公三才爲南禮部主事鄒公元標爲南刑部李公化龍爲工部允貞爲南吏部主事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請告歸

後即家拜順天府丞歷官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張新建位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允貞上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利亦

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

時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爲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入逆其意者逮繫纍纍于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允貞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閹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允貞撫晋九年執政者恨其鯁讜已也屢推御試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而歸優游田里以講學爲事

李三才

三才字道甫大興人居潞河張家灣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爲户部郎時允貞以科場事被降三才特疏救之亦被降東昌府推官

三才自被降後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錫爵素愛三才欲致之幕中三才夷然弗屑也出爲山東僉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奈何失之改督學山西中朝方浸浸向用乃力請致仕歸亡何即家起大理

少卿尋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進都御史

時稅璫陳增來淮橫甚而所帶僕從尤爲商民之害淮揚騷然三才訪其甚者重笞之縛而投之河中未幾增罷而淮之民如更生騒騒乎有內召之命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俊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交章論之三才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

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佻正之言不過曰東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屛斥即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之即遲其推所亟推取吉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即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諸賢自林居發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飛章鉤黨傾動朝野三才請致仕歸

三才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時御史孫居相特疏薦舉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郎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又謂書院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府書云某此番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後詔起戶部尚書適三才以病卒卒後囊橐蕭然中翰汪文言持五百金經紀其喪事襄夫人出謝以古禺相酬汪不受曰吾爲天下奠豪傑非爲夫人奠司徒也

修吾先生沒後猶有訕之者余謂觀人之法以夫子之言爲準當日攻修吾者邵輔忠喬應甲徐兆魁等皆附璫逆案中人也而其所稱許者趙南星顧憲成孫居相諸賢皆世所謂君子也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修吾之人品定矣

王家屛

家屛字忠伯大同山陰人于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詔入內閣時儲位久虛家屛念事莫大于此遂與同官合詞請冊立而九卿科道繼之

上諭曰冊立事如不再來瀆擾明冬便可舉行家屛喜事之有機也欲堅上意請下一諭明示中外因擬傳帖一道隨疏奏入又諭曰札子不必用上心雖不懌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不至寢廢皆家屛所調護云

次年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家屛與同官許國恐致激誤乃引諭旨以請上又爲更期三年國策罷家屛言臣與國一體國今所請臣所傳也則臣誤國自臣傳諭以來部科諸臣踵得罪誰實宣之

而今若此臣又誤諸臣且聖意已定而搖吉期已
屆而改臣誤社稷乞與國俱罷不允
後科臣李獻可疏請豫教內批罰家屏封還揭
請寬而科道諸臣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
等又已得罪嚴旨疊出或謫其官或削其籍至
孟養浩則廷杖一百家屏上疏力爲解救上責其
希名又上疏辨其非敢希名求去上令中官傳諭
責其故激朕怒挾君廢政家屏引罪且疏皇子于
皇上至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

不宜有怒事関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
宗社大計慮豈意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
上之怒必不敢激瀆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
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瀆敢封還者正恃皇
上之寬大也豈敢挾君廢政哉堅乞休上慶其終
不可留允歸其乞休時人謂當少濡忍家屏曰人
主之惟所欲爲皆以大臣尸祿小臣畏罪有輕下
心耳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寧有
濟聞者服其言家屏去三年而元子出閣繼位亦
定家屏舉手加額上亦嘗遣行人存問于家
神宗惑于嬖妃國本既搖山陰匡救出于至誠
進退决以大義儲宮賴之以安其餘諸輔意雖
懃懃而中有微涉作用者不及山陰矣

沈鯉

鯉字仲化商丘人初侍神宗講讀及即位加太子
少傅入閣請復建文年號及罷礦稅尤其著者矣
時上頗向意鯉沈一貫恐甚謀逐之適妖書事起
將以中鯉內侍有言于上者上曰沈先生端人也

朕初即位時已心識之今必不然遂得白鯉乃上
疏乞休略曰臣非有經濟學術可爲世用惟恃一
念樸忠結主知信寮友相與戮力同心輸誠報國
臣所挾以爲質者僅此而已祇緣生平關望不能
孚人奸書事起遂以波及伏荷聖慈以臣叨備輔
弼重惜國體深詔執事勿過搜捌臣乃得掩其瑕
疵不肯斧鉞然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當無復
信臣忠樸者則臣已失其質矣臣今病廢乞歸非
止爲一身進退實爲世道深長處也上褒答之不

允歸鯉感上知逖復上祈天永命等疏情詞懇至
上俱報可而一貫與朱賡忌益甚
鯉寓中設一屏上書望開言路望發章奏望補部院大僚望補中外廢官望起用廢棄望照例考選望釋放寃獄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一貫屢嗾内監譖鯉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鯉屏覽之曰此豈咒詛語耶不問又令諸鯉穿大紅蟒衣閱邀上知其誣亦不問鯉于是以年老乞休允之一貫亦罷去

自四明以妖書害歸德與江夏衣鉢相傳而山陰而烏程朝端水火與國運俱終易曰履霜堅氷至洵然哉

郭正域

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累官禮部侍郎正直不阿海内以君子目之適有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恭王子楚王懼大賫金銀於京自沈一貫而下無不受其重賄獨正域拒而不納請窮治其事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誣正域持議益侃侃而一貫恨之于是正域四疏乞歸舟泊楊村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一貫嗾私人給事錢夢臯上疏曰首相沈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次相朱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正域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御史康丕楊助之會東廠捕得妖人皦生光一貫意未厭康丕楊復請窮治歸德之門避立周徹户闔不敢晝啟逮正域僕隷寵姬乳媪及傭書者諸人至京拷掠極慘無實狀會訊生光光瞠目仰

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我一身當之柰何教我恭沈相意妄扳郭侍郎禮部侍郎李廷機總憲溫純越席而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既承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内監陳矩嘆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域南歸久之楚宗變作多不直一貫及賡正域望益起乃忽奄逝海内共嘆惜之當風波震撼時正値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杯聊自壽大家頭上有清天意氣自如人服其定識云

按妖書出于中書趙世禎病時歷歷道之其肌
體断裂如磔盖天報云

呂坤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由吏部郎累陞右僉都御史
巡撫山西坤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民乃民生
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註考失實也因申嚴
薦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内大治
召為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時天道多災變上疏力
陳弊政累累数千言其中有曰祖宗以來有一日

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盖一人勵
精則萬事厳肅誰敢與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
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且章奏強半
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
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
言于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
中章奏毎月御前發未覧揭帖一紙内開某者未
批下會極門轉發各司備炤其繳還御札原本乞
批知道二字發科備炤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

無欺蔽而作奸之人心叹上得疏雖未即行而心
亦感動
時鄭貴妃得寵坤刻閨範四冊以諷喻之其書傳
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閨範圖説實于坤無與
焉科臣戴士衡反以坤為逢迎希寵也坤辯曰昔
漢劉向作列女傳以諷成帝蒙賞臣之閨範前述經
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關雎臣若有所希冀
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
以為不必辯坤屢疏告歸閉門著述種類甚多而

呻吟語一編尤為人所傳誦

馮從吾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以庶常改御史時神宗朝講
不御從吾上疏有困麹蘗而歡飲長夜娛窈窕而
晏眠終日等語上以指鄭妃也怒甚欲廷杖之頼
輔臣救免請告歸一力問學以尊程朱闢異端為
事後屢起屢歸閉門不出而執經問業者趾相錯
于是有司建関中書院延之講習其中
光宗時累用太僕尚寶大理卿俱不赴熹宗初與

鄒元標同出山共任都察院時臺中諸侍御購地
建首善書院而公出署後即入書院講學時廷議
進紫一案從吾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
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
必奸之以是與志明之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相
繼論刺講學從吾上疏謂周家以農事開基國朝
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院祇以南都各省俱有
而京師爲首善之地天子之都反無甚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統之盛況今兵旅繁興邪教猖獗正

益智録卷十七　　廿

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臣等所以不恤毀
譽不計得失冒昧爲此疏上報聞尋與元標後先
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
書亡何逆璫禍起疏辭致仕

常駁陽明之學謂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
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
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
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
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
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

李騰芳

騰芳字子實湘潭人以進士授庶常才名冠絕一
世爲文喜精思深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天
峻相友善詞林故事多詩酒奕碁優游都雅示清
貴騰芳與天峻獨留心經術以異日救時宰相自
任

先是王太倉錫爵復入內閣適三王並封議起朝士
群起詆錫爵錫爵憤甚騰芳密具一啓草朝房面

益智録卷十七　　廿一

投之錫爵讀未竟牽其衣促坐曰諸公詈我我無
以自明故憤憤子言美我頗受教但謂我子孫之
憂不知我每啟上揭帖皆親筆禁中手跡甚明似
無慮也騰芳曰外議正以揭帖親書人無由知其
所言謂何公又欲以此自恃異日能使皇上出公
手帖傳示天下否錫爵默然良久復問古人留侯
鄴侯皆用權對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稱
摘瓜詞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
家事恐上是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另是一則然

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請與趙王並封且所謂權者必須妙智之人委曲婉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淚下滕芳累官禮部尚書自引去國後屢起屢廢不克展其才以卒

黃輝

輝字昭素南充人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多所啓沃時上寵鄭貴妃諫中宮皇長子毋端

妃危殆之甚輝毎進講聞小璫偶語微知其狀一日爲同郷給事王德完語及泣數行下曰吾獨無言責爾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以爲朝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僇矣德完奮然曰我言官也事果然君爲我具草我當立上之輝遂爲草德完讀之曰可矣因稍增之以上大忤旨拜杖下詔獄嚴訊主使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人或危之曰吾貽人以禍而坐視之乎謂我施面目乎德完得裘劾歸直聲震天下而皇后端妃皆獲安中外知疏發自輝莫不引重以爲有社稷功

王之寀

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性恭謹好持高節不苟同流俗人浮沈爲刑部主事適値張差廷擊東宮事泄觸之寀考訊是時御史劉廷元刑部郎胡士相等力主瘋癲之説之寀曰瘋癲二字爲足服天下後世哉因令絶差食二日乃置飯于庭呼差示之謂曰若欲飯乎曰然之寀曰飢而欲食詎眞瘋癲者哉誠供吐實情當飯若差乃出數語稍稍及劉成

龐保二豎久復訊之乃盡得其所爲謀主者如椒戚鄭國泰及黃花山園裴三十六都頭等公案俱明白上聞而一時主瘋癲者乃遂語塞雖然之寀之禍自此始矣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削履閑住中旨特黜爲民

天啓初起之寀爲刑部主事因上疏力陳前案初永謂差之梃與崔文昇之劑等特有中有不中耳擊而中則文昇一着可無再下不中則繼之藥是光皇帝之崩雖文昇之罪萬死莫贖哉而戎之首

者乃梃也襄公之義春秋大之陛下獨無意乎上
心動除之案司寺卿累遷至右司馬而向時主瘋
癲者俱斥謫有差後崔魏殲主瘋癲者更加峻
擢之案逮詔獄竟死獄中
崇禎初副憲馮從吾言之案發差之奸有功國本
不小而給事瞿式耜爲之請卹典焉
梃擊一事彼時承平有妖人王好賢以左道惑
人從其教者甚衆鄭皇親之親馬道亦受其教
而龎劉二内相乃貴妃宫中小火者毎往馬道

家亦與王好賢相善好賢與張差未梃隨二内
相至京引入大内至太子宫門擊仆二三人被
獲實非瘋也賴神宗於宫中將龎劉處死令速
即斬張差太子於皇太后梓宫前朓諭百官草
草結局
孫承宗
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爲詹事時適值有梃擊之變
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内閣吳道南咨以詔
承宗承宗曰事關東宫不可不問事關皇后不可
深問龎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龎保劉成而上
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
于是梃擊之獄定
熹宗時逆璫竊政流毒縉紳承宗抗疏自别曰臣
故孫慎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嘗薦引
也義不當幸指摘未及自爲聾啞姑容于天下又
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上意則
皇上之獨攬未必協于天下之公論去兩臣而出
于惡兩臣者將内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

患立至兩臣之皦皦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
而愧于兩臣使臣不早自裁决臣所居何地所任
何事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
承宗在関門時上遣内臣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
賚承宗出内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内府器使給軍
承宗執奏曰中使閲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
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御遣治兵内臣又不遣一
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
近以慰勞疆埸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

宗情形兵不可背典或以美而成勦例或以暫而
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
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
兵事亟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
無遽以觀兵爲威福上得承宗奏韙其報之
嘗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儗我我則何敢成敗
利鈍非所逆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于
二公乎

鹿善繼

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爲諸生時听然以千秋自命
萬暦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切劘酌酒定
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
范景文稧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
部山東司主事職隨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
病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絜
令馬丁內艱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
事適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
至善繼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
銀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
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
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司農如議上請上怒奪
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善繼力持不可謝
恩入朝中官闔門不聽善繼出勒問太倉云何管
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
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善繼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
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善繼曰但執善繼語回
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

堂官奪俸二月善繼降一級調外任用
光宗御極首復善繼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
事時孫承宗以內閣理部事承宗清嚴果銳以天
下爲己任請寘逮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善繼舉
手加額遂委心焉從承宗閱關以歸承宗自請督
師善繼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善
繼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鹿善
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承宗當關四年
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善繼爲

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齏暮鹽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労苦以幼稚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挍跡𧿹錄寸長捶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閫部之甄錄善繼之力也未幾承宗解兵柄善繼亦移疾乞歸所著有認眞草

益智錄卷之十七終

益智錄卷之十八

明　退谷孫承澤輯

趙南星

南星字夢白高邑人由汝寧推官擢戶部主事以與望移吏部歷遷文選郎上剖露良心疏譏切時政拜擊要人爲時所忌引疾歸未幾起考功司時當大計南星一以旌賢斥奸爲己任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虫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遇一權勢姓

名稱評註考不少貸每奮筆乙之輒浮一大白曰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南星竟以是削籍歸光宗初即家擢太常少卿尋進正卿疏辭不允賦詩曰窮栖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口何老妻能隱逸兒輩厭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尉訶再擢工部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即與主內計乃作四凶論四凶者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乃盡黜之南星持考

功法老而彌厲既歿遂肅甞規其重在嚴核差還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御史失職莫甚于薦舉失實及揭薦舉以示恩遂厲禁之而先與自誤者許自檢舉否則并治又言先臣薛蕙以諫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世宗逮于獄是宜褒稽勳郎銜大相覆與卹典時大相先以劾大璫厲受爲中人側目致鐫級南星力爭之尋進冢宰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唱荅海内翕然曰考功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璉左光斗在

憲臺魏大中爲首垣俱自南星汲引于是衆正盈朝不数元祐矣

時逆璫虐焰日熾然重南星每欲通好南星峻色拒之會高總憲攀龍發廵鹽御史崔呈秀狼籍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晋撫缺南星以清舉推謝應祥逆黨嗾私人上疏謂應祥以吏垣師得之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鐫逐南星亦乞骸行逆黨諸人以三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

又以封疆受賄一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乃懸坐在部之贓逮戍代州至代僦居一小樓額之曰吉祥樓又埽除土室額之曰味蘖齋日夕開卷弄筆爲適遂卒戍所崇禎初追復原官卹典甚厚謚忠毅

嘗言君子責在救民不能救民筭不得帳

又言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又言食太飽則中觀酒太多則内熱是以君子惡夫快意也快意者鬼神之所忌也惟濟人利物爲可耳

又言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悦目吾有何憂求納當暑不若臨風之快重裘禦冬不若負日之和吾有何羨

又言處衰世之道宜以惡惡爲戒既是衰世自多惡人吾既不能挽回世運而徒惡其所不勝惡適足以取禍而無益且如使我有彰癉之權則宜自爲之若身居閭閻而以口舌爲惡尤爲無謂余久有此病宜痛戒之

陸光祖

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初爲濬令有盧生柟夙負才以得罪前令論死光祖立出之御史故難光祖曰若不知柟冨耶光祖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若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容謝歲祲臺使者以非時不爲奏光祖曰吾亦天子之宰且爲萬姓請命吾職也乃自爲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可

時嚴嵩素才光祖欲致之門下光祖謝而祠祭南曹予告數年起祠郎改銓曹光祖負人倫鑒而又

善容諏或謂銓曹重地寧斃斃若請爲光祖笑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局戶銓次天下士耶遷太常少卿尋削籍歸

神宗初起南太僕卿歷工部侍郎時張江陵居正在政府與光祖同年厚善引誼規諷甚悉會居正奪情光祖遺書開諭已謫官劉臺傳應禎等又遺書止之江陵不納然未有相傷及論改漕折事固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光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哉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黙不聞非夫也居正語塞有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光祖罷官

越四年居正殁以薦起南兵部侍郎未任改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謂居正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幼主綢繆國家其功亦安可泯裂惡其與出遷南工部尚書力請歸

越二年起南司寇入爲司寇改吏部尚書先是上嘗列光祖名于御屏下書清正二字其改吏部實出上意云一日旨下署名用侍郎張位趙志臯二人入内閣蓋以首輔等私薦故光祖以非故事力

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着爲令于是大失政柄意給事務徹力詆遂歸

先是孫丕揚爲御史時論光祖以專擅去旣辭之日邂逅丕揚長安道中前與丕揚揖曰某顚拙徹君言亦不能久于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爾丕揚退而愧悔不已及光祖掌銓所以推轂丕揚者靡不至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光祖者光祖知登雲才引爲知己爲南刑部時時鼎巡塩两淮淮商乘時鼎謫去訴于法司謂時鼎納賄壞塩

法光祖廉知其評力逐訴者以白時尚且多方噓薦之晚位冢宰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答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過桑榆不及今用之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故當時所黜陟咸愜輿論至稱爲中興吏部焉

孫鑨

鑨字文中餘姚人初爲兵部郎直言極諫中人側目移疾歸隆慶初起南文選進光禄卿時張江陵

以奪情杖戍諸言者鑨因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楼讀書嘯咏自如

後江陵卒召進大理卿刑部侍郎改吏部適陸莊簡光祖去而鑨補之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棿中吉譙讓鑨屹不動銓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汲汲以人才爲巳任時徵聘之典久廢鑨獨廌一二眞修篤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

時內閣張位疏請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

奏取自上裁鑨議覆以爲大臣敭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義尊儁爲是刑科給事中史孟麟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託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閣擅也位意沮

時當大計考功郎趙南星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及鑨之甥吕胤昌胤昌文選副郎也科道上疏拾三人稽勳員外虞淳熙清苦之士鑨所用爲

司屬者也楊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録功二人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俱留用于是刑科給事劉道隆上疏以爲被拾者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擅權結黨令回奏鑨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趙南星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鑨

上疏求去不允鐫以身夫無須多言傾權黨之[illegible]
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尚
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
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
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
可得尚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尚權則無往非尚矣
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柰之何其以爲戲凡
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房爲
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尚權結黨者往往有之

於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
尚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
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
尚權結黨之説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
又大罪也都察院合疏救考功吉切責市恩羣小
力攻趙南星及虞淳熙等皆削籍鐫遂稱病疏凡
十上賜傳歸卒謚清簡

陳有年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爲驗封郎時會成國公朱希
忠卒其弟希孝請贈王張江陵居正擬旨王之有
年固爭不可即移病歸或曰一事不得即去耶何
硜硜也有年曰不然郎官與宰輔揔百揆異或可
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
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予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
抵家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
羅嚴寺中
後江陵敗起稽勳司郎中累官吏部尚書有年節
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每視事即止

息于公署中貴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
情白否有年謝曰老誖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
令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自是片紙不及門
時趙南星爲吏部主事有年問曰僕不敏必多過
失幸教之南星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
有年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力起海公瑞何
公以尚人賢之
時顧憲成爲選郎與有年協力甄序引用禁錮諸
臣江東之等而給事中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

并由藩臬徵入太僕無何會推閣臣王家屏等七人奉旨切責竟內用陳于陛沈一貫而盡謫選司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年稱病歸疏十四上乃允
有年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諸故交詩歌相酬暮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從故址上而前敞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
萬曆朝有四名冢宰之稱蓋陸陳孫趙四公

也光明俊偉殊絶人物會萃一時故神宗經年不御朝講而各司効職天下晏如皆四公之力惟是綸扉無合拍之人立論紛紜皆未得盡展其用此世道之不幸也

孫丕揚

丕揚字叔孝富平人由行人擢爲御史隆慶中高拱再起當國未免嫉于嵩上疏糾之拱大怒擬旨切責丕揚已遷大理寺丞而言官承新鄭風旨摘鄉事多方羅織之奪官聽勘萬曆初拱以罪罷乃起故官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丕揚以拱故瀕死然拱所行諸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司語稱新鄭高老先生而不敢字也其虛平若此
後累官吏部尚書當大選外官患中人請託立爲掣籤之法一時相傳爲至公而或以爲非體遂目銓部爲籤部以譏之
明年當大察時東林浙人結黨相攻有不並立之勢及丕揚主察侍郎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給事中于汴御史湯兆京佐之圖于汴兆京皆正人也

弘綱有時望名爲公平而故浙人不能堅持御史金明時居官無善狀度且不免乃上疏攻圖及其子淑抃而譽丕揚及圖之弟保定巡撫王國以間之意在逃察圖等皆抗疏辯于是于汴兆京恚明時將亂察典投帖吏部以要爲挾丕揚遂聞于上然所謂要挾者不過前疏實未嘗誣丕揚也于是秦聚奎有拾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冤舉朝大譁弘綱欲從中兩解之而諸君子遂攻弘綱首鼠兩端非大臣體由是丕揚與弘綱相水火矣明時

辯疏上其詞再犯御名上摘之下部院議罪遂黜明時爲民聚奎亦落職而丕揚旰黜湯賓尹張嘉言徐大化劉國縉等皆與諸君子爲難時王紹徽喬應甲爲黨魁以歲例出爲藩司于是攻東林諸君子及秦人者益起爲難丕揚累疏乞歸不許明年掛冠徑去

吏部故事値選官之月選司具缺冊候選官名冊呈堂冢宰同兩少宰坐後堂將缺冊分其大小煩簡出陞堂候選官魚貫唱名過堂驗其年

力才具退復坐後堂同兩少宰照人塡冊寫榜次日早引各官詣勤政門上候司禮監捧印子用印子訖選官謝恩賜吏部堂上宴于松林吏科都給事與焉宣德中上宮中用糕撒賜遂以爲例毎宴必設糕夫銓者衡上星也但憑枯竹之籤是無星之衡也趙忠毅晩起冢宰復請照舊掣籤趙去而罷

鄭三俊

三俊貴池人由南禮曹歷陞光禄丞嚴核冗濫列欵上請時魏忠賢客氏用事因疏中有未有妖治不列于御語上使入閣中詰問閣臣委曲以觧未幾陞太常少卿轉僉都御史

時南北冢宰少宰員缺會推南戶部尚書李三才原任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而以侍郎余懋衡左副都御史曹于汴陪疏上黜用陪者閣臣葉向高請如部推懋衡于汴亦疏請改正不允盖四人皆賢者內欲借此俱逐之也三俊上疏言黜用而臣才品學術均是人倫冠冕臣恐此中别有機関故爲不

測不獨臣三才與從吾也而并使懋衡于汴不安其位是一舉而失四臣之用皤皤黃髮使之暗地摧折不可不防其漸夬不報三才先已推戶部尚書不肯赴任從吾閉門益深懋衡于汴皆堅卧辭去尋以糾逆璫官帶閒住

崇禎初起用南戶部尚書轉南冢宰繼而改北刑部尚書時先任尚書馮英遣戍以其年老有册在堂年九十有一懇爲求寬不報又累疏請告適有料豆錢局而案以其輕擬骫法下獄南應天府丞

徐石麒以入計在京上疏力救得釋戊寅言官屢疏奏薦仍以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允敦趣就道受事甄在任在籍之司屬糾條議把持之科臣救熊開元姜埰之處分又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舉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堪督撫舉高弘圖等補御史又大計不盡党開報廣詢密訪聊城倉酷知縣楊義等提問追擬遠邇肅然尋以司官吳昌時處臺省外轉違例裁忿不平而其人儇僻恣肆致千重典累及宜興故輔三傚移病歸

鄭玄嶽公忠直可媲趙忠毅但時事日非益難措手崇禎壬午冬余上疏請釋原任吏部尚書李日宣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掌道御史張忻三人之戍疏上以硃筆抹三行抹處上貼紅紙小條紙雖去而痕跡尚在蓋內閣意也旨云戍案久定沽名瀆擾吞聲荷戈世論共惜是為何語着從重議處公持之不覆功司請議罰俸公竟以免議覆疏久留中得允

溫純

純字景文三原人為給事中時上疏曰先臣王守仁有曰忠義降而為氣節氣節降而為客氣臣又曰渾厚降而為調停調停降而為因循客氣與因循合而天下始有不可為之事不可與之人矣今之以客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多也論人才則以愛憎為毀譽議政事則執己見而排衆論或陽為唯諾而陰肆誹謗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又其甚者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子而攻君子至于自處則任事者少避事者多持

兩可以為善處喜和同而陷孤直以此臨事掣肘而不可為以此與人睽隔而不相入此臣之所大慮也疏入穆宗褒答之

時高新鄭拱當國出為外藩告歸及起官太常卿復與張江陵居正相左告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關閩之學

後江陵卒起官晋大理寺卿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時稅使旁午所在為民害有司坐逮繫者甚衆純抗疏請罷礦稅不報乃約諸大臣伏闕泣請上

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上爲霽威
時妖書事起錢夢皐以執政意陥禮部侍郎郭正
域正域已以楚事去官而或謂沈歸德鯉匿之事
叵測純力白其誣且言楚宗無反狀守臣欲文致
之以爲王地爾
時當内計上命純與侍郎楊時喬偕主之純與時
喬皆力持不少徇沈四明一貫所欲庇者夢皐與
鍾兆斗爲最竟黜夢皐而遷兆斗于外疏入留中
者久之不下又以中旨留夢皐兆斗廷臣大駭爭

擊此二人二人亦訐純楚事以自解吏部郎賀燦
然獨言二人不當留而二人主計亦不稱疏入夢
皐兆斗皆罷純亦致仕歸

曹于汴

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爲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
防水利之要與盱眙馮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
學相礪由淮安推官入爲諫垣論奏皆天下大
計在史諫掌内計佐太宰孫富平丕揚澄汰仕路
一二小人嫉其黨羽相與磨牙爭之久之于汴與
丕揚相繼引去于汴退而東南西北之君子爲之
一空
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陞遷都察院僉都御
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魏璫之難作汴進而旋退崇
禎即位仍爲左都御史身在憲府雙藤倚户外百
僚肅然有頗太康之風村重寡言人或以衰眊目
之及而國有兵事戒嚴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搉
不移漏刻精壯少年皆斂手嘆服知汴爲有用之
學也未幾溫體仁爭枚卜閣訟大起汴據法守經

力爲糾正久之引年乞身而退而汴之生平遂與
黨論相終始
光是天啟中小人欲去于汴及馮恭定從吾適當
推少宰應楠從吾乃越次而用于汴蓋設械欲兩
基之于汴固讓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家居杜門汎
研理學小人卒無以傷之人稱其沉幾先務不俟
終日有古明哲風
嘗言一介不苟方是廉印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
私方是公參驗在發念之時　小心即大勇　神

氣常在凝定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聚炎羅以往或請其乘賤多糴曰途貴喫貴當時若云無賤便以炫清士人不之信叉費吸吸矣前輩老成可法

容人者樂寡欲者逸　生事不如省事一悔難容再悔　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墮

孫璋

璋號藍石渭南人萬曆丁丑成進士由行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俟告歸降爲桃源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靡廣儲蓄摧強撫弱

人賴以安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尋爲總憲風紀一新時會星變請修省謂皇上有惠綏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皇上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闒茸庸流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巨蠹冒𧶘積奸未盡革也苞苴之風雖少息而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漸省而尅剝以取媚者猶衆蠲租之詔屢下而以掊克爲能者豈無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而以擊搏爲事者豈無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干天和疏入報聞人皆以爲篤論

璋以時論不合告歸久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部尚書銜爲都御史未幾以老病乞歸不允而卒先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牖戶之未固法紀凌夷人心飛解陛下承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謀固結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愼行盛以弘鍾

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鄭鄤科臣侯震暘臺臣江東讜寺臣蕭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未乘寵謫英姿而或甃落林泉或藏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能任股肱襄建之責效拾遺補鉠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聵以爲陛下收拾人心者允須陛下寡欲以保元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上雖不報而人傳頌以爲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

陳于廷

于廷字孟諤宜興人由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尚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逐于廷代視事內閣魏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于廷面拒之而薦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既罷即騎一驢去同楊公漣左公光斗出國門嘆曰于廷幸不猝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

崇禎初更政聚遺老拜于廷南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南察與南吏部尚書鄭三俊汰閹黨幾盡又考劾諸御史南京之有考劾自于廷始又三年召入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上疏自矢以整飭風紀爲己任其言曰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才三者而已天下中才爲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爲賢者守令約佐貳司道約守令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守法如農之有畔則天下治矣上嘉納之

時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倬獄以武闈下余文縉延如蛟獄于廷疏救之上謂于廷庇屬吏罔內閣延儒亦惡之遂削籍歸于廷歎曰老臣今有以報明主矣嚮當魏璫時爲天下守道道喪身與俱喪今當明時爲天下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焉

李邦華

邦華字孟闇吉水人由涇縣知縣擢山東道御史即上邪正久淆之疏指斥執政及依附諸流侃侃論列直聲大震後累官兵部右侍郎時楊漣疏璫二十四罪中及魏廣微廣微思逐之御史李蕃疏

劾廣微指邦華乃乞養許之逾月復因言者罷官明年閹黨倪文煥復疏詆之遂削奪

崇禎初起工部左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晉尚書時京營法壞勳臣子弟與中官相倚爲蒙蔽陳京營三大弊曰殘營曰耗餉曰空伍疏陳淸汰勳臣中貴詐冒繁興以中旨罷官尋起南兵部尚書條議守禦之策井井實畫留都重地賴之以安以父喪歸服闋起南右都御史尋改左都御史整飭憲綱風采凜然時流賊破潼關躪山右都城戒嚴上

召對数爲泣下邦華密奏請東宮撫軍南京謂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欽简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尚勅責爲輔弼凡軍國大政啓沃謀断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社陵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疏上不報又密請二王分封其略曰臣見定永二王唇質駿發剪桐之舉即在國家承平之日已當次茀行之矧時艱若兹寧容姑徐東南太平寧國寺郡未經兵火皆可以爲建藩服皇上断之于

心二王並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老成大臣爲之輔翼此殆目前急務也上覽奏頷之示首輔陳演曰憲臣言是演泄其議上罷之而邦華疏亦寢不行継而京城陷死之

劉宗周

宗周字念臺山陰人爲儀制司主事時忠賢初用外廷未有言者宗周首發其奸状其後窃柄亂政皆如宗周言陞光禄寺丞累陞太僕少卿以病辭歸後即家起陞左通政未赴而吏部尚書趙南星等被逐朝事有變宗周疏辭言人臣進以禮退以義世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于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矣臣方愧以前日之退成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将敗壞世道臣一人爲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亦何面目見天下士乎有肯削職爲民

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時撫督諸臣多坐罪下

獄宗周獨抗章言之陞工部侍郎屢進昌言會太僕寺馬價告匱温體仁等請捐助極言其非忤旨引病歸行次天津又上疏論體仁罪状以爲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陛下亦有所不覺矣但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

爲一二寺人下而毋當緩急必倚以大任此在前
日已成覆轍乃者三協有遣逓津臨徳又有遣盗
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
總督無權將置撫按監司于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
于中官也于彊事必無幸矣上怒削職爲民
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陞左都御史上
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
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會行人司副
熊開元禮科給事中姜埰劾首輔周延儒下詔獄

上御中左門召對宗周極力申救忤旨革職金光
辰救宗周亦被降處
劉金二公去國時承澤曾有疏云今年之夏宗
周復召來京臣適奉差在外見其經過之處人
爭瞻其丰采聆其語言莫不轉相傳告稱羨蓋
宗周四朝名碩一介孤清身必擬之古人行必
準之理道其言似迂其氣似戇而其學實本于
無欺至僉憲光宸氷蘖爲心薑桂成性正色立
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

一時墨吏望風解綬今俱以語言同時獲罪在
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
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疏入奪俸三月
湯兆京
兆京字伯閎宜興人以豐城令拜御史神宗將殺
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兆京臨決兆京爭曰學程不
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四明一貫傾其同
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兆京獨以
其事坐皦生光獄得解

時京察朝官立一宣城名目推擁湯賓尹遥制察
典欲盡斥諸清流俗目兆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
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兆京叩首曰今
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兆
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閎人指示之賓尹
悚然既瞪而嘆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
動今果爲所中矣未幾兆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
冠歸
時行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士紳見者皆膜

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逵觀所撰水入宮謂之法
水兆京惡之捕而扁加笞繫獄以死世稱之爲真
御史

時湯宣城賓尹韓歸安敬鄒武進之麟號招同
志自爲宣城一黨遙與四明黨合拍以抵梧諸
君子賴湯公大計一揭而其黨遂解湯公有造
于諸君子大矣

陝嗣宗

嗣宗于崇禎初爲南道御史其時政治雖新而上

恃聰明喜苛察臣工救過不遑乃上三不可及五
不自知疏其略謂皇上天亶聰明時親講幄按閱
章疏批荅如流生知而濟以敏學其不可及一也皇
上少年天子聲色若浼貨利不問清心而先以寡
慾其不可及二也皇上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澣衣
菲食停織省造惜費而敷以惜福其不可及三也親
覧章疏頻行傾聞止閒相臣有屢改擬以從上者
矣未聞皇上曾一霽威以從下者臣恐其漸近于
予聖而不自知也諸臣中間有簠簋不飭者矣而清

白自矢者多亦有頑鈍不耻者矣而舉錯見奇若
不乏个陛下一槩疑之漸生厭薄臣恐其涉于猜
疑而不自知也皇上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唯恐
不速長跪逾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
罰臣恐其日涉于尊嚴而不自知也皇上于諸臣
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
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臣恐其漸流于苛察而
不自知也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不患不明察
患有乘明察而微言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刷患

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
患不懲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
者是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中于精英者難解臣
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疏入上責其沽名嗣
宗即告病不復出

時有山西人李化龍考選吏部擬御史上改爲給
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譾劣僅擬御史
已爲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臣而特改爲科恩
則厚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

上怒甚降謫尋以假去不復出

益智録卷之十八終

益智録卷之十九

退谷孫承澤輯

明

葉向高

高字進卿福清人由庶常累陞南禮部右侍郎時李公廷機郭公正域俱在南相得甚懽正域入爲宗伯妖書事起沈四明一貫欲殺正域向高貽書一貫以風波荊棘爲言一貫憾之淹南中十二年然從此聲望日重矣

向高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朱文懿賡居首揆尋沒于位向高遂獨相時上下之情意懸隔羣寮之議論橫分凡所挽迴調劑備極苦心而揮霍之才又足以副之其疏有曰時政之壅也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覺人以爲篤論

時有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事撼及宮闈向高聞具揭付內臣曰上問方進上果震怒曰此大事閣中何以無言璫應聲以揭上大約謂小人奸計

嘗靜以處之毋爲所動上覽之緘疏不問
向高嘗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爲戒并以積礦稅
與福王爲言人不及知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
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
曰此正見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
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趣此寵
眷時亟宜啓行若時移勢改積年口語可畏一行
永釋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貴妃聞之心
動

會太后葬事畢向高堅請省墓疏數上始允又令
少猶無速行乃上疏特薦鄒元標等有旨報答張
差事起上嘆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
熹宗初立首敕趣向高入閣未幾魏璫用事向高
意欲牢籠勿令肆毒以俟事機可乘會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上向高隨上一揭奉嚴旨罷去向高既
罷而璫之毒惡潰裂而不可收拾矣嘗嘆曰昔年
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即允今
日與内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

場雖勝必不繼後難措手矣

朱國禎

國禎字文寧秀水人以庶吉士授簡討博學能文
詳于史事而尤于國家典故無不悉其源委時稱
爲通儒累官大學士與首相葉向高相得甚懽時
魏璫肆其向高彌縫調劑其間以緩其毒國禎與
有力焉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國禎即造向高語
曰大類韓忠定攻劉瑾一案恐事不測柰何時東
林之賢者日懇向高上疏有至詬厲者向高不能

平國禎曰容之向高具揭奉嚴旨遂乞歸璫黨因
嗾御史李蕃疏劾國禎國禎曰時事至此愈難措
手矣累疏致仕歸所著有史概及涌幢小品

孫慎行

慎行字聞斯武進人爲編修時妖書事起閣臣沈
一貫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言是何可深究
亦整存國體乎人已知慎行非囁嚅營一官者矣
請告歸歸輒鍵户著書聲影俱寂一襪不入門一
字不投公府司道郡邑十請不一見即見請地方

事謝不知嘗言我輩卿大夫所聞多淺澗膺受不
若公府之明察爲覈作居里記以見志
後召爲禮部尚書愼行入朝乃首論紅丸事先是
光宗大漸有鴻臚中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
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
亦引疾去愼行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
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書爲弑君然則
從哲宜何從焉速劒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
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晏然傲然含糊支

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田籍調理是可恐也縱無
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辭弑君之名益難免
弑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宗擬廟諡恭
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番簾之
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語加峻
切後愼行以紅丸一案戊寅夏極邊崇禎初召以
原官協理詹事府高卧不赴會詔擇在籍堪任閣
員者廷推及愼行乃以原官膺特召愼行宿疴頗劇
扶曳應命至滕縣病益篤抵都門猶齋肅冀入覲

草二疏皆未上欷歔泣下曰吾生平出處甚明死
亦何憾但人生有隱痛事最自難忍遂卒
光宗之病緣鄭貴妃之進美女八人也其崩也
緣崔文昇之進泄藥也文昇實貴妃宮中内侍
蓋積平日之謀而發之于女戎也李可灼以紅
丸行醫于都中貪緣近侍得入禮尚書孫如游
而奏不可用方内閣從哲上疏候安亦言用藥
宜愼逮光宗崩攻從哲者爲紅丸乃其所進實
非也故韓蒲州爌出揭辯之惟是以一月之君

遽爾升遐臣工共痛可灼以淫穢之藥輕試于
至尊罪實可道從哲乃僅擬以罰俸田籍暗昧
甚矣亦何辭于孫文介之正論哉

王紀

紀字惟理芮城人以池州府司理入爲禮部主事
由員外轉正郎時國本未建菀枯形成中外多所
趨避紀獨守正振典禮凡宮府儀制遠嫌疑別長
幼動有深意諸羽翼東朝者群倚重焉擢光祿少
卿累至刑部尚書

時光宗晏駕而紅丸事起紀謂罹人之蠱惑文法
之凉劑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即昔
之蝎譖者也舊輔方從指獨秉國成慣結與援更
在沈一貫上議出人爲諫然
時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紀心憂其事刑部
郎徐大化惡熊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攻給事中周
公朝瑞惠公世揚二人皆負讜直聲紀因上疏言
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世揚射高墉
之隼天下目爲殿上虎紀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

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
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瓜蔓辭已賦
同文館禍將興此今之蔡京紀何不明目張胆出
袖中彈文相擊直與正骨浩氣之朝瑞世揚日尋
干戈不已耶疏上客氏聞之怒甚披髮提廚哭愬
上前逆璫亦謂不大創無以懲後適佟卜年劉一
燝下獄紀不肯附和殺人遂内批削紀籍歸紀與
夫人騎二驢襆被蕭然以去朝論大譁大學士葉
公向高疏留不報修撰文公震孟上疏白紀謂紀

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入謂榮于蟒
玉遂并斥獲罪崇禎初復原官贈少保謚莊毅

周嘉謨

嘉謨字明卿天長人累官吏部尚書值神宗賓天
光宗即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諭其姪鄭養
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
嘉謨偕大學士劉一燝韓爌率給事楊漣御史左
光斗等入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宗方冲幼羣
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

簾稱制嘉謨首建議請上御文華殿朝以定危疑
已而駕至殿門諸臣嵩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
猶踞乾清宮不出嘉謨倡九卿科道疏請大略
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曰不無形骸之隔殿下年
齒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羅目前爲一防護
稍疎所關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
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
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闈之
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不移出居

娍鑾宮亡何逆璫用事尋借移宮爲題遂削其
籍
熹宗初元事莫大于正帝位與移宮周景陵持
之極正而出之于和平若楊公漣未免微用意
氣矣

劉一燝

一燝字貞白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累
官大學士光宗御極一月而崩與諸大臣受遺詔
輔皇太子熹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光宗之崩中外

藉藉以用藥不當首輔方從哲免燝爲首輔與韓
爌同心輔政引用廢籍諸臣有宿望者鄒元標馮
從吾趙南星鍾羽正等皆起爲顯官裴正盈朝中
外相慶適中涓有爭移宮進藥兩案語多紛呶一
日諸部寺以移宮議上一燝擬旨詔賈繼春張愼
言高弘圖而切責王大年王志道等以申揚漣之
說繼春坐罷其黨皆側目一燝爲時司禮王安光
宗青宮舊侍也保護熹宗熹宗憚其嚴小豎魏忠賢
誘爲佚遊心眠之由是浸用事給事霍維華覘上
意惡安疏侵之忠賢遂矯旨逐安殺之因外結言
官無行者欲悉去諸正人吏樹其黨一燝因與吏
部尚書周嘉謨謀以歲例出維華爲副使而維華
之黨給事孫傑等復抗章糾一燝嘉謨遂罷官去
一燝臨行上言曰臣今行矣思陛下念天地祖宗
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凡愼起居節遊晏夙興
夜寐修政勤民至于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
心經史表睿姿而彰神度此臣一念微忠想在事
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兩朝之大故係萬世

之公是者痛思禹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
陛下知之今見在廷臣猶有英國公張惟賢吏部
尚書張問達等可覈而問也事定之後喙口悠悠
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諛訛去矣禁闥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
言但願陛下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
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初翼戴者誰人調拱者誰
力至扶掖乘輿力叩要挾當時見以爲功非今日
之搆以爲罪者予功之者其苦其保護之心罪之

者亦議其好名不好學之過乃求其戀惡取惜爾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李輔國吳朝恭法戒照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滌心澄志共扶聖明毋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也至于外廷臣子戴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之爲陰詭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爲尤臣之所未解也臣去國之人何必深言及此第所係一身進退小而係宗社安危大若徒以茹荼吞炭之苦心而付之長嘆于臣歸

隱之計得矣如國是何既歸風波震撼賴葉福清韓蒲州力挽催奪職崇禎初復其官遣使存問

楊忠烈移宮事忠貫天日獨其二十四罪之疏余不能無惜焉夫事尚有濟何必二十四款且中列宮闈密勿之事外廷何以得知況擊君側之奸必內有可乘之機外有合拍之助始可奸去而國不傷當日疏上福清不勝徬徨是無成謀也但催福清以疏繼之此可以一疏爭乎自此內外之水火大開緹騎詔獄之禍始起義子乾孫之擁戴益固建祠邀功之頌羨益褻慶徐大化于幕內以崗票擬居三李之徒于言路以事驅除吏收中外兵柄與漕儲於其私人而忠賢之逆形已成矣使熹宗少緩一二年之崩而恭聖之事立見孰非廿四罪之疏激之而諸君羣起促之哉吾讀易而見其爲君子謀者于剛決柔必曰孚號用厲于射隼高墉必曰藏器待時而所戒者曰用壯其意深矣吾不能不爲諸君子惜也

當時魏廣微依附逆璫尚避形跡既以太廟陪祀後至羣起攻之比之爲抗命之咎甚且云無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遂顯然聯宗而魏之虐燄日熾矣

崔景榮

景榮字自強長垣人天啓中由大司馬起太宰時權璫魏忠賢用事先設一居停待之景榮曰吾不挈家來何用居停遂入寓火房一日朝罷璫傳內閣約六卿議事景榮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

竟出璫曰內閣曰彼豈謂吏部無奬耶

時逆璫欲鍛楊公漣左公光斗獄景荣再三申救不報景荣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死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璫風旨論長荣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璫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讌也巡方受指欲搆

景荣無所得乃已

人臣不幸而當權奸擅柄之時惟有守正自持奉身早退爲八字寶符舍是無善道矣

林釬

釬莆田人萬曆中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學彊骨不事媕阿取重儕類天啓初陞北祭酒時魏璫竊柄逆焰滔天尸祝生祠騷動天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忠賢祠于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于國學射圃卜地建祠釬于是夜挂冠于國學櫺星門不辭竟去歸而結廬海濱讀書其中龍烟寒楚人莫得而踪跡也崇禎初即家起拜大學士釬勁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揆致政而去天下惜之

姜逢元

逢元山陰人由庶常授中允充講官適當纂三朝要典逢元與焉同事集議朝房諸人方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與纂者競以爲投身之贄逢元慨然興嘆衆叩之云吾指與公等殊朝廷以愛惜人才

爲本楊左已死不必復事深入衆相視錯愕翌日矯旨削籍南歸處之怡如也先是在講筵正色侃侃講尚書汝無面從章云後言非背後非議君父乃恨己之誠信不通心口相須必欲開悟乃已是謂後言又講帝德罔愆章內云風雨露雷天未嘗偏廢畢竟一歲中迅雷烈風之日少和風甘雨之日多慶賞刑威聖帝亦未嘗偏廢畢竟聖心中慈祥愷悌之意多殘忍刻薄之意少時趙總憲南星講筵侍班聞而贊之曰此真講官也逆魏誅起禮部

尚書在部正當崇禎初政大典一時率舉而迸元
折衷今昔不脛不觸人稱之

程紹

紹字公業掖縣人由汝寧府推官擢入諫垣以別
白賢奸澄清世道爲己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
私人人爲側目山西礦使劾知縣韓薰紹特申理
遂除名爲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上意也紹歸
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馨膳潔食者二十餘年
光宗初即家起太常寺少卿累遷都察院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時有玉璽出臨漳適當忠賢虐燄方
熾之時恐其借口于符命也乃貯璽于庫僅以表
報聞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
內道路喧譁流聞禁闥既不應瘞地下又不敢
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
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薦
之皇上且充磔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
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乘寶偏伯
猶知尊賢寶善照曜史冊況于全盛之朝明聖之
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
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
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文綱不起之臺諫思皇
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
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疏入忠賢
見疏大怒使人取璽以進羣臣進賀頌功紹遂移
疾歸崇禎初即家起爲工部右侍郎未幾以年至
乞休四疏始得請

呂維騏

維騏字介孺新安人以兗州司理擢爲吏部郎適
值光宗崩鄭貴妃與李選侍相結爲患維騏挺身
隨諸大臣上諫請熹宗出朝御極又立請移宮上
疏侃侃其中尤歸重於嚴選內侍宜用老成忠
謹數人各以姓名進之內外俾曉然共知以重厥
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人服其有先見
未幾請告歸

維騏歸山居數年究心伊雒性命之學作石隱傳
矢不出仕適天中建逆祠發募籌勸令鄉紳助工

維騏曰如此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閒而衈之因
嗾御史詆維騏講學矯旨考察吏部意在維騏也
將中以危法會熹宗崩中寢
崇禎初起尚寶卿改太常少尋遷正卿維騏作感
遇詩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又上敬陳堯舜之道及
保泰防微八事二疏上嘉納之會南庾任重乃陞
南戶部侍郎督倉場疏請建建文忠臣卓敬祠以
敬曾爲戶部侍郎也
時上内遣監視四出維騏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
益智錄卷十九　六
其是時乎因上疏切陳自古中貴典兵之禍不報
未幾晉南大司馬恭贊機務時賊自河南來陷潁
州又走鳳陽犯陵寢維祺遂上疏自劾免官回籍
與同邑邢紹德等建書院講學註孝經具疏上之
上褒公家居十四年賊破雒陽維祺正衣冠自經
而死

董其昌

其昌字玄宰華亭人由庶常授編修與陶望齡袁宗
道結社招提流連詩酒不合時宜時貴擯目出爲湖
廣提學副使卒以大計罷歸高臥林下者十八年
矣天啓間起用累官南掌院學士尋拜南北大宗
伯逆閹用事同鄉顧秉謙在政地與閹比重其昌
意推轂之竟引年請告歸
時逆閹祠徧天下皆樹鴻碑頌功德而製錦屏繡
帳祝九千歲或爲其逆侄逆孫賀封拜書制詞者
徧徵名筆其昌以書負大名獨無一字點染歸而
逍遙林下與詞人墨客評書畫談禪悅飄然世外
三吳士夫高者罹黨禍卑者舐穜昂班先生于管
益智錄卷十九　七
幼安之儔其無愧與

米萬鍾

萬鍾字仲昭宛平人萬曆乙未進士由邑令陞計
曹萬鍾能書有南董北米之稱逆璫忠賢嘗使人
索萬鍾書不應璫之私人謂萬鍾曰即少曲卻上
卿開府可得也萬鍾笑曰乃公即欲富貴少年時
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
三十年共羨爲老獻笑者乎璫黨雖不說而未有
以中也會觀察江西道經京陵時有中貴守備于

斯者方爲璫搆祠祝尸使人持幣求數言以須羨
之萬鍾又不應竟去中貴恚甚以間璫乃嗾御史
倪文煥糾萬鍾爲黨人魁革職萬鍾不敢居京師
南北靡定浮沉江湖間崇禎元年起原官又三年
陞太僕寺卿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
石先生築古雲山房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其
中終日不倦又所蔵小石閔人爲作米氏奇石記
載大江文集中又爲園海淀與李戚畹園隣戚畹
園極其宏侈米園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

先是遊房山得奇石其體甚偉募人輦至良鄉力
不能繼休于道左乃爲書致石以促之甫東薛岡
又爲石作書以復其詞甚美前輩之風流如此

陳繼儒

繼儒字仲醇華亭人與緱山王衡爲總角交萬曆
戊子衡中順天鄉試第一疑有關節被糾恭其父
王文肅錫爵請旨覆試繼儒聞而嘆曰緱山才華
如許而猶絓世議舉業場中公道安在耶遂以毋
老有病告衣巾隱居奉毋定省之暇肆志讀書百
家子史以及術技稗官靡不窮究書院中偶有所
得輒泚筆書之久則盈篋名曰正秘笈廣秘笈人
爭傳洽毋死後築室佘山讀書名曰益重四方徵
文者户屨常滿冠蓋之士杯酒論文殆無虛日風
雨無事輒上楼去梯有書郵至以竹筐籃傳上爲
姚孟長先生著風木堂記自書于石尤爲人所傳
誦當權璫扇虐時緹騎接踵于姑蘇而繼儒高卧
晏然且織造內監建祠有忌繼儒者令撰祠記多
方設法以免而禍亦不及崇禎初屢奉詔徵用皆

以疾辭年八十餘卒亨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
幾近之

陳恩

陳恩字元樸淮陵人與楊忠烈漣爲生死交萬曆
巳酉登鄉書徒步緼袍杜迹公門並以理學風節
爲巳任獨性耿介不合時宜而一時人望靡不披
襟結納擔簦㒷會所至例屣如文文起姚孟長高
忠憲輩皆以道義聲氣歆若平生恩尤明悉世務
嘗勸忠烈默護元氣勿爲禍始忠烈告歸時朝賢

鄒脩相傳雖午夜㕣垣必共商確後忠烈首疏璫二十四罪愚聞喟然嘆息謂其賈禍行且盡殺諸賢及赴逮知其不還獨騎送千里泣別曰愚此行生則劉松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徒以老母在未敢從君易水耳比忠烈死詔獄籍家産十不得一愚爲經紀後事走漢滇適吳越倡創措貸者踰年且爲藏其幼子于廬山會逆璫敗事得白戊辰卒學者私謚孝介先生督學高公世泰祀入鄉賢祠

吳志遠

志遠字子往無錫人萬曆戊子舉人工文章下語妙天下然不甚屑爲唯好性命之學與高攀龍歸子慕各結茅鄉曲往來論學高曰水居歸曰陶菴志遠曰荻秋會講無虛日三十年孝廉未嘗一謁郡邑就教烏程擢翰林孔目遷吏部司務缺周順昌任銓司亟欲陞補志遠力辭遂改禮部司務時毘陵孫愼行爲宗伯從東林會上習知其品欲補本部主政而高攀龍魏大中諸同志皆在朝志遠力辭改南因轉南兵部跨驢出春明門尋桃葉渡

喧就寂欣欣自得也居無何璫禍作高魏諸君子無一免者志遠獨以冷曹獲免羅織然每撫心嘆曰吾不如皇甫規自附黨人忍壞綬此時乎遂投劾歸邁菴先生先幾以避禍患勇退以謝知己此其出處之正即古人亦不易及乃講學之力也

歸子慕

子慕字季思　人萬曆舉于鄉一試南宮不再至長安搆陶庵于江村其室如蝸殼壺羊簞不完簷溜之外因朴㪚爲圃布衣蔬食與高忠憲講學

風雨不輟毎過從靜默端坐終日疑然疑義相商𢟪然相語有吟風弄月之思他人莫之知也

于孔兼

孔兼字中甫金壇人由司理授禮部主事以出疏救趙南星語侵内閣落職調吉安州投牒歸與東林講席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眞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于群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尊官厚祿時早能回頭纔見知幾能于主少國疑時看得

命輕纔見節既能于淡泊冷寂時毫無歆想纔見志趣能于風波震撼時了不驚恐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禍人高其義自辭官歸營梵川與其弟潤甫營雲林皆擅水木園地之勝巾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疾卒

薛敷教

敷教武進人爲國子監助教適當大計考功郎趙

南星盡黜當路私人相臣惡之借給事劉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古論大譁敷教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頊名成張納陛各具疏力爭俱奪官至是敷教得補光州學正未幾歸省不復出時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敷教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脚根站定眼界放出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

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作真正銘以自勗勗人

安希范

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初授禮部主事將毋乞南得驗封司會高攀龍以言事黨譴希范出疏救之語甚切直疏入削籍爲民希范居家論學東林風格清越人擬之爲陳仲弓郭林宗所居膠山喬木數百章碧流汗頃避世其中者三十年

莫廷韓

廷韓字中江生平敝車緼袍自貴陽學政謝事家居十六年未嘗居間一事後有薦之時相者時相曰此老拘曲無實用譬諸僞古彝鼎徒飾耳目不能享忠亨遂置不用然廷韓于名位泊如也嘗誦唐人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詠竟以高壽終

郝九思

九思號智菴霸州人文霸之間皆大瑺弟侄所居縱肆爲害智菴惇學不樂仕進閉門教訓子孫中

堂懸一軸大書學吃虧三字里人化之稱之曰學吃虧先生其後人科第纍纍所謂吃虧處不吃虧人以為天道不爽也

益智録卷之十九終

益智録卷之二十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錢一本

一本字國瑞武進人以廬陵令授御史其生平立朝大節為世傳誦者無如國本一疏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一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一本官為編氓

一本自蒙譴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

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神宗末年講詠競起群鋒衆簇攢集于東林一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于行藏誹譽之関廓如也讀書所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黽黽類也取其黽勉古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脉以溯其流而堤其泛濫則有源滙編曉顧宗國獨事痴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宗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于易自田何而下古所不披斷而澄心冥契所得于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象抄等書

嘗言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及

又言面孔上常要有血

顧憲成

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以進士授户曹調吏部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以辛自修政左都御史海瑞陞南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會御史房寰有疏詆瑞憲成弟允成觀政

吏部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糾之削籍又工部尚書何起鳴以失総憲糾辛自修憲成亦上疏別其是非邪正謫桂陽州判官辛郊司理泉州擢考功主事壬辰計羣吏爲天下第一銓司出而再入前此未有也

時有三王並封之詔上疏極諫又以書責王太倉錫爵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内計秉公諸要人恚之奉旨罷黜憲成疏爭之不報掌選事部闕大宰錫爵欲屬之宗伯羅萬化持之不推及會推内閣錫爵仍欲屬之萬化而憲成又不應乃以中旨與萬化及沈一貫竟削憲成籍歸

憲成歸因與同郡高忠憲攀龍復東林書院會吳越士講學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愼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時管志道宗無善無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憲成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故取

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于告子易辯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于佛氏易辯四字于王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寔教也

後詔起光禄寺少卿憲成曰仕宦宜退毋進吾衰矣辭不赴會時論多求李司徒三才爲書致部閣白其事于是朝論紛紜海宇震動憲成夷然不顧東司徒曰亦全在烈焰借火之力得真色見于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于世諸賢誠有功于

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

高攀龍

攀龍字存之無錫人爲諸生時即嗜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後成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南星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薛文清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授行人奉使金陵謁鄒南皐元標勉以鼓上工夫往毘陵謁錢啓新一本往姑蘇謁王少湖敬臣毎對諸子曰錢先生謂是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兼善天下爲能爲有無須足立得大

節居卿勿爲卿愿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

奉使還抵京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閣之坦然顧涇陽憲成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

攀龍謫揭陽典史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語攀龍曰君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之

熹宗初召拜光祿寺丞累陞太僕卿會京師建首善書院盖鄒南皐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葉福清向高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題疏顯詆大約以東林爲詞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攀龍亦疏辯謂講學何罪須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官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

天啓初起補左都御史疏糾大貪御史崔呈秀呈秀遂父事忠賢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呈秀曰此皆東林黨也忠賢逆人曰東林殺我東林殺

我于是逮繫者接踵攀龍此時已歸知不免預作遺表及別友人書乘夜投入家後池中迫緹騎至而攀龍已死矣崇禎初賜卹典其原謚曰忠憲

忠憲之學自言主于打乎勢至晩年而益精其所著書尚未廣傳公有孫世泰紹學楚中以正學教諸生獎拔名士楚風爲之一變差竣不復出盡發忠憲之書表章行世學者宗之不啻如洛閩姚江之學亦爲之一變世泰人稱爲彙旃先生不愧于忠憲云

葉茂才

茂才字參之無錫人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求南改南工部尋改吏部郎請告歸會講東林以道學相規切爲鄉邦典型後起累歴太僕少卿時沈一貫斥言事諸臣茂才上疏言一貫毒害楚宗妖書煽惑揭留計處私人錢夢皐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欲坐諸言官以奸人捏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輩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議貽禍無窮不報其黨遂攢集攻茂才請告歸

益智錄卷二十　六

天啟初累起不赴復起少司空甫蒞任見璫燄方熾時事日非即告歸及黨禍起經紀高忠憲後事不遺餘力

姚希孟

孟長先生名希孟吳郡人與文文肅震孟爲中表兄弟年十六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即名動海內會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先生與文肅聞風悅之頡頏其間以爲青松翠栢在是矣家故赤貧然矢不以私干當事諸國士遇先生者或諷緩頰資膏火必正色謝却獨孜孜以激濁揚清爲已任

先生在翰苑時值光宗在位一月而崩內醫崔文昇侍疾無狀楊忠烈璉將抗疏請按治夜商于先生先生亟口稱善且此社稷第一事忠烈意遂決其後忠烈以移宮中忌者蜚語移疾去出都握先生手曰吾兩人禍福共之吾他日不免亦必不令子獨免也

先生以熊江夏廷弼曾督學吳中心直其人熊既以盛氣好訐爲朝貴所疾爭左袒撫臣王化貞以

益智錄卷二十　七

撓之及僨事乃與化貞並逮先生扼腕不平熊赴司敗前一夕先生出郊唁之慷慨相勞苦自慈慧寺送至天仙菴躬率僕從爲翼蔽愔愔斗室中漏下四十刻乃別邏卒林立先生不顧也見璫勢日熾嘆曰禍將作矣遂奉母歸

崇禎初先生以太子贊善徵未幾逆案甫定溫烏程體仁以爭爰立朝端水火復開乃借庚午試事逐先生于南而歿

崇禎庚午京闈余與任道續同出師門每見即

以遠大相期次年成進士師力言之政府當以
綫北廒常一席以待之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
余忿然弗屑也及六年外吏入計舉天下循卓
第一賜宴闕前痛師不及見矣

文震孟

震孟字文起長洲人爲諸生時侃侃有大志與姚
孟長先生文章道德相砥礪時同講學東林書院
人以公輔之器重之登天啓壬戌首甲時要人交
結中涓興黨議逐名賢震孟欲昌言以遏邪謀乃

借朝講發端上疏請講學勤政語甚切直逆璫怒
之擬杖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申救免歸
崇禎初特起爲侍讀尋進左中允進左諭德掌司
經局充日講官凡進講反復開陳必與時事相關
切一日特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
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上傾聽罷講即傳旨
釋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于獄時見命將出
師功罪未審則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
足畏則戰雖勝以示將權當一見羣小合謀欲借
逸才以翻逆案則于子語魯太師樂章勸剖斷是
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猶之一小人
進而衆君子皆廢也因言吏部尚書王永光所用
逆案中人呂純如條段名賢可畏又見王永光以
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
則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
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上深嘉歎
曰經筵講官惟文先生無愧
震孟嘗奉命校光宗實録副本疏言今皇史宬所

藏實録乃逆璫所重脩其間删立挺擊紅丸三事
皆祖要典邪説伏勅史館改正上以公論久定不
必復改事遂寢
乙亥上召諸臣試票擬震孟以註籍未與時溫體
仁揭薦蔡奕琛張元佐等上不用特召震孟入閣
體仁忌之會科臣許譽卿當内陞謝宗宰昇糾其
越次營升譽卿曰臣常屡忝體仁家臣特借此以
報睚主耳體仁于是票擬革職震孟託同官何吾
騶代爲辭之體仁擠斥震孟與吾騶吾騶致仕震

孟冠帶閑住俱去震孟在閣僅三月耳人惜之崇
禎丙子震孟卒追復其官謚文肅

錢士升

士升字抑之嘉善人在翰苑時適值逆黨魏忠賢坐趙
冢宰南星以贓追比甚急士升致真定知府蔡官
治書始得減額竣事人高其義

崇禎初由南禮部侍郎入閣見時尚操切刻薄朝
野之氣象颯然因作四箴以獻一曰寛以御衆一
曰簡以御下一曰虚以宅心一曰平以出政上覽

之稱其有裨治理

時有淮安武生陳啟新者以山陽蠹吏冒籍武闈
嘗爲敝監曹化淳幕客欲貿緣一弁官叩閽陳時
事上遽授給事中于是四方遊棍章滿公車有李
璡者亦踵而上言意尤横悪章下士升票擬遂擬
下刑部提問上令改票遂改姑不究嘆曰此亂本
也職在代言當以去就爭之即草一疏欲上適上
召陝撫孫傳庭入對燰閣至午始出溫體仁爲首
輔問曰公有疏參李璡即出疏示之曰此似可已
士升言此事關係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體仁
復指疏中秦皇漢武二語爲大題士升曰血心已
發不可復遏得罪譴戍亦所甘心遂上之上責其
沽名遂自劾回籍

時御史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以嘉善發端而并及
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詞色俱厲爾選應對無
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如捐助一事
也是苟且侃侃数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嘆服上命錦衣衛繫
之朝房候旨翌日著都察院議處院議罰俸以議
語渉褒遂并處主稿御史張三謨竟改議爲民

何如寵

何公諱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與兄方伯同成進士
公以疾未廷對方伯亦輟試同歸兄弟里居布衣
徒行不知爲新貴也公以庶常授編修累陞右庶
子性好恬退入官後大半家居已未在籍升祭酒
陞以養親辭歸閉戶讀書三年不踰門外

天啓辛酉起禮部侍郎辭不赴甲子以原官召充
日講官時逆璫用事以公與左公光斗同里部推
禮部左侍郎璫嗾推者公拂衣行出都裝僅兩簏
以土壓船不爲識林石中途忽有人自旁舟出自
言我奉密遣偵公者公一路絕交遊却尺牘趺坐
如老禪我何忍昧心害公公從此逝矣言畢飛棹
而去公抵家益事恬退僻處高嶂口不談時事
崇禎戊辰起吏部侍郎晉禮部尚書脩明禮樂申
飭學政制度犁然更新時上厲精圖治每召

對閣臣即召禮臣與俱閣臣所陳奏常問曰禮卿
云何始決進止已而意相之矣會當卜相上語閣
臣曰無如禮臣特旨召入閣時劉長山鴻訓初入
閣有糾戶部侍郎徐紹吉楊御史維垣袁御史弘
勳等者俱票旨罷斥御史史𡚁高捷不忿起而合
糾鴻訓又俱罷斥忌者遂借中書田佳璧改勑事
訐鴻訓知情受賄上怒欲置之重典同事諸輔錯
愕不敢救公力爲辯白得減等戍邊
公見閣體漸輕已有去志辛未命同宜興相國典
試禮闈得士三百五十八南出闈杜門請告疏十
餘上始得允後溫烏程體仁逐周宜興延儒擬其
首輔乃奉特旨起公田間體仁大失意是日廷臣
以他事集議闕左見旨疥癬稱得人上聞之屬公
益甚辭疏屢上不允乃起行至中途堅稱老疾不
能前凡十九疏乃放還歸而敦詩書訓子孫遊覽
三山二水之勝人望之如仙云
崇禎四年辛未桐城師與宜興師同主試桐城
師闈事畢即杜門請告諸門下士僅于通州道

傍得一謁見宜興時爲首輔溫烏程體仁欲攫
其一席賄內監王坤出疏糾劾宜興師去上乃
特召桐城師力以疾辭丙子烏程以病死辛巳
正月召起宜興師至七月抵京上信任甚耑如
罷內操禁廠衛清滯獄命以少傅出閱師及田
進少師賞賚甚渥然內臣日構于內而同鄉
新進互分江南江北二黨交構于外癸未五月
上中旨華任看議內閣揭救免看議致仕回籍
至十二月上親鞠吳昌時于中左門命錦衣衛

緹騎帶至京勅令自盡田視桐城師傳游家閩
子孫統勝亦見其高識不可及也

范景文

景文字夢章吳橋人以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
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以治行陞吏
部主事清公爲周太宰嘉謨所知一切題稿俱出
其手至天啓五年典選一疏尤爲侃侃時魏忠賢
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

景文初入部日袖小冊旁求舊德適枚卜閣員景

益智録卷二十　　卣

文首言舊德葉向高天萬忠貞以資匡弼應候特
旨召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璟韓爌外
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愼行詹事府少詹盛以弘
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大理
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
甫兩月又去

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賄
數千景文洗橐百計代償奐脫之于死風聲所播
幾及于禍景文處之自若弗恤也

崇禎初詔起太常寺卿累陞南兵部尚書時武陵
楊嗣昌以内閣掌兵部界寇張獻忠轂城等三縣
駐牧寇製船秣馬勢張甚景文偵得其實言寇就
撫不可信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常大
義爭者多獲罪景文合九卿申論致責詰疏出誰
手景文曰臣之所爲也遂落職歸著書自娛時與
諸文士詩酒留連人謂清眞逸少風流安石景文
兼有之

壬午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尚書甲申二月晋東

益智録卷二十　　去

閣太學士景文以不勝任辭上曰朕知卿久今寇
在門庭用卿晚矣

時上喜怒不常逮繫者纍纍承澤倫員刑科上疏
請寛釋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恒郭景昌科臣姜
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入上召對閣部諸大
臣出疏示之諸臣不敢出一語景文出班奏曰該
科所言六人臣正欲請恩寛釋不意該科先之
也言國維巡撫蘇州臣在南中倫知愛民實政兩
年揔漕毫無阻滞功在國本本兵原出特簡任事

未久其罪可原上問郭景昌如何景文奏曰景昌
謫戍山西蒙恩起用湖廣巡撫洛陽已陷家破人
亡從山右士紳借貸募壯丁赴任行至中途楚省
報破上曰尚未受事當日何以繫逮又問司寇張
忻姜埰一案何不歸結忻奏去年十一月具疏未
蒙批發令司禮監尋原疏回陳未有上令補本行
景文又奏餘臣無罪之狀上命吏部張國維郭景
昌即起用餘官即令出獄候旨景文恐上反汗也
奏曰皇上一日而解網者六人宜下諭頒示中外

該科疏徐發但票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即下一諭
人稱景文善于格君而時已危迫惜未竟其用三
月京城陷景文死于雙塔寺井中

倪元璐

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入庶常尋
授編脩時逆璫用事鄉人多貴顯者元璐一無所
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元璐奉
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
元璐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元璐得無禍海內亦
以此重之
元璐典試回京逆璫已誅其黨猶踞要地欲終錮
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題璐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
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
夫以東林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以
臣慮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
材藪也爲之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
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大深其所引援爲用者
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数

而盡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
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
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罪前人于是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毁裂廉隅于是連篇
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生祠不
已必至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
嗟乎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
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
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又言諸臣謂今日之忠

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惟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恨其抵觸畏其才鋒而必殺必逐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海內傳誦以爲快論

元璐請焚三朝要典疏畧曰三案者天下之共議

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疑猶之世實録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疏上允之下諭焚燬

元璐以右庶子爲國子監祭酒上疏言太學之制振古已崇莫盛于太祖高皇帝高皇帝手握鑪鎚禮隆法備彬彬之彥于時最多嘗曰朕訥所教個個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後乃積漸至于陵夷原其所由推以納粟納粟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

以貲入矣即不可復得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舉取士時文一日而過即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歷者今朝廷既取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滯擢皆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爲二十四月十一月二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

無甫法教不戒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直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秉鐸胡瑗傳經豈有濟乎疏入上嘉納之誠意伯劉孔昭先欲元璐處著五陵註畧監生許重熙以書中載誠意封伯而為鄉人推戴故也元璐不應至是承内閣意借端齮齕遂以冠帶閒住去

時兵事急議以詞臣一人佐樞上曰無如元璐者遂起為兵部侍郎召趣入京元璐冒閧馳至上左畧甚悉時中外喁喁思元璐入司絲綸以定國是

周宜與延儒自請督師陳井研演謨首揆甚急密言于上曰方今急務首在兵農宜移元璐為農臣擢馮元飈司兵二人合拍事可集也上即日命元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元飈分部共治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不允上勉以為朕任勞太平可致元璐思太平非司農可致再固辭不允方受事與元飈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羸部差定而賄競之路絕既乃請以餉部兼職方得以察諸鎮將士時郡邑殘破外解不至元璐曉夜持籌漏三十下逸床不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脩至而當宁營營苦不富強而鑛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教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相困元璐嘆曰若使傅說化為膠鬲夷吾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

内閣魏藻德受陳演指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大司農還講幄久之乃允以原官專任講職元璐嘆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經筵講梁只章元璐因

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問今兵餉匱絀壓欠最多生聚為疾作何理會元璐奏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藏富于國耳既不用亦不引請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未幾京城陷元璐死之

馮元飈

元飈號鄴仙寧波人與弟元颺少以文學知名于時壬戌成進士由揭陽令擢刑科給事中風裁議

論薛着掖垣崇禎戊寅東宮出閣講讀預選講讀
官六人而少詹黃道周不與焉宮諭項煜編脩楊
廷麟上疏讓之内閣張至發出揭言公議推舉時
亦間言及道周爲其意見少偏不可爲元良輔導
今煜等謂賢如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
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
不任受也揭上項楊疏遂夲有矯讓之旨元飈因
上疏云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要舉而東宮講讀官
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道周嫉俗已甚至清

無徒閉戸却掃人皆重之特以数忤執政引嫌褁
足罕至黃門二臣獨能薦信舉知退然自下正使
其言不必用自足俯礪末俗增輝盛典爲大臣者
宜深嘉嘆風勸百僚而閣臣一疏若大不快于其
言者而并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
能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
行所不足者惟賦性高介不能随時俛仰以當大
臣歡心耳閣臣何執之如舊一至于此臣恐天下
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疏出人韙之元飈上

疏求去帝留之元飈任垣最久忌者每欲以忤撫
困之帝不允累陞兵部侍郎會倪公元璐爲司農
進公爲司馬共劾兵馬錢穀之政倪公又爲忌者
所排謝部事出講幄公亦請去

王敬臣

敬臣字少湖少穎四歲誦悟孔子求仁之旨嘆曰學
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
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籍弟子員執贄謁魏莊
渠校時學者皆力雄文自振獨黙坐澄心曰學不

聖賢雖屢詞爰厲君子不貴也督學耿定向聞之
起貢令赴京以親老辭裴尚書洪愈薦爲翰林博
士不赴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
杜口不談定向嘗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
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
論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至四百餘人辨論鋒
起徐以約言定之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户門户若
立增長言銓爲獎滋大又曰聖賢論學總先慎獨
慎獨之要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

而後知否則戒沮于惡矣則帝衷也藉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袵席之間愼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公有薦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懵覩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

馮子咸

子咸臨朐人萬曆癸酉鄉舉再與計偕退隱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力耕從外父蘋端恪聞濂洛之學莊敬自持曰勿自廣大爲開闊勿自放恣爲灑落尺尺寸寸世以爲拘吾無惜焉時靜坐久之有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于莊敬若徽纆然者故云道遠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于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深論精詣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敵曰靜則敵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議論一準程朱學者稱爲貞節先生

陳龍正

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師事高景逸先生爲梁溪學

官中書舍人日以講學爲事嘗曰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于獨擅惡稱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勳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贊鼓一世之嗜慾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罪爲功以誣爲言

崇禎十一年熒惑守心上憂之龍正請寬刑獄以回天心上爲感動下諭厥衛疎綱愼刑無輕視人

命時兵驕將儒西北寇患日深上疏請閣臣留心將才言朝廷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無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六卿皆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矣上嘉納之

十二年慧星見應詔陳言請求言恤刑語極剴切上曰龍正言是十五年下詔罪己龍正復三上疏言時政俱荷優荅十七年以丙子順天鄉試分考事爲言者所及謫國子監丞所著有程子詳本朱子經說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皇明儒統緒書

金鉉

鉉字伯玉宛平人年十八舉天啓順天丁卯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在三甲謁部請得維揚教諭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尋轉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是時政尚綜核遣內侍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鉉且言請罷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防非止謂靡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閣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鉉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韻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行無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黍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俯屈彝憲之庭致羅交結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彝憲糾之也

鉉學宗程朱多有發明極斥王陽明無善無惡之

說謂使天下日淪于禽獸而自叙其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其學識之正如此崇禎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道薦清官承澤面薦鉉上允之部補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二月流賊從蒲州過河晉省全陷宣府巡撫朱之馮誓衆力守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鉉疏言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 視倘意見少歧爲害不淺

不聽杜勳甯到宣府李自成巳破大同抵宣府杜勳同揔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死之三月十二賊抵都城十六日城守內侍曹化淳王德化等縋杜勳上城夜飲十九日提督捕營內監王之俊領营兵至宣武門會城守內臣開門賊入鉉時廵視皇城赴西苑御池中死

刁包

包字蒙吉祁州人天啓丁夘登賢書以親老家貧不求仕進屏去舉子業留心理學上谷諸學者多

宗王陽明包亦讀傳習録及王龍溪語録久之覺其非及得羅整菴困知記高忠憲遺書喜曰我固知有是也進而求之朱子所著諸書潜心黙會至廢寢食尤于四書集註字字體認不暫釋手久之自有所得其所著潛室劄記等書自成一家言以積勞成病病中與其子曰吾平日慎交所交者惟魏蔚州孫退谷耳今兩人尚不知吾病吾死後倘有講學之書來可于靈前誦而焚之及卒無錫士紳公請祀之道南祠高公世泰复擇其語刻之于

紫陽通志中

蒙吉常自勉曰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于禽獸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學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怍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又曰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

書便須有四書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録有近思録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録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須讀数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絶學後只讀数編緊要書若数書者其盡之矣

又曰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吾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

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拑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又曰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凝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顔子所以學也

與退谷老人書云承諭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極難體認噫先生教我矣朱子謂此語爲千萬世説性之根基顚端文謂此語古今顛樸不破俱善于體認者包則謂此語從孔子係辭中窮理盡性悟來何也性即理也故窮理所以盡性二句實互相發揩夫虚靈知覺佛氏所謂性吾儒所謂心故曰此心之妙境而非性也心與性無大分别故曰微有之凡儒佛之所以差毫釐而謬千里者正在于此

益智録卷二十

益智録卷之二十終

益智錄二十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起周迄明凡聖賢名人言行可錄者銓次爲二十卷而載明人事居三之一間有叙事之後附以論斷者承澤崇禎庚午鄉試出姚希孟之門辛未會試出何如寵之門故其附東林也甚力是書爲萬歷天啟間諸人傳尤詳然承澤門戸深固大抵以異同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不必盡協於公道也

顧氏譜系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顧氏譜系攷一卷》提要

炎武述

一辨得姓之本

通志　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爲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句踐七世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路史引輿地志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爲顧氏

按顧氏相傳有二一爲己姓之顧一爲姒姓之顧己姓顧國祝融之後國語所云昆吾蘇顧溫董者也湯滅之詩云韋顧既伐是也姒姓之顧漢封越王句踐七代孫閩君搖于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者也然則二者安從曰從姒姓何以知其姒姓乎考己姓之顧歷殷周秦三代無傳人以左氏之該載未有稱焉漢書古今人表章顧作章鼓　而顧族之著乃自東漢其爲越王之後章章者一己姓顧國在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杜注顧齊地未知即此地否　而顧氏乃世居會稽漢會稽郡治吳即今蘇州府吳縣　至孫吳時稱爲四姓其爲越王之後章章者二太史公贊越王句踐以爲有禹之遺烈焉然則吾顧氏之蟬聯于吳固亦禹之明德也

二辨路史之誤

史記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後六世至王無彊爲楚所滅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史記孝惠本紀　三年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史記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天子遣中大夫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

元鼎六年秋餘善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越衍侯吳陽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衆降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東越將多軍（多姓軍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

號曰無余

路史　無諸係泉山漢帝王之閩中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後有駱氏顧氏疇氏甌姑氏諸氏搖氏僑氏稽氏多氏植氏荾氏舌氏余氏越氏

按史記宗系最明路史多有外誤史記搖與無諸同起兵非無諸孫其誤一也孝惠封爲東甌王非自稱王其誤二也餘善閩越王郢之弟殺王而自立爲王漢因立之爲東越王不與搖同時其誤三也姓譜但云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與東越無干其立爲東越王者乃餘善耳以餘善爲顧餘其誤四也少康之庶子史未有名吳越春秋始著其名曰無余無余爲句踐之始祖而搖爲句踐之七世孫今并搖無餘爲一人其誤五也海陽之說本于漢書功臣表有海陽齊信侯搖毋餘（海陽國齊信侯搖毋餘人名史記索隱曰[illegible]）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户高帝七年三月庚子封傳子昭襄孫建曾孫省絕國除此名搖毋餘當別是一人若搖則已爲東海王矣又何海陽侯之有其誤六也近時族譜因之必當削去

三辨顧氏並出吳郡

三國志顧雍傳　吳郡吳人　曾祖父奉　弟徽

該人悌　子邵　穆（傳云次子裕一名[illegible]　按晉書顧榮傳作[illegible]）　濟　徽子裕

悌子彥　禮　謙　祕　邵子譚　承

晉書顧榮傳　穆子　子吡　兄子禺

顧衆傳　祕子　兄壽　從弟颺　子昌會

顧和傳　衆之族子　曾祖容　祖相　子淳　宗人球

宋書顧琛傳　和之曾孫　祖履之　父琰　子寶先

顧覬之傳　謙之玄孫　祖崇　父黃老　子綽孫憲之　弟子愿　愿父淡之

南齊書高逸傳　顧歡吳郡鹽官人　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　黯與歡同郡人　惠徹覬之弟子

南史孝義傳　顧昌衍吳人

梁書顧協傳　和六世孫

陳書顧野王傳　吳郡吳人　祖子喬　父烜

儒林傳　顧越吳郡鹽官人

隋書儒林傳　顧彪餘杭人

唐書宰相表　顧氏初居會稽吳丞相雍雍弟徽侍中又居鹽官徽十世孫越越孫胤　胤子琮相武后琮子潤　浚

令狐德棻傳　顧胤蘇州吳人　父覽　子琮

顧少連傳　蘇州吳人　少子師閔

李訓傳　顧師邕少連子

顧彥朗彥暉傳　豐縣人

宋史顧臨傳　會稽人

孝義傳　顧忻泰州泰興人

按顧氏自雍以前於史無特傳者而後漢書張霸傳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程曾傳言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西京雜記言會稽人顧翶事母至孝又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自分吳郡而後三國晉宋見于史者皆吳郡吳人（未分以前但言會稽其爲吳人可知）其後分析遷于鹽官則南齊唐二書載之甚明（今之海鹽平湖其先皆鹽官地）自隋始見餘杭而唐則少連徙其先兆于雒五代以下散居各方然今山陝諸姓其少而東昌懷慶遼東雲南貴州則皆衛籍成都則蜀府護衛其登仕版者大半皆吳中及兩浙之人故相傳以爲江南無二顧云

本宗世系

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慶者自滁徙海門縣之姚劉沙（今崇明縣）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縣之二十四保（今太倉州六都）地名花蒲自諱慶而下世系可考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慶—伯善（慶次子）—子安（伯善次子）—榮二（子安次子）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觀（元市舶司正）—眞一（當元季之亂遷江陰亂定歸崑山）—寬（字叔裕眞一次子）—良（字以能）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暹（字彥昇號遯菴以能次子）—珩（字德潤號耕雲遯菴次子）—欽（封工科給事中）

鑑（字仲明號默菴封刑科給事中嘉靖三年徙居崑山縣）

十二世

溙（字梁始號小渠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

濟（字舟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樅（字子純號玉陽太學生）—紹夔（字和甫號二懷萬曆戊子舉人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同文（生員）—孝宏（貢生浙江溫州府泰順縣訓導）

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歷官行人行人司副行人司正刑部員外郎中江西饒州府知府湖廣廣西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

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制誥贈左春坊左庶子）—同德（生員）

同應（廩生萬曆乙酉戊午副榜恩歷入國子監）—緗（崇禎癸酉順天舉人）

按察使南京光祿寺卿應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葬崑山縣六保鴨字圩尚書浦之西

紹芾 字德甫號蠡源生員增例入國子監

同吉 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奉旨旌表

炎武 元名絳同應沖子出嗣以貢生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司主事未任

紹芬 生員

顧氏譜系攷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於顧氏世系攷據最詳然姓氏之書最爲叢雜自唐以後譜學失傳掇拾殘文未必源流盡合姑存其說可也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史册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亦遣子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傳考亭之學於黄文肅師弟相授其教益廣後之遡考亭學脉者必以婺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黄椰踵事增華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並起實開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婺學仍光繩繩相仍以至於今益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風俗也以故婺州之士類皆敦崇淳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

行貞節之人接武而生至於大山巉巖之下幽人抱素熱名不必著於世而師之所傳其徒繼之至於際遇亨期而文章禮樂之興卒於是乎取法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雖其寂寞寥闃而此唱彼和繼志嗣音其聲之

遠聞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一世兩世以詠其效否哉余奉

命履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孝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是乎在古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況金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旹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安汪漋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徵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蒐之於野疑則徵之以稗搜發討逸微顯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爲尤重俗學紕繆放佚舊聞橫見倒出未由師承先賢之墜緒泯如也於文乎何有宣尼之聖也其言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馬子子女子北宫子稱子尸子公子啓蓋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發恭爲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惓惓於鄉曲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拔然自是直游言橫議耳何當爲儒然者崛起一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其賢矣而承其後者悠悠忽忽空蟬翠黍才學無三長之稱纂錄鮮。千鍾之功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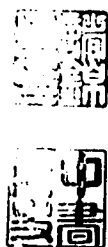
之紙做蠹渝蠹蝕斷爛黮黯無先此亦後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獻爲巳任葢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其論適而介平而不撓披拂一過如春風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爲表彰而忠孝仕學之林芒與色正乎尹旁莛能使其人與骨並其言而不朽其足爲婺賢揷齒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絕於余心瀾風流而獨寫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爲梓漁之士女襄陽之耆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錦曾承乏史閣書

此以志券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水

年家姪諸錦拜撰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礪世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奇才卓行隱逸異人史册誌乘外若敬鄉錄賢達傳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卽鄉之人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勤爲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備而後可以作史豈虛語哉黃子殿遴以金華徵獻畧來謁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盖

留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順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聲咳試趣舉其大端其叙孝友也則血染册青性流毫楮其叙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叙

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光霽其叙功業也則手拄山河氣吁雷電其叙文學也則綴錦編珠鏘金戛玉有時見古滁亭亭在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淒風苦雨殘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清宵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與孤雲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間過之昔太史公作列傳鬚眉面頰一一如繪毎不能釋手鶴潭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碌碌簿書心知東陽有王君虎文諱崇炳居鶴潭年八十恨未獲一見之前年過東陽見一老叟貌蒼古樸實不通姓名竊擬其是而不謂其撰録精靈乃爾及讀其學耨堂文集更令人神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言聊書簡端不足以傳其書且欲以其書傳也

肯

雍正歲次壬子暢月

滇海趙元祚永錫甫撰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繡溪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倡道於婺一時從遊之士若台嶠者則有若喬文惠葛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踵武而起遂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曁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居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記載生乎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清逸之賢達傳章廣式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婺書姜子發之婺賢言行錄諸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祗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　師徵獻畧無所不登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其搜遺采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取法於宋濳溪元史明以後則黃棃洲儒林錄及典孝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己意倫古今人物之缺闕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偏見重理學者以事功為斗筲重經濟者視儒教為芻狗尊經術則薄詩賦為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為訓詁意有專主必多遺棄吾　師學窺淵源識量廣其所載如裒衆寶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為取舍而無價衣珠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蓋不僅一郡之書而凡有志於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予友金君礼時好善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以金華徵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讐即付梓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蓋由宿契適遇金君為之刊布巧值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闓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尤願讀是書默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錄苦心與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黃廷元百拜敬書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爲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駱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字之先爾雅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婺郡何王金許踵武並興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比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翁張之彬彬盛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采後先繼起相與紹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與虞揭頡頏明興宋潛溪王子充諸公以英儒宿學過主於巷開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教之盛婺州諸老首開蠶叢而宋公木孩張公止菴復以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移而爲之後勁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爲後法此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識固陋向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谿唐氏會集舊編頗知先賢顛末夫書苦不能集集矣苦不能閱旣集而閱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萬羣書取其人之表表可傳者分類爲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爲斷也則取還乎國史其不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鄉錄自明初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中之傳志讚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稱其徵體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逸之賢達傳童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多事少頗登科錄世家諸茲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有吳賜如之婺書婺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谿志定於章文懿言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濫不足以取徵則徵之鄉賢鄉賢能無濫乎無已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宦名宦不載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爲賢否子孫盛則祖宗賢子孫弱則祖宗泯矣

以年紀事左氏法也以類統人史漢法也故人用類敘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官次流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遺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薦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之心箴朱子登之集註今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論可考矣予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葉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暘永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未經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乎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言金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婺書於理學獨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正者即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敘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已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敘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此也其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取僞耳

其有位列崇階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序爵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九列爲桑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盛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蓋一郡之名臣

非一國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爲一代之名臣者覩
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
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法
也
昔孔子欲觀夏殷之禮而歎文獻之無徵其得
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
居此邦而務述此邦之先賢以爲後法則皆在識
大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任表彰之責者
司李阮賓興詞論滸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
之者蘭谿章無逸也作敬鄉錄者蘭谿吳正傳也作
賢達傳者浦江鄭淸逸也作文獻錄者蘭谿章楚
式也作婺書者義烏吳賜如也其手抄先賢之著
以待採錄者蘭谿葉承和也其作道學斯文在茲
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震中伯也其捐貲刻先賢
之書者金華陳寢若也其募刻滑溪全集併補刻
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繼賣屋以償刻工者浦
江傅晋初也作婺賢言行錄者金華婁子發也予
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
已今金華金孔暗慨然刻布則孔暗亦在識大識
小之列者矣

金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卷二

忠義傳一

卷十一

文學傳二

卷十二

文學傳三

卷十三

政績傳

方技傳

卷十七

來官傳一

卷十八
來官傳二

龍過奇　王士鎵
李璡　李昭祥
汪國楠　盛王贊
李璧　黃仲芳
田逵　繆榜
賀寬　鄭準
姚永濟　蔡思充
錢源　劉振之
彭如淵　王允誠
劉同　劉傑

周士英　吳尚默
許直　魏處直
黃紹欽　劉珂
王秋　毛衢
谷中秀　劉楷
石彥誠　李瑞芳
文元發　須之彥
莊起元

卷十九

來宦傳三

張安豫　李忱
李之芳　張星瑞
張坦讓　王治國
趙泰牲附　徐喆
陳龍驤　毛文埜
劉濛符　孫家棟
連一鳴

卷二十

遊寓傳

阮孚　劉峻

羅隱　謝翺
王華山樵　沈壽民
季熀附　華若虛附

金華徵獻畧卷之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亾負土爲大塚群烏數千銜土助之烏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烏傷

論曰秦時烏傷縣隸會稽郡環婺七邑之土皆烏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性誠篤則異類皆格況秉命爲人者乎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先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死吳主義之釋偉而復其官旌二子賜姓斯氏天下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刲股以進乃瘳比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晉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沖沖守豫章卒千里奔喪制服三年親歿造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棄妻宿墓所每一悲號烏獸翔躑墓前植松栢鹿觸之仆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孜悲而瘞焉郡察孝廉不赴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孜而得名

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靈芝白兎之祥郎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比應先居喪盡禮素食斷鹽酪泣血廬墓三年開成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先並稱事親居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曰舒

馮喬爲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起敬大名公巨卿勲業爛然而農家韋素之士起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祀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進趙衍述鄉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司狥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六孝爲與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既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孝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為應唐仍爲若赦氏之鬼、人心囿在典禮
昭彰、而釐正爲難、矧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
代之禮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即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
貌枯瘁、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
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刲肝和藥以進、病尋
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
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郎
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刲肝爲餌而安、蓋
慕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
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傷五臟、犯不測、以已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
世衰道微、倫敎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
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爲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篤孝、母卒舉柩
以葬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滃起、
覆柩、行既葬而雲散、廬墓蔬食、廣墓廬爲粹棠所携
其兄之孤、撫而敎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董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綠、而、紫、蓋
皆以爲、孝感云、時適歷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
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女子能預與妖伏誅事、綴
文示衆、衆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
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金景文、頗豐於貲、好學、與其妻包、竭力事其祖若父、

祖病噎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疽、又禱而瘳、母喪廬
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壟、五色爛然、繼廬父墓、蔬食
誦先、烏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犯其廬、鄉里遇旱
景文禱輙雨、淳熙中郡奉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劄
腴田爲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孝、表其鄉
曰純孝里、曰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
有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之賢、詔建三賢堂於學。樹
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敎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木
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娠之柩。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挺出。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顯不然哉。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廢櫛沐、茹酪不入口、廬於墓左、負土築塋、日課三十畚、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燦爛、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內史錢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栢

論曰、予讀鄭清逸孝友傳、宋時諸孝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芝生、周子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塤

賈南金、徐文震、吳塤、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

徐文震尚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本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吳塤、宋九世同居、娶宋氏、嗣微、夫亡、三孤在膝、舅姑卒未葬、鄰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其柩、宋氏抱柩而哭、誓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旌其門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孝子、而南金在焉、南金既登第、且宦達矣、而儒業遂衰、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皐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震之行、附載郡志、吳塤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軌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隱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請朝補鄉文學、淳熙中、擧上禮部、會父兄為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叩閽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為歿身憾。孝宗下都堂議、宰相以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莊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為小廩、貯粟以收鄉里之棄兒、當路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為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字子中、孝友皆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居喪盡禮如其沁郡邑上
其事聞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舉進士有文學
論曰呂皓兄弟孝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
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閱傳旭元以浦江傳族曰
魁儒碩伯顯達之後寥替盡矣惟孝友之家子
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金從鑑

金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金東陽萬歲鄉人金
氏十三居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
自大合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著

藻至從鑑同居者已四世矣從鑑號栢杯有艮德東
陽諸暨嵊縣凡姓金及劉多祖栢杯栢杯生四子十
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
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臧獲婢妾計五百餘
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
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
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
里歎而美之為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
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
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餱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胎粉以
及寒暑布帛綿纊之給有常數昏嫁喪葬有常制
司其出納司其酒者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
職其所司月一間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
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
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必
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怙過而不悛者逬之遠方不
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
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
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之令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法哉金氏其得九
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
東陽金氏金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為極盛云

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湜洧濟沂楷棠栢

鄭綺浦江義門之始同居者也其祖曰准自睢來遷
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
氏號淮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
家因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愬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
受刑父竟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抱持以加厕者
三十年綺將卒會子孫序立祠下刺指出血滴酒中

以次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天其即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以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珪、德璋、

德珪、德璋、兄弟也、德珪字子潤、以才受薦官龍游丞、德璋字子振、官青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作曰、彼所欲殺者吾也、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乃以緩語紿之、夜半遁去北、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珪歿、德璋秉家政、鄭氏自祖准蓄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毋晨興、擊鐘集家衆謁祠、序坐堂中、申飭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凛如公府、德璋垂歿、子弟環聞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瞑、子太和嗣、

太和爲人龐凝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准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童稚皆孜孜謹信、不識廛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須白者笞鞭之、雖當仕宦、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毋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歎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其門曰孝義、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作家範三卷、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爲嗣、

欽字子敬、既生即爲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孝、母病瘍、頂灼臂以籲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欽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歲入於嘉禧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續食之粟、樂東之食、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寃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輒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九、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爲人後、爲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即歸遺其母、既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褒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膳寢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奴之不若矣、鄭氏至欽同居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湜、曰洧、曰濟、曰沂、

淵字仲涵、爲宋濂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訖母喪過哀、得羸疾、繼喪其父、哀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過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殁身不變、鄭氏義居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上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道津絕港、則造舟爲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飢則設粥、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仕、著書明道、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湜字仲持、爲人魁偉、逮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罪且不測、時家長濂方在京、湜慨然就逮至京、濂曰我家長也、湜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湜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對、即命增設布政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參福建左藩、衆所知五人、皆爲參議、乘傳至官、去貪墨革弊政、一時號稱神明、

洧、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書圖監生坐罪、坐逮糧長、兄濂名在籍、罹重辟、將行、洧曰此行爲無生理、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法、鄭氏爲無人矣、弟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諡貞義處士、

濟、濂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尚書嚴震具其家世孝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論拔其家子弟二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沂、字仲輿、洪武丙子、特選至京、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尋告老歸休、是時同居者凡八世。至九世、則有

曰楷、曰棠、曰柏、

楷字叔度、與其弟棠柏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illegible]葬夔州、楷啟王爲遷葬成都、命其孫格鐫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騎驂、永樂初與纂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爲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薦選講筵、陳從容、務待優渥、秩滿陞翰林院檢討、

柏、字叔端、號清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賞愛、欲其

所者以授桁、有付予斯文之囑、怕者冒不一、倆分所
傳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
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
為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
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當其皆出之公庫哉、而同
居之中、亦時時有推解衣郎之義、以為不肖私財、
亦未必然也、其初皆敦龐淳茂、倜儻奇偉之士、既
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敏、又能廣置高貲、市
田宅以為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
臣之表揚、天子之旌獎、無歲不至、蓋有以風厲而
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
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翱、方鳳、吳思齊、以為之
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貫、宋濂、以為之師。而王禕、胡
翰、方孝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
推古義。善氣浸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至於明祖
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秉使節、簪
紱之盛、遂冠東南、大明學相傳、作述相繼、不能必
之帝王之冑、天下之大賢、無名門右族、或一二傳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滄桑陵
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
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
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金華學尚錫
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
子弟以次序立、薰蒿悽愴中、熒光閃閃、時、觀其形、
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皆主江州、令奉
帝命為汝家依表、汝慎毋為非以取禍、鄭氏建神
龕閣以奉之、夫孔子不語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
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

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為陛
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召鄭氏子弟、問以家
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然笑、
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亡、既
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譖其反者、文皇帝使
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
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懸事列十櫃、經史櫃五以
訓後、兵器櫃五以禦盜、勅使忽至、發其櫃視之。皆
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析誣
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為乎。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黄逢源黄宿黄瑭黄諡王澄

元黄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君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內外長幼之間秩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禀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鏤諸石子孫遵之弗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晦學於蘊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陷重利宿挺身代

行死於法鄉里哀之

瑭與諡皆合溪黄氏也瑭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瑭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貲則瑭子保代之行殁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焉諡與從父宿同學於蘊伯衡諡爲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爲讐家誣陷會逮京師諡在白其冤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賙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瀕終集家衆告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倫紀之計未建庸非缺典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今其家法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士樸茂淳質稱昔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法存焉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最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黄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宋趾應綱潘琇王晁吳滄徐克仁龔曇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宋趾金華縣人、父歿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趾
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舐之、目復明、
母既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趾號泣呼天、天乃霽、
既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
孝行、趾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恒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既長爲

諸生、備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
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
誰爲我奉寡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膺貢爲歸德
訓導、迎母就養、孝益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
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琇、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
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琇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
撫摩、必得其意、母厭久臥、則爲輭輿、與弟舁之、惟其
所適、如是七年、母歿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爲鄉飲大
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晁、東陽人、君貧養親、誠意曲至、母病典衣市鴨以
奉、割其腹得白金爲、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
立雪夜往察之、晁方偃臥草屋中、寒齒相擊、猶聞嗚
咽聲、令乃歎異、即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
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
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
旌其母、舟過楊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籲天曰、滄
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
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爲禮部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爲今
其里爲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塋城東
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加之、比卒亦廬墓
三年、相傳有虣虬馴鬼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
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曇、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
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
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永慕廟、
朱助、湯溪人、性孝友、母卒廬墓茆、家毀於火、其廬事

有師巫紫堂勝出於灰燼中若新黄鳥巢其盆桁樛枝中乳子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哺食餔之時人以爲孝感三異助爲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索償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蓋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已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癱大海爲之吮癱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贍之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陳文富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讞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

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俫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痿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過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墻陬曝之蝡則解其衣而捫其蝨爬搔其痒多方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備之直以給喪葬焉既埜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傭夜則投墓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月陰晦雷風括地雪霰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如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溺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爲之誄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黙倚牀稜間母肝膈癖乃寖病且劇懋光乃伏刀潛至無人處嚙其股割之爇而烝覓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埜乃大慟既畢埜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爲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輒一爲櫛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噉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甚夜依懋光不去至則將歸乃斃懋光瘞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漱滌撫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既除服爲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鵲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旣歿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手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巳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孝、順治間、閭邑以孝行舉、未獲旌
論曰盧墓、禮乎、夫禮、孝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盧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場、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

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爲之徘徊依戀其間乎、夫生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華序。草木變衰。天地晦暝。風嗥雨號之夕。霜淒露凋之晨。每一念及。則悵然欲往。故與其枕塊於家而哀亾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爲適也。故聖人不著盧墓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遂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　盛本源　郭用賢　蔣恬　蔣恰　章瓊　度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愉、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被獲、將加刃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弗殺、願殺我、賊覡刃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留兄以

葬、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睢寇破婺、劉忠獻述古以悅爲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恐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詿誤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郎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爲之作傳、
郭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達以才能舉典倉事、趙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挨濟、稍事那移、有

伺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曰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尚存、

蕪恬蕪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職辭禁近、出爲處州教諭、以賤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叩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度、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拷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度急、亦躍入井中、截其、父出、其首、於水、鄉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度、則已

絕矣、

黄闇學代爲作季子傳、

王應麟、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爲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麟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賊即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爲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蠹蝕其鼻、鼻隳、趙仇於是往往爲大言、忠敬之父爲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爲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在、何行、卽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備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所遇、顧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郡邑志、鄭氏黄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盛本源、郭用賢、章瑗度、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蕪恬、蕪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乎怡乎。季哉。使其遇與大帝。不且與斯敎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

明趙滄、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

滄、不足給饘粥、滄出遊學、母虐其妻、鎖之空室、備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車、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歿、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爲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滄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

蔣仁益、東陽人、傭賃以養親、惟勤、弟有癈疾、養之終身、略無厭惡之色、

國朝傳文權、義烏人、六歲喪父、奉其嫡母、貧無以爲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權十歲餘矣、入山採蕨以供母、虎尾其後、樵者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目疾、幾喪明、文權舐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孝行維風以表其門、

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孝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居其八九云、蓋代死則事奇而聳聽、廬墓則迹顯而共聞、至於處庭闈之中、承歡菽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曆間武義人也、父曰艮、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胸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聞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爲之居間、命俊割腴田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塟若父、世名受以塟其父、畢、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暱世名、歲時有伯、世名輒征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爲錙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又二年、舉一子、俊意世名且忘之郎、其母亦意其忘之、曾供養沒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郎治一刀、銘曰報仇、佩之、繪父像懸之寢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答、既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俊飲他所、沽醉歸、世名迎撾、遂刃之、斷其頭、告於父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錙曰、此仇畝出也、又出其他錙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畝還之、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令汪徃勘、汪曰、艮於俊爲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艮而後成獄、檢有

日矣、世名曰、吾所以恐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析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還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則去矣、我當與俱、理笄拭髻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鄮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孝、鄰母之子曰王寄、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寄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己過也、毆之、孝子歸、母

蒙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爲寄所辱狀、遂卒、孝子甚悲、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葬、孝子於是爲手刃寄以祭、詣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予觀世名事、與黜類、惜其時獻獄者、無術以生之、必欲檢覈驅孝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氣不烈。惟絕吭一瞑。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枉有司之法。於是乎千古稱孝子焉。天作賢耦。與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輒避去、既殺俊、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俊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卿、東陽人、父純壽、廩生、晚得瘋疾、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哆不能自飲食、生二子、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娶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師張肆、而以貿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旦而起、審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爇貼之、衣已扶而坐、以褥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掉之、曰安乎、曰安、乃奉匜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貿易、未巳、有呼於肆者、弗往也、朝而進食、奉其器而飼之、弗盡、飯其餘、併其溉食之、弗棄、日中食如之、日暮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巾襪履袴襦褲、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終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響器於其側、小加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而列其前、度畢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爲、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彌留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畧可認、其族人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孝子也、予讀之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孝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既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右科、以塩策治生、行塩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虧帑禍斷、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遂落、不能復行塩、爲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婦、皆呼之爲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既析爨、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自衣。一以衣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十一孟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醴。弟或不在坐。
郎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
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沉悶。弟至。輒怿然
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
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慷慨類婿、恭遜類過、至處兄弟、
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違過、郎登之國史孝友傳、又
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
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苦枕塊、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既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
如此、金孔時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挶土營塚甚詳、
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遇成珪、與盤桓數日、貌
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
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
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
功、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
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母相繼殁、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既除服、
每一飯。到口。郎悵然。思親。撫針不樂。遂茹素終身。雍
正初、郡縣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
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暇。聚族千餘。凡
橋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室爭競。反唇相
詈者。一聞哲規諫、郎寂然止、竊苟非盛德、何以致斯、
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
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殁。其鄉族道其廬墓
事。甚悉。而哲之孝。亦見。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
鄉。論。非誉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喜著。而
其實。不容。沒也。故仍核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謙、字直之、
孝友素著。親殁、塟於缸窰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
虎患、咸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
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石嘴頭、李正馥者、字芳遠、家備而工詩
文、母老病、正馥孝養備至、及殁而絕、遂結茅而廬
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馥號泣、不顧、而妻亦免、
於厄、山中人感其哀惻、以蔬米饋遺者不絕、今已
三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爲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鈞

王丙鈞、乳名蕭兒、永康人、頴敏仁孝、爲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糢郎爲同人所推奬、雍正辛亥、族有凶人拒糧逸捕、使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使不赴。集東不知、凶人即傭刃曰、啓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鈞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隕。金郡敎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畧曰、有美一人、宛宛孝嫵、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通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糈綌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準節、其明年凶人棄市、邑令何公以丙鈞代死孝行、申詳而請旌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黄廷元彤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 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爲交阯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名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不食七日而卒、喬爲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義、耽樂道德、淸行出俗、能幹絶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

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含息忘身進賢蓋嘗薦同郡人也賓武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不得則繼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孝孺以徐孺子為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曰孺子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為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稱四傑以為為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督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為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既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賓王為作檄暴武氏罪狀后讀之都不為意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左右以賓王對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之江南遊靈隱寺月色清霽吟步長廊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思忽不屬一老僧在側曰少年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訝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此駱賓王也敬業敗天后捕之急將帥猝不能獲則求其貌之似者函首以獻敬業為衡山僧年九十餘

卒賓王亦為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龍池於城東黃堤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滅封以土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牝帝御極簒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鬪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為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棐也予傲棐予賓王也若裴行儉評論器識排擯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舒元輿

（唐）舒元輿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鄰士美異其秀特數爲延譽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鈎校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棐筥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元輿既登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武帝嘆其見晚臣所上八萬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俄知御史中丞侍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爲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爲御史中丞手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輿爲相日淺然平時收名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執政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清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先是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它日文宗凴闌微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背者如訣徐憶爲元輿賦中語爲之泫然泣下雅著有鄂州頭陀寺碑銘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斷琴志玉筯篆志養狸志悲剡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唐歷貽蕪記室偷山懷古贈潭州李尚書覽其辭其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舒元輿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有其時誅三尊之語則賀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豎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頊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興等以草茅賤士介身登朝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即不得不有所擯斥以去其與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冤即秉筆之士沿習一時之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其志不可沒也元興黨訓注而其心非爲邪也使元興等功成族幾神龍之五王即不成亦不失爲東漢之陳蕃竇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曰誅與討賊也曰

不克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注元輿殺無罪也余故列元輿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爲宰相言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妄廹取茶券官給事中則論林攄冀復執政孟昌齡貿屋不還内侍張祐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禮善置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當席而歎曰國家多難非大臣歡樂之日黼愧而鄙之尋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抽賦額重奏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晉吏部尙書旋改戸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請以禁内錢隷度支凡六宮廩給皆出有司供進以節浮費金再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固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侍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以我老爲念是日即以其母囑其兄夫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瓊泄其謀又以金帛搜括不時至宦者告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戸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而執禮力言百姓棠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諡節愍執禮之從父日濟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擢松陽丞宣和

二年冬、盜發清溪、擄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爲言於朝、官其二子、

論曰、鄭清逸云、傅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身死不顧、嗚呼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傅氏之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宗開國不仁、宜舉族有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至於謀劫駕而計泄於賊臣、卻征求而讒生於奸臣、以至爲敵遷怒、碎首闕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陳德固徐道隆婁綏胡楚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城破、獨率西部與金戰、死之、子藏用、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城陷、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之、

婁綏、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募士赴淮陽、趣所部入援、綏時爲守禦督、奉詔緘諸髮、犯圍而出、敵騎獲、爲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髮、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閤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楚、金華人、事親以孝聞、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方臘兵薄城、官吏皆遁、或曰、先生盍去諸、楚曰、吾先人以武勇著聞、而身以八行舉、不能執兵禦敵、而抱首鼠竄、不幾負朝廷、辱先世耶、城陷、合家死之、後贈朝議郎、官其二子、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旃勤王、父既死忠、子亦死孝、較之卞壺、袁粲、又何多讓、陳德固、婁綏、與楚、一節俱有賢嗣、位躋崇附、天佑忠良、何其至哉、[illegible]楚百首一趨、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illegible][illegible]氏祖宇、日極富貴尊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illegible]屈節求生、聞楚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僉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等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因之雲中、將茂實兄絢、已降金、通判代州、粘罕素聞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佐以慰其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行故主。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留鴈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判理董詵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題曰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略云、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仗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竊徵、則乞骸骨歸其

詩曰、塩齏老書生、謬列王郎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鄉復盟好、仗節來榆關、牧羊困燕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窮東、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遵我心、詎不汚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刎頸、殮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妹、兄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皆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等卒、金人哀其忠、爲起冢祠祀之、後董詵自拔南歸、上其詩、贈龍圖閣學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佑燕人、通志作臨安人、要之、奉使自署、其左券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奉兵使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實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凜然如生、如盧中丞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呂祖泰

呂祖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李宗勉以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後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有過、亦不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以疏留汝愚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白汝愚之忠倂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甚峭直書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與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侂胄乃揚言於

朝曰復有救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懾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以益謗侂胄悟尋改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諸令歸葬謚曰忠從吾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權倖而隔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逾嶺之備皆言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君子以爲名言時有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徙度與偕行伴送官承望相風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適所在獄朱晦菴聞而高之曰聞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了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僅四日聞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孩者爲建康幕官聞祖儉謫即解裝質錢帛間行追之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也祖儉所著有大愚集

呂祖泰祖儉弟也祖泰性疎達尚氣誼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貶祖泰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謫逐舉朝狙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

師旦以潛邸從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甚。侍御史陳讜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下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治府者。爲宗姓。捷察作色。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其爲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尹大慚。遽貶其罪。使其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

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嘉定初。名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卒。

論曰。自侂胄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士。擯斥一盡。而伏籬由竇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上。皆韓氏之廝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身死謫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衣。而做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登之誼。忠難與共。雖古嬰杵。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賈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眞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蹕南遷。遂爲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爲嚴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古偕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爲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朱。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以爲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金人諸侯取笑。萬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子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適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詳審。不妄發也如此。況彼當時。疆埸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爲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給我耳天下忿
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强則彼以吞我爲心何
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
可高枕而有潚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
平計追羽固陵以斥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況
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和給我盡皆空言無一語
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屈膝受詔則舉目
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怫其意則師
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
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師直爲壯曲爲老漢高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屢矣壘壁之役室家盡亡然
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
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光武以三千之卒
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强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
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税以爲財用有人民以爲依
附有人才以爲任使成漢高光武之烈直易事耳臣
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
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淸議之可畏乘衆心之
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
顧選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
萬不侔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季文
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榮
而飽不以國家爲憂唯李翺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
其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
金使以詔諭爲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
鷹鸇之擊徒懷李翺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
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
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
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
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格苗同日而語
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
而爲此耶陛下自觀三者莊然未有則向之所以陷
陛下者正可以爲弔不可以爲賀陛下寧不念建炎
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畧無少效雖微
考覈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
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捲皇族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為今日之事既墮敵之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陛下必欲以母兄為辭臣事敵國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

子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下死陛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為此夫敵衰弱之弊莫先於自頹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偷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光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憐於人下哉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為大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封回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若必信王倫為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國門以觀越人之沼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書上以官卑不為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

頗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常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

論曰吳師道云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脇於秦檜之謀忘讐請和屈膝聽命群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邦衡上書言尤切直金購以千金讀之驚歎廷佐時為桐廬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皆其君所不能堪邦衡遠竄而公顧兆及何與豈以言不斥檜而獲宥與當時言者如李綱以下二十餘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吁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敬鄉錄至今遂爲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光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尚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已未以右庠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韙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目擊時艱出位

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昔出郴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煩擾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冤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即宋公一言熒惑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戚畹瑣孀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脈而折閱不與稽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任任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狙獪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蹙額似道方且誇詡功能以欺天下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一羣吏之治操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

予駁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闡官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闒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槖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已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暨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竊其假民怨已深縱之換易取膏腴而掠其直民病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收斛而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竄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宇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皆而爲盜賊公田之害如此茲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挾通神之貨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覘獄上有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下民獄訟之繁冤若此茲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結納或以貨寶媒進娼婦小子濫典戎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卹裴袁自豐掊克不恤激成容賊之鴟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

苴貪緣終身不改民心愁怨盜賊並起邇者舉行家法戒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茲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喘慮陰陽之舛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侈然表賀陛下嘗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宜導下情

不應囿格人言壅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即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宸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欺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縣鄰境多盜其守牟獻之奮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勦之逾月即平盱眙軍守聞其名辟爲安吉州僉廳以母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景定諫疏云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合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急其身而爲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鄉舉及太學舍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爲罷令久之知鄂州制帥滋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義以獨然必博

咨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備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斛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二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選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柍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砂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湼木焚戰樓又過而却之又明日敵人移兵要衝將渡濠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雖挫自是謀益巧攻益力遂蟻附城下圍之數重燔其外柵誠之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其所佩印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攏胡床而指揮者一矢殪之敵於是造望樓高出於城下瞰城中則爲疑兵以惑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斬其使以書還之越二日敵大張攻具則禦以長斧巨石當者糜碎夜則使人斫其營毀其梯衝前後踰再旬大小十餘戰皆克敵終不能得志於我無何黃州失守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方命馮榯援蘄擁重兵遷延不敢進公神色自若方厲將士勉以忠義而降將徐揮者僞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衆絶城而出教之登城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兄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虞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秦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仍詔婺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真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藐然一儒生耳

使其從容顧畧不過以有德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旣塞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槩揩曰晉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為君父死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殆至當與君等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公倉卒所出之絶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凛然不可回奪德秀從公遊嘗竊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仆之窮山中為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蘄時置惠民倉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者頼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尚足以救生靈則其他可知矣世亦言公守蘄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

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為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童必大　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歷安定知府關慶巳未裔兇圍城必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凛凛在人間

許伯繼東陽人子艮子以世貲官處州司理恭皇完兵下襄陽都督李珏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閩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由
海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珏降伯繼被
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
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
繼職居叅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
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面縛求生辱矣

章堉胡德廣唐元章 良嗣元嘉附

章堉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
没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堉自念世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
城制置使李珏以闘授堉直祕閣知婺州元兵大至
迎戰於丁泉山既而援絶城遂陷堉與暨皆死之永
嘉吳洪曰堉兄弟少有文名留滯下位卒以孤忠自
奮殉國亾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奸人
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阨之闔邑以安授廸
功郎僞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
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畟城固守會永康章堉起義
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
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爲之贊

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三
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
所用而卒元章爲文思院官其子曰良嗣爲建德軍
準備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良嗣起義與
復元兵歷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
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
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主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良
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僊霞嶺有

唐將軍廟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
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
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
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爲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堉書生德廣編戸而元章卑職也
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
車輪以斡旋傾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厝火未
燃朱之君臣方且就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
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
有事不聞與一旅之帥以勤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淟涊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下怯死封疆而
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宋
當未破時得如堉輿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
天下為保障國未必亾即亾亦不至金鼓一振散
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瓦解如是也蓋天下之
勢如布棋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
負可不慎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永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
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
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
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
盡援絶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
拜而死

論曰自中産於東甌考諸科目貫籍不係於金華
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
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鳳生有異才少游
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
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
州文學未幾宋亾遂絶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日
益工而橐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渭退居浦陽思與
起詩文關家藝吳溪上延致之過佳客則采擷雲月
嘲弄林水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括著吳子善
武夸謝皐羽為死生交皐羽殁數百里奔其喪為函
其骨葬子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牟獻
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丙陽仇仁近湍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連
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永嘉行舟雁宕大龍
湫抉摘景物以資賦咏每遇雄關複奥長江巨浸破
軍距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御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婉
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
國舊君之思鳳論詩嘗曰凡詩之作出人心生也使
遭變而不悲黍離居夔而不念儀髦望白雲而不思
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宋
季文敝鳳顏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
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
不喜佛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
爲達也而有梅福逢萌之志臨殁屬其子楞題其旌
曰容州盖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楞字壽

父亦能詩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
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
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季父國子監
丞大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
監臨安府新城稅鎮應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
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冤獄思齊坐獄戶
讞問凡株連疑罪悉出之從輕死刑多所平反郡首
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承問部使者黜之郡有盜
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由吏教囚以贓累民耳若正
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獄遂决民有育人之
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
名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淇起畏守鎮江檄入幕府
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
徒厲民耳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送
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怵於禍思齊曰吒嗟
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
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
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

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承郴堂貴戚力能
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
而思齊弗顧也既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
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
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
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宦遊十年業不增舊
比宋改物家益落至無儋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
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
耳失聰交遊若其譚論未畢輒馳去獨方鳳謝翱相
與談指畫手書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痛哭哭

巳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壁
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
之方鳳比其爲人爲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
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
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陳亮葉適二家
文選又倣其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袠多
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朱學士濂云予至浦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
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思齊謝翱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
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
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
悲若鳳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
昔孔子賢夷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
冊蓋以王步既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拂衣登朝之
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
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
賢乎予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貫黃侍講
溍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
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
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東海渡
黑水趨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時以平章政事知
樞密院事）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
傑賚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
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
之不得上乃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
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名至京師試文詞若

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饍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
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
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亡
後不忘故君舊國思成高光綸旅之業功既不就遂
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
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
異之觀騷人術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
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
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
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幾無愧蕭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呼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良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

論曰吾讀元遺民詩良蓋與丁鶴年爲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爲人謂基既爲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爲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管仲匡合之功而不責以匹夫之小諒君子自度其道爲伊尹管仲足以幹旋宇宙即爲基可也良之獻議過矣然明主龍興士大夫皆滌垢向新薰沐登

朝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末膺顯資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凂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躋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萍宋亾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剌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萍領宣慰使帥兵討平之悉定其地賜上樽襲衣獎賚甚至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萍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從容指揮以示閒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達以父勳少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清碧奉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達立朝鯁諤嘗劾丞相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召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達自沉於瀆軍士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卻藥弗御死

論曰元達之祖爲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稽紹仕晉即爲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良

劉良金華人辰之從父辰（見政績傳）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遣其子發賚蠟丸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圍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徽官而闔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禕 附王紳王稌王汶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充師黃溍得其精蘊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掾尙書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充而不名則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卽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擧司校理乙巳除侍禮郞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爲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名議卽位禮失對謫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係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爲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戡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條令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卽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擧取士命禕爲詔稱旨三年

豫敎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爲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諭尉佗事下之乃令齎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蠭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衞元君臣遠竄砂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强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亾何待禕神明朗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舆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巳而故元王使侍郎脫脫至問禕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巳出禕與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爝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復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詒人殺雲於道不

得達上大怒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既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禕子紳始訟言禕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禕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惜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

紳字仲縉幼孤育於其兄綬長而好學師事宋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禕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殖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衣冠之藏焉初禕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與故元通王聲勢相倚依違不决明年有使自漠北來禕遂遇害禕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里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甚力比北使刼以危語遂不敢蓋偺時土人用浮屠法輿至地藏寺北瀾滄圃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丙寅去禕死節時巳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巳非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訪其舊人遺老頗能言與禕生時往來事所述禕容

貌言行皆好製作動靜儀從皆一一可稽不爽而特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樹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涂誠御史黃鉞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禕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賜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尋卒年四十二紳在宋濂之門最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傳者子曰稌

孫字叔豐師事方孝孺孝孺死孫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禕死事忠特宥之凡令吏部署用孫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孝孺遺文爲侯城錄孫子汝宇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處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蕺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遞承考亭之傳皆屬婺產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緝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黼黻昌獻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偉矣王公奉天承命

一疏雖伊傅所以啟告其君者不是過也而中之死其節義又爲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與大焉者乎仲縉不辭萬里之遙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滅族之誅瘞師露骨爲臣死忠爲子盡孝爲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從宋濂門人宗思肯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建文帝即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朝帝名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韙之然燕王竟不朝而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携幼稚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宮中火起泰馳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即從城上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三尸焉一泰一爲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賜謚忠愍子永吉宣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宋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名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膺薦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爲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默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阨運也孝陵之土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方黃之儔僇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雉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關所端未決既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誠有旋其非忠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之誅且踵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憝不過錄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營奸宿死則棄屍飼犬予嘗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滅蓋文皇挾其怒勢以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孝孺之剛心勁氣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孝孺亦止

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慘毒之至此極夫人生之大倫有五既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僇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既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爲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爲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泰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申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己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爲乃與同部郎黃鞏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猝塡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爲負恩懊國無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或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匿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言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軼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爲公誰則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天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謝絕無益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嚴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昔者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廷駸駸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動衆寰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太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煩之幾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
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
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莫之
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己
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
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
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已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
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
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忘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之小人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
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
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
伍廝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
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
腹心付以批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
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
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
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奉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
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
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
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
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
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
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即
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
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
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
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
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一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
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月
宸嚴無任隕越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
以震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囊三木以跪於門
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
水流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在獄與黃
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杞老絲千緒

葵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梅扁冠仍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愷切、哆之魏徵陸贄何能違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撼千古、楓山門徒如此、允為儒教之光矣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鄜城訓導、以事至京、寓其從弟刑部郎琪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揉天憲、誅鋤朝士、公卿書穡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乎、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藏之、曰、不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喜曰、今日始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為疏上之矣、倘達帝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乃搏膺曰、兄狂乎、滅門禍至矣、急索衣冠、詣瑾門求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斧鑕、須臾日晡、武士十餘人、突入捽之去、家人皆哭、玘顧目曰、老頭顱、僅值幾文錢、何悲也、乃罰跪午門、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斃其七、玘得不死、貶九江河泊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為之讚、比之漢曹鸞焉、

論曰、吾讀韓苑洛雜記所載劉瑾諸事、其於京朝大臣、不啻土芥、戮而奴婢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夫瑾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嵎、鼓牙掉舌、以睨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飛膽落、以得保首領為幸、玘以青衿首當中一老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虎牙、冒刀鋸之在前、而一無所懾、可謂偉矣、夫廣文非言責之官、而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啻蚍蜉蟻子、比形於鵠鸞矣、至於疾風一振、士大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柏、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歷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為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為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嬖貳政、孽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御

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冊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冠後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超而上之在聖心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何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諸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須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爲綸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進封恭妃爲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輕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衽席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之於君但嫡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爲陛下杜未然之禍哉疏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廷杖六十、褫職爲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甦、天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諭祭、崇禎十年、復賜勅褒獎、加贈奉政大夫、

論曰、夫禮者所以彰嫌別微以爲民防者也履霜不戒馴至堅冰洗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能讓床第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蔓延累歲不决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之疏語語龜鑑然已與死爲隣矣吾婺風土質厚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靡朝先賢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先竹帛前輝與讓可謂盛矣

王鈇

王鈇、號苕野、世居東陽、以順天籍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常熟令、時倭寇大至、鈇前繕城垣以待、比倭逼境、輕舟往覘、適與寇值、衆潰、遂手刃數人、被執而死、而城以全、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祀焉、祠在東陽

周鳳岐

周鳳岐、字孚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戶部郎、督節愼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逐歸、崇禎改元、起爲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備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爲界而還、陞澧州參政、流賊闖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參議陳璸出戰、陷歿、鳳岐振盡援絕、城陷被執、賊帥解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爲厲鬼以報君父仇。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臂剖腹而死、事聞、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廕一子、崇祀郡邑鄉賢、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櫓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王薦、補兵備、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臂、罵益厲、賊支解之、闔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樂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惠使民。清律身。肇坤奉爲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不恕明允任其曹長、薦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居庸紫荊兩關、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盍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爲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逗遛不進。且兵逼陵寢。臣子豈可坐視。吾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關。時營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櫓樓者、獨以忠義激勸士民、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永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君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暨桑梓。春秋享祀。永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牧圉。固其職也。王大理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手奉尺一。巡視邊塞。即使閉壁不進。初無有操軍

淰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竭身死喪元砂傑
以馬革裹尸而還其素志然也至於牙髮之元既
歸壽亭之靷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
凜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
落拓縱酒負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七
徇苛之得錢郎與沽酒登萬曆丙辰進士爲章邱令
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淰時福建有紅夷之
亂與海寇劉香李桂相掎角詮司希忠賢旨使備兵

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
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盜權殺楊漣左光斗公乃歸隱
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爲天津兵備時山
東戍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圍萊踰月
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
空其城遁入海忝公遷青萊民負之是歲山東饑乃
以公巡撫山東賑邮有淰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
陷鳳陽挖陵寢漕例不過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
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盜厲漕艘
挾私之禁衆商騰謗公之撫揚深維陵寢重地郎修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非以
重贓被劾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
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
鋮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
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婺
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
忝既而
皇清兵渡錢塘公嬰城固守合家縱火自焚而死而故系
將杜學伸金華令李汝斌亦俱死之時丙戌之七月
十六云前二日季婦章氏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次

子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倜幹修髯有才畧
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僉事仍以參
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閣部開府
金華盡起歸田宿將招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
墓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既以身許
人臨難逃避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
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忝聊盡今日之歡或曰公
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既以身許國軍
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
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竄忝汝斌

脊力拮禦、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禺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滑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弗協、饑民群噪而起、乃令平價以糴、亂民以輯、政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游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西都上游、額軍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既行部、郎

治設安慶戍卒、酌餉例之叉、倣周文襄爲平賦、水利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虛糧浮派、加耗等弊、皆疏革之、凡塘堰漕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感悅、於是乃晉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久旱泉涸、運艘不通、公禱於泰山、乃雨、仍搜濬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運皆通、羣寇焚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邑、公命將以計擒之[illegible]賊亦以次剿除、東境以安、賜白鑑衣裘、廕一子[illegible]、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關、軍事旁午、乃晉公兵部尚書兼戎事、仰撫薊督趙光抃、與督師范志完、協力防禦、謂天下援兵、以衛京師、畿輔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劾、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上性猜、輕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背分立闖之符、門客掛將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懦怯庸流、再思進步、或叅革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輒復原官、或世職曾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運糧十無一完、技勇居然躐等、諸所陳畧、多禁革、仍以周延儒被論、併逮國維、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輸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諭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白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越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期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隕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蕙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擢禡即授廣西右叅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郴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逝歸粤、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郴當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罵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廕一子、曰以琳、仕鬱林知州、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校訂
東湖金　律孔將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姪皆顯宦、而浚獨不仕、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爲文、斬絶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藐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義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
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
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
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
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
恥之爲義顧不大哉予以行已有恥爲士士宜有恥
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
之所恥爲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
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
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
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
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
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
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非月
悔朔至哉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
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
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
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
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
吾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
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
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
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
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蓋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
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爲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

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殉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
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
蘧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
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
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淩始淩
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
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韶之言曰世之誦習香
溪之文者心篋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
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
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
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
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
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寔
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
以之首理學毋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
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絡與之際宋呂之
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拔脚於聲利功名辭
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奥開闢叢蘙以爲後學

首路其有功於婺賢甚偉至其著論目擊夫宋室
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與起之而不徒襲夫拘
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郎今心箴一篇
刋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
作泰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
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大予
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蘭谿志以理學儒林分二類予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憲元史例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金
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
奇汪應辰胡憲遊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
廕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 辭科
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
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爲太
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
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
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
指經書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
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
而喜之而未議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
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
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燾薦重修徽宗
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
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
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
職任率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
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諸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備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勿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嫉而益思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

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者作郎請皆歸奉諸編類皇朝文鑑黜浮崇雅採取精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管武夷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渟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

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君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祠之仍賜謚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葵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鞏豐石鮠潘畤杜旟夏明誠葉邽汪淳王埜時澐時瀾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鎬時鈐鄭宗强暨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誄東萊曰伯恭有蓋世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厲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游納而淵渟豈澄清而撓濁焉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陪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邃所以乘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偕象山之誄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興衔外朴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其爲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爲鵞湖之集冀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往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遊視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既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訒言所由殊方而其

至於仁則一也譬之適京師者東南西北皆可至也當其未至則各尼所適之一途及其既至乃知其皆可至也聖道不尤異論紛起向使東萊不亡必能廓推而渾一之天不假年使不竟其所學惜哉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見而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臨

興初領州解上中興五論不報圖覩錢塘喟然歎曰
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
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
震奮欲牓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
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
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
人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
郎何澹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
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孝宗知爲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
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
辱亮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
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
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
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
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
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
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
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
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
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論以爲亮推
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
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
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
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
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
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

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
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
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
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獲
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
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
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
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則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撑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晃哉彼盲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洗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太公之天地淸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淸明赫日長在只是道些子珍藏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盡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幾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淡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甦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淸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龍泉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備者失其旨致不

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鄕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爲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諡文毅、其弟子爲浦江倪樸、義烏喻偘、喻南强、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似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得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値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承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同甫之議爲非也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奏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政爲公來也其雋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隷於籍而食公廪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顚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自木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此

其間則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開襄蜀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恭輕謀進取以爲足用故曰兵力耗於虛數一患也金之弱於襄日雖非間謀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今雖潜償於家上其畏不死挐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卯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爲無能爲將墮其術故曰敵情惑於間言二患也逆亮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

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援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牓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巳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何日之積公私物力渴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賞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帥未出而爵已崇倘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太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爲將帥乎有以副使爲統御者及用爲都統遷都圖
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鶤旅遂以登
壇李佑擒俘遂列帥闕不知信佑朝賞亦有寡功今
信佑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
較少保賞敕荊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誠見
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歉然不然槐棘之榮豈易
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
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
議則誕登於咫尺之書進闕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
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

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爲塞其奬源
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
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知
所戒懼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爲勾踐昭王者
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
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
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爲通達國
體轉知台州與[illegible]政聲燁然爲同官高文虎所
忌譖於提舉茶[illegible]罷主管武夷山冲道觀開

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
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
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
所仲友竊論曰晦庵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
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
虎適讒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
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
符付次官乃撤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汚染嚴
蘂爲首嚴蘂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嘗
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縑既被劾俻受
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誘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
答曰身爲賤妓卽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
事寧死決不敢汚蔑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聽
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
閒氣耳遂兩不其事仲友既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
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
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
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

以僞爲也悃怳之顛以誠發也歎形於言悃見於色
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
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
及其儆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悃怳盡其復性
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
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
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
以空言戕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
不强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
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
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彪唐而無
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僞而
不慤乎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鮮能
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
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
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蒐獵莫不窮探力索
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後裁直與衡
多忤仕未通顯抑之論述而紛於情之所寄者皆有
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疑詩賦縱橫集書畫論史精義

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
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宜公奏議解輿麗賦四十卷其
後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寅
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既而得閱當
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每及
悅齋輒深相嘆惋惜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旅覽
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宋潛溪曰唐悅
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
下藏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皆以儒術爲賓婁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
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澌滅不存宋右
曰於呼世有誣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
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
友發粟賑饑抑奸扶弱救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
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
非真能悅程朱之學也而秉間述仲友後言朱子
信之時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
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酷好佛仲友闢佛甚嚴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
排仲友至六上章延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
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儒林是或非朱子意與春
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宋濂爲補此傳有
旨哉（題唐仲友補傳）黄梨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
微之理該禮之祖求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
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
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
唐悅齋創爲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
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

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
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與正傳不載
悅齋於敬鄉錄婺中學者罕稱之噫禍矣彼宋朱
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伯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碩學名儒）宋時福清林黄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
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
弟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爲人而黄文肅公朱
門之顏曾婺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黄中文有云
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
大儒或見擯斥著書立說雖前賢篤論不樂因循
其稱許黄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讐病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爲上饒主簿
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紹
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首送之
金僑以爲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
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
正已之道正人愛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逆
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嫉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即
位禮部侍郎眞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還之

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喬行簡皆
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
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
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
今天下之民憔悴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觖
弱動皆竄叛爲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蔑其兵者莫
非債帥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豢賄以謀
進用朝貢容召扞得成風皆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盜
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假援檗於敵境者動以爲計發
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輒禁渡涉棲困江

干雖被旨賑濟弗顧若此者非有所恃其孜哉闒茸姦臣專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爲交易之地臺諫爲囊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蔑如也今元勲大帥挾忍逞悍偃然玩侮歸附㸃將賞不酬受令不卒稟私發弗告外交弗聞跨處兩閒恃勢爲快其輕朝廷無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帥之者不以正也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䑎之渺茫浩蕩之中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遴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敦詩書者治戎弭汚瀆之風

消僭競之釁蹙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爲之改容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論留之爲遷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呂祖謙而僑獨師朱熹熹之學㸃於慶元仲於端平僑與度正棐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若約人所不堪嘗着敝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征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之感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固辭不受僑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臣傳）王世傑龔應之朱中而秉由庚最著

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魏玄成何以逮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秉於天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中言誠而畧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甚固可該也。何必兼舉哉。夫分析求義、逐字講貫、體驗。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者。朱門之的傳也。僑之外、吾婺朱子門人曰、杜斿杜旟、皆伯高弟、王瀚、王洽、王瀵、皆師愈子、王介、潘友端、潘友恭、潘友文、潘履孫、皆金華人、傳定、郭津、李大同、馬仲玉、皆東陽人、葉豐、武義人、應純之、永康人、

葉由庚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家世宦族、由庚生而口吃、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冊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夙夜磨礪、探索經旨、驗之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慮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郎。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遍。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祖述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栢與貽書辨析無虛日。基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始為論說

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擬象而為之者。先天圖嘗作先天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為圖。專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隨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隱有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為火水木金。郎其中以為土。說至五行而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

愚按通書之論亦有未備北山以太極補先天之未備者以太極盡於終之一言而先天止[illegible]象之自終不及工夫也殊不知先天圖未嘗無功也先天圖坤過震為復謂之天根乾過巽為姤謂之月窟天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月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學若善念初萌其幾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illegible]持而翕聚保合不雜於妄[illegible]之始者陰之靜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illegible]而不知復則獨陰[illegible]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乃先天之學也[illegible]師言先天圖與太極圖之[illegible]不能破北山之疑也栢又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為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為之傳、整比成卷、貫之由庚、由庚則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為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

絡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獘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上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傳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研索必求眞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公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署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儐贊奠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孫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鬭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恭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道益益顯婦人女子亦知某爲脩身篤行之士前至元己卯年七十八無子以族子憼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疏若干卷書說文若干卷庚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纔學便須有用力處纔用力便須有得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以言誠意哉通者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宋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濟得學之際栢通膚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比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應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與立與立一見基輙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栢亦有冦正於撝堂船山祖識伊洛淵源之語栢一日造與立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儆曰未識大安道前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嶔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埃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嘗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嶔巖須謂途言或先出巳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與立不無濬源之功與立嘗作

幽居詩云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礎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願與禽魚相關窗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稱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羇宦僑居瀔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嚮來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賈似道諸闡道過金華金華人士作儆以擯之毋使入境以汙吾地推而遠之惟恐其或浼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爵爲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旣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奥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已意不立異以爲高不狥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

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誼鄉侯婣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責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屑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翛然水竹間雖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驥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例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惻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栢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諡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

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真則一切皆真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秉高明、負志倜儻、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撝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即往從之、基見栢甚

喜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每見基、歸充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爲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謁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闃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敬友

愛、中年同處、益盡和儒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一視無間、從子偏弱齡好學、知所尊事、使與同居一門、自爲師友、收合宗族、規模遠備、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友殯之、且爲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廸之、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與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遏其躬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席延聘、栢以北山爲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爲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緯之請、主上蔡書院、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
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須也。天
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
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
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為
永式、為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為己任、躬倫識道
於家、敷揚經旨、精蘊抉印、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
不遠數千里、而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邃、精力清強、
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
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之常、手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
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
子姪門人侍、奄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緦行
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絰為位
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
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
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
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
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
漢儒概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然、左傳載昭十六年鄭

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淫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可乎、
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
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殘碎、朱子於諸經據析
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
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
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
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
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
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
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
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
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
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
二卷、發遺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
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文仲
請、謚曰文憲、

論曰、魯齋之學。為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
相迕、與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肖父但得其一點真骨真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泥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脉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葬也潤之

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質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盡亡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木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若如冰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周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乎君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農家一叟耳而大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咏歸氣象故以貌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潤之北山卒栢謂金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絰於內而加生絹於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曰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潤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形也生綃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

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栢不從竟用已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爲儒鰓鰓爲行一禮而恐爲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若喪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爲中論然魯齋之意決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往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己見則泗上塚旁爲爭競之藪矣君子居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讓既有定即不合於己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己見不從則變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往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鬩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有已也楓山不爲刑白回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爲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穎悟、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柏、請問爲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精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益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既生有虞秉、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承響接、觸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察脈投

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乎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若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日急、當軸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奇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備述海船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運水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爽、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趍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臺

書院、履祥不赴、至則畢廣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爲之擴發仁義之奧、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旣歸、築室仁山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須法、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魯齋、患難扶持、死喪通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旣而魯齋卒、履祥率門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隷、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勞問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舊操、辭曰、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罔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翔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十二、其後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諡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辨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可謂得爲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即見之、志一定而吾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即覺之、見非禮之色、志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聽、非禮之言、志立則勿出、非禮之事、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孝、則不屑爲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爲不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爲不忠、交朋友、志欲盡信、則不屑爲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志狹也、志立則能容、怨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忘、爭怨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即爲持敬、志常存則不放、即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獘叢生、如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婺學之要、其在是矣、

許謙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居京兆之奧平宋元豐間始居金華人父觥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子嗣即謙也謙秉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輙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殁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有項履祥曰士之為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中之為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揆夫中而用之履祥殁謙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衆身在草野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勾已而行謙知災在吳越是歲果大祲謙憂之貌為之瘁或曰先生乏食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嗣使趙宏偉舉

遺逸皆辭宏偉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眚屏居東陽八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之士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益有善當與人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每奇論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教制為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殫盡隨材啓牖而其出無方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人子弟望廬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即其家訪以政典隨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臺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於朝、鄉關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當大比、誘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爲名高、顧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爲主。常瞑目靜坐、書之所爲、夜必書之、疾華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殘年做屋以居、饘粥不給、門人呂權、蔣玄、金涓、將爲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塟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即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緝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幾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爲大官而死於兹、

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名元未聞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帝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丙午五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爲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爲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爲祭酒、踰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殁、元在韶、即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

圖以相傳示云、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光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肅黃榦。再傳而爲魯齋王氏。三傳而爲仁山金氏。四傳而爲白雲許氏。北山清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鄒魯之目云。

胡長孺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胡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君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絶出於世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强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

公家氣燄熏灼、卽遠迩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使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哭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滿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卒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祈福、一嫗失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

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盤、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辯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日然、立命聽贖、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五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

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晴拱壁。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貫質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及笙編、南昌集、頗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詩泳精出、間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鳶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號之爲、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肅黑而多黯、婦鱗掀而不閉、黯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葉、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童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濂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辱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想國史別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雜出於他書、景濂先生忝汲仲不遠、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爲歌詩清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眞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官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予、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戶不出、師道單

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衆兵譟曰、錄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錄事在此、敢殺者前、衆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塲之內無餓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稍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贓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即於衆中指出之、衆以爲神、所全活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刻其治行於朝、入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之士、人人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沆、皆世其家學、而沆尤有名、入明、爲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治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賁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絶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爲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

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絶、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眞、是誰之責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法者、爲敬鄉前錄、續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爲敬鄉後錄、迄今金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裁於師道、然敬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唐與政、不但不錄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宋景濂王子充蘊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朱公且爲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暨成雪崖阮霞嶼諸公出、則盡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褊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而婺中人物、賴以不亡、如胃刪定杜文學諸疏、皆旁搜冢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冊、其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沿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婺賢中未易多得、章文懿作蘭谿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谿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即理學其文學傳即蘭谿志之儒學、潛溪立例甚嚴、即其師如吳立夫者、尚不得與正傳並升、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樵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微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來羣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蔓于屏岙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叅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卑隸、莫不伥伥然索之、而終不可致、故墜於大澤之濆、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言曰、昔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穰
十爲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
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
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
與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
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
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
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
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析而附會與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
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
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樵
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爲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
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
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溍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
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爲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
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真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
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攣晝夜扶持歲久
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爲偕吸而出之母早殁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惡
衣菲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廩粟以賑親故、及閭里、
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
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爲幸、下至輿
臺卑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
趺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
曰、吾死可矣、脩然而逝、

論曰、趙香砂述史傳云、自朱呂倡學東南、學士承
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力詣者、各以所造自成
學、若蜀資州黃澤、金華陳樵、最顯名、樵好學、有遂

悟、著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燬於兵、其書多不
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爲隱逸、而
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
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
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撰之解、
即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真
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
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去年於
徐氏家譜、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
以三月而違、顏子於仁尚未安、孔子不呵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吝、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脩、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 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名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 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

郎祖幹與香溪浚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質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但稱師而不字、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敝、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顚、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爗爗、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竄於蜀、范公奄忽、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儆而爲善、泯泯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方公一代鉅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皆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白雲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敦九族。舜厚本支。文王之德洲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敦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爲道學。而道學衰矣。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 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徙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溍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盧陵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又如晴霽終南。衆皺前陳。攬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召、濂爲黃冠逃隱小龍門、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參攷歷代郊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安遠知縣、復徵爲禮部主事、歷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對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壁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
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帝溺神仙、好
邊功、民力既竭、繼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
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
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
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
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
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
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
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

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居、不遷、時詔許言事、有上疏
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答之、而上怒未解、濂曰、彼應
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采
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
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既誤罪言者耶、陞侍講
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凡
山川百神朝享律曆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
臣碑碣贈國誥諭、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
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俾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
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濂不勝杯爵、上勸
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醉學士歌、
又以濂馬濟、命選御廐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
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
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官其子璲爲
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即命題試之、曰朕
爲卿教子孫也、既以年至、詔致仕、追贈二代、誥辭皆
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撓之不怒、靜之不肆、又嘗
延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
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既歸、居青
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戒
勅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晷
去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
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不受、
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
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翌日勅儀曹奉迎
尊法儲相繼、自是日侍上遊宴、上喟然曰、純臣哉宋
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孫序班慎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嘗坐以皇后皇太子言特
放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諡文憲
濂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
閫奥至其議論若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
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
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
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
哉即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
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
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

神士結茆爲叢無有設像之事今傳土而肖之失神
而明之之義古者既瘞埋牲既奠燔蕭合羶薌今蕪
祢太簡古者祭享設延燎天子百公五十卿三十今
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
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
今雜置妄列若荀況之性惡揚雄之事莽王弼之宗
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短喪馬融之附勢亦厠
其中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在堂而路點
在下可乎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
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襲用魏漢

律所制大晟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
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
伊尹旦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云議上悖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發
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蘿山芝園歸田諸集一
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瓚次曰璲而璲尤有名
璲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
得罪誅璲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宋廣齊名號
國初三宋王世貞曰宋仲珩書兼衆體皆可名家方

孝孺比之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
不失那邪予嘗見其行草流動秀潁翩翩可愛比之
乃公誠青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
君子觀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觀我心情識
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
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怜示懼蓋其從行二
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

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
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譏以佞佛然讀
其文考其所爲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黛傻卓然開道之大儒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曰細析希微大包幽遐片言極論莫非正學吳蕊宗韓沿朱遵洛靜巫陋巷若使爲鍾訓物型家惟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爲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造道之淺深則公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蘇山子曰學而弗擾游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之門而不之知也蓋文憲之所以教正學者皆儒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疑有待焉尚未之言也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之父因益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溍柳貫武威余闕宜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將物論在明初與宋濂王禕同

時崛起開三百年文運之隆而虞山錢謙益尤以翰爲最曰仲申仕雖不達而文章淸淳道古時或有宋王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行於世而皇初井牧諸篇尤爲當時所傳誦其皇初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悉悉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跂息蝡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甚毛食血飲雖鷙擊獷傳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暴象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槎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合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侗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愼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暌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底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夔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爲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爲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俗矣禹之典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典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道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

爲其私知異說倚摯是非臬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覈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刷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發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誅君臣

之華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征伐之事公卿
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
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
不可忝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
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
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
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
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爲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能爲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
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
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羞
稱之矣别漢以下乎

論曰楊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詮釋經
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
世之　規也吾婺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
勉齋黃氏然猶循軌守轍以恪善恭謹取重於天
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大之有網羅
天地括囊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爲必
可復以五帝三王爲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
簡之治爲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
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自
明祖龍起吾婺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鵲起有
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申
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
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剿殺格以才望率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
老辭歸遂不起格邃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
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奥嘗著荷亭論辨設
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
大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
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爲灌苗也冶者用
火不可曰天生火爲煅鐵也醫者用草木禽獸不可
曰天生草木禽獸爲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
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獺先潦而徙鳶先
風而翔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卽始見

奚何所不占矣必十筮哉或曰仲尼著詩教以厚壯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讀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徵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夫鄉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冓之言不踰閾而賦淫詩以貺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宣子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

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書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矣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慎罰得毋命康叔爲司寇之辭而誤於焚禁之後乎諸所論剖抉精博如此格既歸家居數十年閉戶著書自成一家言好周邮賓之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往之而卒不能權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

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爲道大矣揲蓍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爲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爲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爲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擯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據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規依附而其論彌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蘊

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去取也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穀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耆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懋乃謝同官黃仲昭莊昶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盍諫同上疏諍之忤旨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疏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大理評事
留心職業庶獄精覈過於老吏南倅入覲北爲編例
益以堂隸顧直之贏而懋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
僉事閩籍山海有番舶銀鑛之患懋至許民與番互
市弛鑛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税
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
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
史不相得又積勞瘺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
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不罷不貪酷不老病何求
退爲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輭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鬚髮
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
學爲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
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
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
方尊禮師儒以謝鐸爲祭酒而南則以屬懋而懋
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除服即奉詔至太
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覈訓典博士諸
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
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骸骨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
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
仕未既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懋獨免
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弗
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纊語不亂衢守林有
年至於榻上論古今事又與侍贊論君大夫保國保
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上會父子爲庶幾計閫
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爲人麗樸長者而蓄德閎深
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棄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容
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所

肥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巳
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疏節意
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
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
弗顧所居破屋卑至礙幘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
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餉之米乏則以麥
村爲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
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爲法任恭惠
拯以大司空致政俸餘止四五百金懋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聞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利病、輒爲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於書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以窮理、小以愼獨、朱子鑑空虛之獘、教人致知格物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其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卽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穎、皆可充腹、絺帛異質、皆可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其爲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備矣、刪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婺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其高弟弟子、則有唐龍、臣傳見名章拯、陸震、義傳見忠董遵、凌瀚、黃傅、李淪、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歛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砂、公則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窮之年、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豫湖、不爲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舍非公乎、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享無瑕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往、末之難乎、旣而唐荊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廉、不顧當世之議、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遭物謗、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無尤、顧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懋從子、登　治壬戌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爲刑部主事、以夾四不覆於閹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時獠夾哨聚、拯單騎往諭、夾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溢、河決魯橋、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神禹故道、極議爲

今日計、當踵前轍、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若羞出漢人下策、希功禹大役一興、為害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為虐、拯請浚孫家渡以殺河勢、緒用未成、論者譁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為潘希曾、迄用拯議而效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拯力言其不便、萼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而拯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為言、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

帶閒住、卒於家、拯少從伯父懋受易、輒能潛思究彝、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寐、卒年七十、學者稱樸菴先生、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董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為諸生有聲、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為浙東奇士、貢之禮部、授南昌府學訓導、時蔡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為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為備荒計、調知蘄東、感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儋石之儲、乖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華、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恩南府推官、秉冰蘗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三孝稱云。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惰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

究、四方從遊日眾、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泰學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周府紀善、以禮輔王、王上學德講學啓、辭義嚴正、王甚敬焉、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黃傅

黃傅、字夢弼、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課、弱冠、補弟子員、旋擯於庠、公嘆曰、曰、三、升、米、耳、此豈足以畢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稍何王金許之的

傳傳盡得其學爲然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五載來苞苴杜請托建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會合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謂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臥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每讀文山傳輒欷歔悲泣逾

時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書之楹間曰不如此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居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李淯

李淯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擢分能江淯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懋亟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貨馬質屋乃克殮楓山題其棺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過於子孫故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發德容廉介則有黃白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儒風復振於婺宿之墟自此以後家君砥行聚徒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敦揚道教發還見遠則不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白沙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蒙徹帝聽大臣矜式歿祀孔廟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用檢

徐用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健術起家敭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郊祀繼又請皇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副也則抑豪右以

扶孤弱其官陝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汲俊才其官
蘇松參政也吳江灾民譟於軍門太中丞欲繩以法
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
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
察也暹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
則防之以法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嚴蠹耗
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贍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
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遍籍三十
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塵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緒
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會一日問汝芳曰學宜從何入汝芳曰但朝夕望空
拜自有人出而傳汝用檢不悟純一邪何後在江省釐署
方治文移忱有提於側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乃覺有人用而傳之忽然陳見解落胸中瑩然若
有得繼與定向談定向曰子今之孟子也又曰願君
執御毋執射用檢不省解之者曰射則有的御無轍
迹子與願學孔子如射之有的也孔子行藏隨時如
御之無方也楚侗或者欲子損孟之高爲孔之大乎
然則向之謂子爲孟子諷也非譽也蓋自姚江直指
心體學者厭承習援漸失其初或誤以精神爲聖或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檢將陰有以救之故其言曰吳
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
氣則天下國家壞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
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即堯舜之執中大
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
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
性之體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
爲一原與於沖漠無朕而生生然洋溢宇宙以此言
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渾然
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邁本曰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
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與廣則祀諸名
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
任所至著有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
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救龍溪諸君之流弊
而率天下以孔門之實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
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
易淆夫天體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
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為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外、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己。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滑。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孫揚

孫揚、號石臺、東陽人、父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以自儆。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宇內風靡、學

徒風承響接、厥議紫陽、目為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寄意於感興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既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為、己、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嵊縣。守仁曰、子到嵊縣。便曉嵊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嵊縣。方能到嵊縣。揚辨甚力。守仁默不答。揚亦剌剌竟辭。因條列守仁諸說。歷引朱子之言駁之。曰質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毅然特立、不囿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晦。揚所著書、質疑稿外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既歿、無有能行其書者、康熙巳巳、吳興費家輿、教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脈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輿卒、家輿學於陸龍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祀、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

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為書。以質問焉。先生不以狂愚乖忤見訶。而歆然接引。多方曉諭。亹亹不倦。揚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浹旬。而疑之未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宇宙。門徒滿天下。而石臺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冊。折其說而奪其喙。略無驚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而所造邃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為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即其所云曉得嵊縣。乃能到嵊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其實懸擬嵊縣而知之。知嵊縣而已。至嵊縣之城。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圖守藩籬規規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拔於個個之流哉噫若而輩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上禦邊四事防虜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廣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黃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興太平未幾丁內艱去服除起為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為萬[illegible]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救饑如救焚溺緩則何及發銀為糴食物廢易宜隨民所有可克饑者輸官散給川共議全活頗多時內延歲例大祈文德撰詞多寓諷諫忤旨謫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比卒遺筒蕭然貲至以殯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之門尋又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與鄒守益羅洪先相講切闡修篤實飭躬砥行矩矱森然不為　言聳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侍御史王好問題請卹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應典

應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愛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享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為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要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即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從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爲人誠慤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愼行。廉潔儉整。黃宗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儷云。

李珙

李珙、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教諭、學傳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於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晉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實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實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

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間。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强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强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郎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爲諸生、往姚江受

桑陽明之門、歸郎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衆以睚眦隙、詣御史臺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尹、按五峰舊爲壽巖寺、梓等毀寺爲書院、故爲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密。同門王畿錢德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即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至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畧無攖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窓卷語、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即北面一松之門、凡四處、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闊、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遽作、備嘗辛苦、乃悵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謹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即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欲爲實際、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己接物、真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即可証悟、自奉粗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以授學徒、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蘭谿徐用檢遞主教席、用檢於人慎許可、談及惟熙、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汝登見其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嫡脈、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艮久曰、極深、研幾、遂興、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塾、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爲虛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疎畧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娓娓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搽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遇饑寒發疾、必多方周䘏、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廩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爲陳其蕙金萬選、呂一饒、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源、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即執贄爲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爲主、以立大爲要、曰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只此眞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簞瓢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陳其蕙

陳其蕙、字生南、號頻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贄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嗚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己、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倜儻詳審、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聞者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愼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

一刻無之則暍爍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僞、子若辨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悉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卽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備、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

陰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卽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卽顧諟天之明命也。其意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生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居文孫殁亡、卽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華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挈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庵、

呂一龍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陳春洲誠源二師、聞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爲學、家無儋石之儲、樂趨人急、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質所著布袍助之、一龍蓋合魯齋原憲爲一人者、終日爲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濟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弱冠時、會爲父純利府君執蓋出、府君

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執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慍、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爲弟子釋經、不屑屑於訓詁、每用明道法、以一二字點掇、使聖賢精神、溢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卽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爲學不在多言、試取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譬夫販

婦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冊晚年
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已事倘云學
可不講便同自棄晝之所為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
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王同廉

王同廉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即閉關
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籍書之以自考深慽幼喪親不
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憲
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
會見其為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剖擊予積不能平玩
其所評心平氣和蓋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
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
凡二十種皆切已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箴凡
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蓋
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為
已為上辨志為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
者不在其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
為人為已之間但辨一片為已之心則入門工夫雖
有不同不害其為大同誠意欲先於諸儒中辨同異

竊以為學但求有益於已期歸於真而公其偽此事
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既以仁為已任不能
風動而興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
反已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
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其論心學畧曰
伊川謂儒者本天即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
為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研勝之說氣進諸
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
惟湯潛菴不以為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
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
強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卑謙

論曰姚江之門泰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
好奇所以再傳而為顏山農三傳而為何心隱幾
於決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
之在王門不能與龍溪心齋諸公抗席也後人載
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
皆遵行家禮厚人倫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
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已胸中流
出滴水滴凍為益實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淹博開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建之學。竪窮三際。橫遍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窩。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 濶。則又不在乎博學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鶴源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一

楊璇

(漢)楊璇、字機平、交州刺史、扶之子、喬之弟也、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𣪍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戰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盗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妄有其功、璇與相奏、而凱有黨助、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上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歸、卒於家、

論曰范蔚宗云漢至安順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
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王號者益以
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壘盈四郊弁命首
尾若夫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
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其免矣璇在漢
為烏傷人後割義烏置浦江其祖楊扶墓在焉朱
樹溪以為浦江人云

駱統

(吳)駱統字公緒係烏傷人父俊仕漢以尚書郎擢陳
相袁術僭號俊保境賊不敢犯時歲饑民流俊傾

資賑給全活甚衆術衆饑乞糧俊拒不與術怒使人
刺殺之統時八歲母適華歆為小妻遂與親客歸烏
傷母送之拜辭上車去而不顧時鄉里饑困遠方客
子多乏絶統見之為之飲食衰少其姊甚哀之統曰
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
我乃以私粟與統遂以分施由是顯名年二十試為
烏程相有惠理吳主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
以從兄輔女進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志在補察苟有
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
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

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收還
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
役繁數重以疫厲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
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
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
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
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
方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
不釋之備徵調繁數出來積紀加以殃災郡縣荒虛
民戶浸寡而前後從軍者生則困苦無時死則棄捐

不返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重累
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
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又聞民間產子多不收養屯
田貧卒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
感動陰陽竊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
期月之戍而兵民耗減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
成功也夫民者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
而不可勝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赴目
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仰副陛下天覆之仁愛歷
凋敝勢不可久惟冀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

荒虛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川、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大願足以死而不朽。權感其言、於是始重守令之選、携叛日少、邊境豐實、皆統發之也。統後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復出爲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又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數降手書、相與反覆、終行其策、黃武七年卒、年三十六、同郡有駱賛者、長山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賛亦創重、足屈攣不伸、遂引刀自剔其筋、幾殞、俄而

徐引其足、足伸、創愈、統鬪而奇之、表薦於權、積功至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敗魏軍、遷左將軍、著將畧於吳、賛每臨敵、必先被髮叫天、抗首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論曰、國之有民、乃人君之肢體、而君之所賴以立者也、守令者、乃一身之經絡、所以運元氣、通營衛、養肢體、以固軀命者也、守令貪殘、則經絡梗、其元氣營衛不通、四肢百體日就枯槁、而國亦無與立矣、詳駱統之意、大要以養民爲立國之本、而以愼擇守令爲養民之首務、旨哉言乎、蓋有大臣之風矣、歷觀前代亡國之故、皆以民窮財盡、歲不登、盜賊蜂起、而金甌失固、其源皆起於墨吏之貪暴、宗周末廢、黍離而東、國先空杼軸、統之言其千古之龜鑑乎、廣輿記載統會稽人、併毋以漢時烏傷統於會稽乎、然史既係統於烏傷、則其爲婺人奚疑、

馮宿馮定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馮子華之子也、貞元八年、陸贄主文衡、試明水賦、及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登第、榜中多天下魁儁士、號龍虎榜、故宿特有名於

時、與韓愈交最契、既登第、出爲徐州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軍中奉其子愔主留事、而李師古將伐其喪、以求故地、王武俊亦擁兵觀釁、愔大懼、宿乃遺書武俊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幼子爲亂兵所脅、誠欵隔絕、强寇侵逼、公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表愔爲留後、既而不樂佐愔、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仍召爲太常博士、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視師淮蔡、東過華嶽、命韓愈題名、而宿與焉、

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中知制誥、牛元翼從鎮山南東道、爲王庭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從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擒取搒殺之、轉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世、累封長樂縣公、出領東川節度使、增治兵械十餘萬、詔分甲賜黔巫、又治涪之坊、擁州人賴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佑、我不爲也。卒、遺命以生平圖書悉納墓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馮定、字介夫、偁儀觀、宿弟也、人以方漢二馮。爲與于頔善、頔帥襄陽、定往謁之、閽不爲通、拂袖去、頔聞、追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頔、頔大慚、第進士與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鄂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瘠、至是乃數移疾、長院者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遷太常卿、文宗嘗用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命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敗、公卿多被條禍、中外惴息、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惟定力爭不可、乃罷、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從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後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林符使西番、所館有一屏、試覩之、則書定商山記、宿弟審、寬、皆進士、審官國子祭酒、寬起居郎、宿子圖中宏詞科、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瓓、官至河南尹、馮氏衣冠之盛如此、

論曰、史稱馮宿知貢舉。見劉蕡策。駭異之。畏中官不敢取。君子以此背之。似矣。顧不思仇璫之勢猛

於虎狼。鼓牙掉舌於宁扆之旁。天子爲之側席。一失策則喋血禁庭。股肱爲空。宿無埽除君側之權。取一舉子。以攖不測之危鋒。既非自全。亦非所以全蕡也。夫宿以文臣。歛歷中外。奮其筆舌。安反側以尊朝廷。至於躬秉旄鉞。竭力盡能。執法忘身。蓋有大臣之風矣。馮定矯矯。頗厲風節。宏文傑篇。流傳外國。而記載缺如。可惜也。宿文存者七篇。邑乘多不載、予皆登之金華文畧、

胡則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己丑進士、宋朝妥士

登科自則始、則為人精敏寬厚。始釋褐、為許田尉、轉
虔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
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柰何為一
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
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
其詐、白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委罪於我
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絀。湘大奇之、因遣入奏事、
召對明審、太宗顧左右曰、州郡乃有如此人。命記姓
名。未幾改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
冗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出知

薄州、州有虎患、則齋戒禱於城隍、翼日得死虎廟中、
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
墓終喪、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
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吏皆懼、
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哉。籍為羨餘、不之罪、累轉
而為廣西南路轉運使、按宜州、辨活死囚九人、再遷
而至太常少卿、以丁謂累謫知信州、尋調福州、有官
田數千頃、計臣請於二稅外、仍輸租米、民不勝斂、則
以為官田多瘠少肥。且地臨巨海。風潮漂蕩。難於催
督。奏乞仍舊、從之、尋以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為寬大、不以刻下為功、
又設筴通京東西陝西鹽法、民咸便之、進工部侍郎、
集賢學士、出知陳州、仍調杭州、以兵部侍郎致仕、卒
葬錢塘龍井源、則為人尚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
嘗延蜀人龍昌期為郡人講易。資以官錢十萬。絳既
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
之。在陳州、適范仲淹為倅、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
銘其墓、累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
身丁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
書處也、肸蠁特盛、宣和中、睦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

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欲渡、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
皆墮死、又有千人坑、兩石崩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
頂有泉可汲、賊緣間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
泉、次日泉遂涸、賊懼遂降、守臣以聞、賜祠額曰赫靈、
至本朝遂遍郡境、不啻千百區焉、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遊事三朝。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計省遴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為
理。生有惠政。歿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冥數焉。且刑
生薦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望膜拜聚會、公而有
靈。亦非所樂也。顧公之治行官伐。載於韓魏公朱

朝實錄。范文正所撰墓銘、論次尤悉。若所云奏免衢婺身丁錢。民受其賜。爲之立廟者。則傳與墓志俱不登載。黃文獻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質之。然金婺之人。傳爲故事。不可考矣。亦蛇嚙滕白馬飲泉。近於語怪。然而前史類有之。不足駭也。

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從安定胡瑗學舉進士第三、以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判湖州、時孫沔守杭、見而奇之、曰子後當爲賢將、因教以治劇守邊之畧、名試爲集賢校理、遷戶

部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嘗召問之、元發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然、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歎息久之、進知制誥、諫院、王絢論宰相韓琦不押班、以爲跋扈、帝問元發曰、宰相不押班、固有失、然以爲跋扈則非、後他相以其子判鼓院、近臣或謂不可、帝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帝悟、爲罷之、拜御史中丞、時夏人納欵、邊帥种諤復築綏州、

發諸路兵出掠、元發言諒祚已納欵、當明大信以示之、邊隙妄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謀貴寅協、今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修堡寨、而中書降褒詔、戰守大事、乃參差如此、乞勑二府、議同乃下、會京師地震、上疏陳致災之由、言皆切直、元發旣數件用事諸臣、執政皆不悅、合策擯之、出知秦州、神宗曰、非朕意也、留不遣、未幾、河北地震、民多流亡、乃命元發爲安撫使、其地數千里皆崩圮、吏民懼壓、率露處、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我當以身同之、於是出粟賑饑、除田租、修堤障、察貪殘、捕盜賊、諸壓

其衆、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每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不少嫌隱、王安石立新法、恐元發有言、復以學士出知定州、歷青州齊鄆二州、再上言新法不便、皆不報、會婦黨李逢爲逆、坐累、黜知安州、流落十載、猶以前累、再貶筠州、或危之、謂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章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卽改湖州、哲宗卽位、改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乃頭乞淮南米二十萬、以備賑、而與城中富民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幷竈器用皆具所全活五萬人云以兵法部勒少者供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朝廷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再徙太原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防秋餘聽番休元發至偶有邊警諸將請悉甲而出元發曰夏人若併兵來雖八將並出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已而警告亦靖歲省芻粟二十餘萬以

老乞休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初元發微時豪邁有雋聲嘗爲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俠斜飲文正苦之迺坐其室燃燭讀書以俟俄元發沾醉至長揖文正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因問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然逡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日中久不見偉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論曰朋黨之禍顧不烈哉從古小人欲盡君子之類而空之未有不托於朋黨者也故刑章鉤捕禍始於甘陵勒碑驅除端開於洛蜀牛李之隙生而清流殲盡東林之名盛而善類無遺歷觀前史可爲寒心章敏之言燭逆知黨禍之將作而防其漸也然則君子果無黨乎曰君子無黨而黨之禍每自君子受之此固小人之借資而亦不可謂君子之無過也始於引類之極廣而成於衛道之甚嚴分別太過遂成門戶是以伊川行方而子瞻目爲奸險悅齋學博而朱子等諸卯邪意見互持爭端橫起爭子挾不與同國之義執戈相向小人乘隙而起收漁翁之利僞學之禁亦君子有以自取之也是以易重包荒而渙羣無咎後之君子其知所鑑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侍者予祠歸復例職羈置鎮江靖康元年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抗言名不正改計議使廷臣謂澤素剛難屈徙死無補不若授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倍道之官日夜修守戰備會朝議用王雲言遣康王質金以雲副由滑濬過

磁、澤迎謁曰、肅王去不返、今敵又詭辭邀大王、且兵已迫、復去何益、王未決、而州民譟、趨共擊殺雲、會湘州守汪伯彥亦以兵迎王、王入湘、徽宗聞之、命王爲元帥、澤副之、遂以州兵二千、與敵戰、破其三十餘砦、澤履冰渡河、見王、建議入援、復得蠟詔云、旦夕議和、且止進師、伯彥等皆止、澤曰、金人狡、姑緩我耳、和亦宜急進、萬一敵有異、吾兵在城下、緩急有恃、伯彥曰、不如使澤營之、澤進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宣撫范訥興仁守曾楙等、引大義責之、皆以爲狂不答、是時澤

營衛南、前後皆敵壘、裨將王孝忠戰死、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如死敵、遂大戰、斬首數千、乃少却、澤乘夜徙營他所、敵復至、得空營驚去、自是憚澤不復犯其營、逾月、京城陷、二帝北去、澤趨滑、至大名、欲渡河邀其歸、而諸路兵不至、復還衛南、上書勸進、且言應天藝祖興王地、取四方中、轉漕爲易、王於是入宋州、即大位、澤至行在所、入對、陳興復大計、數千言、涕泗沾臆、辭氣哀激、帝欲留之、仍用汪伯彥言、出知襄州、澤至襄、上疏曰、祖父播遷、宗社丘墟、陛下龍飛、臣意必赫然震怒、再造天地、今四浹旬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誠得捐軀報國、死且不恨、時帝已謀南渡、念無可托以所務者、會澤表至、李綱曰、綏復故都、非澤不可、薦之甚力、乃改知開封府、進延康閣學士、東京留守、制曰、惟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内、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時敵騎留河上、鉦鼓聲相聞、京城守具蕩廢、兵民雜居洶洶、澤至、首捕諸舍賊者、令兵自爲營、不得闌入街市、盗不計贓輕重悉斬、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澤

素著忠義、至是益自奮。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募兵。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沿河立連珠砦。控制河東北民兵。開五丈河通商。儲糧數百萬石。造戰車千二百乘。修諸城樓櫓甚設。軍民大安。陝東西諸路咸聽節制。澤乃請帝還都。而伯彥等力贊南幸。遂如揚州。金將兀朮復舉而南。自鄭抵白沙、距汴不數舍、諸將請間、澤方召客圍棋笑語、衆不敢言、退而分部徹備、都人大恐、澤召謂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但遴精鋭數千。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要路。俟衍戰次擊、且諭僚屬曰。上元近。第循故事。榜示張燈五日。

幷弛夜禁。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逼、士女遨遊達旦、亦不懼、收燈之夕、提書至、衍遇敵於板橋、設伏敗之、悉得其輜重、時粘沒喝據西京、攻滑、守將張撝死之、澤遣王宣援撝不及、遂與敵戰、復得滑、以宣知滑事、自是敵不敢犯、澤招撫羣盜甚衆、擒敵將、即解縛詢之、知其虛實甚悉、因部分諸將、令王彥自滑取懷南王再興自鄭直護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各以所部分道入、登壇誓師、言與淚下、諸將皆飲泣受命、計已定、因馳奏大畧、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諸陵。爲敵所據。今年寒食。不能以

一杯伸祭享。可爲傷心。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遠幸湖外。蓋邪臣輩張邦昌故智。事事爲敵間。親屬支黨。皆準置在南。無復以君父仇耻爲意。願決策還都。臣躬隸行間。爲士卒倡。除克雪耻在此一舉。時澤請還都疏、已二十餘上、而語轉激、侵左右奸臣嫉之、輒笑以爲狂、最後、澤以中原無所倚、乞以帝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時方在金、伯彥等乃譖澤有異圖、且訛流言信王渡河入汴、於是除澤爲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且詔還京、雖陽尊之、而實奪之權、將下制、復遣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知爲伯彥等所間、大功不就、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乎、吾死目且瞑、諸將皆流涕、不能仰視、乃爲表曰、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擁向困躓孤窮之際。付以强寇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麄著勞效。坐籌寄計。俾臣得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强敵。再安王室。夙宵以繼。寢食靡寧。陰陽之寇洊深。藥石之功莫効。少延殘息。庶兆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

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接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甲劣。尙貽千古之羞。仰憑睿鑒之深。必無死生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急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尙王恩。敢忘尸諫。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奔走巷哭、不數日、相率散去者十五六、子穎、久居戎幕、得將士心、議者請使代澤、以究前功、不聽、除穎祕閣判官、贈澤觀文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充酷而無謀、至汴、悉

反澤所爲、於是豪傑解體、降盜在城下者、復散去剽
掠、明年金人至、以城降而中原遂沒、
論曰史臣云宋無公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
果哉言乎吳之器曰公面色正方色沉紫白髭數
莖横張如戟英姿爾爽可畏稱其爲人予見其畫
像良然夫公以千餘羸卒守孤懸垂破之郡首建
義旗號名豪傑百餘萬之師頃刻而集而隊使森
嚴芻糧以給軍安於佰民安於家雖韓白復生不
能過也夫駕馭無法則腹心變爲仇讐調度有方
則草竊皆爲義旅人之志量相越顧不遠哉考澤

以靖康元年起知磁州時年六十有八至建炎二
年七月而卒燈將燼而復燃强弩之末可以穿札
七州何使宋人能用公於大觀宣和之間則長城
之勢以成金源之形永固豈復有舉族北轅之禍
哉國家無事則榮恬媚之臣有事則思雄勇之士
至於名業將成猶使小人間之宋道之不光宜哉
而公之忠誠義烈則貫日月昭宇宙矣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三人、爲温州
判官、賑饑有方、用秦檜薦、遷勅令所删定官、累歷殿
中侍御史、時秦檜主和議、剛中乃上疏曰、臣自備奉
德音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
故欲屈己就和令侍從之臣詳思所宜臣伏讀流涕
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强隣改意事雖可喜至於屈己
之言前世有奉子女者供金繒者割地者北面而臣
之者今國家於敵土地爲所據金繒子女爲所取崇
高之號亦皆自貶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將何如也上
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三軍之士方同心上戴有如敵
使狂悖過一縣欲使令拜過一郡欲使守拜至中都
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

也夫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至於三軍之情苟不
爲鄙瑣豈至相率而屈膝哉士大夫之情不順小則
去大則死三軍之情不順則事有不待言者陛下試
呼集大將數人開誠問之曰敵邀我以難行汝輩意
何如謂可則後日敵又甚於此計安出謂不可即有
邊陲之儆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願効死即謝使者
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
者爲陛下言其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罪當萬死
書奏忤旨、改宗正少卿、又改秘書少監、力求去弗許、
會金歸侵疆、以爲宣諭使參謀、尋克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烏陵贊謨來、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又欲姑取秦商、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不從、繼就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求和尚原、檜恐剛中敗盟、乃下詔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命剛中去陝守、宣撫四川、舊治所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治利州、詔許之、於是大興屯田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歲給糧種、得官粟十八萬斛有奇、又以軍用不給、奏增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宣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蠲削、歲減凡七百餘萬緡、盡以予民、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王彥姚仲程俊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利閬洋巴劍及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璘爲安撫、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

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其節制諸將甚嚴、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即正色曰、剛中雖書生、然不畏死、政懼而聽命。每諸將進謁、必具櫜鞬庭伏、乃就坐、一日吳璘加少保來謝、請均禮、閤吏以白、剛中叱之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頭去、璘皇恐聽命、虞允文常曰、吾與諸將往還。見其私居言動。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時又與宗澤同稱曰。宗如猛虎之在北。鄭如伏熊之在西。其爲時所敬憚如此。會秦檜諷令進金三萬、下錢米荊門、剛中不從曰、今暫講和、要當儲備、爲恢復計、檜又秦金

命悉歸北人之在南者、蜀門有義勝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果、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以爲專擅、始剛中持節來、諸將以爲檜黨畏之、後見其每事忤檜、始知其非、因共譖之、以爲跋扈、檜謀於王曮、曮曰當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於是以趙不棄總領四川財賦、而奪其利權、不棄又辟晁公武察剛中陰事以擠之、檜乃陽名不棄歸、繼召剛中、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竟卒、逾四月檜亦死、迺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

論曰公之治蜀蓋師諸葛武侯云故其辭有曰生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今主上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有司不任怨縣有罪以俟監司守有過以俟臺諫每決一罪郡請於監司監司請於部部請於朝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歸於上而姑息之恩歸於巳豈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極則怨有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巳不知其他其生平用意如此

而任怨者亦以此蘇伯衡曰忠愍制蜀八年悍將忠之於外奸宰卹之於內迎合狙伺者又皆其仇也譬之獨一黃檗在疾風中雖欲無危其可得乎然公以書生專閫能制虎羆之將以禦强寇軍府以蕃邊境以靖庇百姓以尊朝廷可謂社稷臣矣

潘良貴 潘畤附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崇觀間以上舍釋褐爲博士遷祕書郎時蔡京父子方鈞致天下知名士欲招良貴謝不往尋除主客郎中提舉淮東南路常平倉靖康初召對極言何㮚唐恪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持危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側陋求見其可語徹於外咸以爲狂率黜監信州排岸建炎初召爲左司諫首請誅叛命者懸首國門以正邦典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簡士卒上以圖興復且痛斥用事諸臣書奏三日左遷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荊湖刑獄遷考功郎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當相引入兩省良貴曰親老方欲乞外非所望也退語所親曰宰相當以公道進賢乃握手密語先示私恩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乃以直龍圖閣知

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去未幾復起爲中書舍人一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高宗與論筆法語蟬聯不輟良貴呼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何不速下子諲欲退高宗欲竟前語子諲乃復語良貴於是舉笏從至榻前斥之使下高宗色變不懌於是以集英修撰出知明州滿歲以徽猷待制再奉祠歸良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始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居貧甚所居不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巳秦檜當國諷使求郡

良貴不屑、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爲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倒行逆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曰喻爲鏡、以書爲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爲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爲磨鏡帖。卒年五十七、學者稱默成先生、有雜著十五卷、朱文公序之有曰、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眞可謂剛毅近仁者矣、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其推重如此。文公蓋與潘氏往還最密云、婺之潘有三、皆著姓、其自括之竹溪從者、仕至從橐、田宅甲一郡、號富

潘、自開封徙者、故勳臣美之後、尚主隨駕、居城西、偏日嵩堂、勢傾一時、號貴潘、惟良貴廉介自持、家無擔石、因其號爲清潘、歷宋元明、清潘子孫多顯、默成先生依侍何山佛燈禪師久、勤心死參、曾問南泉斬貓話不契、師曰你抵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初醒、此磨鏡帖所由來也。

潘時、字德鄰、良貴姪也、少學於良貴、比長遊張栻呂祖謙之門、以良貴任爲登仕郎、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時爲人精吏道、所至皆有政聲、其爲治務施合先教化、而於訟獄輕直、錢穀出納、雖細微必謹、其爲部使、廢置舉劾、不憚權貴、出典方向、務威持重、務存大體、毋之官、必訪人才、興學校、水旱盜賊、必以上聞、不爲姑息小惠、時嘗曰、吾爲治主於寬、而不必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脉絡流通、是以半走羣吏、而我嘗無爲也。初知興化軍、歲饑、募商予錢轉糴、而寬其期、人莫揣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一再往返、穀委至、而價漸以平、民乃不饑、既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其守求盜不得、誣富室而索其償、一郡大擾、至有死者、時檄罷之、守怨而搆以他事、坐斥、尋起提舉湖南刑獄、盜殺人而誣指其讐以爲罪首、時白而釋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歲踰嶺貿易、拆閱、即相聚爲盜、多至數千人、時入境、緝得其渠魁八人、斬之、一境以寧、進直徽猷閣、出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俯醉殺人、立斬以徇、一路帖然、時爲政寬猛得宜、大小中度、一時能吏、無有能出其右者、既謝病家居、莊敬如常、時病革、諷曾子易簀語而卒、朱文公銘其墓、孫履孫、仕至奉議大夫、

論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礪俗、信哉言矣、觀其拒權倖之借交、斥親臣於在御、雖汲長孺何以過哉、向子諲事、諸家所載不同、舊史列

傳、則謂公自請祠後、起爲中書舍人、兼起居、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乃俱罷、羅入經則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今所載則本羅氏鶴林玉露云、

王師心王師愈王介王埜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沭陽尉、敗劲賊宋江境上、改承奉郎、遷太府丞、樓照使陝西、辟爲幹辦公事、仍以工部侍郎克賀金國生辰使、還出知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奉羨餘、師心獨取以貸貧民逋租、移知洪州、克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簽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朝以爲訕謗、辭所連及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除戶部侍郎、奏請塞倖門、開言路、生則不知節用、上慰勞甚懇、且曰、卿以不附秦檜、久竊外補、朕知卿未嘗一日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既終篇、師心乃言祖宗創業垂統、爲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弊至今不可不監從容規諷誠意懇至尋以浙東水災、克兩浙安撫使、寬逋債、振乏絕、民賴以生、復改福建、時金將渝盟、私心憂國、至忘寢食、乃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諸事、言甚愷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弟師德、其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師心從弟、幼時潘良貴令賦竹詩、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良貴奇之、年十二復與昔、論爲文養氣之法、遂招致門下、又從楊時呂居仁、得中原文獻之傳、登紹興戊辰進士、與朱熹同榜、復從張栻呂祖謙遊、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初爲建州崇安尉、以母喪不行、服闋、授臨江軍學教授、再遷而知嚴州、復移信州、時爲孝宗乾道七年、詔以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師愈乃上書曰、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爲社稷宗廟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喻竊惟皇太子嗣武寢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所以崇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以廣大也雖有至道故事臣猶以爲不可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辱煩劇非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

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至代爵諸侯人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況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眞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凡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而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眞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

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條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臨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付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蓋東宮尹京。講讀勸諭之官。汩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欄導啟迪。從容議論。雖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睿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盛德。

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寵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爲駐蹕之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疏遠愚昧。僭越狂妄。惟陛下寬其誅殛。少加思慮。則天下幸甚。書奏不報、上亦不之罪也、尋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以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

王師愈有御史才。執政曾懷、貸內府錢數百萬、戶部尚書楊倓欲督諸郡積逋、以償所貸、事下金部、師愈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仍乞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在長沙則捕妖巫、信州則捕驕卒、饒州則擒妖賊韓政、淮賊劉五所主賑饑荒、輕徭役、繩權豪、皆卓有能名、在外二十年、不復登朝、皆以不究其用爲恨、子瀚、孫栢、呂大愚狀其行、朱子爲之銘、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時方厲僞學之禁、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爲僞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帝覽策嘉歎、擢居第三、除國子錄、而學禁漸寬、時光宗惑於悍后、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不可虧宮中定省之禮、已而孝宗崩、光宗又稱疾不執喪禮、介力請過宮執喪、疏屢上而辭愈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相韓侂胄、故相趙汝

愚去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侂胄惡之、責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而諫大夫姚愈希侂胄旨、劾介僞學之黨、阿附故相趙汝愚、責主管台州崇道觀、侂胄誅、召還、以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天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乃言漢法天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右諭德、竭誠輔導、每遇講讀、因事納規、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時■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封還辭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力求歸老、不許、則請於東宮、東宮固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身自愛、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於家、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諡忠簡、子埜、介學有源本、嘗作日錄、自叙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爲小人之歸矣、樓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眞德秀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進士、仕於潭、時眞德秀爲潭帥、一見異之、延至幕中、埜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也、埜雖愚、不願以文學成名、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埜以幕官攝軍事、勦兵平之、遷樞密院編修、兼檢詳官、襄蜀事急、朝廷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幷力攻守、疏陳八事、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進兵夾攻、不然、患將深、理宗深然之、命樞密院下劄三關論旨、嘉熙改元、輪對條陳四事、引司馬光仁明武之說、

而推演其義、又以孝宗銳意恢復、討論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疏乞聽其終喪、拜禮部尚書、疏陳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切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整齊守江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面。置遊兵。增水艦。就楊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創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分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御、數十里、軍容修飭、在建康兩年、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

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乃以前官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遇熹門人必加禮敬。知建寧府、創書院祀熹。以德秀配。埜工詩。作大書清勁。法唐歐陽詢。

論曰、金華王氏在宋時爲最盛。居官莅政。皆卓有可觀。蓋不徒以蟬冕纓紱爲榮也。以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盡忠納誨。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爲政。一本仁恕。綱目嚴整。可謂文學儒臣才優經濟者矣。王介謬謬。凡所論諫。悉皆根柢忠孝。足以扶植綱常。殆與訐直者異乎。厥子象賢。正色立朝。不激不隨。趣操端方。雖本天性。而學問淵源。各有所自。蓋外有師友之功。而內承父兄之箴。譬之蘭蕙之叢。詎有惡草。學者既無家學。而又不得大賢以爲依歸。欲求德業之光顯。不難哉。

王淮

王淮、字季海、師心匡也、少力於學、工屬文、登紹興進士、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去蜀、衆欲留淮、淮曰、萬里將母、敢懷祿乎。遂行、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罷時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佼險、

大將劉寶掊剋、結權倖、皆劾罷之、乃論爲治之要、治內有三。曰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嘉納之。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命皇太子待以師禮而拜之、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龍大淵贈太師、仍加儀同三司、張說除太尉、任在京宮觀、淮以爲不可、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語近臣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

開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季彥穎同心輔政諸將平冒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言武臣嶽祠員可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棄其身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可疏乎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陳其罪上即斥之章穎論事狂直上欲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諫臣適成其名上悅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與進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帥缺淮舉留正上曰正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試詮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因上章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又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即位詔訪初政淮以謹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對既而用今詔起復爲左丞相淮兩表固辭畧曰哀哀念昔優詔奪情俾還相位竊念三年免懷遁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非治世之風豈可遵所事而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卒不起淮居喪遂哀忽得危疾乃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適符其期遂卒計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謚文定淮爲相務持大體加意人才留心武備嘗曰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不可概棄既枚卜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其人萬里乃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既秉政即引朱熹爲浙東提舉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仲友亦作奏馳上彼此互訐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

兩罷之上既心疑熹而陳賈禁革僞學之言遂因之以入宋史則以引陳賈爲御史詆道學職由於淮云

論曰宋潛溪云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一時婺中之賢如朱質葉秀發皆出其門予觀其遺篇方正明達有大儒風範不知其人讀其書可知矣非少正卯而爲兩觀之誅文定之懷不足於朱子則有之矣以爲引陳賈使禁僞學則斷乎不然考文定一家伯叔子弟皆道學也而首先阨之有是理乎學者風承響附少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豈可妄訾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宋)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爲金谿令郡守督賦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劾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光

宗朝用尚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眚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奸僞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輸三歲時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過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皆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冑來謁陰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冑有旨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冑於外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冑引爲右史大中駁之侂冑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冑黨也承風繳駁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僞黨歸凡十三年優游適淵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冑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冑旣伏誅召試吏部尚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冑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議切侂冑而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凜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君當道者矣名在僞籍益

顯其忠小人汚衊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常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受忠告之益振拔幽沈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

其冤於僚長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缺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歷光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爲念韓侂胄當國嘗使人誘以諫官俾劾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子謙之茂之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篤信孝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鎧仗謹烽燧繫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悉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玨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

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季先者大俠也初爲劉佑家廝養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皆相繼來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爲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尙

賊剽刦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起純之兵少援絶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塟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贓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贓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痌瘝不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豪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彝鄉惜哉

章服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可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人以爲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勵未奏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壖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逃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

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吏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名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關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諫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住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

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毀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頴抗疏劾韓侂冑。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埛見忠義傳。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入登

進士三遷爲秘書郎。韓侂冑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陛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侂冑用兵旣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冑書。指陳利害。侂冑惡之。嗾御史徐柟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冑旣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綱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尙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州。疾以寳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止於稽首稱臣。侂冑欲戰。則函頭謝罪矣。當秦檜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可恢復中原。至於侂冑旣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弭患。至於諫旣不行。鐫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負所學矣。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良祐固爭曰。陛下號令在前。曾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爲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賈。甚者發舶舟。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禮。且疆埸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皆憚之。然良祐持己廉。又受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俄遷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良祐言陛下內覦不足何暇事外遣者未懷豈能綏遠今無故請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孥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以虛聲下之乎甚皆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定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梓宮爲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熙改元起知徽州等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遣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窘相奪情疏使終喪以崇禮貴戚牟利戒其目禁觀其風旨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婺書云內都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曰當助汝說召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違詔旨也帝復命黃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漏將上忽有手詔陳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閧之憮然而罷此事相傳久芬齒牙然陳良翰事非良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婺書本之楊德周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概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聞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訓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名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倘獲佳士爲朝廷用此亦畎畝閒報國之一節也又爲義廩贍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雋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日贈太師信國公諡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

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篤實嚴毅閨門肅穆其在朝廷守正不阿讀其奏疏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再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蘄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儼然自大受李全庭參全忿因殺之幕客杜子埜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珙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既被殺行簡乃言李全背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跋扈俄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二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接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並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為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事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謚文惠、行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爲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相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獲鹽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戶頓蘇、治爲諸邑最、郡上其績、名對陛知常州、時水潦爲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爲糜以賑饑者、命醫藥自隨、挨戶療治、民賴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與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華馬政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illegible]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濫漫、折閱、詔使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倉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曰、此眞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名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爲政。漢唐治亂之故。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爲龜鑑。則社稷之福。上論執政、遣使至金求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才、可充使、邦彥恨衡擠己、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謫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敭歷郡邑。治行稱最。旣登九列。措置兵事。華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代。則貴端良。多難之制。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深。而浸潤之語旋入。徒以一言之譏。竄逐至死。使有爲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召赴闕、累遷尚書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蓋與右相游似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須

公之德者有云哀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弥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青史雖居樞府難引爲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弼論史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殿學士荆湖置制使移鎭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入劍門詔光祖

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光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部鎭撫向士壁迎戰房州蒙古少却光祖既鎭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寛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召遂名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粟甚多光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光祖卧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光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王子爲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辭卒出粟活民甚衆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光祖三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論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爲京尹風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矣後世以光祖奪情起復爲劉漢弼所論至今不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至於國事方殷彊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黽勉王事君子猶將原之考光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傯固不得與朝野清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菜色光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軍

減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建康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撫蜀何能遠過使得如光祖者十餘輩爲郡伯則江南垂絕之緒尚可再延斯眞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嗟乎士不通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陞國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獎之遷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拂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阬不可不慎也理宗爲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變上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塡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不隨上爲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斥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識時喬行簡爲相大同以親

嫉累疏乞外。上諭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敷文析理。極承恩遇。眞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益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槁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云、此心原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豈當便是不可、有何未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歎服、竊思豈當是豈能之誤、修府志者攙改之、至修縣志則又以其義難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有深意、而爲後人塗改、藏沒良可嘆。悔於此見作者難、述亦不易也。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益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作槁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靜也。徇私則辟。不必患其就寂也。不當作槁木死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得。焉能道此。豈非邃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邽、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讎爲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爲相、下詔北伐、質爲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以爲和不可恃、侂胄怒、卽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於我不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樓昉、鄭性之、楊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儒術尤邃自謂有所啓發得邊啓顧葉四子爲喜葉則秀發也秩滿丁母憂起復調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城爲隣壞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爲備禦諜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閫以功非已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居餘十年無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寃上書訟於朝初誠之爲蘄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闡

者悅歎史彌遠嘗聞人有桐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即日起秀發再擢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尚驛騷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嚴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秀發建石䃮以疏水勢瀦泄有方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搆堂樊梁之隄以祀焉尋轉承議郎既上書致仕力劾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豐窮蕭然至

無以斂嘗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涖職執義慷慨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嘗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褒嘉而顧以擅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穎淳熙間進士始遷義烏仕爲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圖結集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三遷而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之兄也、皆爲丞相、併連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歛。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用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尋悟。乃從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塩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剔塩弊、政恵大孚、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仰穎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具、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輙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一云建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決、元龍決之、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呪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爲之乎、昔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闔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冤、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清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禕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爲訐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熈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退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啨獻之誠、納約自牖。首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爲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郞、攝縣事、授四明巡檢、霆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韜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鎭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戍楊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懾、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名試爲閤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濠州、節浮費、濯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霆知光州、命下、即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敵遂郤。尋名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閤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遺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急、不報、辱卒、有玉溪集行世、霆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衆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鎮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爲也、趨義烏、遇官軍而潰、賊首就擒、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至令而求直於尉、鄉閭賴以安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或設像而祀之、子奎嘉、皆以經學傳家、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霆。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與本傳異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爲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槪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觀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閫外。見險不避。遇事無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淸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歷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己、使吳詠起草、因以咨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遍告大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蔬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聞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辱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鬟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召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夜下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名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有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謚曰忠惠、所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鄂則五閱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償事君子信道、償事因懷祿而營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明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眞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謇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壽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卲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旣登第、練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輸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牧、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晝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擣之、殺獲甚衆、越宿敵襲泗勢急、公慮郡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砦逾驗制刻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渡恃長江、爲重、沿淮爲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荊蜀二師、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新其履背、興漢

中之敵自遁、急撫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關中、庶幾西蜀可固、淮江之形勢、蘄春當城於龍腹磯、安慶當城於宜城、鑿塹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窖既盈、敵抄無獲、則役計紬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堡、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郢水之築於霍郇、議者必以兵弱守潤爲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遞年生熟劵之外、倍有鉅費、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理宗

害、稍屬文翁、人物甚倫洞曉世事、出倅右節、擢除浙西憲、十年屈獄、莫不讖決、時江潮夾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至獅子嶺、皆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昇土、中間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郯城令、邑故荒落、劉流寇起橫燕齊間、郯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嬖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衞指揮盧和、寧義父也、為金齒叅將、挾仇勘四平人死、假其尸、事覺、論繫、寧迺為奏辨、下鎮巡而別遣官錄囚、以寧指、末減和罪、以無尸為解、龍爭之曰、和殺人。假其尸。以滅迹。即末減。天下酷吏。誰不能假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迺行金二十萬於錢寧、乞免罪、且覬襲職、寧為語撫鎮臣、集滇人為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郎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毒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潛劚前附逆者、請托匿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居官食祿。尊為監司。卑者守令。既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節義。奉頭苟活。尚得偃然居故位。為權貴贓卒耶。即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共核、將王守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龍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尚書、會順天尹劉淑相、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為兵部尚書、逾歲、晉吏部尚書、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寃、請諡、得復官、贈少保、諡文襄、龍少師楓山、為高弟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為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嘗世事。議論英發。聞者盡傾。好奬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為良士。既登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

山先生居鄉。固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
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膽足始展。歷剛摧險。
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即能早建奇
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啣命南邦。正羣小恣
横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
劌。攖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寃獄於
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
者之剛哉。已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
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大敵而不懾。歸則舍車而徒。見孺子而必恭。與道
謙讓。恂恂循謹。知其薰炙於師友者深矣。世皆言
學者空言而無實用。殊不知功實茂著。正不可以
無學。楓山倡道。羣賢蔚興。功業則唐文襄。氣節則
陸汝亨。廉介則黃白露。噫。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
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
詩文、登　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
中、故大監汪直義男汪鈺以父恩乞陞錦衣衞鎮撫
帶俸守塋、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
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强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
而欲冒他鬼之饗、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狎昵
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
佞倖、逆瑾啣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
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
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
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
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鵞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
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

疏請易市馬、爲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黠賊、賴貴平之、
而浰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
夾攻、賊窮蹙、通判董鵰執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
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爲工部右侍郎、會河決
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
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
渠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
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
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用河夫二萬餘、不耕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輙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從河、遏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爲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尚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倂治河錄、子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淸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閹爲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爲

隣矣、而剛正之氣、濆死不衰、一踐戎壘、剿寇蕩平、繼總河、既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戶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即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僑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輿。潘氏多賢。歷朝閒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皐

趙志皐、字汝邁、號瀫陽、蘭溪人、嘉靖巳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皐不徃、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志皐、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遏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皐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當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濵行、吏進羨金、卻之、悉簿報焉、既歸、隱雲洞山、頗修飾亭宇、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爲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

郎、時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閒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臥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營救、卒諡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巳王靜立志諸箴、

論曰、自江陵柄國、絛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爲聚斂之上策。宰相惴惴循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自力於勳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欵海宇寧靜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猶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稱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爲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疏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嚴重不可干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羊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參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蠲復差欇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貲撫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傍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居於墓廬十年母徹其廬竈強返焉母卒仍居墓廬三年家居足不躡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穉不敢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論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郵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虞臺拙稿藏於家孫德曄進士官至辰沅兵備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爲伯按楚時神宗御筆改從百朋少倜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襤褸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淮卒浮湛肢解參將或單舸竟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閤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憊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常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晨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傳啟闢所全活數萬人薄暮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滅氣奪而遁捷上擢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嫣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獷悍所在逋逃藪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猺挾倭自重數爲鄉導𨽻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詗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轍撫既受撫復亂倭內踦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豬寇楊益乘閒流刼殺縣官百朋勒兵勦之疾趨火菁溝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衆二萬據滅水而營百朋厲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潦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巵酒爲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朋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產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鎮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算

遂覓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旬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歷衆餘峒膽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捷奏加二品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元晉大理寺卿尋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答初欵輔臣高拱大修攘政萬曆改元以本官賜飛魚章服奉勅閱視宜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宣鎮內墻爲雉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外墻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議忤江陵意予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爲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外晉北京刑部尚書卒於官諭褒毅百朋爲永豐時形軀清羸及爲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值百緡者虔事竟官籍其獲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却不受封輸藩司帑生平在鄉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爲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膝櫜鞬長跪階下樞卿坐受謁寮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乎反、江陵愕然。然百朋舊勳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鑒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聞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謚疏。乃知所載不誣、叢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敘事必覈、述其勳伐、誠可謂封

疆柱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爲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養士、減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既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寄布腹心江淮間、相嚮應、雄聞變、急如儀眞、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橫、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忠疏運道、足邊餉等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姓名、曰張寅、納級爲指揮、以黃白之術、遊武定侯郭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勛揚乞恩輸罪、而徐爲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爲朋比罔上、命桂萼張璁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鞫、萼等阿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祿、上欲誅馬祿、以楊一淸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獄未定時、舉朝閧然、雄乃抗章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兇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

也、承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籬楚杵桎十有餘人、餘或遠戍、而雄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雄爲人端謹不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簀、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鄙見日抄、婺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爲不平、雪崖奮不顧身。侃侃立言。攖柄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刊章鉤捕。皆漢室之忠臣。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予故列雪厓於名臣

云。

金澗

金澗、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泰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史文希儒、以掣鹽征商規利、澗廉得其贓銀一千二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后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儒風憲之官、其贓如是、是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尺法也、臣寧負同官、不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末減、上不可、命褫職

聽勘、冢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冢宰故、欲祖希儒、而兩調之、澗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中志、遂有大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居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贓惡如是彰露、臣之彈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都院何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耳、天官私書、奉若蓍蔡、毋論刑憲為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限、粲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辨別其是非、而苟幸旦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臣歸田、以釋群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澗宜布誠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澗以武平貝寨之地、接連江廣、為巨盜出入噤喉、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璉自効、明日澗帥師突之、果擒璉、捷聞、賜白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叅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推為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湖事、會惠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繳船衣甲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敫、黃璘、劉興策、俱就撫、所收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闖夾勳遠遁、至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澗在汀漳、衆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衆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釆可畏愛。故所至
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幕
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潮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
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
論曰、松澗在臺。豸冠峩峩。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
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冢鄉。亦可謂孤
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
持斧捕賊。漳南之間。鑾海之奧。提嶼負固。分部署
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滌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
檄遙傳。羣盗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

請降者。接踵而至。數日之間。餘黨解散。巢穴爲空。
此雖機算得宜。措置之善。亦其平日之風釆。膺播
海外。有以預懾之也。士貴素自樹。至於實大聲弘。
遠近流布。以之任事。則破竹之勢成。數節之後。迎
刃而解矣。

徐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　治乙丑進士、知襄強縣、巨盜
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
身自捐俸、爲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廪、全活萬
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蘆、兼巡河道、劇
盗楊虎、橫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
時寧王宸濠、隱畜異圖、潛結湖盜、以自樹、讚至、即劾
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爲撫州太守、而宸
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爲上流
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
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冤獄、甚著風釆、
其守撫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惠民、百務畢舉、以
政最、陞河南左參政、而守撫如故、在撫凡七年、撫人
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
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

左參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
安銓叛、讚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
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已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
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
德、給以退舍、印、勸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
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
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
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斂以安人心。廣賑
卹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強梁。又陳便宜四事、曰處
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讀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婁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襲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詡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旣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渙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勳階、以至八座、卿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旣離任、其人以百金酧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賄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旣德我。則不當以金污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涓人爭治宮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闌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璫怒、聚於午門、候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宮府洶洶、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尚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笞內侍、謫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山東青州太守、十餘年、讞獄一讞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尚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嫥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辭而惡之、未幾計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迹其蚩因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淸。何以過是。及爲豸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咥。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獄庇僮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干掫。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閹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以讜直稱、忤犯寧夏總兵趙英、逗留敗績、欲以賄免、命崇往勘、正其罪而還、謝駙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還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爲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親簡閱。明賞罰、兵維、諸鎭。有緋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時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既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爲巳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堠。忤至輒以捷聞、名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鎭、二年、苗穴底定、廕一子、

以疾致仕、卒於家、崇爲文汪洋瀕瀚、爲世所重、有集若干卷、行世、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日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探股肱、荷、畚、鍤、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午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禮部設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淸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學。有眞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自宋以來。眞切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難暴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巳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掀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誚於東門。慍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阸。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牘。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淸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爲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彼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爲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郡城、遂受

符㮚、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兵天河等邑、修懐遠故城、夷獠弭耳華面帖帖不敢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迄用勞瘁卒於官、是爲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懐洞白無城府。山立鵾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澳澀矯飾。當官遇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坐錄、和聲編、既莖、蘭溪陸可

教爲之銘、而縉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鄉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爲完人易。既遇而有勛勤之責。爲完人難。王文成公勦亂攘夷、勳猷充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爲功也約而易。文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未得其所。而職分斷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疏。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誚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躭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諭

張元諭、字伯啟、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礪、奉命董修內廠、內官覬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諭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有誣元諭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諭不辨、事仍白、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僉郎袁應樞相嚴嵩壻也、啖以美官、元論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論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論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益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

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嵎、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密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做欒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碩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　綱

許弘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續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糧、綱知弊在隱匿。因設鈽簡。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即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窰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窰、概以官窰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羣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愷直、禍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畿輔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尚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尚書、仍乞歸、遂不起、　綱爲人淸不絕物。和不溷俗。既歸里、倘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蓺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略儀檢、詼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歡欣悅慕、若儕輩之相與、忘其爲達官貴人之鄉居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攀玉山房稿、省心劄記、諸書、

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劄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莫想宣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迹其所言。皆質悫篤厚之論。吾婺勝國華閥、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爲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即欲傳家永久、亦莫不有學問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棡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會、李見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己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啓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啟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卿寺無半虛、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卿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嚷搶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請、値趙南星爲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臚爲定格。一時稱便。旣而魏忠賢竊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蘇、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曰公申明

銓法一疏、眞碩畫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所推朱世守、米萬鍾、併及世俊、言世俊爲左光斗魏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瑺伏誅、以原官起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輒予杖、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駁、凡刑曹所讞諸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允之。畸於律者駁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爲出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會六月旱、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臣、於是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尚書服俸、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儒援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不償、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儒空劄數百張、毋名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儒、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儒劄付、每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塡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塡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塡便是監儒。則事例濫觴。雜遝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澳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

論曰、椆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爲依阿澳涊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縣、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魘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魘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江、屢擒大盜、遷右參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弭鍾凌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敘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充軍需、抵雲南、牝妖萬氏、聚黨為亂、世德築堡、建屯、請逆敵、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世德歷宦四十年、廉謹謙恕、家僮中產、割膏腴以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柄政。而陞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勳伐。垂歿遺書。篋藏兵詮。夫國事倥傯。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鵝鸛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蘭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凡大辟戍徒、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遴左事典、僉服其先見、轉閩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擇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大本。太子髫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郡禮大僚邪黠按差弗召對弗視朝。諸甚切直。當事嫉言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鹽水利參政、築堤防濬水道、水故從楚藩宮出、宮貨塞、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諭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已率屬、墨吏望風解綬、後撫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穀浙陽人物志、祀郡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
陞編修、至正詹、遷吏部右侍郎、命清理庶獄、悉心平
反、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
淺、而黃、河、秋、决、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
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爲短歌、
使遒鐸巡行諭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淤塞决
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阻、時濟淮大祲、設
法賑濟、全活甚衆、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五
百餘石支給、免輸輓之苦、之錫爲總河、
勅兼巡方於輪蹄閒、剖讞疑獄、重案矜釋無算、治河
得羨五萬金、進爲
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
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沿河多立祠祀之、所著
有河防疏略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情、爲諸生甚貧、遇除夕無以卒歲、
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快快而反、大雪及之、頹道
旁古廟、須臾一友攜僕荷粟、冒雪來、問之、曰、貸之
某家、曰、予今貸而告之、友曰、無慮、吾分一囊於汝、

過歲、又作匯處、開年、遂進京、値
國朝定鼎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鑼而呼明
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
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慚、公無
子、繼子襲廕、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一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選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爲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棄官、遁衡山、棲止岳麓寺、爲東林掇蔬行者、僞瘖、數年、會治剎殿、選善書者題歲月、乃以杖畫地、告衆曰、其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衆皆驚異。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善書、曾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爲安貞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素之、則果安貞也、遂以道服見、邕曰、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至長沙、謂守曰、瀟湘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九峯山、卒贈尚書、諸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記昔遊。峴山思任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宮曰、神女調溫液。年年侍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路近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閨怨詞家理箏曰、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鄰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

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

論曰、安貞僞瘖逃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依阿於李林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輿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

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捐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趨斧斤之利耕夫十

去一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廄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去一車輿服玩錯以乘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瀛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耕夫十去一奸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

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墾闢之不惰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絕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爲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倴道遇左補缺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桀稜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開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論曰國運延促關乎士氣士氣盛衰見乎文風上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獨立敢言之氣衰仗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惻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鼎不移宜哉

滕珦 滕邁 滕倪

滕珦東陽人歷任戊王傳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珦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為時所榮如此珦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棣棣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和成遂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卿莫茂勳幸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搖紫陌頭上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添瑞景浮陽和如啟蟄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有秋懷詩曰媧媧芙蓉枝灼灼當秋好嚴霜一以冽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柯條不自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也同閒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即是聽猿時之句邁餞於大皐之閣慘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厲玄

厲玄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為官族高祖文才貞觀初為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 其子也 舉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千巖曙、遺音過汝濱、　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瘞之、夜夢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咏、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　寤而記之、及入試得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欣賞、舉進士、人以為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酧贈之篇多有、厲氏久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橫、以蔭入官、至資政殿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為東陽五府之一、橫之孫文翁、登寶佑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

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則枝不繁盛、從來啟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於篇、以為行善者之勸、儒者諸言感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為詩刻深、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者聚於一堂、非屠佑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罌鼎函、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為宰、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棲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遡唐、傳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從而畧之、則澌滅盡矣、矧正始既沓、巴歈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則、鄧枝昆琰、所出誠真、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為婺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　俞澹

（宋）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堅嘗答紫芝寒夜詩、引羊石事、自言上世亦出金華、葉石林詩話、以爲揚州人、誤也、紫芝詩傳者不多、吳之器婺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縈烟古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慎詞品、又載其臨江僊一闋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廻、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　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

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弟濟、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爲置祠部、濟約日祝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郡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鋭矣、修妻夫人胥氏墓志、無黨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學於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游、清介之操、亦無忝焉、自號紫齋、學者稱紫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范大錄爲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子、因迓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鍔、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鍔二子、曰筥、爲郎官、曰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社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浚、獨不仕、爲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啟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久、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于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論言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乎則曰惠廸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嘗謂孔子殁、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以子貲、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于房 子世封 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𢑱、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肇、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爲文之道、自是文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紫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論房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錢遹

錢遹、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遹避兵蘭溪靈泉寺、被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遹無所不學、晚尤深於麻、爲文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論曰、揮麈錄方務德闓見手記云。錢遹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之、鄭亨仲云、方臘犯浦江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魁謂遹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爲訕謗、亟命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而東庭式文獻錄、則云、遹黨附蔡京。再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衆趨戰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爲盡忠。如後說則死爲無耻。而鄭濟逸賢逵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適逃奔蘭爲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亨家僅十里。亨嘗至寺中。寺僧爲亨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鸜鵒能言。賊問鸜鵒。答曰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謬也。亨仲以爲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適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鸜鵒之口。而力戰目死之說。亦恐未眞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遇盜事。似刻。庭式之論如此。可謂平允。嗚呼。一事皆載於鄉曲所傳聞。而互異如此。

鞏豐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濮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爲武義人。曾祖熹。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湊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用筆。總統如汪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歛數。以爲不能及。時新廸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狃至他文史言論備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

嚮程。獨豐抑縱開闔。條暢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弗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體。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時爲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既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顛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爲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論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

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豐性質易。無岸谷。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涴。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抵暮而還。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恆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豪佾不羈、喜談兵舞劍、壯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清河洛、樸乃喜曰、依日川。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爲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定。此、滅、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荊襄之衆。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此則劉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荊州爲吳所襲。而亮失荊州。表裏之勢。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皆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撫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荊襄隴蜀之師。搗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輕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衆必內亂而自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羣書。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悄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轍錄五卷。以扁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爲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撰。必嘗示亮。亮輒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至以罪廢、徙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窶、老死隘巷、僕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翺選爲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婺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畧、而獨重事功、蓋憫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衰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既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後、而同甫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眞、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敗也、向使先生不爲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爲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榛守傾蕩、蕘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况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法宋東都以前、而遠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劾以凌躐、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既爲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贅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家、眞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淸江、爲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爲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瀾、曰囦、曰泉、瀾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爲作慈菴記、而爲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錡、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漂、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澐字子澐、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謚夷介先生少章漏子、嘗自敘云、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推、翕然從之、叔祖鑄字壽卿、鍒字長卿、實爲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澐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予澐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栢。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適字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顯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水心陳君舉）雖立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偕遊學古。吾宗人是

時皆餞於財、爭先迎款。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糊臚。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敘。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概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閒有存者。予發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堦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爲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閒有人焉。曹子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使天彝無數篇詩文、留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　喻良弼　何恪　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母黃氏、時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葆光盡歸之、三子請分、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祛裝、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值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爲餼、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强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撰忠義傳、起戰國王蠋、終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須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顧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營家圃、曰磐湖、日以觴咏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倩、字伯壽、卒官
臨海丞、
喩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喩
尉、與洪邁陸萬里爲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
卷、從子不伐、偲、演、國衡、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渠爲人有謀畧、睦寇發、詣軍
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
恩州酒稅、管卒謀爲變、審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
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
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渠二子、恪與兄恢、爲文、皆有名

於時、渠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墮沉於世。
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發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
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
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
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絶出於世。釋褐承
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爲書
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即其所居、出邑西
門十五里、曰官塘、潴水爲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
果木、置書其中、而爲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
者、恪一見奇之、即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爲文祭之、具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鑒、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
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喩良弼文曰、烏
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益非特
烏傷之雄也、喩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
三日、念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
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
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
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喩季直、遇人無親疏
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
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茂恭在日、
予讀其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
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
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
奇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
許。其佚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金華文獻錄。
風致遒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許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傅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厤、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爲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黑窣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置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益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恒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習譎詐之言。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肖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識浙西、庾節遺錢五十萬、即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循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闈、冠一經、學者以寅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蒙恬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王之心、即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哉。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銳欲復古如此。婺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杜旟旃斿旞旝

杜旟、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旟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橘齋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句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姸傳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猶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弟旝、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撫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纔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

花飛急、知晏原叔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弟旂、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讐、年八十餘、陳同甫曰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能品、弟旞、字季高、旝、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濟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疊石爲山已浪呼、小毬戲水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幼高有碎裘集、葉正則叙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兄弟、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驚棲淚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字端父、伯高子、去僞、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僞、子濟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汝霖至濟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聯不墜。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尚存、得山谷老人筆意、

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聯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伯高仲高詩古麗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偘 喻南强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良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已未進士調宜城尉有境外盜徂入界內偘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宿能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俐軍出歷陽逹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欃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偘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譁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遁偘乃命弓卒執大斧

臨之曰設遇敵尉必先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闞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欃有美悉歸公府遷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偘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偘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玾筆成風民善訟偘爲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郞改奉議郞僉書鎭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牟陞朝奉郞初偘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稚不合偘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盧隱卒年八十四偘性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眉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旃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濟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偘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

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皐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偘獨出爲諸生唱所磔綱紀發爲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偘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訛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詔獄偘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偘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偘所著有

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
用云、從弟南强、
喻南强、字伯强、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俾
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强在其間、獨能
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强、文翰論議。
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
第、乃倪奉南郊對、授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
職郎、南强乃創射棚、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與出
他縣。境內多盜販、鈿鑪尾相銜不絕、微卒與豪猾爲
市、弗可敗、南强、一切禁捕之、寶慶初、禮部侍郎、眞德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
江、南强請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
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强讀書。不爲口耳學。必
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吳契可
致。及陳亮爲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
噤不敢出聲。南强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
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卽秉燭爲書數
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寃、南强
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剛朝廷行一善政。輒喜
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
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丙三不倦。爲文善馳騁、
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
不甚愛惜、惟存傷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
居則謬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
曰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偘與南强見
之。必將噬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
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南强之謂乎。

章如愚 陳大猷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眞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
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名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
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
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
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
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爲金華三大書云、
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
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徐次鐸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少負氣、登紹熙進士、又試宏

辭科、嘗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
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
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
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
鑑湖議、人以為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
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
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
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尊、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
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
傅和、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
為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為守、大相賞識、終沅州
倅、既卒、邑人慕其德、為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微、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
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
陵聲稱藉甚、寺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
于同祖有學詩、訪裝中有皐城夜岡唱連珠諸詩
云、靜夜孤螢人未眠等、問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
連珠諸習、鑑朱欄綠柳邊、事無所考、不為立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二

潘景憲 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
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
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
曄、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荊門軍學教授、
不赴、請為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

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
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
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為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
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
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埜、其學於六
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
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同、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
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羣從十人、皆有名於
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淵海、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屢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籍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

上前、陳天下利病、皆人所難言、特薦朱熹可大用、未幾、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卒於位、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史稱其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園。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趙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發微二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擬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遷信州通判、卒、有詩數百篇、名西征隨筆、子淦夫、尤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呂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學校聿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贄啟、確然不屑、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

侍郎、晚蹟從官、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王。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死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賡歌之盛如此、眞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賡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眞好文之主也、仁宗當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

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侈上賜、歐陽修爲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若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每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擴大。或固虛心。欲愛人。忠言資逆耳。朕將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己愛民之心、婉然言表、皇太子鳳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爲詩、嚴肖端備、與講官僚退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邃灝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爲嚴肖別號、

曹冠　孫德之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强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

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宗時、有言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累遷知郴州、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嘗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畧、救敝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忠誠堂集若干卷、

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贍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爲國子博士、出倅建寧、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買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故、頗依似道、同邑將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從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爲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爲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呈。益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愼許與。不得以成蔣沭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爲時器異、其詩頗唲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傳相爵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騷客、皆願交焉、所著有臥雲堂集、

論曰、臥雲先生。予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益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有也。益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揃駕然

搨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書過目、輙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棄議、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爲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旣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敘事。嘗爲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刪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臣。槪登史冊。其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採稗官、得若千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溍稱其言閎深浩博。峻厲絜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廹之行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爲文予之畧曰子也夙知倘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鷙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葢徵獻之云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爲憾子長再徵而再郤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枉其學樞續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閏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决於郤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好古經史百家悉究大旨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爲學官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爲顯官甚衆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佐館職之士七承康胡長孺爲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澂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爲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爲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擇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遷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爲人清癯誠實無僞尋稱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爲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 揭奚斯貢奎鄧文原蘇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溍柳貫與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噓於助者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瞰河歷覽之雄官籞儀物之盛目之所矚肆口成章讀之聲發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祭器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爲時所重宋濂時爲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語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印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

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爲人蓋莞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而不惑焉則其平日之言論風旨必有入於二氏而不自知者時婺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爲已任有言及二氏則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似亂眞爲辨意以是與

吳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王留守馬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爲丞相府長史重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主之威脫脫乘其出獵贊帝黜之竄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踰月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來四歲授以孝經論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敖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又復性易書值幼敏至追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即悉其旨趣鳳乃歎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主文者爲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孺此三數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絶處輒瞪目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却畢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遂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棲篁紫

羅、不類人世、曰嘯咏其中、傲然自得、嘗曰、胸中無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即兒女子語耳、於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謂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廼就其所次、辨其時代、爲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專尚音節、必使宮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楊雄、降而柳宗元、能諧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爲楚漢正聲、他文稿六十卷、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所爲文、逸宕不羈、尤長叙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内、見者爲之改容、而裁鑒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能辨其時代、當其賦咏、捷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巖巧、文彩鮮麗、觀者驚以爲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諡曰淵穎、萊同世有黃溍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風旨、聲籍位、皆過於萊、攷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

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永康胡汲仲謂立夫曰、子面膚黑而多野、脣齶掀而不閉、閉則無澤、不閉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爾、不見酒甕乎、夜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嗇於命、惜哉、宋潛溪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尚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

一堂、著撰之家、必有取裁、予之列立夫於文學、遵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翺、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句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隆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異質、頴悟過人、好讀書、善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爲文涵肆演迤、春容紆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滿考、遊燕京、吳

文正激見其文而奇之曰婺州柳君鄉雲甘雨也天
下上行彼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
章正印今歸吾子貫爲文絕出於時縉紳之士相與
傳吝之甚厚銓曹以上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
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
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
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
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
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
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

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貫典學甚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
宮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
卿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鐫務振起雅道弦誦
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爲名臣良吏者甚衆秩
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屢空不繼而人愈嚮往之
使者行部必詣門承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
爲翰林待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
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諡曰文肅貫局度凝定燕居默
坐端嚴若神而色莊氣和卽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槃驚贍其德容莫不氣斂意
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己任人有一善諄
諄稱道唯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奚
斯義烏黃溍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
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
古彝器書畫識其眞贋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
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

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
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
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鬪於世不啻一漚

之興沒於海其所著撰有侍而起如時雨之潤百
物而不司其功吾於道傳先生見之矣先生之學
源本金許其所自植於文章之本者固已深矣悖
於性則文不靡深於養則文不悍正大和平無棠
昧峻激之氣雖與虞揭齊名鄉人有求其文者時
亦不却或請改酌經數四不倦未嘗有厭苦棄置
之意曾不自覺其工於文而爲一代之宗師者無
他學有以廣其器器有以居其才也

黃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侍養、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講官、歷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爲前官、久之、謝歸、七年、卒、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溍爲人、寬厚博洽、文行、爲一代、模楷、而性精敏、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即决、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非有關於治道之大、不敢上陳、敬沃之功爲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溍爲人、清廉寡慾、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年甫强仕、即獨構以著頭給侍、聲色之事、一無所好、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反、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誠意懇至、不事矯飾、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不旋踵即釋、不留滯於中、其爲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剖析同異、識决是非、多先儒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六經、而以羽翼聖道爲主、其爲文、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溍者二三人而已、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多出其手、海内之士、以文爲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誦之、雖絶微殊邦、皆知寶愛、善真草書、得其片幅、必藏之以爲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禕爲冠、

論曰、宋潛溪之讚文獻云、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粹、鍾爲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爲國霖雨、非公誰歸、

劉應龜 傅野陳堯道附

劉應龜、字元綸、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咸淳間、遊太學、

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强起之、主教鄉邑、卒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溍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日全輸卧犢閑、耕餘樹有牛磨癢、稅足溪無人照癡、崖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在元人格調中、已爲造極、吳之器談詩、好祖述太倉歷下、而詆甚宋元、故婺書不及應龜、應龜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黃溍序畧曰、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蚤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迹林壑閒、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呫呫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瀉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槪。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論曰、予讀月泉吟社詩。急欲得山南全稿觀之。詢之繡川諸友。或且不識其人。及考義烏志。不爲立傳。僅載黃文獻序。噫嘻、文獻之揚詡三先生至矣。有大人先生。生與同時。處與同地。得藉其表章。而卒不能昌其詩。使有聞於後。況不遇其人。凡有所作。如獨鳥哢音。自吟自止。其爲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于石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兩溪、貌古氣剛、善談諧、從王宗菴業詞賦、接聞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爲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蹊雨半砂牧、半樹斜陽隔塢春、欹枕石泉聞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清霜月、松下敲棋碎壑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春蕪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春感云、鵲媽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圍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執爨、林靜鳥司晨、林鶴道樵徑、山雲隔寺鐘、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孤燈茅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諷咏、同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荀衔風高。萬馬肥。

徐畸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畸。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蘭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爲祿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爲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畸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畸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爲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捷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刪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曰食爲六月。梓愼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扁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

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

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巳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樞黃溍皆爲之序。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華

山、受濂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謙歿、制服盡禮、晚
號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尙書疏義六卷、永
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淸古遒逸。可
以想見其爲人。黃明遠　博若干。遂學卓識。讀奐
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
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
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藥房樵唱、劉濂爲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
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
嫓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
足爲之豪。其要妙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
也。則鵝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
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
崑邱而覩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兢
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聞人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柏之門、夢吉躬承家學、父子自爲師友、手抄六經傳
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
中、取鄕貢、用薦者、起爲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
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
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
福建等處儒學提擧、辭不上、晚依其壻唐以仁、卒於
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
終始純一、人皆稱爲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
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

李惠李庠李裕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
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
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
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庠、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
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眞、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贍、危
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
移牒江浙行省、徵爲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
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網織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孫、從許謙遊、至治間、嘗詣闕上聖

德須英宗召見玉德殿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
陳州同知惇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
行齋稿宋濂爲作墓銘

胡濊

胡濊字景雲號樵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
問深邃行文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傖鳴
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爲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
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
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典辭斐然公澤仲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闇然康熙年間廣文
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
其作於刻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甞[illegible]斯藏中
忽遇賞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
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
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
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講淮陰懷德披剔經髓意融詞
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持節淮右深慕所學特傾下

闕善大書或請書揚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
此載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
爲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爇火夜坐
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疾之書又
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
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既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
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
言曰學不在博徒博譬澄書廚耳吾將藉此以窮理
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論丁外艱不
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

性孝友處己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
劬書不厭時或風氣曀暝賓客滿座厲其談鋒岸情
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
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蘤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
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
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
辨名曰破萬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
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
藏於家

論曰宋文憲云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會選及濟試薦子拜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啟。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濯於文憲墓誌乎。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